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

中國民族史

林惠祥



上海文藝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

中國民族史

林惠祥

上



上海文藝出版社

影印出版说明

«中国民族史»,林惠祥著,包括中国民族之分类、中国民族史之分期、民族族系等十八章,全面探讨了中国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原书为32开精装本,分上下两册,现据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1937年第5版影印。



中国民族史

(影印本 1990年5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 海 浦 江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5321-0337-4/I·278

定价: 9.90元(精装)

序

本書爲中國民族史，茲請先就民族史之性質而論。

民族史之性質，亦卽其效用，蓋有下述四項：

（1）爲通史之補助：民族史固亦爲歷史之一種，然爲專門史而與普通史不同。其與普通史之別在乎範圍較狹專論民族一項，與普通史之範圍廣闊門類繁多者不同。民族爲歷史現象之一要素，故普通史亦必述及之，然以限於體裁，東鱗西爪，言之不詳，故須有民族史以補足之。

（2）爲人類學之一部分：人類學中有一部分敍述人類各種族之狀況者，民族史卽此一部分也。

（3）爲實際政策上之參考：民族之分歧在今日國際或國內均爲重大之問題，多少不幸事件均由於此而發生。對付此種問題之實際政策殊不能不參考記載民族歷史之書以爲根據。

（4）爲民族主義及大同主義之宣傳：大同世界之達到須先由各民族獲得平均的幸福樂

遂其生存始，故民族主義爲大同主義之初步。民族史視各民族爲平等的單位而一致敍述之，實卽於學術上承認各民族之地位，故目的雖不在宣傳提倡民族主義，然而實收宣傳提倡之效。民族史復於各民族在過去之接觸與混合多所闡述，以明各民族已皆互相糅雜，且有日趨同化之勢，使各民族擴大眼光，捨去古時部落時代之狹隘的民族觀念而趨向於大同之思想。

以上係汎指民族史而言，本書範圍既爲中國，所述自然專以中國之諸民族爲限。然其目的固亦不外乎此。茲再就中國民族史而解釋其性質如下：

中國民族史爲敍述中國各民族古今沿革之歷史，詳言之卽就各族而討論其種族起源，名稱沿革，支派區別，勢力漲落，文化變遷，並及各族相互間之接觸混合等問題。

本書根據此意而編輯，編制取材等事皆以此爲準。

本書編制全書分十八章。首二章合爲總論：首章由橫的方面論中國民族之分類，次章由縱的方面論中國民族事迹在歷史上之分期。自第三至第十八章計十六章爲各論，每一章論一種民族，每章大部分三段：首段論民族之起源名稱與他族之關係等，中段敍該族在歷史上之沿革，末段述

該族在現今之狀況。

取材之標準以能闡明上述各項卽種族起源名稱沿革支派區別勢力漲落文化變遷及各族相互間之接觸混合等事者爲準。凡通史所不詳，而於民族之沿革上有重要意義者，咸在採取之列；至於通史所常述之材料則祇略提而不復詳述，以免重贅而省篇幅，如漢族之史實，鮮卑、契丹、女眞、蒙古、滿洲統治中國後之事迹，皆從簡略，而祇各以一小段概括之。

材料之來源有數種，一爲中國古籍，其中尤以取自二十五史者爲最多，蓋以此爲中國歷史之基本也。此外書詩二經，春秋三傳，通鑑，九通，紀事本末，圖書集成，地方志乘等，亦略有採用。又如子書文集筆記雜俎之類，亦偶一參稽。二爲近代中外學人之研究作品及記述文字，或爲單行本或發表於雜誌上，其中尤以雜誌上之論文爲多。學說意見所從出，已附註於文中，所參考之書名及其作者名以及登載該項論文之雜誌並皆彙列於每章之末，以明來源，並鳴謝悃，蓋此書非一人之力，實衆人之成績所合成也。文中引用諸學者之說時其人名不復加尊稱之詞，如「先生」「君」等字，蓋貪圖省事，然論學之文字非通訊之書函，似亦無需此也。

至於編寫之體裁在歷史類之書原有二種，一爲直述法，卽以作者個人之口氣而敍述之，所引用之文字亦卽化爲作者之口氣而納入於文中，不復加用引號及註其出處；又一爲轉述法，祇有作者之意見以作者之口氣而述之，至於引用之文字則必加以引號兼註明其出處。兩法無分優劣，視其用途而定，其用力亦無可軒輊。本書期於保存古記載之眞相，及研究者之原文，故採用後一法。

中國民族史之研究今日方在興起之際，以中國歷史之長，民族之衆，事迹自然繁而且雜。古人記載雖多，然不過爲史料性質，於民族史上之問題多有未曾解決者。以故近今中外學者奮起探研，競倡新說，以補前史之不備。此項新說至今亦已發生甚衆，所解決之問題固已不少，然而意見紛歧，未有一致結論者亦頗不尠，且於此外亦尙有多數問題未經論及，故此書之編著殊爲不易。編者於古書之取材頗費推敲，於近人之學說亦甚爲注意，本人之臆見更不敢過於騁肆而期於平穩。態度之審愼頗可自許，然而謬誤之處亦自知其必不免，且民族史之範圍甚廣，本書所述亦不敢自謂已無遺漏也。

本書蒙蔡子民先生惠予題簽，廈門大學國學教授毛夷庚先生校閱一遍，華西大學歷史教授

鄭德坤先生惠假書籍，並誌於此以鳴謝忱。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林惠祥

目次

上册

第七章　東胡系（滿族來源之一）……一四八

第八章　肅愼系（滿族來源之二）……一七八

目次

下册

第十一章　蒙古系（今自爲一族）……五〇

中國民族史上册

第一章　中國民族之分類

第一節　古今學者之分類

欲求明瞭中國各民族過去之史實不能不先理清其種族之分類。此項分類古代學者固曾提出，略舉一二則於下：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小戴記王制篇）

「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官）

「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此異種也。西南僰人焦僥，從人……唯東夷從大大、大人也。」（說文解字卷四羌字註）

以上之舊式分類，自然不合科學，近代學者乃參考中外學說提出新式分類，茲亦略舉於下：（細目從略）

（一）繆鳳林之分類：（1）北方國族：如葷粥，東胡，肅愼等。（2）東方國族：如嵎夷、萊夷、淮夷等。（3）南方國族：如甌、閩、蠻荊等。（4）西方國族：如西戎等。（見所著中國通史四裔國族表）

（二）那珂通世之分類：（1）支那種卽漢人華人，（2）韓種，（3）東胡種，（4）韃靼種，（5）圖伯特種，（6）江南諸蠻（見所著支那通史）

（三）梁任公之分類：（1）中華族、（2）蒙古族、（3）突厥族、（4）東胡族、（5）氐羌族、（6）蠻越族、（見所著中國歷史上民族之分類）

（四）白眉初之分類：（1）漢族、（2）滿洲族、（3）蒙古族、（4）回族、（5）藏族、

(6)苗族(見所著民國地誌總論之部)

(五)章嶔之分類：(1)漢族、(2)滿族、(3)蒙族、(4)回族、(5)藏族、(6)附苗族、(見所著中華通史)

(六)張其昀之分類：(1)華夏族、(2)東胡族、(3)突厥族、(4)蒙古族、(5)西藏族、(6)苗蠻族、(見所著中國民族志及中國地理)

(七)宋文炳之分類：(1)諸夏族、(2)通古斯族、(3)蒙古族、(4)回族、(5)藏族、(6)苗族、(見所著中國民族史)

(八)賴希如之分類：(1)中華族、(2)匈奴族、(3)東胡族、(4)突厥族、(5)蒙古族、(6)西藏族、(7)南蠻、(見所著中華民族論)

(九)王桐齡之分類：(1)漢族、(2)滿族、(3)蒙族、(4)滿蒙混血族、(5)回族、(6)藏族、(7)苗族、(8)東夷、(族屬不明)(見所著中國民族史)

(十)常乃悳之分類：(1)諸夏系、(2)東夷系、(3)巴蜀系、(4)東胡系、(5)閩

粵系、(6)北狄系、(7)氐羌系、(8)西藏系、(9)苗蠻系、(見所著中國史鳥瞰)

(十一)呂思勉之分類:(1)漢族、(2)匈奴族、(3)鮮卑族、(4)丁令族、(5)貉族、(6)肅慎族、(7)苗族、(8)粵族、(卽馬來族)(9)濮族、(10)羌族、(11)藏族、(12)白種、(見所著中國民族史)

(十二)李濟之分類現代中國人之十要素爲(1)黃帝子孫、(2)匈奴羣、(3)羌羣(4)鮮卑羣、(5)契丹羣、(6)女眞羣、(7)蒙古羣、(8)西藏緬甸語羣、(9)撣語羣、(10)蒙克麥語羣、(11)戎、(12)突厥、(13)尼革利陀卽矮黑人、(Negritos)

李氏又將現代中國人中之基本元素依其重要性爲先後之次序列舉於下。

(甲)主要的元素

民族的或語言的種類	生物學的種類
(1)黃帝子孫	B. L. 卽闊頭狹鼻型
(2)通古斯	D. L. 卽長頭狹鼻型

(3)西藏緬甸羣　　D. P. 卽長頭闊鼻型

(4)蒙克麥羣　　B. P. 卽闊頭闊鼻型

(5)撣羣　　?

(乙)次要的元素

(6)匈奴　　?

(7)蒙古　　?

(8)「矮民」　　?頭低

(Li-Ch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十三)欽氏(A.H. Kean,英人著名人類學家)之分類.(1)蒙古利亞種之蒙古韃靼多綴語族(Mongoloid Races of Mongolo-Tartar Polysyllabic Speech)包括蒙古、通古斯、突厥、(2)蒙古利亞種之圖伯特中間語族(Mongoloid Races of Thibetan Intermediate Speech)(3)蒙古利亞種之中國孤立語族,(4)人種及語系不

明之高地民族(High-land Races of Undetermined Ethnical and Linguistic affinities）如夷人、苗子、羅羅等（5）雅利安語族(Aryan Stock and Speech)如大食人等（見(Compendium of Geology and Travels, Asia, Vol. I)

以上各家之分類殊不一致。（1）名稱方面頗有異同。如漢或稱華或稱夏，滿洲或稱東胡或稱肅慎，回族或稱突厥或稱丁令。（2）民族數目亦不相等，有少至六族者，有多至十餘者。（3）系統亦有歧異如蒙古有以之屬於東胡者有屬於突厥者，匈奴有歸入回族者有獨立一系者。以上三種差異想係由於觀點之不同，若使觀點相同想或不至有若此差異。蓋民族之分類有過去及現在兩種觀點：着眼於過去，則其對象實爲歷史上之民族；着眼於現在，則其對象卽爲現代之民族。歷史上之民族未必卽等於現代之民族。民族非固定而一成不變者，其變遷秩序時時在進行中，不但名稱常有更改，卽其成分因與其他民族接觸混合亦必有變化。學者之分類若一則着眼歷史上的民族，一則注意於現代的民族，結果自然大有差異。以上三種差異皆可以如此解釋。如名稱之差異，稱華夏肅慎東胡者必着眼於歷史，稱漢族滿族者必較注意現在。民族數目則六族者係指現在，而

十餘族者必指過去。系統則以蒙古爲屬於東胡或突厥者，注意歷史沿革，獨立一系者，注意現在狀況；以匈奴歸入回族或其他者着重現在民族，而以之獨立一系者則注意過去狀況。

第二節　本書之分類

編者之意以爲兩種觀點可以並用，而不致互相矛盾。蓋民族史內對於民族之分類應有一種歷史上的分類，復有一種現代的分類。歷史上之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結果便成爲現代之民族，故此二種分類可由於指出其民族變化之線索而結連之，不致互相枘鑿。注重現代民族者原爲民族志之觀點，而民族史則應偏重歷史上之民族。但民族史若不能將歷史上之民族指明與現代民族之關係，則民族之演變終不能明？故民族史宜略偏重歷史上之民族，就歷史上民族而分類及敍述，但亦應顧及現代民族之分類，以及其與歷史上民族之關係。

現代民族之名稱自然應依慣例用現代之名稱；若歷史上民族之名稱則似可採用其最早或最通行之名稱。

此種「兩重分類法」——即以歷史上民族與現代民族各為一種分類，然後將前者連合於後者——在以上諸家中梁任公與李濟雖未明言，然似有此意。（見上舉所著書）

本書即本此意就中國歷史上之民族而分類敍述之，名義亦略加區別：現代之民族謂之族，歷史上者謂之系；歷史上之民族即用古名稱如肅愼，現代之種族用現代通用名稱如滿族。至古代與現代種族之關係則各篇內大都於篇首討論及之，並於正題目之下附加副題目如『突厥系』之下註『回族來源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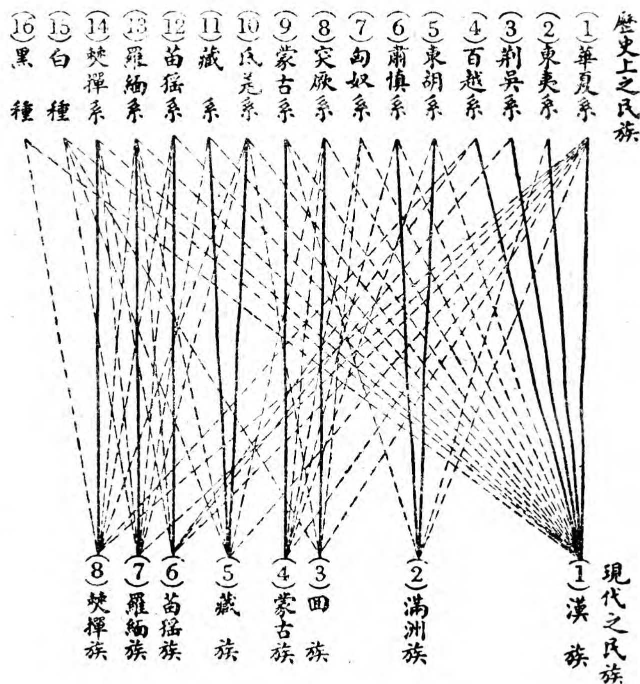
本書雖於各篇正題目之下附加副題目以明其族之沿革，然此不過就其顯著者言之而已。其實歷史上一民族常不止蛻嬗為現代一民族，而現代一民族亦常不止為歷史上一民族之後裔。歷史上諸民族永遠互相接觸，無論其方式為和平或戰爭，總之均為接觸；有接觸即有混合。有混合斯有同化，有同化則民族之成分即複雜而不純矣。故從大體言之，可以指稱古之某族之後即為今之某族，或云今之某族即為古之某族之裔；然當知此外尙有其他有關係之族，不能一一指數也。以此特列一表將古民族與今民族之關係一一標明之，其蛻嬗之迹顯著關係極為密切者用實線，其關

係較疏然亦似有影響者用虛線表之。

第三節　各系族略說

茲將上表略加說明於下，並以為本書之提綱。

（一）華夏系漢族來源：之一——華夏系不特為今漢族之主幹且亦為全中國民族之主幹。各系與此系接觸混合後大都為其所同化。然以其吸收異系成分既多，故此系久已



中國民族系統表

非復初時之華夏系而爲一複合的新族，故在今日宜名之爲漢族，不應再稱爲華夏系。華夏之名肇自太古，正可用爲此系之古稱。漢族則漢雖亦屬歷史上之名，然發生在華夏之後，且沿用至今較華夏之稱更爲普遍，而漢以後別無可以代替之名，如「唐人」之名使用亦不廣，重造新名實行不易，故只有用漢族之名較爲適當。在本書中使用之例，則漢以前祇稱華夏系，漢以後則稱漢族。

華夏系發生於史前，其來源學說甚多，然似以土著爲近似。在新石器時代後期即生活於黃河流域。（見地質調查所安特生報告）。自是以後五六千年來與他系接觸混合而擴大其內容至今已有最重大者四次。所住之地初限於黃河流域，今則中國大部分皆爲其住地，且散佈於海外。華夏系爲漢族之主幹，故以實線表之，此外對於現代其他各族亦必滲入一小部分，故皆以虛線牽連之。

（二）東夷系：漢族來源之二——東夷在史上有廣狹二義，狹義專指在今中國境內者，本書就狹義而言。東夷在秦以前居於中國東部，即今山東江蘇安徽近海及淮之地，其支派有嵎夷、淮夷、徐戎、島夷、萊夷、介夷、根牟夷等，自三代至春秋與華夏系接觸頻繁，故亦早經同化。古書云舜爲東夷之人，助齊桓公攘夷狄之管仲亦即爲萊夷之人，今人考證殷商屬夷系；且自秦統一後東夷皆散爲

民戶，自是完全與華夏同化，故為漢族來源之第二支也。東夷與東胡居相近，或有關係，故亦以虛線表之。

（三）荊吳系：漢族來源之三——荊在殷代即見於記載，謂之荊楚，在於長江流域之中流。至春秋時尚自居於「蠻夷」，諸夏亦稱之為荊蠻，顯為華系以外之另一支。然因其北向吞滅諸夏小國，競爭中原霸權，故至戰國時已完全同化於華夏，故為漢族之第三來源。吳人亦荊蠻，其君長自稱出自周室。春秋之末始通中國，其開化係受華夏之影響故甚速，國滅於越，後入楚，並同化於華夏。荊與苗猺住地相近似亦有關係。

（四）百越系：漢族來源之四——越即粵字。越以百稱，明其種類之多。春秋時有於越。戰國時有楊越、秦漢有甌越、閩越、南越、駱越、三國時有山越。所住地在今中國東南及南方各省。越族種屬更不明，然以其大部同化於華夏，故亦為漢族來源之一種。越族與苗猺及僰撣相鄰近，或亦有關係。

（五）東胡系：滿族來源之一——東胡住中國東北部，較肅慎接近漢族，故其同化亦較早。秦以前為山戎、北戎、華夏族又稱之為東胡。漢初滅於匈奴，分為烏桓及鮮卑二支。匈奴衰後東胡再盛。

烏桓於三國時爲曹操所滅，卽歸同化。鮮卑徙居匈奴故地。五胡亂華時入中國建立前燕後燕、西燕、南燕、西秦南涼，後爲北朝之後魏及北周，一部西徙西域建立吐谷渾國。烏桓鮮卑入居中國者皆同化，然北方尙有柔然後滅於突厥。唐以後奚及契丹繼興，奚併於契丹，契丹後建遼國，在中國者亦同化於漢族。

（六）肅愼系：滿族來源之二——肅愼住地較遠於華夏。肅愼之名見於記載甚早，魏晉時謂之挹婁，南北朝爲靺鞨，唐代建立渤海國。宋稱女眞、建立金國，入據中國之一半，然國亡後卽同化於漢族。明末號滿洲、建淸朝，統治全中國二百數十年，亡後幾於全族皆同化於漢族。至今祇餘在滿洲之土著仍保存其較純粹之血統及風俗。

（七）匈奴系：回族來源之一？——史家常言匈奴之後爲突厥，卽今之回族，然其線索不甚顯著，此系所加入者恐不止一族，漢回蒙皆應有其成分也。此族住中國北方蒙古之地。在三代爲玁狁、薰鬻、鬼方、犬戎、北狄。戰國以後稱匈奴，漢初甚強後被漢族征服。一部入居中國，五胡亂華時割據中國建立前趙、後趙、夏北涼諸國，後均同化於漢族；另有稽胡一小支在中國山間，後亦同化一部遠

走西方亦分二支在西域者建悅般國，入歐洲者爲匈牙利。

（八）突厥系：回族來源之二——此系最早之名稱爲漢時之丁令，原在匈奴以北。匈奴西移後鮮卑移居其地，鮮卑入中國後，丁令南下據之。丁令在漠北者名鐵勒，在漠南者名高車。鐵勒之同族突厥於南北朝時始強，役屬鐵勒諸部，後被滅於唐。鐵勒之一部回紇繼之而興，後移新疆。突厥別支沙陀入中國建五代之後唐、後晉、後漢、三朝。回紇在元代名畏吾兒。明清以來簡稱回族或回部。突厥系與蒙古族先後同住於蒙古故與蒙古族亦有關係。回紇後移西北與氐羌雜居，故亦應有混合。

（九）蒙古系——蒙古系後起似爲奴匈、東胡、突厥、等系之混合的產物。蒙古之地以前迭爲匈奴、鮮卑、突厥、回紇、所據至南宋時蒙古乃崛興。滅西夏金宋西域諸國爲一大帝國。元亡後蒙古人仍遁居故地，分爲韃靼及瓦剌二部，韃靼在清爲喀爾喀部，瓦剌在清爲衛拉特部。喀爾喀部與滿清關係密切，衛拉特部則抗清甚力。

（十）氐羌系：藏族來源之一——氐羌自殷代即見於記載，春秋時之西戎大都即此族，與華夏族雜居者後皆同化。尙有庸蜀二支亦屬氐羌。餘部在漢時有單名羌者，居中國西境及西域，單名

氐者在境內西部及西南。五胡亂華時居其二，氐建前秦、後涼、仇池、前蜀、羌建後秦。漢時西域羌族中之黨項至宋而建國爲西夏，被滅於蒙古。明代爲西番諸衞，清至今爲唐古特族（Tanguts）住青海，屬藏族之一支。氐羌與回族雜居於西北境，其一支在漢時爲西南夷之一部與羅羅緬甸族及僰撣族相近，亦必有接觸；故皆有關係。

（十一）藏系：藏族本支——此族包括今之西藏人及西康之西番。藏及康似爲羌之轉音。又名圖伯特族。今之藏人卽唐代吐蕃之裔，惟吐蕃之前隋代在後藏之女國亦卽藏系，尙有南北朝時之嚈噠佔據中亞細亞之地，亦行一妻多夫俗，似亦屬藏系。吐蕃王室自印度來，然其人民則爲藏人。吐蕃於唐初始強，唐末方衰落分裂，宋末降於蒙古，明代爲烏斯藏，淸至今爲西藏。藏系與華夏在人種上互有影響。吐蕃王室出自印度，印度爲白種人故與白種亦有關係。西番住西康及四川西部雲南西北部，在隋爲附國，唐屬吐蕃，明爲朶甘魚通。淸代之金川雖在四川亦西番也。在雲南者爲麼些，明代曾建大國，又有古宗、怒子、等。西番在雲南者與羅羅緬甸族似有混雜。

（十二）苗猺系——以前史家謂古之三苗卽今之苗族，現代學者多否認之。今之苗猺卽春

秋以後之南蠻，漢時有武陵蠻，六朝時有荊雍州蠻等稱，宋時始號爲猺，元時又有苗稱。至清代且以苗族統括西南各省之土著民族。現代學者多分析西南民族爲三，惟名稱及小支略有異同。苗與猺實爲一族，故合稱之。其住地昔時長江流域亦有之今退居湖南、貴州、廣西、廣東之山地。清代改土歸流，後曾反抗多次，今漸同化於漢族。此系與羅羅緬甸系及僰撣系居相近，自然亦有關係。

（十三）羅羅緬甸系——羅羅或作倮玀等名，學者有將西藏緬甸及羅羅合爲西藏緬甸族者，本書以藏族獨爲一族，羅羅及在中國之緬甸族合爲一族。羅羅自昔住中國西南，今多在四川之南雲南之北。此族在漢代爲西南蠻之一部分。三國諸葛亮所征之南蠻中似亦有其人，南北朝以後爲兩爨蠻、宋爲烏蒙、元以後爲羅羅。羅羅除本支外尚有栗粟、羅婺、窩泥等部。緬甸族在中國者居雲南西境，有阿昌、喇猔、馬喇、阿繫、喀欽諸部。羅羅之體質略有白種人之特徵，故有謂其曾滲入白種之成分者。

（十四）僰撣系——僰撣亦即泰撣（Tai-Shan）本書以泰撣爲住於印度支那半島者之稱，在中國者名爲僰；本書爲中國民族史，以用中文原名爲便，故加一僰字，而去「泰」字，以「泰」

字非族名而係其族自稱之辭可從略也。上古時有百濮，其中或即包括僰㨫。漢時爲西南夷之一部分，即哀牢夷。六朝時之獠或亦屬僰㨫。唐時之南詔即僰㨫系所建大國，唯其中亦必含別系，宋時改號大理國。宋之儂智高亦僰㨫系。現代之僰㨫多住雲南南部及廣西貴州。有擺夷狆家獞獠等支。此族與羅緬系及苗猺系相近或雜居，故較有關係，亦漸受漢化。

（十五）白種——以上諸民族皆屬蒙古利亞種即黃種，然此外亦非無高加索種即白種之成分滲入其內，唯其數小而散碎至今不能獨立一部耳。白種之成分有數支：（１）漢西域之于闐龜茲焉耆疏勒等國，漢通西域時與之發生關係，今已同化於回族內。（２）西域又有烏孫亦白種人與以上之白種又不同。（３）吐蕃王室爲印度人，印度人亦白種之一支。（４）黠戛斯爲白種與鐵勒混合人種，現與回族混合爲哈薩克人。（５）唐宋以來波斯阿剌伯猶太之商人來中國者甚多，且有久住者，亦白種人也。

（十六）黑種——中國人民中似非無尼革羅種即黑種之成分。（１）三國之吳曾在山中擒獲短人，漢時雲南境外有焦僥人歸附。世界之短人唯黑種中之矮民（Pygmy）最著，此種人在

印度支那半島卽有之，古時或曾散佈於中國。（２）唐代之崑崙奴亦黑人，然其人甚長大有力，非矮民，係非洲黑人被掠來售賣爲奴者，在唐時甚多。現今廣東、雲南、福建人中似頗有黑種人之成分。

中國民族之分類參考書

一　禮：小戴記王制篇
二　說文解字：釋四夷字
三　圖書集成：方輿職方典
四　通志：四夷傳
五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六　四夷館考
七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著內）
八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

九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附表（稿本）
一〇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一一　呂思勉：中國民族演進史
一二　繆鳳林：中國通史
一三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
一四　張其昀：中國民族志
一五　白眉初：民國地誌總論之部
一六　章　嶔：中華通史
一七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一八　常乃悳：中國史烏瞰第一册：中華民族之構成及發展
一九　鄭德坤：中國文化史民族篇（稿本）
二〇　鄭德坤：中國民族的研究（稿本）

二一　賴希如：中華民族論（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二二　繆鳳林：中國民族史序論（中央大學半月刊十五期）

二三　梁任公：中華民族之研究（地學十三年一至七期）

二四　S.S.T：中國民族混合之研究（文史地一卷一期）

二五　張其昀：中華民族之地理分佈（地理學報二十四年）

二六　梁伯強：醫學上中國民族之研究（東方二十三卷十三期）

二七　梁伯強：最近血液類別研究之趨勢及其與我國民族——漢族——變遷之關係（科學十二卷十二期）

二八　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之分類（中山文化教育館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

二九　郎擎霄：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東方三十卷一期）

三〇　丁文江：與辛樹幟論西南民族書（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猺山調查專號）

三一　丁文江：爨文叢刻自序

三二　楊成志：李拂一車里序

三三　李拂一：車里民族章：蒙古利亞種東南亞洲支分類表

三四　林惠祥：世界人種誌

三五　Li-Ch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Chapter I, VI, VII, VIII.

三六　Shirokogoroff: 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Chapter V.

三七　Shirokogoroff: 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Chapter VI.

三八　T. L. Woo and G.M. Morant: A Preliminary Classification of Asiatic Races Based on Cranial Measurements.

三九　Latourette, K. S.: The Chinese.

四〇　Gray J.H.: China.

四一　Yule, H.: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四二 Staiger, Beyer & Benitez: A History of the Orient.
四三 Couling, S.: Encyclopaedia Sinica
四四 Keane, A. H.-Compendium of Geology and Travels. (As a Vol. I)
四五 Keane, A. H.-Man, Past and Present.
四六 Latourette, K. S.: Study of Nations.
四七 Huntington, E.: Character of Races.
四八 New Larned History.

第二章　中國民族史之分期

第一節　分期之標準

如上所述中國諸民族原屬多數族系，因在歷史上互相接觸，互相混合，最後竟有漸趨統一之勢。其接觸與混合之程序乃以其中之一系爲主幹，逐次加入其他諸系，逐漸擴大主幹之內容。此一主幹永遠保存其名稱與文化，與之混合之諸系則依次失去其名稱與文化，卽在名義上歸於銷滅，至少亦減少其人口。然在血統上言之，則此主幹民族每次加入異族之血液，則其血統便已改變，名稱固仍舊，血統已有不同。若以血統爲準，則原來之名稱實不得保存而應改稱混合後之新名。混合後因無特別擬定之新名，然而歷史上朝代之名有三四次被用作種族名，此亦卽可以借用，其涵義實較原來之種族名稱爲適當也。

今試具體言之。中國諸民族之主幹實爲華夏系。其他諸系則漸次與華夏系混合而銷滅其自身，或以一部分加入而同化於華夏系，保留其未加入之一部分。例如三代以來見於記載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早與華夏系混合而擴大華夏系之內容，至於秦代，則東夷已全銷滅，南蠻中之荊、吳全部同化，百越亦一部同化，西戎、北狄之在中國者亦全同化其在域外之部分，方得保存其原狀。故華夏系因加入以上諸系而大變其內容；至秦代時名義固仍襲舊稱，然其民族已非三代之舊矣。秦代時期短促倏移於漢，漢代以後亦與匈奴、氐羌、東胡、南蠻、西南夷等接觸混合而完全同化於隋、唐之際。故隋、唐之華夏系雖仍以華夏自稱，其實已大異於秦、漢之華夏，更無論三代之華夏矣。自唐經五代、宋、元迭與突厥、契丹、女眞、蒙古諸族接觸混合而同化消融於元亡之後。故明代之華夏系亦大有異於唐之華夏系矣。自明末以來肅愼之滿洲興起至民國而幾於全部同化，其間且有回部、羌、藏、蒙古、苗猺等亦皆參加一部分。故民國之華夏亦與明之華夏系大有不同。故華夏系之名一，而其內容乃屢變而不一變，成分愈擴而愈多。

由此觀之民族史上之分期實可以各民族之每一次接觸混合而至同化爲一期。中國之民族

既以華夏系爲主幹，其同化皆係消融於華夏系，故每一期之終亦即華夏系之擴大。準此以論中國民族史之分期可分爲（1）秦以前，（2）漢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國。

第二節 第一期：秦以前

此期包括自蒙古利亞種即黃種有分支以來以至於秦末。大事爲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同化及華夏系第一次之擴大。

（一）蒙古利亞種之分支爲華夏、東胡、匈奴等族，必遠在有史以前，無可稽考，然將來史前之考古學發見日多亦可望逐漸明瞭也。古史所述自炎、黃以後乃稍可考，然亦惝怳迷離非可據爲信史，祇可謂爲推測而已。史言炎帝爲姜姓之祖，黃帝爲姬姓之祖，炎帝旣衰黃帝代興，炎、黃二帝是否眞有其人可姑置之，然而姜、姬二姓則實有之，其時尙在部落時代二姓即二部落。此外亦必有多數別姓部落，惟諸部落之中有最強者即稱霸於當時，且著稱於後世。有部落即有酋長。炎、黃如有其人蓋亦即其酋長，眞名是否如此當時尙無文字，自然難稽，然亦無妨也。姬、姜二姓之種屬，姬之後爲華

夏系，姜與華夏系似較疏然其後裔固亦在華夏系之範圍內華夏系之嫡派以姬姓當之較爲正確。

史又言姬姓在「黃帝」時曾與三苗戰爭，三苗或云卽後之苗族或云卽姜姓，前說固不可信，然三苗大抵不屬華夏系諸部落之範圍內。黃帝時之疆域史謂其『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鬻合符釜山』（史記五帝本紀）地名雖不可確斷，然知華夏系在彼時所佔之地卽在黃河流域。最近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遼寧、錦州、沙鍋屯，及甘肅數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所得人骨據專家斷爲與現代華北居人同屬一派，與古史頗相符。

（二）史載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卽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此十二姓無論是否眞爲黃帝所出，然當時必有此十二部落爲華夏系之主要成分。史又言祁姓陶唐氏之堯與姚姓有虞氏之舜相繼爲帝，祁姓卽屬華夏系，姚姓之舜卽殷、商之祖。至於姒姓之夏，子姓之商、姬姓之周，史稱三代。夏、周發祥地偏於西方，商則略偏東方。現代學者多言其爲東西兩民族（如王國維、傅斯年、李濟等多由古蹟之發掘而立論）夏與周固爲華夏系之重要成分，且華夏系亦至夏而始有固定統一之民族名稱，至周乃益擴大而成爲大族，自此以後乃永佔中國民族史上之優

越地位，以文化人數及地域之勢力凌駕諸異系，成爲中國民族之主幹。殷商之種屬現代史家或以其偏於東方疑屬夷系，然無論其原屬何系，此族人自亡國後卽漸同化而成爲華夏系之成分矣。

（三）自黃帝以至舜、禹屢與有苗爭戰，終於禹時壓服而同化之。夏商至西周復伐鬼方服氏、羌平淮夷討荊楚。有征戰接觸卽有混合同化，華夏系更漸擴大。至於春秋、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雜居中國不但逼近而已，初時其勢甚盛：「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揚拒、泉皋、蠻氏、陸渾、伊雒之戎，東京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衞、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容齋隨筆卷五）然自齊桓、晉文起而攘斥夷、狄，各國競拓疆土，至於戰國之末，異族遂大都被壓服而同化。如驪戎、犬戎見逐於秦，陸渾之戎見滅於晉，蠻氏之戎滅於楚，伊洛之戎降於晉，山戎爲燕齊所斥。赤狄之東山皋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鐸辰，白狄之肥、鼓均滅於晉；白狄之鮮虞至戰國方滅於趙、東夷、萊夷、介夷，幷於齊；根牟滅於魯。淮夷至秦統一後乃散滅。南蠻則盧戎及羅皆滅

於楚、百濮之地亦爲楚所啓。（據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四）秦併六國統一華夏，其先已滅蜀，至是以爲巴、蜀二郡，復廢閩越王以其地置閩中郡，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匈奴略取河南地，並築長城以限胡馬。又收嶺南之南越爲南海、桂林、象郡。至此，自上古以來之異族凡在域內者除南蠻及西南夷外大都同化於華夏系。秦自穆公以來即霸西戎，其國名或間接傳於西域流入印度，遂有支那之名，支那（Cina）即秦國之意，唐時譯自印度而訛其字爲支那，（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故華夏之名至此而一變。

第三節　第二期：漢至南北朝終

此期自漢初中經五胡亂華，至於南北朝終，其大事爲：匈奴、烏桓、鮮卑、氐、羌之同化及華夏系第二次之擴大。因漢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強與他族接觸之繁，故漢之朝代名遂兼用爲種族名，於是華夏之名遂再變。自此以後漢雖滅亡，然漢族之名稱歷代不改沿用至今。

（一）秦亡匈奴復強，東滅東胡，西擊走大月氏及烏孫，南下復佔河套之地。於是屢次侵攻中

國，圍漢高帝於平城。自高帝至景帝隱忍受辱以和親饋遺塞其慾望，然仍不免時受侵掠。至武帝乃奮起以武力驅逐匈奴，並聯絡烏孫，役屬西域諸國以收夾擊之效。西域三十六國原屬匈奴，其種有白種及氐、羌，自漢遠征大宛後，西域震恐降漢。烏孫爲白種大國，因見逼於匈奴遂與漢和親。經武帝至宣帝屢次派大軍出塞遠征，每次斬首常數萬，匈奴北遁，漠南無王庭。匈奴漸次衰敗，復起內亂，分爲南北二部，其南部遂於宣帝時降漢，爲漢之屬國。北匈奴後亦被擊服。

（二）東漢時匈奴初復獨立不久內訌，復分爲南北，南匈奴降漢入塞以居，逐漸漢化，北匈奴稍倔強爲漢兵所擊敗遠走西方，終入歐洲攻日耳曼諸族引起蠻族大遷徙，而破滅羅馬帝國、匈奴即立國於歐洲爲匈牙利。匈奴既衰東胡系之烏桓、鮮卑代興，爲後漢之邊患。東胡初滅於匈奴，遺族分而爲二。漢招烏桓居東北五郡以爲漢之助；鮮卑則更在其北故與漢之關係發生較遲。烏桓既屢侵中國後卒爲曹操所破滅，被遷於中國遂歸同化。鮮卑初乘北匈奴遁走，漠北空虛，入居其地，匈奴遺留者皆歸之，勢遂大振。在檀石槐，柯比能二酋時幾於不減匈奴之盛。然以團結未堅，二酋死後即歸分裂，唯散佈之地甚廣。東漢時尚有陝、甘之氐、羌亦常與中國爭戰終被壓服並移居塞內中國西

北諸郡，與漢人錯雜而居。

（三）東漢之末至於晉初匈奴、鮮卑、氐、羌降服而入居塞內者皆甚多，雖漸同化於漢人，然同化非一時所能完全奏效，諸族之生活習慣種族觀念未全銷滅，故其形勢甚為危險。江統等人因倡徙戎之論，然終不果行。逮乎晉室自生內訌，於是五胡（匈奴、羯、鮮卑、氐、羌。羯亦匈奴之一支）乘機各謀獨立，割據中國北部之地。晉室因之南渡，漢人一部分逃奔江南，一部分則仍留北方，在五胡武力統治下亦與之混合。北方五胡前後建立十三國，漢族建立三國，合為十六國。

鮮卑：前燕（慕容氏），後燕（慕容氏），南燕（慕容氏），西秦（乞伏氏），南涼（禿髮氏）五國。

匈奴前趙（劉氏），北涼，（沮渠氏），夏（赫連氏）。

羯：後趙（石氏）。

氐：成漢（成氏）前秦（苻氏）後涼（呂氏）。

羌：後秦（姚氏）。

漢：西涼（李氏）前涼（張氏）北燕（馮氏）。

五胡之興亡可分爲四期：

（1）前趙興盛時期：五胡之中匈奴、鮮卑最大，匈奴多居塞內同化亦較深，興起最早。自漢末以來匈奴單于卽改姓爲劉，自謂漢之外甥。其裔劉淵已爲漢化之匈奴人，乘晉八王之亂起兵獨立於左國城及平陽卽今山西之地，國號漢後改爲趙。傳子聰遂滅西晉。三傳至劉曜爲後趙所滅。

（2）後趙興盛時期：後趙爲匈奴之羯系、石勒所建。本身始改石姓。滅前趙據其地，其地爲中國，民則有匈奴、漢人及其他。能引用漢人助其統治，亦爲漢化之匈奴人也。傳七主二十五年而滅於前燕。自此以後匈奴更趨同化於漢族，不復再起。

（3）前秦興盛時期：前秦爲氐、羌、苻姓所建，至苻堅時用漢人王猛爲謀主滅前燕、前涼、代、鮮卑、乞伏部，平西域諸國，取晉之漢中、成都，統一中國北方。後以百萬之衆南征東晉，敗於淝水，於是前被役屬之諸族復叛而獨立，國家瓦解，再傳二主遂滅於後秦。

（4）後燕、後秦竝峙時期：前秦亡後前燕之遺族慕容垂獨立爲後燕割據華北之東部今山西、山東、河北、及朝鮮之地。傳五世而亡。後秦爲羌族、姚萇所立，滅後秦、西秦、後涼，佔據華北之西部甘肅陝西河南之地。後滅於東晉。

（四）五胡十六國紛擾一百數十年，乃統一於鮮卑、拓跋氏之魏，時東晉亦禪於宋，是爲南北朝之始。南爲漢族之天下，北則諸族雜居混合而終至同化於漢族。拓跋氏之族來自北荒或謂卽西伯利亞，南下入居匈奴之地最後乃入中國。傳至道武帝始卽帝位國號魏，滅後燕、北燕、北涼夏諸國。至太武帝乃統一北方，與南朝之宋構兵，與宋隔淮水爲界，兵力駕南朝之上。魏復西降西域諸國，北征柔然、高車，疆域益廣。傳至孝文帝乃遷都洛陽，改姓元氏，使鮮卑人與漢人通婚改漢姓，於是鮮卑人漸歸漢化。傳至孝武帝、魏分東西，東魏禪於北齊、高氏，西魏、滅於北周、宇文氏。北周屬鮮卑族，北齊、高氏史雖言其祖爲漢人然其鮮卑性質甚重，或爲鮮卑與漢族之混合種也。北周努力漢化，官名且用三代古制。其後齊滅於周、周禪於隋，隋並滅南朝之陳，中國復歸統一。隋、楊氏史言其爲漢、楊震之後，然恐未必爲純粹之漢人。雖名義上可云漢族復興，然此時之北方漢人在血統上已爲匈奴、鮮卑、

氐羌與漢族之混合的產物，而在文化上亦頗有採用以上諸族之風俗習慣，故非復三國以前漢族之舊矣。故自漢與匈奴、東胡、氐羌諸族接觸以來至此乃歸於混合同化而告一結束。

第四節 第三期：隋至元亡

此期自隋中經唐、五代、宋、遼、金以至元亡。大事爲突厥、回紇、吐蕃、南詔、契丹、黨項、女眞、蒙古與漢族之接觸混合及漢族第三次之擴大。由唐初國力之發展在域外遂有唐人之稱，爲華夏系之又一別名，然不能取漢族之名而代之。

（一）南北朝時中國境內之諸族既漸歸同化，然域外之新興異族如突厥等復接踵而起，與在中國之民族發生關係。北周、北齊並立時，北方據匈奴故地之突厥最猖獗，至隋乃用離間之計以收服之，然不久復叛。隋煬帝復東征高麗，終不能克，又招致西域、胡人，然皆無成就，不過爲與新興異族接觸之開端而已。

（二）唐之皇室李氏，史言其出自西涼、李暠，純爲漢人，然現代史學家頗有疑其出於異族者，

近經陳寅恪研究斷其「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雜乃一較晚之事」（三論李唐氏族問題）。李唐一代君既不純爲漢人，臣亦多出身異族，所用之兵更多屬異族，實爲華、夷混合之國家，不能指爲純粹漢族之時代。然其文化雖亦混有異族之風習在內（如太宗妻弟婦，玄宗奪子婦，武后爲女帝，異於漢人慣例，似爲胡俗所影響）名義仍以華夏自居，可見漢族之要素重於他族，不失其主幹之資格也。唐初突厥強盛，唐室起事時曾卑事之而求其助。突厥侵掠無已，太宗乃用計離間其二可汗。時突厥所役屬之鐵勒諸部齊叛，國勢大衰，太宗遣將征滅之。後至武后時突厥復興，不久又衰。突厥滅後鐵勒族之薛延陀部移居其地，不久亦被唐所滅。由突厥分出之西突厥至高宗時亦臣服於唐。此外北方如回紇、鐵勒諸部亦皆降唐。西方則高昌、龜茲、黨項、吐谷渾皆被征服，吐蕃與唐和親，焉耆、疏勒、于闐、天竺、罽賓、康國、波斯等皆來朝貢，遠至大食、拂菻（即東羅馬）皆通聘問。東方則高麗初經太宗親征未服，高宗時乃滅之，並滅百濟、新羅入貢，日本數遣使來並來留學，靺鞨、渤海亦皆來朝貢。西南則貴州之東謝蠻、四川之南平獠皆臣服，貴州之牂牁蠻來朝貢。印度支那之林邑（安南）驃國（緬甸）眞臘（東浦寨）亦皆入貢。南洋有婆利，（婆羅洲）盤盤，陁洹（皆在林邑西南大海中）

訶陵（東接婆利）墮和羅（南與盤盤東與眞臘接）墮婆登（在林邑南海中）亦皆來貢。唐置六都護府於邊地以統治諸異族（1）安東都護府在朝鮮（2）安西及北庭都護府在新疆，安南都護府在安南安北都護府在科布多，雲中都護府在蒙古。

（三）唐、安、史之亂亦卽異族歸化者之作亂，自是以後唐之國力凌夷，異族大都脫離服屬關係。其時回紇佔居蒙古，據以前匈奴、突厥之故地，勢甚強盛。唐求其兵助平安、史，與之和親，後頗得其助，然亦時有騷擾。回紇至唐、文宗時爲鐵勒部黠戛斯所破移居西域成爲以後之回族。吐蕃在今西藏，乘唐之弱佔據中國西部河西、隴右之地、且曾一陷長安。直至唐末宣宗時吐蕃內亂破裂，唐乃收復河西、隴右。唐代雲南之西南民族建立南詔國於玄宗時叛唐降於吐蕃，唐出兵征之大敗。終唐之世侵擾不已。突厥別種沙陀族初居新疆塞外唐末因避吐蕃移入中國，其酋改姓爲李，至李國昌及子克用助唐平黃巢之亂，唐亡，遂於五代時建後唐一朝，又後晉之石敬瑭後漢之劉智遠亦皆沙陀族人，故其族在五代時可謂甚盛。

（四）宋太祖既統一中國，然因懲唐代武人之禍矯枉過正重文輕武養成漢族文弱之風，故

宋代對待異族甚形懦弱，遼、夏、金、元相繼見侮，終於見滅然後已。契丹起於唐代，至五代而大盛，改國號遼，因援石敬瑭而受其燕、雲十六州之割讓，後且南下滅晉，唯終不能佔其地。宋、太宗滅北漢進兵攻遼，宋師敗績，是後屢相攻伐，至宋眞宗時乃成和，女眞興起後乃與之聯兵滅遼。西夏爲氐羌系之黨項部所建國，據甘肅、陝西北部及綏遠之地，屢與宋構兵，後方講和。女眞屬肅愼系，南北朝時爲黑水靺鞨，北宋之末叛遼建立金國，滅遼之後進而侵宋，宋室因之南渡，中原、漢族受其統治，迨至蒙古興起乃爲所滅，其人民亦卽同化於漢族，故蒙古名之爲漢人。

（五）蒙古興於南宋之末，統一本部後滅西夏及金，進而滅宋，遂以異族統治全中國，開前此未有之例。蒙古自世祖時改國號元。蒙古兵力之強亦超越往古：西域之回紇、花剌子模、欽察等國以至歐洲之阿羅思（俄羅斯）、木剌夷、報達（卽大食）皆被收入版圖，且進攻歐洲所向無敵，歐人至稱之爲『黃禍』。西域之地被劃爲欽察、窩闊臺、察合臺、伊兒四汗國以分封其皇室。對於東方則征服高麗以爲屬國，唯對日本未能取勝且喪失兵士甚多。對於南方則滅大理、吐蕃，唯用兵安南、占城及緬甸無大成功。蒙古統治中國八十九年爲漢族之明兵所逐走。其在中國時不甚同化於漢族，

故國亡後仍有一部分遁居塞外，成爲今之蒙古族。然其在中國旣有八十九年，無形中血統之混合文化之交流亦爲必然之結果且其時西域各國人入居中國者亦多，元亡以後留居中國之蒙古及色目人（卽西域人）皆加入於漢族之中矣。

自隋唐以來在中國史上互相接觸之民族有以上所述之多，此等民族其在中國境內者由自動及被逼而皆與漢族同化是爲華夏系擴大之第三次。

第五節　第四期：明至民國

此期大事爲滿洲族之興起及大部漢化，西南民族之啓發，蒙回藏族之繼續漢化及華夏系第四次之擴大。此期前半以漢族爲統治者，後半以肅愼系之滿洲部爲統治者，最近方改爲共和，然接觸之結果仍爲華夏系之擴大。

（一）明初兵力亦頗盛，中葉乃漸衰。蒙古北遁後分爲韃靼瓦剌二部，明、成祖屢次親征大破之。安南自五代末獨立，至明初以黎氏篡位事成祖出兵征滅之，求其舊王室陳氏不得因暫置交阯

布政司治之。明代對西南各省之土人（卽苗猺、僰𤜶、羅羅緬甸三系）始注意開發而治理之；所置土司之官較前代爲多，開拓之地亦較大。明代在南洋事業之大亦前代所未有，自成祖始屢次派遣鄭和等人率大隊巨艦遠航南洋，印度洋以至阿剌伯，經歷諸國「不服者威之以兵」，諸國遂競來貢，結果海外之殖民事業大爲發展。

（二）明中葉以後國力衰替，屢與異族爭戰未能獲勝，最後仍滅於異族。初蒙古之瓦剌復興侵掠北邊，明英宗親征之竟被擄去，後方送還。瓦剌方衰韃靼繼起，中興蒙古，屢侵明邊，後與明結好邊患方息。東方復有倭寇之禍，東南沿海騷亂甚久。倭寇平後朝鮮復爲日本所攻，明發兵救之互有勝敗。迨東北之女眞族復興，改號滿洲，起兵獨立，侵明邊境，攻取明在滿洲之諸城直抵山海關，會明因流寇破北京、吳三桂請滿洲入援明遂滅亡。

（三）滿洲建國號淸，入關以後初用漢降將以滅明之三王，後復誅滅三藩及臺灣鄭氏，全國歸於統一。淸初武力亦甚盛，疆域較明爲廣。淸初對蒙古之喀爾喀部用懷柔之策，對衞拉特卽瓦剌部則予以痛剿，至高宗時而全定。蒙古自元明以來崇信喇嘛教，故與西藏有宗教上之關係，西藏之

第巴桑結因利用衞拉特以抗清，復發生新舊達賴喇嘛之爭，清遂派兵送新達賴入藏，其後復置駐藏大臣於其地正式收爲屬地。清於新疆之回部亦派兵征服設參贊大臣以治之。至於雲南、廣西、貴州、湖南諸省之苗猺、𤞑玀、羅緬三族在清代發生事件較前代爲繁，清廷勵行改土歸流之策即改其土司爲流官（即普通之官吏），土人反抗數次，稱爲苗亂，終被制伏，於是西南諸省大部分皆開發，漢人移入益多，土人之漢化亦漸著。清於安南、緬甸亦曾用兵，亦如蒙古，然無功而退。

（四）清自中葉鴉片戰役以後國威大殺，漢族之會黨叛亂多次，至太平軍興更揭種族革命之旗，雖歸敗滅然滅之者乃爲漢人而非滿洲之兵，至於此時漢人遂漸抬頭。迨清末屢敗於外國，變法不成，漢人遂起兵作第二次之種族革命，清室終於被逼退位。清室入關後，初頗有意使漢人同化於滿洲，如薙髮易服等皆強逼施行，然究以人口少而文化低，且盡移其民以駐防各地，與漢人雜處，數世以後漸趨漢化，清亡以後滿洲族除少數仍在關外者略存原狀，至其在關內者則幾於完全成爲漢人。至於蒙古則內蒙因清末漢人大批移殖，蒙人亦漸漢化，新疆、甘肅之回族、青海之唐古特族、西康之西番亦因漢人移入其地接觸頻繁漸趨漢化。故華夏系至是遂爲第四次之擴大。

第六節　中國民族史之公例

依上述史實觀之可得公例數條：

（一）中國民族之成分甚繁雜，黃種中之各族大半有之，白種黑種亦有一小部分。

（二）中國之民族雖多，然有日趨混合而成一族之勢。

（三）中國諸民族係以一系爲主幹而其他諸系以次加入之，加入後其名稱卽銷滅而祇用主幹系之名。

（四）中國民族之同化次序如波瀾狀，一起一落。初兩民族以上相接觸時，戰征會盟，擾攘一時，終於混合同化而歸於平靜。迨舊民族同化方畢，新民族又來臨，於是又擾攘一時，復歸同化。如此一波一波繼續無已。

（五）中國之主幹系卽華夏系，其初亦非大族，由屢次加入異系之成分而逐次擴大其內容。

（六）華夏系每擴大一次卽改變其原質一次，故後代與前代名同而實異，今日之華夏系非

復明代之華夏系，明代之華夏系亦非唐代之華夏系，唐代之華夏系亦非漢代之華夏系，漢代之華夏系亦非太古之華夏系。爲求名稱正確至少應用二種名稱，以華夏系指古之華夏系，以漢族指今之華夏系。

（七）今日之漢族所含成分盡有匈奴、肅愼、東胡、突厥等，本書所舉諸系，唯各系成分有多有少，如東胡肅愼多而羌藏少。故今日之漢族實爲各族所共同構成，不能自詡爲古華夏系之純種，而排斥其他各系。

（八）其他各族亦皆含有別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華夏系所含之複雜，如蒙古或含有匈奴、東胡、突厥之血統。

（九）中國諸民族除特別情形者外，今後之大勢，似日趨於漢化一途。

參考書

一　二十五史：四裔傳

二　資治通鑑
三　九朝紀事本末
四　東華錄，聖武記
五　清史紀事本末，清鑑易知錄，清史綱要，清代通史
六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
七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
八　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
九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
一〇　王桐齡：中國史
一一　蒙文通：古史甄微
一二　顧頡剛：古史辨
一三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

一四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一五　箭內亙：東洋讀史地圖
一六　梁啓超：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改造三卷二期）
一七　王國維：古史新證（燕大月刊七卷一、二期）
一八　顧頡剛：古史中地域的擴張（禹貢一卷二期）
一九　丁　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中央史語所集刊五本一分）
二〇　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國學論叢一卷一號）
二一　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測（中央史語所集刊二本一分）
二二　姜亮夫：夏殷民族考（民族一卷十一十二期二卷一二期）
二三　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中央史語所集刊四本三分）
二四　傅斯年：大東小東說（中央史語所集刊二本一分）
二五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中央史語所集刊二本一分）

二六　李竣之……周代西方民族之東殖（清華週刊三十七卷九、十期）
二七　黎東方……被否認的中國古代（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三卷二期）
二八　梁園東……商民與於東土駁議（東方三十卷十九號）
二九　顧　實……穆天子傳西征年曆（東方二十七卷五期）
三〇　陶希聖……周代諸大族的信仰和組織（清華學報十卷三期）
三一　顧　實……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國學叢刊一卷四期）
三二　陶元珍……兩漢之際北部漢族南遷考（禹貢四卷十一期）
三三　李　旭……漢末三國時代中國民族之演變（師大月刊十期）
三四　王桐齡……晉室之南渡與南方之開發（師大月刊十四期）
三五　李　旭……西晉時代華族與外族之關係（師大三十二周年紀念）
三六　李　旭……五胡東晉時代華夷勢力之檢討（師大月刊十八期）
三七　李　旭……五胡時代華夷同化的三個階段（食貨二卷十期）

三八　譚其驤：晉永嘉亂後之民族遷徙（燕京學報十五期）
三九　譚其驤：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學年報四期）
四〇　劉掞藜：晉惠帝時漢族之大流徙（禹貢四卷十一期）
四一　桑原隲藏著何健民譯：隋唐西域人華化考（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五卷一、三號）
四二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中央史語所集刊三本一分）
四三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中央史語所集刊三本四分）
四四　陳寅恪：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中央史語所集刊五本二分）
四五　張鳳翔：明外族賜姓考（輔仁學誌三卷二期）
四六　吳　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

第三章　華夏系（漢族來源之一）

第一節　名稱之起源

中國今日之民族首推漢族。然漢族之名肇自漢代，非初起之名。且今之漢族已爲複合之民族，除其固有之人民外，尚混有後來加入四裔民族之成分。本書着重史的研究，應從歷史觀點而分析之，故本章只就漢族中之固有的成分而論。漢族之固有的成分爲華或夏又稱諸華諸夏，或合稱華夏，本書卽名之爲華夏系。華夏之名起於上古，其後雖常以朝代如秦、漢、唐移稱民族，然華字終不廢，至今仍沿用之。

「蠻夷猾夏。」（書舜典）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傳閔元年）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十年）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左傳襄十四年）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左傳襄四年）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左傳襄二十六年）

何以有華夏之名稱，則原意久已失傳，後人推測之辭甚多：

（甲）華：

（1）草木華榮之意：段玉裁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引伸之爲曲禮「削瓜爲國君華之」之字，又爲「光華」「華夏」字。』（說文解字卷六）

（2）由華山得名：章太炎言：「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爲言。……神靈之冑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爲根本。……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是也。……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爲通語。世稱山東人爲侉子者，侉即華之遺言矣。」（太炎文錄初編中華民國解）

反對此說者以爲『華山爲漢儒所熟用。以此山代表吾國，其說當始於漢……秦以前人以泰山自重。……就華山以定限者未如就日月光華之義以定吾種族之名也。』（陳登原中國文化史）

（3）由崑崙得名：拉克伯里（Lacouperie）謂華夏族係經崑崙東來，崑崙意爲「花土」，華卽花字，故稱其族爲華。

（乙）夏：

（1）人類之意：說文訓夏爲中國之人，从夊、从頁、从臼、頁爲首，臼兩手，夊兩足。段注『謂以別於北方狄，東方貉，南方蠻、閩，西方羌，西南僬僥，東方夷也。』

（2）大之意：書有蠻夷猾夏之語，孔氏正義云『夏者訓大也，中國有禮義文章光華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

（3）因夏水得名：章太炎云『質以史書夏之爲名實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凡皆小別互名。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雝、梁之際，因水以爲

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

按華夏之名或謂夏字初見於堯典，華字則春秋始有。然此不過謂此兩名初見於記載而已，不能謂未有記載之時卽無其名也。未有文字及記載之民族亦必有其族名，故族名實起於原始時代，不待見於記載而始可謂之有族名也。族名旣起於原始時代自應以原始民族之風俗習慣推測其意義，不可以文明人之眼光解釋之。原始民族之取名因其文化之低常爲具體淺陋之語而非抽象高深之辭。其抽象高深之意義大都爲開化以後文飾之語，非初時所固有。原始民族之族名最常者或由圖騰信仰，以爲其族係出自某種自然物，因拜其物爲祖，並取其物之名以名其族，故如美洲印第安種人有狼族、熊族、蛇族等皆取動物之名；卽取植物之名者亦不尠，如玉蜀黍族、馬鈴薯族、澤胡桃族、巨樹族、黄樹族、綠葉族、烟草族、蘆草族等。(見 Morgan: Ancient Society 中譯古代社會)中國之四裔據說文謂「羌西戎羊種也，从羊儿。南方蠻閩从蟲。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又云「蠻，南蠻蛇種」。「閩，東南越，蛇種」此諸族之名皆圖騰也。同時諸族之名旣多爲圖騰，則我族之稱華似亦爲圖騰，蓋華卽花之古字，華族卽「花族」也。衡以印第安人之例，「黄

樹」「綠葉」既可作爲族名，「花」字何獨不可？故我族初時或以花爲圖騰因以花爲族名。此固揣測之辭，然於原始時代之風俗較爲近似也。

至於夏字則又別有其解。據說文訓夏爲人，已見上舉。說文又訓夷云『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按原始民族常自稱己族爲「人」。如奇奧哇族（Kiowa）之名稱「奇奧哇」即爲「人」，拉伯人（Lapps）通古斯人亦自稱爲人。臺灣番人太么族、蒲嫩族、朱歐族之名均爲「人」（見拙著文化人類學）此種風俗係由於自尊己族之意，爲原始時代之慣例。故所謂夏者如說文所訓無誤，則此字實即我族自稱之語，其意即爲人。至於夷字亦似爲夷族自稱之語其意亦爲人。我族雖已有「花族」之稱，然彼爲圖騰族名與夏字之自稱可並用而不相衝突也。由上述推之，編者以爲華夏名稱之起源似以下列二說爲近：

「華」爲圖騰名稱，意即「花族。」

「夏」爲自稱之語意即「人。」

第二節　種族之起源

本節討論中國主幹民族華夏系之起源問題，所舉諸說雖泛稱中國民族，然亦大抵指其主幹卽華夏系而言，中有範圍稍廣兼指他系者亦一併敍述之。

此種學說甚多，茲一一略述於下：

（一）巴比侖說或舊西來說——此說在諸說中最爲著名，贊成者多，反對者亦多。初法人拉克伯里氏（Terrien de Lacouperie）著中國古文明西源論（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1894）以爲中國之黃帝卽爲巴比侖、巴克族之酋長，率其族東徙而至中國云。茲引蔣智由中國人種考所節譯者於下。文中之註卽蔣氏所加。

『奈亨台（Nakhunte）者，卽近世"Nai Hwang ti"；與愛雷米特（Elamite）歷史所稱之"Kudur Nakhunte"相同，於底格里士河邊有戰功，當紀元前二二八二年，（註：或謂當紀元前二十四世紀至二十七世紀）率巴克（Bak）民族東徙，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Kash-

gar)（註：即疏勒），沿塔里木河(Tarym)達於崑崙山脈之東方……此東徙之酋長，以中國古史證之，即黃帝也。又曰沙公(Sargon)者，於當日民衆未知文字，爲記事實，用火焰形之符號，（註：按中國史稱神農用火德王，以火命官，故曰炎帝）是即中國所謂神農也。又曰：但克(Dunkit)者，近世"Tsanghieh"迦勒底語爲"Dungi"，亞爾多(Chaldea)人，曾傳其製文字，象鳥獸爪之形，是即中國所謂倉頡也。巴克(Bak)者，本當時命其首府及都邑之名，而西方亞細亞一民族，用以爲其自呼之稱號。……此民族其後有東徙者，是即中國所謂百姓也。崑崙(Kuenlun)者，即「花國」(Flowery land)，以其地之豐饒，示後世子孫之永不能忘。既達東方，以此自名其國，是即中國所謂中華也。至其事之相同者，如：一年十二分法，一年二十四小別法，一年分四季法，置閏月法，五日累積法，（註：木火土金水）以十二年爲世之一循環，二根元陰陽之義，用八十筴竹，音樂十二律，十干十二支之循環，十二甲子之循環，六十年爲一紀；溝渠運河堤防，金屬之使用及鑄造，用戰車駕二頭以上之馬，君主之冠裳用特別之紋章，（註：中國袞冕黼黻）從事農業，得小麥之種，（註：波斯灣之北及東北所自生者，移植於中國）座尊右，

四海之稱名，置天文之官，四岳，（註：迦勒底四個州國之王）十二牧、六宗、（註：蘇西安那之六少神）視君主有半神之觀念等是也。文字語言之相同者，如十紀計算法……十二月名稱之符號；（註：爾雅史記所稱者）等是也。巴比崙之楔形文字，一變而爲畫卦』。（中國人種考）

此說出後風靡一時。日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支那文明史（一八九九年）亦宗其說，列舉中國與巴比侖在學術文字政治信仰傳說之相類者七十條以證明之。中國則有蔣智由氏亦祖述其說，其所著中國人種考之結論中有云：

『設令中國種族，果由巴比崙來，當屬迦勒底之阿加逖人種，而非塞米的種。以上古中外隔塞，由農業大定之故。以上古漢人種，先居黃河之南，而後居黃河之北。以戰版泉、涿鹿皆爲黃帝與蚩尤之事』。（中國人種考）

尚有劉師培（著思祖國篇、華夏篇、國土原始論）丁謙（著中國人種從來考穆天子傳地理考證）章太炎（檢論序種姓）黃節（種源篇）等皆附和此說。黃節謂巴克卽盤古之轉音。丁謙亦謂盤古爲最初遷來之祖，章太炎謂『加爾特亞蓋古所謂葛天』。（見序種姓）

反對者如法人沙畹（E. Chavannes）從語言學證明熊黃帝說之誤。英人波爾（C. J. Ball）亦謂中國與巴比侖文字各自獨立。德人夏德氏（Hirth）著中國太古史亦不贊成此說。我國則有無名氏著中國民族西來辯力攻其不合理。其語云：

『紀元前二千年間，摩西率以色列族，出埃及，至加南，中間歷諸艱險，垂四十年僅將得達。彼由埃至加，不出紅海濱一隅，平衍無阻之地耳，其難如此。摩西之與那昆德，時地相去，皆屬至近，情形應無懸殊；而謂那昆德卽能率其種族，飛渡此一二萬里之地，中歷無數峻嶺沙磧殊俗異族。安然及身至於中國乎？……我國百字，亦別無他義，惟有屬定辭者，有屬不定辭者。屬定辭者，如個十百千，幾百幾千之類；屬不定辭者，其例尤夥，今亦不必遠引，同書之中，如曰「允釐百工」，曰「百揆時敍」，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曰「百志惟熙」，曰「百獸率舞」：皆舉其大數，猶言一切之意，卽屬於不定辭者，此何有絲毫種族之義存乎其中』？（中國民族西來辯，中國人種考附錄）

繆鳳林復著同上題名一篇及中國民族由來論指斥其誤。繆氏謂此說之誤有五點。（1）地理之

阻礙，（2）人種之不同：巴比侖人屬白種中國人屬黃種。（3）年代之懸殊：中國人之久遠至少在數萬年以上，巴比侖則原始住民由外遷入距今僅七八千年。（4）文物各異殷墟甲骨，八卦、琴瑟等皆於巴比侖無徵而巴比侖之楔形文，泥板書、史詩、建築、美術、星期制等亦爲中國所無。（5）論證不確：如楔形文卽八卦，巴克卽百姓則比擬不倫，薩爾功卽神農、烏包卽伏犧、廓特奈亨台卽黃帝，則荒謬絕倫云。

（二）埃及說——此說之發生最早，支派亦多。最初有德人契且（A. Kircher）於一六五四年著書論中國人爲埃及人之分支，其證據爲文字之相類。繼之者有法人余厄（Huet）謂中國爲埃之殖民地。得幾尼（De Guignes）亦言中國文化出自埃及。反對此說者如法人得波（Corr-etius de Pauw）謂埃及人有一種有字母之文字，與中國文字不同。又如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亦謂中國人之面貌、語言、風俗、習慣均與埃及不同。尙有英人威爾金生（G. Wilkinson）根據埃及古墓發現中國磁瓶，卽云可證中國人出自埃及，然經他人證明其瓶係近代之物，故其說亦不能成立。

（三）印度說——法人戈比腦（A. de Gobineau）謂中國人之始祖盤古係白種印歐族人，原由印度來，此說之不經自無待言。戈比腦原爲種族不平等說之提倡者，事事皆揚白種而抑他種，其言自然如此。

（四）印度支那說——維格耳氏（P. Wieger）言中國人出自緬甸，經由八莫（Bhamo）莫猛（Momein）大理，洞庭湖而移至中原。此說後自動取消。

（五）中亞細亞說——英國波爾（Ball）美國攀柏里（R. Pumpelly）威廉士（E. F. Williams）因安諾（Anau）及墨夫（Merv）兩地古址之發現，推論人類應發生於中亞細亞，後因其地變爲乾燥乃分二支東西遷移，一支入巴比侖，一支入中國云。又有美國馬壽氏（W. D. Mathew）亦言中亞細亞高原應爲人類發祥地。

（六）新疆說——德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謂中國人出於中國土耳其斯坦（Chinese Turkestan）卽新疆。其說係根據北史記于闐人『貌不似胡頗類華夏』而其西之人或『深目高鼻』或『青眼赤鬚』蓋卽白種，因謂中國人卽由于闐而東來。

（七）甘肅說——日人鳥居龍藏謂甘肅古有一族，尊上帝敬祖宗，卽爲漢人之祖，後乃向東遷移同化原住民族。

（八）土耳其說——瑞典之珂羅屈倫（Karlgren）據安特生在河南甘肅等地新石器遺址之發現，因謂『至新石器後期，河南文化所及之處，乃受西方文化之影響頗烈。其藉以交通者，當爲一自然便利之孔道。故於土產單色犓製之陶器外，更輸入製作精美彩陶之術。仰韶村彩色陶器所以少於甘肅者，實由於此。惟此居於甘肅而授河南民族以製精陶之術者，則恐非中國民族之先民，而或爲一種土耳其族。蓋欲使吾人認彼等爲眞正中國民族，實尙缺少種種之特徵也』。（見甘肅考古記）然經步達生氏（D. Black）由遺骨證明甘肅古人民亦爲原形中國派，故此說不能成立。

（九）蒙古說——美人安得魯（R. C. Andrew）及奧斯朋（H. F. Osborn）於一九二二探險蒙古，探尋古人類遺跡。其後著蒙古或爲人類發祥地一文（Mongolia Might be the Home of Primitive Man）其理論謂蒙古爲世界古動物發生地，動物旣生於斯，人類或卽發祥於斯。唯探

險五次未得人類遺骸，故無確證。

（十）新西來說——最近有根據史前遺址之發掘而重新證明中國人種文化西來者其方法異於以前之西來說，故另立一派述之。

（甲）遺址

（1）仰韶村：民國十年地質調查所安特生(C.G. Anderson)師丹斯基（O. Zdansky）等於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秦王寨、不召寨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址爲古人類所住村落。遺物有石斧、石鑿、石錛、石刀、石環、石鏃、骨椎、骨針、骨鏃、罐形陶器、豆形陶器、尖底器、彩色陶盆、陶鉢等。發表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彙報內）河南石器時代之彩色陶器等報告。

（2）沙鍋屯：民國十年安特生等於遼寧、錦西縣、沙鍋屯發掘得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一。遺物爲石斧、石鏃、石環、石鈕、石珠、骨針、骨錐、骨鏃，陶器單色者，有鬲碗盆礶破片，彩陶亦爲破片，人骨四十二具之不全骨骼。發表報告名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

（3）甘肅：安特生復於民國十二年至十三年在甘肅、貴德縣、導河縣、寧定縣、鎭番縣、青海

沿岸發掘葬地遺址住地遺址等，分爲六個時期，前三者爲新石器時代至石銅器過渡時代，後三者爲銅器時代。遺物石器甚少，陶鬲在後三期方有之，又有彩陶甕等。出版甘肅考古記。

（乙）分期安特生總括上舉諸地遺址，分屬六期：

（1）齊家期：原址在甘肅齊家坪，故名。陶器尚無彩色者。無人骨。年代約當公元前三五〇〇—三二〇〇年。

（2）仰韶期：原址在河南、仰韶村。遼寧、河南全部及甘肅遺址一部皆屬此期。（其後李濟在山西、西陰村發掘石器時代遺址亦屬此期云）年代約爲公元前三二〇〇—二九〇〇年。

（3）馬廠期：由甘肅、馬廠沿得名。陶器略異上期。年代爲公元前二九〇〇—二六〇〇年。

以上三期爲新石器時代後期至石銅器過渡時代。

（4）新店期：以甘肅、新店得名。陶器與前期異，且有銅器。年代在公元前二六〇〇—二三

〇〇年。

（5）寺窪期：以甘肅、寺窪山原址得名。銅器更多，年代爲公元前二三〇〇—二〇〇〇年。

（6）沙井期：以甘肅、沙井得名。銅器精而且多。年代在公元前二〇〇〇—一七〇〇年。以上三期屬銅器時代。

安特生據以上之發見，推論中國史前陶器與西方相類，且似即由西方傳來。

「仰韶陶器中，尙有一部分或與西方文化具有關係者，近與俄屬土耳其施坦相通，遠或與歐洲相關；施采色而摩光之陶器，即其要證。此項陶器於仰韶層中發見極多，雖殘破不全，而大概形態不難推見。其器體積不大，形式簡單，多作碗狀。其所用陶土之質，較他種陶器所用較細；器質頗薄；工作精美，面多磨光，紅地施以黑白花紋。與此相似之陶器，歐洲新石器時代或其末期亦有之。如意大利之西西利島、北希臘之啓龍尼亞（Choeronia）、東歐之格雷西亞（Glacia）俄國西南部鳩城（Kiew）附近之脫里波留（Tripolje）；其尤有意味者，厥爲本伯利（Pumpelly）在俄屬土耳其斯坦、阿思嘉巴（Askabad）附近安諾（Anau）地方所發見之

，陶器比各處之陶器，固各自有其特點，然取以與仰韶陶器相較，則皆有相似之點，而以安諸爲最。夫花紋樣式，固未必不能獨立創作，彼此不相連屬。然以河南與安諸之器相較，其圖形相似之點，既多且切，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以爲兩地藝術彼此流傳，固未可知也。」

（中華遠古之文化）

「吾人就考古學上證之，亦謂此等著采之陶器，當由西來，非由東去也。蓋據郝伯森氏云，浩魯氏已證明巴比侖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卽有多采陶器，仰韶陶器有與三代銅製鼎鬲相逼似者，且當時陶工已用磨輪，皆足證明其時代當與中國有史之時相去不遠，當在去今四五千年前之間，是卽遠在巴比倫之後。如果出於流傳，則必自西東傳矣。使他日可證明陶器之術來自西方，則其他文化或種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輸入。」（中華遠古之文化）

英國倫敦博物院郝勃森氏（Hobson）且謂此種陶器係由巴比侖傳來。

「紅陶器帶黑色采紋顯與近東石器時代諸址所發見者同屬一類。……似可謂此種陶業創始於巴比侖，後乃四出流傳。中國地處極東，達到之時日，自當較後」。（中華遠古之文化）

安特生更進而推論中國民族或係在新疆或其附近時受西方影響而開化，後乃東移於中原。加爾格林（Karlgren）述安特生之說謂。

「安氏之言曰：「由地理環境上之分析，確示新疆爲吾人最後決定仰韶問題之地。因吾人於此，可以識別一種蒙古利亞民族，當新石器時代，曾受西方文化之影響，亦或受西方人種之影響，生息繁衍，漸至務農，文明因而大進，是爲中國歷史上文化之始。然此種文化確實之發源地，非於新疆詳加研究不能判定。但就河南採集所得，雖覺此種文化之行程，實可由中亞細亞經南北兩山間之孔道，東南達於黃河、河谷，以至現代甘肅之蘭州」。依安氏之主張，則中國文明之基礎當此種民族奠居新疆之時，即已建設。而其文化主要之特性，則因遷移而流入中國。安博士更綜述其暫定之結論如下：（見一九二四年 Ymer 第三四頁）種種事實，如其遺址（指甘肅新石器文化之遺址）所示定居之農業，如文化層之豕骨，如雕刻之方法，皆與仰韶村及中國史乘相符：凡此皆所以示此種文化（指甘肅新石器文化）之主人翁，實爲中國史前之民族。此種文化其於中國本部之西北特爲發達，且雜有西方文化之表徵，似更予吾人歷

來之設想以根據。即謂彼中國人種最早之進化，當在亞細亞之內部，略如中國之中新疆或其附近一帶』。（甘肅考古記）

至於以上遺址所得之人骨由解剖學專家步達生氏取與現代華北人骨比較研究，斷定其同屬一派。

『故吾人比較研究之結果頗不易避去「沙鍋屯仰韶居民體質與現代華北居民體質同派」之結論』。（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

『在沙鍋屯及仰韶遺骸之報告中，我當證明那兩組骨骸所代表的人民之體質與現代當地居民之體質同屬一派。假如所證果實，則仰韶、沙鍋屯居民之體質與史前甘肅居民之體質亦相似，蓋三組人之體質均似現代華北人，即所謂亞洲嫡派人種也』。（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

（十一）土著說——初有法人羅蘇彌(Leon Rossomy)於一八六二年最先提倡此說。英人洛斯(G. Ross)著中國民族之起源(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 1916)贊成之。威廉氏亦言

『中華民族發生於中國本部，此說爲多數著名學者所主張』。英人羅素謂『中國文化乃歐洲以外完全獨立發展者』。韋爾斯於世界史綱內亦言『中國文化似爲自然發生未受他助』此言雖專論文化，然文化與種族有聯帶關係，故亦近於民族土著說。安特生氏發見遼寧、河南與甘肅文化之相似，推論其由西而東，然論者有謂其亦可以推論爲自東而西者。且步達生固斷定以上諸地之古人類與今之住民同屬一派，故亦可證明土著之說。如金兆梓中國人種及文化之由來即詳論此意。

按上述安特生等之發見均屬新石器後期及銅器時代，因與歷史時代相近，故對於中國民族之起源關係較爲密切。此外尚有舊石器發現於河套、寧夏、榆林、河北之宣化等地，故知在中國自甘肅以東至河北均有舊石器時代之文化。其文化同於歐洲之舊石器中期約在四五萬年前。其時之人類遺骨則未有發見，然世界人類之大別如高加索種及尼革羅種在舊石器後期方始萌芽其年代約在二萬五千年前，蒙古利亞種大約亦在是時，大種中之分支自然更屬以後之事。中國人民主幹之華夏系不過蒙古利亞種中之一分支，其起源無需遠溯至舊石器時代。然如在舊石器時代中國北部已有人類，自然不能即斷定以後之華夏系人必爲外來而非由土著之舊石器人類演進而

成。至於最近復於北京發現「北京種之中國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 或簡稱「北京人」(Peking-Man) 之遺骨，則因其形體極爲原始，年代極爲荒遠，不能斷定其與後來蒙古利亞種之關係，故更不能爲推測華夏系起源之助，惟亦與上述舊石器時代人類同可推論中國居民亦有由土著發生之可能性也。

按以上諸說中巴比侖說已爲學者所棄，埃及說淪於荒唐，印度說出於種族偏見，印度支那說已自行放棄，中亞說範圍廣泛，不專論中國民族，新疆說無確證，甘肅說亦同，土耳其說與實際骨骼之研究相反，蒙古說亦未得確證。新西來說指明中國史前文化特質如陶器等與西方相類亦非無據，惟若謂文化及人種必由西東來則頗涉牽強，無怪反對者之攻擊。然諸說之中究以新西來說之主張者曾切實發掘地下材料，方法較前此諸說進步甚多，且結論至少亦有一部分可用。土著說初亦無確證可據，唯最近北京人之發現增加力量不少。將來關於此問題之答案大抵以後二說較有力量或二說之折衷似更有希望也。

茲試由歐洲之史前人類史實以推論我國之史前人類。歐洲在舊石器時代中期卽約五萬年

前有尼安特他耳人（Neanderthal Man）其人形狀尚屬「原始的」，與現代種族無關。至於舊石器後期卽約二萬五千年前有二種古人類，均屬「眞人類」（Homo Sapiens）一名克羅麥囊種（Cro-Magnon Race）一名格林馬底種（Grimaldi Race）。據專家研究前一種人有歷史時代之高加索種卽白種（Caucasian Race）之特徵。似卽爲其祖先。後一種有尼格羅種卽黑種（Negroid Race）之特徵，亦似卽爲其祖先。祇有蒙古利亞種卽黃種（Mongolian Race）之祖先未有確實之發現，至新石器時代卽約一萬年前之古人骨骼則其形狀與歷史時代相同，可見種族之分歧已定。由此觀之蒙古利亞種人之祖先如與白黑二種同時發生，則其年代約在二萬五千年前。至其發生地方因歐洲不見，而亞洲有北京人之發現，且歷史時代蒙古利亞種人多在亞洲，故其祖先之發生似應在亞洲。至在亞洲何部分，則有史以來亞洲西部卽爲白種人所居住，自地中海東岸至於新疆皆有之，愈在西部愈純爲白種人。如北史于闐傳卽言『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顏師古漢書注云『烏孫人青眼赤鬚』此種體質皆爲白種人之特徵。有史以來如此，有史以前若非有極大之民族遷徙，則蒙古利亞種人必原在新疆以東，然則蒙古利亞種人之祖先殆卽發生於新疆以

東之地。今試再推測蒙古利亞種人於二萬五千年前發生於新疆以東之地，其後經萬餘年而至新石器時代開始（約照世界他處情形而言），在此期間蒙古利亞種人因生齒日繁散佈各地，因環境或其他條件之不同而漸生差異，終至分歧為諸族如匈奴、東胡、氐羌、華夏等族。此蒙古利亞種祖先之發生地究在新疆以東一帶地之何部，尙不能明，故諸支族之起源地及遷移路線亦不能明。

今再借用人類學家之文化區域(Cultural Area)法以推論蒙古利亞種祖先之發祥地，亦卽諸支族所從出之中心地。文化區域法謂文化之傳播若不受阻礙則其向周圍各方之發展必趨於平均。而其發起地常在中心點。（見 Wissler: Man and Culture 孫本文社會之文化基礎）此雖指文化而言，然文化與人種有連帶關係，似亦可借用以討論人種。今先就新疆論之，新疆自東部高昌以西皆為高加索種人，如于闐、龜茲等皆是，不特青限赤鬚之烏孫也。故新疆已在蒙古利亞種之西方邊境，而非其中心點。至於其東方邊境則尙非亞洲極東，因美洲之土人亦屬蒙古利亞種之分支，故其邊境乃在美洲。新疆之西尙有發展餘地，若蒙古利亞種發祥於此，何不東西並出，而乃獨向東進，不向西行？由此觀之蒙古利亞種之發祥地若無特殊情形似應在新疆至美洲之半途，卽亞

洲之東部。且北京人亦卽發現於此範圍內，故似有可能也。以上不過就文化區域法推測之辭，欲求確證全賴地下之史前材料，今者史前考古事業方在萌芽，此種材料發見尙少，解決此題尙須時日，推論者不能過事冥想也。惟是種族之分歧常由環境影響而後成，其初由母地分出之時想亦無甚差異，殆居住一地既久，方漸與他地他族發生歧異，而支族以成。簡言之，移居應先於支族之成立，支族之成立應在移居之後。故蒙古利亞種之發原地卽能確定，亦不能卽指某支族先在該地成立，然後移居某處也。

華夏系參考書

（甲）名稱之起源

一　書

二　左傳

三　說文解字

四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氏叢書別錄）

五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六　張星烺：支那名號考（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二冊）

七　高桑駒吉：中國文化史：中國國名的起原

八　陳登原：中國文化史：國名詮釋

九　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國史上之分類，國家種族之定名

一〇　姜亮夫：夏殷民族考（民族一卷十一、十二期，二卷一、二期）

一一　陳鐘凡：華夏考原（國學叢刊一卷二期）

一二　陳去病：中華民族釋義（國學叢刊一卷四期）

一三　梁園東：中國民族之名稱（大夏一卷八期）

一四　梁園東：華夏名稱及其種族考原（大夏一卷六期）

一五　溫雄飛：支那名號譯音溯源考（新社會科學一卷二期）

一六　Morgan：古代社會

（乙）種族之起源

一　蔣智由：中國人種考

二　章太炎：序種姓篇

三　章鴻釗：漢族起源近說（在三靈解後）

四　丁　謙：中國人種從來考（穆天子傳地理考證後）

五　Maspero：中國文化之原始（中法大學月刊四卷三期）

六　繆鳳林：中國民族西來辨（學衡三十七期）

七　繆鳳林：中國民族由來論（史學雜誌二卷二、三、四期）

八　張國仁：中華民族考

九　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第一冊

一〇　金兆梓：中國人種及文化之由來（東方二十六卷第二十四期）

一一　陳邅凡：文字學上之中國人種起原考（國學叢刊一卷二期）
一二　屠孝實：漢族西來說考證（學藝二卷一、二期）
一三　何炳松：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東方二十六卷第二號）
一四　何炳松：中國文化西傳考（中國新論一卷三期）
一五　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在地質彙報內）
一六　阿　恩：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
一七　安特生：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
一八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
一九　步達生：奉天沙鍋屯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
二〇　李　濟：西陰村史前遺存
二一　李濟等：安陽發掘報告
二二　Stephenson：亞洲原人時代之研究（科學九卷八期）

二三 趙曾儔：證明中國文化起於三萬年以前（民族週刊一）
二四 濱田耕作著汪馥泉譯：東亞文化之黎明
二五 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
二六 衞聚賢：中國考古學小史
二七 曾松友：中國原始社會之探究
二八 梅原末治著胡厚宣譯：中國青銅器時代考
二九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三〇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三一 陳登原：中國文化史卷一
三二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卷一
三三 高桑駒吉：中國文化史
三四 林惠祥：世界人種誌

三五　Ross-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

三六　Osborn, H. F.-Mongolia Might be the Home of Primitive Man.
（北京英文導報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

三七　Andrews, R. C.-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三八　Haddon, A. C.-Races of Man.

三九　Buxton, L. H. D.-The Racial History of Man.

第四章　東夷系（漢族來源之二）

夷或曰東夷，以其居於華夏系之東也。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東夷一名詞有廣狹二義，狹義專指秦以前居今山東、江蘇安徽等省自淮以北沿海一帶之異民族。廣義則爲秦漢以後版圖擴張，在境內之東夷已歸同化，因別指滿洲、朝鮮、日本、琉球等族爲東夷。日本八木奘三郎謂前者爲舊東夷，後者爲新東夷，（環居渤海瀕海之古代民族）。由中國民族史言之，自應以狹義者卽舊東夷爲範圍。狹義之東夷自上古時卽與華夏系並居中國，周初頗強，後屢受王室及齊魯之擯斥遂漸衰，楚及吳越興起受其役屬，秦滅六國後竟散爲民戶，自是完全同化於華夏系。

東夷之種類常號爲九。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書旅獒）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上論）

然禹貢所舉祇有青州之嵎夷、萊夷、冀州揚州之島夷、（或鳥夷）徐州之淮夷四種。後漢書據竹書紀年乃詳舉九夷之名，後復加藍夷一種是竟爲十矣。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後漢書卷一一五）

『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卽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卽位方夷來賓也。』（同上注）『至于仲丁、藍夷作寇。』（後漢書卷一一五）

竹書紀年及後漢書所舉之夷多以色爲別，如春秋之白狄赤狄，今之白苗黑苗然。白苗黑苗係以衣服之色爲別，非眞正人種上之區別，故上舉之白夷赤夷等，恐亦不過爲類此之區別。且增加藍夷一種，更不合九夷之數。上舉周書旅獒九夷句下蔡注謂：『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信言其非一而已』故夷數非必爲九，九汎言其多也。古代人種部落繁多，華夏之人所知有限，何能一一指數確斷其爲九種乎？且後漢書之九夷或謂均屬淮夷，是淮夷一種卽分爲

九文也。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墨子非攻中）「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孔疏云：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餘，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按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即淮夷，非海外東夷也。書敘云：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服。商蓋即商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成篇云：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尙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文選李斯上秦始皇

書，說秦伐楚，包九夷，制鄢、郢。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夷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考矣。』（孫詒讓注）

由此言之東夷所包實較九夷爲廣，九夷不過其淮泗之一種而已。玆略舉關於此諸夷之古記載於下：

『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後漢書卷一一五）

按此段總述東夷之起源至於分居淮水及泰山之間。

（1）隅夷——在古青州、或謂卽在後之登州地。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書堯典）『嵎夷卽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同上蔡註）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書禹貢）『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北距岱，岱泰山也。嵎夷

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爲之封畛也』。（蔡註）

（2）萊夷——萊夷亦在古青州，後萊州地。其人原爲齊國土著，其初能與新來之齊君爭，後卒爲齊所滅。管仲傳卽出其族，可見一部分久已同化，唯春秋之末齊尙用其人以脅魯君，此必其較爲蠻野者。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禹貢）『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卽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蔡註）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尙父於齊營丘。……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史記卷三二）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春秋襄六年）『前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以馬牛百匹賂齊寺人宿沙衞而還。其年秋齊召萊子使從齊宗婦之會魯葬者而萊子不至。因使宴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圍萊築堙環萊城而傅於堞，遂入萊。萊共公奔崇、晏弱圍棠而滅之、遷萊于郳，

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高厚、崔杼定其田』。(毛檢討春秋傳)

『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刧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軍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左傳定十年)

(3)淮夷——在古徐州之地，近淮水。其人似甚衆故分爲九夷。在周初數與齊魯爭戰，又助管蔡抗周。周宣王、厲王、齊桓公、魯僖公、均有事於淮夷，直至春秋之末猶未完全同化於華夏系。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夷蠙珠曁魚』。(禹貢)『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蔡註)『鄭康成曰，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尚書今古文注疏)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甲戌，我惟征徐戎，……』(書費誓)『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

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蔡註）

『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史記卷三二）

『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後漢書卷一一五）『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旣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同上註）

『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後漢書卷一一五）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詩韓奕）『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同上朱註）

『桓公……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國語齊語）

『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詩閟宮）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憬彼淮夷，來獻其琛。……」（詩有駜）閟宮有駜二詩頌魯僖公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中」。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春秋昭四年）

「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郤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後漢書卷一一五）

（4）徐戎——又稱徐夷、與淮夷同在徐州。以其勇悍故曰戎。周初合淮夷侵魯。（見上舉費誓）周康王時其君稱王。穆王時史言其被滅於楚，然其族仍在。周宣王復大舉征之，是後遂平服。至春秋之末乃服於吳。「徐戎強於淮萊而衰亡亦較遠者，殆以逼近諸夏，不如邊遠者之能苟延」。（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

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後漢書卷一一五）

『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詩江漢）此詩美宣王伐徐戎也。

『徐人取舒』。（春秋僖三年）

『楚人伐徐』。『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楚人敗徐于婁林』。（春秋僖十五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春秋僖十七年）

『徐伐莒』。（春秋文七年）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春秋昭三十年）

（5）島夷——又作鳥夷、經注有謂爲善捕鳥者，冀州揚州皆有之。

「冀州……島夷皮服」。（禹貢）「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蔡註）「史遷島作鳥，馬融曰鳥夷國鄭氏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尙書今古文注疏）

「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禹貢）「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棉之精好也，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蔡註）

「注：鄭康成曰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貢一作鳥」「疏：鳥夷、漢志作鳥夷。顏師古注云東南之夷善搏鳥者。後漢書度尙傳云：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注云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則唐時尙作鳥夷。鄭注見書疏云下溼衣草服者。說文衰草雨衣秦謂之草。越語云譬如衰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云。貢其服給天子之官者。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卉服共給官用也。爾雅釋草云卉草」。「注：鄭康成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卽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疏：鄭注見

史記集解及詩疏以爲貝錦者爲實篚之物且與織連文，知非水貝，詩巷伯傳云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云士不衣織者，玉藻文』。（以上均見尚書今古文注疏）

日本尾崎秀眞著臺灣古代史綱言島夷卉服卽指臺灣番族，蓋以卉服與織貝極似臺灣、番族之物。『番族之衣皆屬麻質，卉服或卽指此。織貝二字古註多不明瞭，或以爲卽是錦衣，然貝字終不能明，今考番族自古卽以貝殼製成小粒扁圓珠，以爲貨幣，並縫綴於麻質之衣服上，以爲盛粧之服』。（林惠祥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橘柚亦唯今福建臺灣產者最佳。且臺灣之番人亦卽是島夷。然此說甚奇。禹貢若果著於虞夏似不能知臺灣之事，否則或江浙海島古時亦有島夷而其人亦有「織貝」者。總之織貝二字之解釋古註實不明瞭，而與臺灣之貝珠衣極相近似，此亦一大異事也。

（6）介夷——滅於齊。

（7）根牟夷——滅於魯。以上二者皆不見於經。（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附貉

（一）貉與貊通，又有濊，濊貉等稱。貉爲今高麗人之祖不在今之中國民族內。其人猶安南人然，政治上不能稱爲中國民族之一，然在民族上甚爲密切，其密切之故卽因歷史上曾爲中國之一部分，文化上受中國影響甚多，而人種上亦多容納中國之移民；此在高麗尤較安南爲甚。

上古時貉族似與中國人住地更爲接近，故古書上常言及之。惟其後此族漸與中國遠離，祇居於朝鮮半島、自成一族。朝鮮半島固多受中國之移民而鮮移出於中國、然亦因被遷及歸附略有影響於中國之人種。

此族所居之地，史記言「燕北迫蠻貉」，蓋在燕之北；復由詩言「至于海邦淮夷蠻貉」推之，必在東方濱海之地，淮夷、徐夷之北，淮夷、徐夷以及他夷所在之地多在今山東、江蘇，其北卽今河北沿海，蓋卽燕之東北，古代貉族或有住於此者後以華夏系之開拓乃被逼而退卻或同化。貉非小族，其後在南滿者有夫餘，在朝鮮者有東濊、沃沮、句驪、百濟等國。可見其初時散佈必甚廣，西至中國之東北海濱，後乃退卻而祇居於朝鮮半島。

東夷之種屬至今未明，貉之住地既與夷接近，在種族上不知有無關係？在古史上亦以貉屬東夷卽廣義之東夷，正確言之，固不能卽目爲同類，然由間接推之，亦似有關係可言。孟子言舜、東夷之人也，今人推得舜爲殷人之祖，殷人爲東夷，與於東方，而殷亡後箕子東走朝鮮，朝鮮亦爲殷民族所居云。如姜亮夫夏殷民族考卽云『東夷、淮夷等或者還是殷之先民也難說定』，『殷是古東方民族的族名，本字當作夷』。其所舉之證據爲說文訓夷爲東方之人，太誓有『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之語，墨子非命上引太誓『紂夷處不肯事上帝』，殷亡後東夷助武庚叛周，夷字爲射字之分化字，而殷人射狩之事甚盛云。至於殷與朝鮮之關係，其證據據姜氏所舉爲箕子王於朝鮮，朝鮮人之傳說『頗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話相近』，而『當時的遼東、朝鮮半島或還未成深洋』云。按殷爲東夷之說證據頗多，太誓之『受有億兆夷人』一語甚爲明顯。至於殷人與朝鮮民族之關係則證據尙未充分。依此說則夷與貉爲同族，若果不誣則從來不能解決之東夷種屬問題卽可解決矣。今雖未能決定，然亦可視爲一種假說以供參考也。本書以貉在今日非中國民族，而在古時則與中國頗有關係，雖不必列爲中國之一族，然亦應略述其古代與中國之交涉；而此族與中國諸族中唯

東夷似較有關係，故附於東夷之後。

（二）古代之貉——貉在中國古書常言及之，故知其古時與中國必相近而多接觸。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詩韓奕）

「追貊夷狄之國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朱註）

此韓國爲周初所封，後滅於晉，由詩觀之，其初封時似令其治追貊之族，由此可見貊與中國發生關係甚早也。

詩閟宮（已見上文）頌魯僖公之功而言淮夷蠻貊莫不率從，亦可見其與中國有關係。

貉爲春秋戰國時人所常言，觀於孔孟之言而知之。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貉之邦行矣」。（論語）

「子之道，貉道也。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孟子）

（三）朝鮮——殷亡王族箕子王於朝鮮，古書言爲武王所封，不過文飾之語。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漢書地理志）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十二祀來朝」。（太平御覽卷七八〇引尚書大傳）

古朝鮮之地何在，頗有異說。姜亮夫以爲「朝鮮本殷民族的分佈之地……而當時的遼東、朝鮮半島或者還未成深洋其交通的道路不必起程于山海關一帶」。（夏殷民族考）呂思勉則以爲「朝鮮初地……必不在今朝鮮境，度其大，較當在燕之東北，與貉雜居，或竟以貉爲民，貉族文化多同於殷，蓋自箕氏有國以來所漸染」。（中國民族史）箭內亙之東洋讀史地圖中戰國時代圖，以朝鮮爲在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西北一部分，其北爲濊貊。按箕子既由中國東去，遼東半島最先到，且遠在周版圖之外，自然可以占有之，若以此爲未足再向東略，當時實力想不甚充（或云五千

人）自然亦祇以朝鮮半島之西北部爲限。其人民當時在遼東半島者似爲貉族。至貉與殷人關係如何殊難斷定。若不同族則是箕子侵入而役屬之，若同族則爲返其故國矣。

箕氏之朝鮮傳四十餘世乃被奪於衞滿、衞氏不數傳，於漢武帝時被滅，分置四郡。

『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衞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三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後漢書卷一一五）

自此以後爲中國統治者約四百年，至於西晉末高句麗興乃獨立，唐初雖滅高句麗收爲郡縣，然不久其地復爲新羅、渤海所占，渤海旣亡高麗遂統一全半島。

朝鮮人之移入中國以唐平高麗、百濟時爲最多。太宗時卽授其酋長三千五百人以官而遷之內地。（唐書）平高麗後遷其民三萬八千三百戶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通鑑紀事本末）其後復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隴右諸州。（唐書）平百濟後亦徙其豪傑於徐、兗、營、諸州。（通鑑紀事本

末）

（四）夫餘——夫餘爲貉族之國，地跨滿洲南部及朝鮮北部，介於肅愼及東胡之間，後即爲肅愼之渤海所滅，故於上二系似有種族上之影響故略述之。夫餘於東漢、建武二十五年始通中國，終東漢世無大關係。後漢書述其風俗頗詳。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爲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矢刀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後漢書卷一一五）

東漢末夫餘服屬遼東、公孫度以宗女妻之。三國魏志增加下列數條。

『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志卷三十）

晉世爲鮮卑慕容廆所破，其人民常被掠賣於中國，此於人種上亦有關係。

『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明年夫餘後王依羅……得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晉書卷九十七）

以後諸史皆無傳。推魏書高麗傳言夫餘爲勿吉所逐，餘民遷於高麗境內，又新唐書言渤海、靺鞨之地內有一部爲夫餘舊地，蓋即併於渤海矣。

東夷系參考書

一　書：禹貢、堯典、費誓、旅獒

二　詩：江漢、有駜、閟宮、常武

三　春秋僖十四年、昭四年、昭十三年、襄六年

四　左傳孔子相夾谷

五　國語齊語

六　論語上論子罕

七　史記卷三二齊世家

八　漢書地理志、島夷

九　後漢書卷一一五東夷傳

一〇　顧棟高春秋四裔表

一一　孫詒讓墨子閒詁非攻中篇注九夷

一二　八木奘三郎著，張傳瑞譯環居渤海灣之古代民族（禹貢四卷二、十二期）

一三　李長垣東北原始民族和中國本部人民在人種上的關係（新亞細亞十一卷四期）

一四　姜亮夫夏殷民族考（民族一卷十一、十二，二卷一、二期）

一五 林惠祥：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

附 貉族參考書

一 詩：韓奕閟宮
二 論語
三 孟子
四 史記：朝鮮列傳、宋微子世家
五 後漢書：卷一一五
六 魏志：卷三十
七 晉書：卷九十七
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七四唐平遼東
九 太平御覽：卷七八〇
一〇 姜亮夫：夏殷民族考（民族一卷十一、十二期，二卷一、二期）

一一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一二　呂思勉：貉族考（中山文化教育館創刊）

一三　君度：中國歷史上之朝鮮半島

第五章 荆吳系(漢族來源之二)

(一)荆人所立之國爲楚。其族至春秋時尙自居於蠻夷,自別於「諸夏」或「中國」;諸夏亦稱之爲蠻荆或荆蠻。

『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史記卷四十)

『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史記卷四十)

『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乎矣?」曰「未嘗爲寶,……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國語楚語)

『成王惲元年,……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鎭爾南方夷越之國,無侵中國」。』(史記卷四十)

『當成周者南有荊蠻，……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國語鄭語）

『吳王夫差……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國語吳語）

『靈王……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惟晉近我遠也」。』（國語楚語）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删之與？非也。……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日知錄卷三）

『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者始於莊之十年，曰荊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荊而不與其人也。……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而不書師。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日知錄卷四）

楚之先世，史謂出自黃帝之孫顓頊高陽，然此不過為一則神話。所謂『能光融天下』之祝融似為楚人所祀之火神，『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更為離奇不可解之傳說。又謂『其後中微……弗能紀其世』。更可知以上皆無實證。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史記卷四十）

『楚……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史記卷四十）

楚人又自言其較近之先祖鬻熊爲周文王之師，其裔熊繹始封於楚，此亦不過假託而已。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大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史記卷三十）

『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

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史記卷四十）

『黃我先君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左傳昭十二年）

楚人雖自言周初始封於楚，然殷代已有「荊楚」，殷人曾伐之，見於殷武之詩。故所謂鬻熊之事迹亦不甚確實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後；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詩殷武）『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朱註）

周宣王時命方叔征「蠻荊」，詩人頌之，視「蠻荊」與「玁狁」爲等夷。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詩采芑）『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方叔

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朱註）

大抵荆楚原爲南方民族，至少自殷中葉即奠居江漢之荆山一帶，其都丹陽或謂即今之宜昌府歸州。自殷至周初屢受攘斥，至周衰乃拓展其疆土，西伐庸，東侵楊粵，南啟濮，進而侵伐江淮間諸小國，先後滅鄧、英、蔞、六、蓼、庸、舒、陳、蔡、杞、莒、越等五十八國，並收越所滅之吳。（陳漢章中國上古史）

「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左傳僖二十八年）

「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國語楚語）

「春秋之世楚之經營中國先北向而後東圖，其所呑滅諸國未嘗越洞庭湖以南一步」（春秋大事表四）

楚之風俗文化亦頗有異於諸夏其語言人名宗教政治均甚特別。然因其北上發展單與諸夏發生關係剪滅諸夏小國，競爭中原霸權其文化蒸蒸日上不久遂同化於諸夏，至春秋之末人才輩出，竟爲春秋諸國之冠。

「孟子斥楚之許行爲「南蠻鴂舌之人」，是武昌襄陽一帶土語中原人便不了解……楚吳

越狄之人名地名爲熊渠、執疵、熊摯紅、壽夢、闔廬、夫差、句踐、鬬穀於菟、皋落、廧咎如、……等等似各組中多複音語系與諸夏之純用單音語者不同也。……直至戰國時楚人猶以特信巫鬼聞」。（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春秋時人材惟楚最盛，其見用於本國者……其波及他國者……」（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二）

（二）與楚相近者尚有舒，荊舒常並稱，故詩閟宮云「荊舒是懲」。其所建國有舒蓼、舒庸、舒鳩等合稱羣舒，後皆滅於楚。

（三）吳之君主雖相傳爲泰伯之後，然其人民亦爲斷髮文身之異族。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史記卷三十一）

「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

也。』（日知錄卷三）

吳之君長出於泰伯。不特吳人自言，當時他國亦承認之如黃池之會時晉使對吳假託周天子之言稱吳王爲伯父。云：

『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國語吳語）

故吳之開國之祖是否爲中國之人『雖帶半神話的性質吾輩亦無反證以否認之』（梁任公語）。然至多亦只能謂其君長爲中國之人而已，其人民固明屬蠻夷。且吳之君長之人名如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柯盧、周繇、屈羽等殊異於諸夏之人名，故縱爲中國之人亦已同化於蠻夷矣。

至吳之人民究屬何種族?梁任公謂『吳俗斷髮文身其族系與楚較近抑與越較近尚難斷定』。然史記明言『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是其人明爲荊蠻且史記又言『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越所以不能收吳在江淮北之地而反爲楚所得。或因其人異於越，而本與楚同爲荊蠻也。

中國史上所記漢族與異族第一次之戰爭卽黃帝與蚩尤涿鹿之戰。黃帝爲漢族之領袖，蚩尤爲九黎卽苗族之酋長。以後歷朝皆常與苗族爭戰。茲先看古書所記：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㠯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史記五帝本紀）

『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書呂刑）

『霸天下，黃帝所伐者』（鄭玄呂刑正義釋蚩尤）

『九黎之君』『九黎民之君。』（高誘註秦策釋蚩尤）

『蚩尤作兵伐黃帝。』（山海經）

「蚩尤受金作兵。」（管子）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銅頭鐵額。」（史記五帝紀正義引龍魚河圖）

「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也。」（禮記緇衣正義引鄭注呂刑）

「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楚語）

「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呂氏春秋）

「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郭璞山海經註）

「竄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書堯典）

「遏絕苗民。」（書呂刑）

「三危既宅，三苗丕敍。」（書禹貢）

『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史記五帝本紀）

『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韓非子）

『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史記吳起傳）

由於以上諸記載之湊合，發生各種解釋茲略舉近人之說於下：

（1）以苗爲卽後世之蠻或苗者：

梁任公云：『據漢儒說黃帝所討伐之蚩尤卽苗首長，此屬神話性質，且勿深考。但據書堯典皋陶謨禹貢呂刑皆言苗事至再至三，則在古代爲我一勁敵可想。大抵當堯舜禹之際，苗族已侵入我族之根據地，故以攘斥之爲唯一大業。……經累代放逐之後其族愈竄而愈南。……至春秋時謂之蠻。』（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王桐齡云：『當四千年前……現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已經有苗族占領，此族之國名爲九黎，君主名蚩尤。當時同漢族共主炎帝榆罔氏大起衝突，擊敗榆罔兵……幸而漢族中有一大英雄，姓公孫，名軒轅，迎擊蚩尤，敗其兵，殺之。……史書上稱之爲黃帝。』（王著中

國民族史頁四）

勃林頓（D. G. Brinton）言『血族純粹之漢族自以為五千年前來自崑崙，沿黃河長江之源而入中國西北之陝西省，於此處遇一野蠻民族，即猓玀及苗子，而征服之或放逐之，然後沿河流而進，遂至海濱之沃壤。漢族之信史約起於紀元前二三五〇年。』（Races and Peoples 1890 由苗族調查報告轉引）

鳥居龍藏言：『當漢族未入中國以前，中國之中部及南部，本為苗族所居，至漢族移入後，漸與苗族接觸』。（苗族調查報告）

（2）以三苗為非即今之苗族者：

章太炎云：『尚攷苗種得名其說各異。大江以南，陪屬猥仳之族，自周訖唐通謂之蠻，別名則或言獠言俚言陸梁，未有謂之苗者。稱苗者自宋始，明非耆老相傳，存此舊語，乃學者逆據尚書三苗之文以相傅麗耳。漢時諸蠻無苗名，說尚書者固不以三苗為荊蠻之族。虞書竄三苗於三危，馬季長曰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淮南東務訓高誘註

曰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此則先漢諸師說三苗者皆謂是神靈苗裔，與今時苗種不涉。』（排滿平議，章氏叢書別錄一）

（3）以黎苗爲另一種族者：

繆鳳林云『炎黃之世……南有黎苗。黎苗世處南服。顓頊之前曰九黎，顓頊而後乃曰三苗。（鄭玄說）……然鄭玄韋昭皆以三苗爲九黎之後，書呂刑言苗民刑律宗教皆與中國異。……是黎苗雖非卽今之苗族與諸夏當另爲一族也。……大抵上古之時江漢之區皆爲黎境。……黎苗勢力與諸夏並熾。……然蚩尤爲九黎之君自馬鄭以下無異說。……蚩尤授首夏族遂永酋中土。』（繆著中國通史）

（4）以九黎爲卽現在之苗，但三苗則爲漢族之姜姓而非現在之苗族者：

呂思勉云『苗者蓋蠻字之轉音。……今所謂苗族者其本名蓋曰黎。我國以其居南方也，乃稱之曰蠻，亦書作髳作髦，晚近乃譌爲苗。既譌爲苗，遂與古之三苗國混。三苗姜姓，……

姜爲姬敗乃南走，服九黎之民而君之，時曰三苗。近人既不察今之苗族與古之三苗之別，又不察古之姜姓，其君九黎而稱三苗，實在北方戰勝之後，乃誤以爲初與姬姓戰於北方者卽爲後來之三苗。所用者亦卽爲後來九黎之民；遂有今之苗族，先漢族入中國，後乃爲漢族所逐之說矣。……何以知三苗爲姜姓之國而非種族之名也。……苗者氏族，民者貶辭。……共工三苗皆當時姜姓之雠舜者，實仍姬姜之爭耳。」（中國民族史）

（5）以上衆說紛紛至今尚未解決。古史原多出於後人追作，自難盡信。第蚩尤雖屬神話式人物，但三苗九黎則似眞爲古時之異民族，其族常與漢族爭鬬，三苗九黎或只是部落名稱，而非全民族之總稱，二者或卽爲二個部落，不過其種屬相近，一先一後，故後人認三苗爲九黎之後裔。至於蚩尤是否眞爲九黎之君，甚至是否眞有其人，殊難斷定，不過九黎旣與漢族鬬爭，自然有其英雄式領袖，如蚩尤一類之人物；名之眞假，無甚關係，可不必斤斤討論。此兩部落與漢族鬬爭之結果，在上古時代卽已失敗，九黎先敗於顓頊（？）三苗繼服於夏禹。至於此兩部落若指其卽屬後來之苗族，亦殊難使人相信。此兩部落或可

謂爲屬於南方蠻族，但南方蠻族之中不止苗族一族。直至春秋時代江淮荊州尙有荊舒吳越諸異族，此地以前，亦卽爲三苗之故地。荊舒吳越在後尙非後來之苗族，則在其以前之三苗何能卽指爲後來之苗族？荊舒吳越在當時亦被華夏目爲蠻夷，而彼乃居三苗之故地，卽在華夏系之南方，是則與華夏族有交涉之南方民族殆以荊舒吳越之祖先或其同類爲最近似。各謂別有一族在荊舒吳越等之南，超越荊舒吳越，北與華夏發生衝突，是則殊不近理。故雖不能指三苗之後便爲荊舒吳越，但亦不能超越時間空間較近之荊舒吳越而牽引時間空間較遠之苗族也。總之，黎苗大抵爲異族，但其爲異族之性質最多亦不過同於後來之荊舒吳越，而不致同於更遠更後之苗族。以上所說自然亦爲推測之辭，但此段歷史史料太缺乏，只可存疑而已，殊不能加以確斷也。又姜亮夫夏殷民族考亦謂『帝王史紀說：「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稱三苗爲南蠻而在荊楚，楚亦自稱曰「我蠻夷」，則三苗必爲楚先。又克之於丹水，與楚世家之「熊繹受封於丹陽」同』。此段更可補足上文。

荆吳系參考書

一　左傳昭十二年，僖二十八年
二　國語楚語、吳語、鄭語
三　詩閟宮、殷武、采芑
四　史記卷三十一吳世家，卷四十楚世家
五　吳越春秋
六　顧亭林日知錄卷三、四
七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八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九　穀峯譯文化史上之古代楚國（清華週刊三十八卷十二期）
十　羅爾綱楚建國考（史學十八期）

附　九黎三苗參考書

一　書：堯典、呂刑、禹貢、
二　禮記：緇衣正義
三　國語：楚語
四　呂氏春秋
五　韓非子
六　山海經
七　史記：五帝本紀
八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九　章太炎：排滿平議
一〇　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
一一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

一二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一三　繆鳳林中國通史

一四　錢穆古三苗疆域考（燕京學報十二期）

一五　姜亮夫夏殷民族考

第六章　百越系（漢族來源之四）

第一節　總論

（一）越卽粵字，林語堂云『粵越二字通，以史記南越傳東越傳漢書作南粵傳閩粵傳，可見古「粵」「越」二字相通。古有百粵之目，粵（越）卽一普通名詞，爲南部異族之通稱』。（閩粵方言之來源）越以百稱，明其族類之多，如在春秋時有於越、戰國有楊越、漢有甌越、閩越、南越、駱越、三國時尙有山越、雜居於九郡之山地，足證漢以前百越之多稱爲不誣也。

百越所居之地甚廣，佔中國東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諸省。呂思勉謂『自淮以北皆稱夷，自江以南則曰越』。（呂說兼吳越而言）唯湖南、貴州另有所謂南蠻者在其地。

越族爲華夏以外之異族其事甚明，外族常言之。史記言越王勾踐爲夏禹之後，此不過越人託古之辭。南越王、趙佗自言爲「蠻夷大長」。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此可見越在漢時尙被目爲蠻夷。

（二）越族之文化：越爲異族之證據在體質方面無記載，在文化方面頗有特異之處。（見羅香林、古代越族考）。

（1）斷髮文身：

『越王勾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環拒折之容』。（淮南子齊俗訓）

『越王勾踐，剪髮文身』。（墨子公孟篇）

『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索隱：劉氏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斷髮文身，避龍。……』（史記卷四十三）

（2）契臂：

『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注：契，刻臂出血。……契字，釋名釋書契云：契，刻也。爾雅云：契，絕也。郭註：今江東以刻斷物爲契斷），中國歃血，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淮南子齊俗訓）

編者按契臂爲盟誓與文身之爲粧飾不同，契臂出血，重在血，血在原始心理視爲神祕之物，故可用於盟誓，與中國之歃血同意。

（3）食異物：

『東越海蛤，（注：東越則海際，蛤，文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注：東越、歐人也，比交州，蛇特多，爲上珍也。）姑於越納，曰姑妹珍（注：姑妹，國，後屬越。）且甌文蜃，（注：且甌在越，文蜃大蛤也）。共人玄貝，（注：共人，吳越之蠻。玄貝，照貝也）。』（周書王會解）

（4）巢居：羅香林解爲架木爲屋如現在畬民上層住人下層住畜之木屋，誠然，濕地之居人原多如是也。

『南越巢居，北湖穴居，避寒暑也。』（博物志）

（5）語言不同：

「憐職，愛也。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揚雄方言）

「竘，貌治也。吳、越飾貌爲越，或謂之巧」。（揚雄方言）

「煦煆，熱也，乾也。吳越曰煦煆」。（揚雄方言）

「鄂君子晳（楚王母弟官爲令尹）之泛舟於新陂之中……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壇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以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說苑說善篇）

又越語由漢字譯之，頗不符合，如左傳大夫種之種在國語謂之諸稽郢此種「拼音不密的發音」（羅君語）予謂或由漢語爲孤立語而越語爲膠着語，膠着語最不便以漢語譯之，故漢字一字不足，三字又太多也。

（6）使舟及水戰：越人因在中國東南近水之區，故與水狎，交通以舟楫，戰鬬亦以水勝。

『習於水鬬，便於用舟』。（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中言越人）

『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淮南子齊俗訓）。

（7）銅器：越人善鑄青銅劍，銅鐸（鐸係大鈴）銅鼓。

『薛燭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菫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鈍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越絕書寶劍篇）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杜佑通典）

『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桂海虞衡志）

（三）百越究屬現代何族？至今未有確說。

（1）安南人說：法國漢學家沙畹（E. Chavannes）於所譯史記註謂甌即今安南人。

（2）馬來人說：呂思勉謂『粵者蓋今所謂馬來人』。（中國民族史）呂氏所謂粵包涵
甚廣，百越之外，凡古之東夷、今之南洋人、安南人、暹羅人、朝鮮人、日本人皆在內。

（3）羣蠻說：梁任公謂『百越與羣蠻可云同系，故或亦合稱苗越』。（中國歷史上民族
之研究）

（4）阿利安說：梁任公又云學者有謂越中之閩人『疑為一系之阿利安人自海外漂來
者』。（同上書）

（5）撣族說：李濟謂西南三大族——蒙克麥羣，藏緬羣，撣羣——以外『除非尚有第四
支人，而其人亦有文身之俗者，否則文身俗之蹤跡亦即為撣族之蹤跡』。（The Forma-
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6）以上異說紛紛莫衷一是。古代諸民族以越族之系統最為不明，至今尚有疑問甚多，
略舉於下：今之閩粵人之體質似頗有類於馬來人之處，雖未經測量比較，無充分證據，然

其人之中頗有色棕，面短，眼圓，頰骨大，身材矮者，一見卽令人覺與中原之人大異，而與馬來人相似。故古代越族與馬來人不知是否有關係？馬來人在古代固亦由大陸南下者，唯其在大陸時不知是否有一部分遺留？今之臺灣、番族尙有文身之俗，而其人屬馬來族，其人之容貌亦頗有與今閩粵人相類之處。不知是否與古之越族有關係？臺灣連雅堂著臺灣通史亦云『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流落海上或居澎湖』。今之閩粵江口亦有同於越族之蛋民，不知是否有一部分由越族入海而成。海南島之黎人至今尙有文身之俗，且史記趙世家「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文下索隱劉氏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斷髮文身，避龍」。以珠崖、儋耳之黎人爲甌人，似有所據。故黎人不知是否古越人之被壓逼而移居海南者？以上諸疑問若非由實地測量各族之體質特徵以爲比較殊難解決也。

第二節　於越

春秋之越或稱於越。史言越爲禹之苗裔必爲越人同化於中國以後之假託。在勾踐以前只有二世可考，以上不明，可見開化甚遲。自允常與吳構兵成仇，至勾踐與夫差角勝數十年終於滅吳。此兩蠻族英雄之事迹竟傳播於中國，成爲中國歷史上可歌可泣之史實。史書常載，無須贅述。越自勾踐以後不數傳亦滅於楚，其覆亡不過由於一戰而敗，或因其人數本少原非大國，故不能與泱泱大國之楚抗也。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史記卷四十一）

「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勾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勾

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彊時霸，伐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勾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彊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越絕書卷八）

第三節　甌越閩越

（一）越亡後至秦漢之際復建甌越閩越二國。甌越在今浙江，閩越通常謂卽今福建，然據葉國慶考證閩越之都冶及東冶均在浙江，而不在福建，因斷定閩越之疆域亦在浙江而非福建。說頗有見。當時閩越國之根據地大抵在浙南而不在福建。然福建在當時之民族究如何乎當秦漢時廣東已有所謂「蠻夷」之人民（趙佗語）及漢人之君長，浙江亦有越人建立甌越、閩越二國。福建必非空無居人。今之浙南及閩北閩西雖有畲民然非古時土著乃明代由廣西湖南遷來者，與古代之福建人無關。然則古代之福建人究屬何種乎，編者以爲古福建人亦卽越族之一部分，蓋北南西三方既皆有越人，其中間之福建人自然以越人爲近，其人民既同屬越人，然則閩越之疆土蓋根據

地在浙南，然其勢必拓展而南至福建，未可以今之閩浙界線爲古閩越國之南界也。漢書嚴助傳言『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又言『閩越王數舉兵侵百越，兼併隣國』可見閩越有拓地而南之勢。

（二）甌越及閩越二國之君雖皆號爲勾踐之後，然於漢時常相攻，東甌附漢自請徙居中國。閩越倔強抗漢終於被滅，其人亦徙中國。史謂其地遂虛，然閩地多山林及島嶼易於藏匿，其徙由強逼而非如甌越之自願必有漏網而留居於故地者，非能眞虛也。唯無論自願與強逼，自此兩次大遷徙後江淮之居民便與新移居之越人混合，而今之閩人雖爲東晉以後移居漢人之苗裔，然亦當混有先住民族越人之血液，蓋不特閩人之語言大有異於中原，而其體質特徵亦頗有異於北人也。宋書地志云「漢武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逃遁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可證上說。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幷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

號爲東甌王。……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史記卷一一四）

（三）閩本種族名，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所謂蛇種或即以蛇爲圖騰謂其祖先原爲蛇也。春秋之於越史不言其爲蛇種，故此種閩人雖爲越族之一支，然與春秋時之於越及同時之甌越恐亦略有不同。其君長雖爲勾踐之後，然其人民卻爲土著之蛇種人也。梁任公謂福建民族「最難解」誠然。

『吾儕研究中華民族最難解者無過福建人其骨骼膚色，似皆與諸夏有異，然與荊、吳、苗、蠻、氐、

羌諸組亦都不類。今之閩人，率不自承爲土著，謂皆五代時從王審知來，故有「八姓從王」之口碑。閩人多來自中原，吾儕亦承認；但必經與土人雜婚之結果，乃成今日之閩人。學者或以其瀕海之故，疑爲一系之阿利安人自海外漂來者；既無佐證，吾殊無從妄贊；但福建之中華民族，含有極瑰異之成分，則吾不憚昌言也』。（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我福建人若堅執必爲漢族之純種而以族譜之記載爲證據，是眞爲固陋而自欺，民族無論文野，其「人」的性質皆屬平等，卽自認爲純粹蛇種人之子孫，亦屬無妨也。）

第四節　南越駱越楊越

（一）南越地在今之兩粵，北抵湖南長沙。觀趙佗書自稱蠻夷大長其土著明爲當時未甚開化之異族，然亦早有外族移居其地，如番禺故城傳係吳之遺民所築，秦始皇開五嶺，發讁戍四十萬人隨帶婦女以去，此更爲大規模之移民。故漢時之南越國卽以漢人君長統治土著之越族。自趙佗王南越後雖稱藩於漢，實際爲獨立國，數傳後其君長舉國內屬，唯其相反抗，爲漢所滅。南越之建國

與上述三國異，其君長係中國人唯其相如呂嘉或卽爲土著，以其反時告國人言「太后中國人也」似可推證彼自身非中國人。又史云其「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如此大族似以土著之豪爲近。南越亡後其民亦數被遷移於江淮間。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幷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秦已破滅，佗卽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塚，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元鼎五年秋衞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滙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南

越已平矣遂立九郡』。（史記卷一一三）

（二）駱、越亦稱甌越或西甌，在今廣東西南及安南。

『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史記卷一一三）

『佗以此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漢書卷九五）

（三）楊越似在今江西地。

『熊渠伐楊越至於鄂，……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史記卷三九）

『秦已幷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史記卷一一三）

第五節　山越

（一）山越在三國時始著，居於吳諸郡之山地，屢起反抗。所居地有會稽、新都、丹陽、豫章、吳興、鄱陽、東陽、吳、廬陵九郡；在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地；卽西漢時甌越、閩越、南越之舊地。（葉國慶

三國時山越分布之區域）禍延六十餘郡縣，賊之稱帥者十二人，以名稱者二十三人，不名之統兵者十數人。（劉芝祥山越考）蓋越本大族，故號百越，山越蓋卽古越族之遺民。西漢時建國甌越、閩越之開化的越人雖被遷徙江、淮，然其伏匿山谷者必甚多，以其山居故又稱爲山越或山民。山越當時散居各處山地，故其人口不易計數，然諸葛恪在丹陽募其人爲兵便至四萬人，此四萬人皆係壯丁，且祇丹陽一隅，其全人口必甚多。山越於吳實爲肘腋之患因其牽制，使吳不得不臣魏和蜀，而魏亦常勾結之以擾吳之後。

『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三國志陸遜傳）

『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三國志賀全等傳）

『建安五年權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三國志孫權傳）

『甘露元年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以鎮山越』。（三國志孫皓傳）

『齊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

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吳志賀齊傳）

山越雖爲吳患然亦有效勞於吳爲抗魏蜀者。

『黃蓋報曹操書曰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三國志周瑜傳注）

『丹陽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甲士四萬。』（三國志諸葛恪傳）

『昭子承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三國志張昭傳）

山越之風俗習慣亦有異於外人者，其好戰勇敢之性仍存古越人之風。

『俗好習戰，高尚氣力』（諸葛恪傳論山越）

『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勝木也。』（諸葛恪傳論山越）

（二）三國之後至於唐代尙有山越，其同化時間如此之久，更可證其族之大與族性之強。

『世祖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世祖分命討擊悉平之。』（陳書世祖本紀）

『休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兵破擒之。』（新唐書裴休傳）

附一　黎人

黎人及蛋民屬何族，至今未有定論，以其住地與文化與越族似有相近之處，姑附於此。

（一）黎人原住海南島，以漢人入居其地者漸多，遂退居山地，然所佔他仍不小也。

黎人之黎字與上古之九黎想無關係，以其地相隔甚遠也。黎字實爲俚字之訛，隋書南蠻傳云『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圖書集成云『按俚訛爲黎聲之轉也久矣……㐌復訛爲岐卽黎之遐者』（方輿職方典卷一三九〇）

更早則後漢書南蠻傳有云『建武十二年九眞、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里君』。注云『里蠻之別號今呼爲俚人』。案九眞郡在今安南，其徼外似亦卽在安南，非指海南島，然里字俚字黎字沿革頗明。安南及廣東西南漢初有駱越，黎人如亦屬越。（見下文）則名稱之傳播

亦有由也。

黎人之起源因海南係屬海島其人自必由外移入，唯究係何時由何方移入？屬何種人？則未有確論。學者有以黎人爲屬於撣族者，如 J. G. Scott 謂『居於海南島之黎人謂其爲純臺族，雖乏直接證據，然由外形觀之爲極度可能』。（見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所謂臺卽謂撣族。按黎人在前漢卽已有之，然則其移入必在更古，大約在石器時代。黎人之來路有北方大陸及南洋兩條，南洋遠而大陸近，古代之黎人似以由大陸一路爲是。由大陸則漢以前廣東係南越族所居地，或卽南越族所移居。且黎人有文身之俗，古越族亦有文身之俗，此亦一同點。若謂撣族有文身之俗黎族亦有之似卽撣族，然臺灣之番族亦有文身之俗，其文身之紋樣與黎人甚相類，然而臺灣番族乃馬來族而非撣族。黎族種屬及起源之問題與古越族極有關係，應合而研究之。研究之道宜兼用體質測量法，語言比較法，文化比較法，歷史方法等方能有所發見也。

黎人通常分爲生黎、熟黎、係以開化與否爲斷。又是花腳黎、大鬃、小鬃、大裳、小裳等，係以粧飾爲準。白沙峒黎、東方峒黎等，係以地爲號。皆非眞正分類。眞正分類有三，爲（1）黎：再分三差四差，與

生黎近者爲三差與熟黎近者爲四差。（2）岐又作伎。（3）俸：俸再分東俸西俸。生黎大約種類較純，熟黎則因閩粵漢人流入其地，久而與之同化，故不甚純粹。

（二）黎族居海南島。漢武帝收其地置珠崖、儋耳二郡，至元帝時復棄之，晉收隸合浦郡，唐置瓊、崖二州，宋、元均號瓊州，淸置瓊崖道，今分十三縣。

漢代稱其人爲蠻，其捐棄之故因其民數叛。

「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卽以豹爲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後漢書卷一一六）

隋書始稱其人爲俚。

唐代始稱黎視其地爲安置遷謫官吏之所，偶一遣使撫諭或派兵征討，未嘗注意經略之也。

「太宗貞觀□年貶王義方為吉安丞，黎服其化」。（圖書集成職方典）

「德宗□年遣嶺南節度杜佑討平黎氏」。（圖書集成職方典）

宋時黎人頭目有受政府官職自制其衆者，惟其姓皆漢姓，如王、陳、符、黃等，是否為漢人入黎者或純為黎人無考，然亦可見此時黎人已漸漢化。當時黎人婦女可以統攝黎衆，可見尙在母系時代，或離母系時代不遠也。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績木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為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弓刀未嘗去手，弓以竹為弦。今儋、崖、萬、安皆與黎為境。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乾道九年八月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縣治為亂，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招降之，瓊管安撫司上其功，得借補承節郎。……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邊陲，皆受封爵。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為亂，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以功封宜人，至是黃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

朝廷從之。……嘉定九年五月詔宜人王氏女吳氏襲封，統領三十六峒』。（宋史卷四九五）

明初黎人在瓊州崖州即較近外界者，已漸開化，唯內地尚未。永樂時撫慰黎人授以土州縣之職，黎人安之。其後成化嘉靖時黎人爲亂，頻加討伐，其原因蓋由漢官苛歛漢人侵佔也。

「永樂三年廣東都司言瓊州所屬七縣八洞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有等十八村一千餘戶俱已向化。惟羅活諸洞生黎尙未歸附，帝命遣通判劉銘齎敕撫諭之。……通計前後所撫諸黎共千六百七十處，戶三萬有奇。……永樂間置土官州縣以統之。黎民安堵如故，成化間黎人作亂，三度征討，將領貪功，殺戮無辜。迨弘治間知府張桓余濬貪殘苛斂，大失黎心。……嘉靖十九年總督蔡經以崖、萬二州黎、岐叛亂攻逼城邑，請設參將一員駐劄瓊州分守。二十八年崖州賊首那燕等聚衆四千人爲亂，詔發兩廣官軍九千剿之。……二十九年總兵官陳圭總督歐陽必進等督兵進剿斬賊五千三百八十級，俘一千四百十九人，奪牛羊器械倍之，招撫三百七十六人。……瓊州黎人居五指山中者爲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爲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產半爲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及南恩、藤、梧、高化之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稱酋首。成化

間副使涂棐設計犂掃漸就編差。弘治間符南蛇之亂連郡震驚，其小醜侵突無時而息云』。（明史卷三一九）

清代至光緒初葉馮子材復勘平黎地，大行改變黎峒原來組織設撫黎局，於撫黎局之下設一黎團總長，統轄全屬黎境，黎團總長之下有總管，統轄全峒。峒中黎戶十家爲排，排有排長，三排爲甲，甲有甲長，三甲爲保，保有保正保副。此等黎酋有世襲者有舉定由官加委者。民國七年黃志桓鎮守瓊、崖復擇黎人之有力者委爲團長，而舊日之銜名仍不肯棄。

（三）黎人之風俗文化後漢書祇言其男子穿耳縣飾物故謂之儋耳。宋史言之較詳。通志亦有記載，可藉以知曉宋時黎人之狀況。

『漢武帝元封元年始略爲地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鏃。嫁聚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婦，父母不能止。』（通志）

明清以來記載漸多。撮錄數則於下：

「其地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其下，山水分流四郡。山上傳有人壽考逸樂不與世接，但覺水泉甘美而已。其去省地遠不供賦役者名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不服王化，亦不出為人患，足踖不履民地，而自相讎鬭。居民入其地，以熟黎為援，以木為弓，以竹為弦，鐵鏃無羽，出入不釋手，以標刀為戈，以角為甲，器用土釜，瓠瓢，飲用椒酒，以擊鼓為樂，以射衲為生，以刻箭為信誓，以割雞為問卜。重報讎，有殺其父祖及鄉人者，易世必復。地產沉水蓬萊諸香，漫山多檳榔子，小馬翠羽黃蚋之屬。結茅為屋如覆盆，上以居人，下畜牛豕。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吉貝為衣，兩幅前後為裙，闊不過尺，掩不至膝。椎髻跣足插銀銅釵花幔纏頭腰圍戴藤六角帽。婦人高髻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衣裾皆五色吉貝，無袴襦，但繫裙四圍合縫穿而繫之曰黎桶。女子將及笄，置酒會親屬，女伴自施針筆湼為極細蟲蛾花卉，以淡粟紋編其餘地，謂之繡面。女婢獲則否。死不哭，不粥飯，惟食生牛肉，以為哀痛之至。鑿圓木為棺，葬則舁櫬而行，令一人前以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為吉穴，與省地商人貿易甚有信，不少受欺紿，商人信則相與如至親，借貸不吝，或負約見其鄉人擒之以為質，枷以橫木，必負者來償始釋。凡負錢一緡次年倍責兩緡，倍至十年乃止。熟黎

舊傳本南、恩、藤、梧、高化人，多王符二姓，言語皆六處鄉音。因從征至者利其山水田地，占食其間，開險阻，置村峒，以先入者爲峒首，同入共力者爲頭目。父死子繼，夫亡婦主。又多閩、廣亡命。有納糧當差之處，有納糧不當差之處。性習爲橫，不問親疏，一言不合，持弓刀相向，其妻當中一過，卽解。坐無尊卑。病則搥牛祀鬼，喪葬則斬牛待客。春則鞦韆會鄰峒男女粧飾來遊，攜手並肩，互歌相答，名曰「作劇」。有乘時爲婚合者，父母率從無禁；婚姻不避同姓。近生黎者其習俗與之同，近民居者習俗與齊民等。爭田奪地，起讎釁，屠牛聚衆，構生黎以爲州縣之患。按黎分生熟二種，有此地卽有此人。生黎雖獷悍不服王化，亦不出爲民害，爲民害者熟黎耳。初皆閩商蕩貲亡命及本省士人貪其水田占其屋食，本夏也而黎之。間有名爲貿易圖其香物之利，實爲主謀，予以叛敵之方，往往陰陽生黎，憑陵猖獗，吁此古今黎禍之媒孽也』。（瓊州府志）

「黎人生儋、崖、瓊、萬之間卽隝人也。相傳太古之時雷攝一卵至山中遂生一女。歲久有交阯蠻過海採香者與之相合，遂生子女，是爲黎人之祖，因名其山曰黎母山。……熟黎變服入州縣，日晚鳴角結隊而歸。多符、王二姓。生子週歲，卽文其身，不則以爲祖宗不目爲子孫也。黎人見客至，

未相識，於隙窺之，見客矜莊，始布席相接坐。久不交一語。置酒先以惡臭味進，客食不疑，則喜，更以佳殽進，遂相親狎，否則遣去。與人結讎則射箭於梁上，與客會飲，顧及梁間羽鏃，即奮報讎之志。醉即羣作狗嚎，自云狗種，欲祖先聞其聲而爲之垂庇也。中鋒鏑死，密埋不哭，恐人知之以爲不武』。（清初陸次雲著峒谿纖志）

此傳說中似有一部分由交阯移入之意。以狗爲祖又似與猺人同俗。

『黎地多以峒名，峒內散處各村並附一峒。明所屬也惟崖州曰村，陵水曰弓。其散處各村並附於一村一弓，亦如峒制。……黎之種舊無所考，或云黎母山有女自卵中誕生，適外來番男與之配，遂爲黎種所自出，故名其山曰黎母。或云有女航海而來入山中與狗爲配，生長子孫，名狗尾王，遂爲黎祖。……黎分生熟兩種，熟黎之類有三，黎岐，孝黎，黎鬘是也。生黎之內有六，花腳黎、大廠黎、小廠黎、岐黎、霞黎、生岐是也。向來黎圖皆註花脚黎曰下腳黎，余詢之黎人非下腳也，其俗男女俱於足脛刺紋數行，故名花腳；圖說殆沿土語之訛而誤註之歟。……熟黎多納官糧然其中地頗荒闊不可以弓丈計，唯歲納糧若干而已。生黎則各食其土，不入版籍。止設有黎練峒長

之類統轄之。遇有事，峒長黎練以竹箭傳喚，無不至者，其信而畏法如此。……黎頭轄一峒者爲總管，轄一村或數村者爲哨官，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傳，或間有無子而妻代子，及弟代之者，爲衆心所歸而公立之也。凡小事聽哨官處斷，大事則報諸總管，總管不能處始出而控告州縣。……生黎不識耕種法，亦無外間農具，春耕時用羣牛踐地中，踐成泥，撒種其上，即可有收。近時頗有學耕種法如外人者。……居室形似覆舟，編茅爲之。……屋止一間，男女不異處，晝同飲食，夜並寢宿。黎婦多在外耕作，男夫看嬰兒養牲畜而已。遇有事婦人主之，男不敢預也。……黎男貌紫黑，圓目直視，高顴骨。婦女面白而目長，不殊民婦。……男髮結在前而束以圈，或銀或銅，隨貧富爲之，闊半寸許，大視髮之多少，名曰包鬘。額前飾以簪。……熟黎上衣麤麻短衫，生黎用布一幅穴其中以首貫之，無袖長不掩臍。黎岐下著犢鼻褌。餘黎並無下衣，僅以四五寸麤布二片，上寬下窄，蔽前後，名曰黎廠；或用布一片通前後包之，名曰黎包。……女將嫁，面上刺花紋，涅以靛，其花或直或曲，各隨其俗，蓋夫家以花樣子之照樣刺面上以爲記，所以示有配而不二也』。

（黎岐紀聞）

黎人至現在雖漸漢化，然其住內地如五指山等處者尙保有其特殊之風俗習慣，摘錄新記載數則於下：

「黎人多用漢姓如王、邢、羅、李、陳、楊、廖、唐、韋、吳、麥等姓，此蓋由漢人初至雜居黎村，非教法所及，久而與之同化。……黎人擇地而居，自謀生活，先至者爲峒主稱頭家。峒之大者十村八村，小者三村五村。村內分族，族各有長，稱爲老爹。……居室多長方形，以木爲柱梁，編竹片或樹皮以爲牆壁，塈之以泥，編茅爲蓋。……黎人男子以耕種牧畜漁獵爲業，女子以織布爲業。……出入必攜帶武器，不佩鎗則佩刀。……中部之黎男人衣服甚簡單，但以布一方掩下體，以帶束其前後繫於腰間，稱爲小裹，與日本人之褌頗相類。……惟接近城市之黎人常與漢人交通，如崖縣、落屯、否淺、多港、多澗、抱背諸峒，其黎頭多作漢人裝束。……黎族男子皆蓄頭髮，由腦際分爲前後二部，前半於額端結成一束，後半收束於腦後紐緊，由左或右轉於額前一同結束之，或留辮其式有種種。……其居近漢人村落者，逐漸開通，已多剪髮。……黎女所穿衣對襟無鈕，於領下用銅線結之。……黎女均穿耳戴銅圈，小者徑寸，大者五六寸，四差黎女每耳多至十八銅圈，圈徑

五六寸，兩耳穿孔大盈寸。……黎人婚俗多取自由擇配，亦有憑媒說合者，但極少數；一般女子年紀長大，父母必爲之別營私室，聽其自由交際。……黎人無文字，尋常無何等契約，惟田地賣買時有之，其主要價格爲牛，不足者則加錢幾千幾百，其契約方法削竹一片用刀或墨畫紋其上，略如「×☰×＝＝」之類，畫後剖而爲二各存其一』。（海南島志）

『凡黎人婦女，於出嫁前，多行文身之手術。……黎人族屬繁多，在昔皆行文身之俗，歷年以來，因與漢人相接，及官府禁止，文身之事，漸見減少。……黎人文身之意義，約可分爲五種：第一、文身有社會組織之意義，爲各峒族之標記；第二、文身有婚姻之意義，將嫁之前，必須行之；第三、文身有圖騰之意味，各族屬之圖式不同，亦不得互相假借，守祖宗成法，毋得變更；第四、文身記識，可避乖邪，爲護身符籙、第五、文身爲裝飾之動機，有美的觀念存其中』。（劉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見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集）

附二　蛋民

（一）蛋民今多住閩江及珠江下游，以舟爲家，生活風俗頗異於陸上人民。關於其起源及種

屬學者頗有異說，據陳序經蛋民之起源所述如下：

（1）色目人說：色目人卽西域諸種人，爲蒙古人監督漢人者，故元亡時被逐入海。

（2）蒙古族說：謂元亡時蒙古人在南者被逐入海，遂爲蛋民。

（3）漢族說：此說謂蛋民係晉代海賊盧循遺種。

（4）客家說：此說謂客家後到，故只能住山地及水上，住水上者爲蛋民。

（5）蠻族說：謂蛋民原爲南蠻之一支，古書多主此說。

（6）苗族說：此說所謂苗族非指狹義之苗系，意實同於南蠻。

（7）林邑蠻說：林邑蠻卽指古時安南一部分人。

（8）馬人說：謂蛋民乃馬伏波平交阯後遺下之人民。

（9）烏蠻種說：謂烏蠻卽烏蛋蠻，亦卽蛋民。

（10）越種說：以蛋民爲卽古時越人。羅香林主張此說曾提出證據五條。

（11）猺種說：謂蛋民卽南蠻亦卽猺族。

（12）獨立民族說：陳序經謂蛋在古史上與蠻並稱必爲人數衆多之民族，其來源或且先於蠻、苗諸族也。

按蛋之記載在古書中以華陽國志爲最早，其後北史、隋書、唐書等亦皆有之，其名或爲蜑、蠻蜑、夷蜑、洞蜑蠻蛋蜑蠻、蜑家、蛋家等稱。上舉諸史皆在元以前故蒙古、色目二說不能成立。客家說可合併於漢族說，漢族入海或有之而蛋民必亦混有漢族之血，然若謂蛋民全爲漢族殊無充分證據。蠻、苗二說只能說明蛋民之輪廓，並未指明究屬何族。林邑及馬人二說謂其人『深目假鼻，以黑色爲美』此似亞洲東南之黑種人卽尼格利陀族與蛋民不類。烏蠻、猺種二說，證據單薄。獨立民族說及越族說頗有理由。余意越族爲古代東南方大族且以精於操舟著名，其居海濱者爲漁業及交通之便利而營水上生活，乃自然之勢，至於漢族南下，因被壓逼及避遷徙（如漢武帝徙閩、越人民於江、淮）或更有一部分逃於海上，後因習慣不復移居陸地。越族說卽不能說明蛋民全部至少亦能說明其一部。至於史書所記之蜑民原在西方，或者逐漸向東南遷移後受漢族壓逼因而入海與越族之入海者混合亦在情理之中。總之現在之蛋民來源恐不可以一元說盡之而應採多元說，越族蜑

蠻、漢族甚或猺、獞馬來恐皆有其成分。其研究之道非專憑歷史的方法所能解決，而應兼用體質測量與附近各種人比較方可確定也。

（二）茲舉古書所述蜒族之狀況於下以供參考。

「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華陽國志）

「涪陵郡……土地山險水灘，人憨勇，多獽、蜑之民」。（華陽國志）

「周武成初……冉令賢……遂率作亂……蠻蜑以爲峭絕……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蜒望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北史卷十五）

「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蜒、曰獽、曰狸、曰獠，曰㐌、居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北史卷十五）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隋書卷八十二）

「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五萬餘戶，皆蠻蜑雜居」（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晉書陶璜上疏）

『二廣舟居謂之蜑人』（陳師道後山談叢）

『欽之蜑有三，一爲魚蜑二爲蠔蜑，三爲木蜑。』（周去非嶺外代答）

『蜑海上水居蠻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蜑戶者以舟楫爲宅，捕魚爲業、或編篷瀕水而居，謂之水欄。見水色則知有龍，故又曰龍戶，齊民則目爲蜑家。』（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四）

『蜑人有姓麥、濮、吳、蘇。自古以南蠻爲蛇種，觀其蜑家神宮蛇象可見。世世以舟爲居，無土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四）

『蜑人海上水居蠻也，其來未可考。以舟爲居，業漁。或編篷瀕水，謂之水欄。辨水色則知有龍，故曰龍戶。昔秦攻越，越人莫爲秦，皆入叢薄與禽獸處此其遺民也，晉時不賓服，自唐以來計丁輸課，洪武初編戶立長屬河泊所供魚課。其姓麥、濮、何、蘇、吳、顧、曾。士人不與婚不許陸居。性蠢蠢不諳禮數。善沒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婦人皆嗜生魚能泅浮。』（說蠻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三）現今蛋民已同化於漢族，除水居及裝飾等事外無可區別。其現狀如何，無全部之記載茲錄最近嶺南大學關於廣東沙南蛋民之調查專號數段於下以見一斑。

『閩江和珠江流域的蛋民的人口，因爲沒有正確的統計，沒有法子去知道他們的人口的確實數目，但據一般普通人的估量，至少也有二百萬以上。……沙南的蛋民人口統計不够八百。比之廣州全部蛋民總數，恐怕不够二十分之一』（廣東沙南蛋民之調查）

『沙南一百二十九家的姓氏統計，共有十四姓氏之多，這就是梁、馮、李、陳、黃、何、范、羅、盧、孔、葉、鍾、郭、彭等。但十四姓氏之中，以梁、馮、李三姓氏爲最多。計三姓氏共佔全數的百分之七十四·七』。（廣東沙南蛋民之調查）

『職業有：鹽務、掉艇、田工、商業、航業、僱工、機器工人、籐工、建築、縫紉、接女婦、醒婆、破竹等十三種』。（同上第十表頁三八）

『沙南人所信仰的神的種類查列如下……護舟龍神……安放在艇尾的』。（同上，按尙有家神、土神、關帝、觀音等十數種）。

「沙南和廣州相接近，所以言語方面也是大同小異的。她們少用鼻音和喉舌音」。（同上頁一五一）

蛋民在福建、閩江者謂之『科題』或『曲蹄』其生活習慣略與在廣東者同。

百越系參考書

一　史記：越世家，東越傳，南越傳
二　漢書：兩粤等傳，嚴助傳
三　淮南子：齊俗訓
四　越絕書
五　吳越春秋
六　三國志：吳志
七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八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九　Li-Chi-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一〇　羅香林：古代越族考上篇（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一卷二、三期）

一一　葉國慶：三國時山越分布之區域（禹貢二卷八期）

一二　劉芝祥：山越考（史地學報三卷四期）

一三　郎肇霄：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東方三十卷一號）

一四　高亞偉：孫吳開闢蠻越考（中法大學月刊八卷一期）

一五　羅香林：廣東通志民族略族系篇（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二卷二期）

附一　黎人參考書

一　後漢書：卷一一六

二　隋書：南蠻傳

三　宋史卷四九五

四　明史卷三一九
五　通志
六　瓊州府志
七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內崖貉纖志，黎岐紀聞
八　曾騫等：海南島志
九　黃強：五指山問黎紀
一〇　胡傳：遊歷瓊州崖黎行程日記（禹貢二卷一期）
一一　憚廬：瓊崖調查記（東方二十卷二十三期）
一二　劉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在民族學集刊內）
一三　蔣瘦顚：海南島（東方二十二卷十期）
一四　陳獻榮：瓊崖
一五　謝彬：雲南遊記

一六　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在民族學集刊內）

附二　蛋民參考書

一　北史卷十五

二　隋書：卷八三

三　華陽國志

四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五　周去非：嶺外代答

六　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

七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說蠻

八　陳序經：蛋民的起源（政治經濟學報三卷三號）

九　羅香林：唐代蛋族考（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二卷三、四期）

一〇　嶺南大學：沙南蛋民調査專號（嶺南學報三卷一期）

第七章　東胡系(滿族來源之一)

第一節　總論

東胡名稱之起源，據史記索隱引服虔云『東胡，烏桓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

日人白鳥庫吉著東胡民族考，詳論東胡名稱之來源，先舉西人學說，次提自己意見，略述於下。

西人常以 Tungus 卽通古斯一語指中國語之東胡。法人 Abel Rémusat 於韃靼語研究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書中云東胡卽在西伯利亞及滿洲之通古斯族之對譯，且云此名卽係通古斯民族之自稱而漢人始譯之者，惟選東胡二字故此民族之方位亦一倂表現云。Klaproth 氏亦贊同此說又如法國著名中國學家沙畹 (Chavannes) 氏於其 Voyageurs Chinois 論文中引用魏志烏丸傳：『烏丸者，東胡也』一句譯爲 Les Ou-houan sont des Toun-

gouse，即以西文之通古斯爲同於中文之東胡。

白鳥氏以爲東胡與通古斯不能視爲一族，白鳥氏於詳徵博引之後斷定「Tungus 原來是 Yakut 人中突厥人因輕侮其隣民族而稱者也，其義爲豕之義焉。俄人於十七世紀始聞之而傳於歐洲，於是此名遂爲亞洲北部所住之民族之總稱也。至東胡是由春秋時代至漢代在遼河上流游牧之蒙古人所呼之漢名，其義就文字自身言之意爲東方之胡也。胡者，匈奴（Hung-nu）之原名，爲漢人所省略，蒙古語人之義也。然則東胡（Tunghu）與通古斯（Tungus）音聲號雖相似而就此二民族之住地種類，以及其名義全不相關者也。」（錄馮家昇譯文）

按西人謂東胡之名係譯自 Tungus 然 Tungus 一語係十七世紀時俄人始聞而傳之於歐洲，若東胡之名則中國二千餘年前即已流行故與其謂 Tungus 爲東胡之語源無寧謂 Tungus 由東胡譯成也。

至於白鳥氏之考證雖亦有其理由，然而實際上通古斯一名即包括古時東胡族在內，現代通古斯族可謂爲包括東胡族及其同類之較廣大民族，亦即是廣義的東胡族。

故東胡一名可用以專指中國古時之東胡，若通古斯則可用以兼指東胡以外屬於通古斯之民族，例如現在住於滿洲及西伯利亞之幾種土人祇可稱其爲屬於通古斯族不能卽指爲東胡族。東胡之名稱若果爲漢人所加，究竟彼等自稱爲何名？呂思勉云：彼等之本名實爲鮮卑，一因鮮卑古地較東胡爲廣，二因其同族別支烏桓，其後不稱烏桓而稱鮮卑。又據馮家昇引逸周書王氏補注『管子曰桓公敗胡貉破屠何。注（按卽尹知章注）屠何東胡之先也。』又引何秋濤王會篇箋釋『屠何卽徒何城，在奉天錦州府錦西縣西北……破屠何卽徒何也。』推論東胡屠何徒何均係由原音譯成云。

第二節　秦以前之東胡

東胡族在秦以前卽住漢族之東北方，約在現今河北、遼寧、熱河一帶，與漢族甚近。其族除用東胡之名外尙有稱爲山戎北戎者，曾與漢族爭鬬，山戎並曾建國號無終。至戰國時近燕之東胡乃被驅逐，卻走千餘里，漢族進佔其地開五郡。

「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左傳桓六年）

「山戎越燕而伐齊，齊僖公與戰於齊郊。其後四十四年，山戎伐燕，燕告救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史記匈奴列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公悅，使魏絳盟諸戎。」（左傳襄四年）

「東胡在大澤東。」（山海經）

「燕北有東胡山戎。……燕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洋，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以拒胡」。（史記匈奴列傳）

第三節　烏桓

漢初東胡爲匈奴所破，其殘餘保烏桓山故改號烏桓。其地在今熱河北境之阿嚕科爾沁旗。漢武帝移烏桓住東北塞外，以助中國敵匈奴（公元前一二一）。其後匈奴被敗於漢，烏桓乘機夾擊，

因是漸強，乃代匈奴而侵略中國。東漢末曹操親征大敗之，並遷其餘於中國（公元前二〇七）烏桓自是遂同化於漢族。且改爲桓氏。（據魏書官氏志）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幷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

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尙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後漢書卷一二〇）

漢以後在中國之烏桓漸消滅，惟唐時尙有一小部落在今黑龍江外。

「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氏，亦自稱烏丸國。武德貞觀中，亦遣使來朝貢。」

（舊唐書室韋傳）

烏桓之文化尙在野蠻狀態，以遊牧及狩獵爲生，雖母系制未遠，未統一，有娶後母及寡嫂之俗，與匈奴大略相同。

「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

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爲聘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而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婦女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第四節　鮮卑

（一）漢時之鮮卑——鮮卑亦爲東胡之餘族。其地在西喇木倫河及洮兒河之間，當烏桓之

北。鮮卑族之得名有二說，一爲以山得名，卽指其依鮮卑山故號鮮卑，至於鮮卑山之所在地據馮家昇歸納得三說卽今之遼寧西南，或熱河中部，或西伯利亞之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呂思勉謂卽索岳爾濟山。在今蒙古東部。丁謙北方三大人種考（在漢書匈奴傳考證內）謂『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今稱其地爲悉比里亞，悉比卽鮮卑轉音。以地皆此種人所居，故泰西人種學家以鮮卑人爲通古斯種。通古斯河南卽大鮮卑山之所在。一以河爲標目，一以山爲標目，中西所考若合符節云』。此說更確信鮮卑卽在西伯利亞，以鮮卑爲卽「西伯」之轉音也。然鮮卑山之所在地究不易確定也。第二說爲以祥瑞得名，日人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引史記匈奴傳注『張宴云鮮卑郭落帶獸名也』證以現在滿洲語 Sabi 義爲祥瑞，而 Sabi 音與鮮卑相近；又滿洲語 Gurugu 義爲獸，音近郭落。因鮮卑義爲祥瑞故遂以爲號。

鮮卑初服屬於匈奴，北匈奴西逃後，遂移居匈奴故地，匈奴殘留者亦加入之，勢遂大盛，屢爲邊患。在其大人檀石槐時最強。後有別一部所謂小種鮮卑軻比能者亦頗盛，終復分裂。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

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尙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

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姙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乃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卽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幷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靑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漠南少事，雖時頗抄盜不能復相扇動矣。」（魏志卷三十）

（二）六朝時之鮮卑——鮮卑六朝時建國於北方者有慕容氏，乞伏氏，禿髮氏，拓拔氏，宇文氏等。

（1）燕慕容氏

（甲）前燕：慕容廆始建國，都於龍城（今朝陽縣），傳四世八十五年，滅於前秦（公元二八六——三七〇）。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金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於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不受。……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晉書卷一〇八）

「慕容皝字元眞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尙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晉書卷一〇九）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爲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晉書一一〇）

「堅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封暐新興侯，署爲尙書。堅征壽春以暐

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苻丕於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謚幽皇帝。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廆皝凡八十五年」。（晉書卷一一一）

（乙）後燕：前燕王皝之子垂因內訌奔前秦，其後前秦伐晉而敗，垂亦獨立稱帝，是爲後燕。子寶嗣立，拓跋魏來侵都城中山（今河北定縣）被圍，寶率衆奔龍城（今熱河朝陽縣）。後復傳三主爲其臣漢人馮跋所篡，慕容氏之統遂絕。後燕五主，共經二十七年。（公元三八三——四〇九）

「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暐，西奔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於淮南人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垂稱燕王置百官」。「皇始元年太祖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擊破之」。（魏書卷九十五）

（丙）西燕：西燕不在十六國之列然亦鮮卑慕容氏所建立也。初慕容暐之弟泓當前秦之末，亡奔關東收鮮卑數千人屯華陰（今陝西華陰縣）稱王。後其衆殺泓而立其弟冲。冲入長安卽帝位。至慕容覬改稱燕王，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至慕容永移居長子（今山西蒲州），後滅於後燕。（公元三八五——三九四）

（丁）南燕：南燕慕容德初爲後燕丞相鎮鄴，魏拔燕中山德率衆去鄴入廣固稱帝，國號仍爲燕，史稱南燕。兄子超嗣位。後爲劉裕所滅。歷二主，共十一年。（公元四〇〇——四一〇）

（2）西秦乞伏氏：三國時魏置鮮卑人數萬於雍涼之間。其首領乞伏國仁初事前秦，前秦敗後遂獨立自稱大單于。弟乾歸繼之自稱秦王。其子嗣位，滅南涼。至第四傳而降於魏。歷四主共二十三年。（公元四〇九——四三一）

（3）南涼禿髮氏：先世自塞北遷於河西。其祖有產於被中者或名禿髮，爲被覆之義。傳至樹機能時侵晉佔有涼州之地。（今甘肅北部）至烏孤遂自稱西平王。傉檀嗣位改稱涼王，後爲西秦所滅。傳三主共十八年（公元三九七——四一四）

（4）後魏拓拔氏：其建國先爲代，後爲魏卽後魏。拓拔氏亦鮮卑之一系，原住北荒，或謂卽西伯利亞（見呂思勉中國民族史）。魏人自謂黃帝之裔，中國人則謂爲李陵之後，前者假託，後者誤傳，皆不實。魏人自溯其祖當堯時曾入貢，積六十六世未通中國，名亦無考，至第六十七世以後乃可考云。其首領有名寅者始南遷大澤。至詰汾始居匈奴故地。其子力微，始居定襄之盛樂（山西歸化城南）朝貢於魏晉。至猗盧始受晉封爲代王。什翼犍時前秦王苻堅來伐什翼犍敗死國滅。劉庫仁劉衞辰分領其地。什翼犍孫珪初依庫仁後獨立自稱魏王，繼稱帝。逐後燕，并其地。其孫燾卽太武帝復滅夏，北燕，北涼，統一中國北方。南向侵宋。構兵連年殺掠甚慘。至孝文帝努力漢化遷都洛陽改姓元氏。至孝武帝時魏分東西。東魏亡於漢人而鮮卑化之高氏創立之北齊，西魏亡於鮮卑宇文氏之北周。魏自拓拔珪始歷十七帝一百七十一年。（公元三八六——五五七）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在雲中。惠帝末幷州刺史嬴公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

猗駞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駞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幷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駞有救騰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爲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衆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尅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卻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卻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於淸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

荒，無復鳴鷄吠犬。』（宋書卷九五）

（５）北周宇文氏 宇文氏之先爲遼西鮮卑宇文部，至宇文泰乃據關中，迎魏主而爲西魏之丞相。至子宇文覺乃篡西魏而卽帝位，是爲北周。宇文泰時政治設施多仿中國古制，其後世更漸與漢族完全同化。歷五主共二十六年（公元五五六——五八一）

（三）吐谷渾——吐谷渾原係人名，爲鮮卑前燕慕容廆之庶兄，自率其族人遠去甘肅青海境，其後人遂以吐谷渾爲姓。吐谷渾原雖鮮卑，然其後兼幷羌氏，故非純屬鮮卑族。其地雖僻遠，然與南北朝均有通使受其策封。唐太宗時出大軍遠征大敗之，吐谷渾自是降唐且尙主。後爲吐蕃所滅，唐徙其衆於靈州。其地復爲吐蕃所陷，其衆竟散居中國。至五代時乃漸消滅。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阿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涉歸之存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吐谷渾與若洛廆二部馬鬪相傷，若洛廆怒。……吐谷渾遂徙上隴，止於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爲糧。西北諸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

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羌氏地方數千里號爲疆國」。（魏書卷一百一）

「貞觀九年詔特進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幷突厥契苾之衆以擊之……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多積雪，其地乏水草，將士噉冰，馬皆食雪，又達於栢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眞谷，伏允子大寗王順窮蹙，斬其國相天柱王舉國來降。伏允大懼，與千餘騎遁於磧中，衆稍亡散能屬之者纔百餘騎，乃自縊而死。國人乃立順爲可汗，稱臣內附。順卽伏允之嫡子也。……其子燕王諾曷鉢嗣立，諾曷鉢旣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太宗遣兵援之封爲河源郡王，仍授烏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陽王道明持節册拜，賜以鼓纛，諾曷鉢因入朝請婚，十四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其後與吐蕃互相攻伐各遣使請兵救援，高宗皆不許之。吐蕃大怒率兵以擊吐谷渾，諾曷鉢旣不能禦，脫身及弘化公主走投涼州。高宗遣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等救吐谷渾爲吐蕃所敗，於是吐谷渾遂爲吐蕃所倂。諾曷鉢以親信

數千帳來內屬，詔左武衞大將軍蘇定方爲安置大使，始徙其部衆於靈州之地，置安樂州以諸曷鉢爲刺史欲其安而且樂也。……及吐蕃陷我安樂州，其部衆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衞大將軍同正慕容復爲襲長樂州都督青海國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幾。卒其封襲遂。絕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國於羣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舊唐書卷一九八）

「吐渾本號吐谷渾……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戛刺來朝貢不知爲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新五代史卷七四）

第五節　柔然

柔然又名蠕蠕，其首領原屬鮮卑系，其部民則爲高車突厥，所佔地南隣於魏，北越沙漠，東抵朝鮮，西及焉耆，蓋卽古匈奴故地。至社崙時自號可汗。屢與魏戰，爲魏所敗，柔然遂降魏，魏衰又獨立。柔然立國約二百年。最後其屬部突厥起而反抗，高車亦叛，柔然末主率千餘落逃奔關中，周主從突厥之請，縛斬其主以下三千餘人，柔然遂亡。（公元五五五）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亡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旣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旣爲部帥。歲貢馬畜貂豽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社崙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幷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崙，逆戰於頞根河，大破之，後盡爲社崙所幷，號爲彊盛。隨水草

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太武練兵於南郊將襲大檀。……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於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栗水，大檀衆西奔。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強盛，稍敢驕大，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稱臣。……蠕蠕既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北史卷九八）

第六節 奚

奚亦東胡之一支，居鮮卑故地，即現在熱河中部地。唐以前與中國接觸甚稀。至唐太宗時始來

朝，後助戰有功，唐封其酋樓煩縣公，並賜李姓。武后時奚及契丹反，唐伐之敗績。玄宗朝奚王復入朝並尙主。唐末契丹強盛，奚爲所役屬，雖有一部西徙，然其後仍爲契丹所合併。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不服矣。旣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北史卷九四）

「奚亦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其帥蹋頓蓋其後也。元魏時自號庫眞奚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浪河，北霫與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氈廬，環車爲營。其君長常以五百人持兵衞牙中，餘部散山谷間。無賦入，以射獵爲貲，稼多穄，

巳稷窩山下，斷木爲臼瓦鼎爲飦，雜寒水而食。喜戰鬭，兵有五部，部一俟斤主之。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紇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眞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保冷陘山，山直嬀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眞，但曰奚。武德中高開道借其兵再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太宗貞觀三年始來朝。閱十七歲凡四朝貢。帝伐高麗大酋蘇支從戰有功。不數年其長可度者內附，帝爲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李氏。……萬歲通天中契丹反奚亦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延和元年以左羽林衞大將軍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衞將軍李楷洛左威衞將軍周以悌帥兵十二萬爲三軍襲擊其部於冷陘，前軍楷洛與奚酋李大酺戰不利。……玄宗開元二年使奧蘇悔落丐降封饒樂郡王左金吾衞大將軍饒樂都督詔宗室出女辛爲固安公主妻大酺。明年身入朝成婚始復營州都督府，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護送大酺後與契丹可突于鬭死，弟魯蘇領其部襲王，詔兼保塞軍經略大使。」（新唐書卷二一九）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

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逾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山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嬀州。……自去諸徙嬀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併，不復能自見云。」（新五代史卷七四）

第七節　契丹

契丹與奚異種同類，蓋亦東胡之一支。所居生奚之東、高麗之西，卽現在熱河東北地。後魏時招號契丹。唐初受唐封册，並受賜姓爲李。武后時反，爲唐兵所敗。玄宗朝復降唐並尙主。其後叛服不常然於唐尙無大害，而其人入居中國者且同化而服官於朝，如李光弼等人皆是。五代時阿保機始統一契丹八部自稱皇帝。兵力甚強，屢次南向干涉中國。德光繼立更助晉篡唐，後又滅晉而入居中國，改晉爲大遼國，然因不諳統治之道，漢人不服，遂率衆北返。其後國勢仍繼續開展，政制文物悉仿中國，國內所屬漢人亦多。當其盛時轄地甚廣，東至海，西至阿爾泰山，南至今河北省拒馬河，北至外蒙古克魯倫河，幅員萬里。宋既統一中國謀復燕雲，遂與遼構兵，然宋帝二次親征皆失敗，後乃媾和，宋

歲輸銀絹與遼。遼旣漢化漸失其開國時良好習慣，政治因之日非，後竟滅於女眞。遼自阿保機稱帝至天祚帝降金共傳九主，歷二百一十年。（公元九一六——一一二五）契丹亡國後漸同化於漢人，是後遂無復有獨立而純粹之東胡族。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慕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爲寇盜』。（北史卷九四）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靑龍中部酋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贏，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獵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鬬不利，輒遁保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馬車載尸入山置於樹顚，子孫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則否，亦無喪期。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遣人來朝。……帝伐高麗悉發酋長與奚首領

從軍，帝還過營州，盡召其長窟哥及老人差賜繒綵，以窟哥爲左武衞將軍。……未幾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氏李，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問部爲羽陵州，突便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卽以辱紇主爲之刺史。窟哥死與奚連叛。……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爲左衞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爲武衞大將軍松漠都督。而敖曹有孫曰萬榮爲歸誠州刺史……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重浹衆數萬妄言十萬。……俄而盡忠死突厥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萬榮銳甚，鼓而南，殘瀛州屬縣恣肆無所憚。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萬榮窮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臥林下，奴斬其首，九節（張九節）傳之東都，餘衆潰。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率部落與頡利發伊健啜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後二年與奚長李大酺皆來，詔復置松漠府。」（新唐書卷二一九）

「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

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人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其風俗與奚鞾鞨頗同。至阿保機稍併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

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諡曰大聖皇帝。……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新五代史卷七二）

東胡系參考書

一　史記：匈奴列傳

二　後漢書烏桓列傳，鮮卑列傳，
三　晉書載記
四　魏書列傳八十三，八十九
五　北史列傳八十六，八十二，卷九四
六　舊唐書室韋傳，西戎傳
七　新唐書列傳一四四，卷二一九
八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卷七二
九　丁謙蓬萊軒所著地理學叢書內歷史東北諸國地理考證一篇
一〇　鳥居龍藏著湯爾和譯東北亞洲搜訪記
一一　鳥居龍藏著陳念本譯滿蒙古蹟考
一二　J. Mullie 馮承鈞譯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
一三　白鳥庫吉著馮家昇譯東胡民族參（地學雜誌二十三年一、二期）

一四　馮家昇：東北史中諸名稱之解釋（禹貢二卷七期）

一五　馮家昇：述東胡系之民族（禹貢三卷八期）

一六　克凡：東胡民族考（大夏學報一卷八期）

一七　梁園東：中國民族中之通古斯族系（大夏學報一卷一期）

一八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鮮卑篇

一九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第八章　肅愼系（滿族來源之二）

第一節　總論

肅愼亦屬滿族之一系。在上古時卽謂之肅愼或息愼、稷愼；後又稱爲挹婁、勿吉、靺鞨；至於女眞更爲肅愼之轉音語。據大金國志云：「金國本名珠里眞，後譌爲女眞，或曰慮眞。」又滿洲源流考云：「北音讀肅爲須，須朱同韻；里眞二字合呼之音近愼，蓋卽肅愼轉音。國初舊稱所屬曰珠申，亦卽肅愼轉音也。」或謂索倫亦卽肅愼音轉云。

此族在遼、金、元三代皆稱女直，明代則復舊稱女眞，淸修明史乃悉去之，諱言女眞，其實淸代當太宗以前滿洲人皆自稱女眞，太宗特下令禁止，止許自稱滿洲，女眞之號自此始絕，滿洲之號自此始勅作定名。（孟森淸朝前紀）

第二節　上古之肅愼

肅愼古時與中國之接觸頗少，古書記載不多。相傳舜時國力及於息愼，周初曾來貢云。其所住地史家多指在今黑龍江省即松花江上游，然亦有謂此族初時逼近漢族，即在燕國之東北，其後乃爲燕所驅逐而遠徙。（見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史記五帝本紀舜一段）

「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大戴記）

「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史記周本紀）

「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矢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矢

石砮，長尺有咫。』」（史記孔子世家）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政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國語魯語）

第三節　挹婁

肅愼自周以後經秦漢均不通中國，臣屬夫餘。至三國乃入貢於魏，中國稱之爲挹婁。晉時復來，所貢仍是楛矢石砮。丁謙謂挹婁初時不過爲肅愼之一部，非卽原來之肅愼。

「挹婁古肅愼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

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圜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卽死。』（後漢書卷一一五）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豬，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

其王傉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晉書卷九七）

肅愼族除挹婁之外尙有十國，大抵至今黑龍江省及俄屬阿穆爾省，卽裨離國、養雲國、寇莫汗國，一羣國；以上四國於晉武帝泰始三年曾入貢中國。尙有牟奴國、模盧國、末利國、蒲都國、繩余國、沙樓國，以上六國則於武帝太熙元年各遣使詣東夷校尉歸化。

第四節　勿吉或靺鞨

（一）南北朝時中國稱之爲勿吉或靺鞨。勿吉靺鞨顯爲同音異譯，其得名之故，據丁謙謂「遼水東北大小森林，土人呼爲窩集，亦曰烏稽，一作渥集，（國初有渥集部）皆勿吉之轉音。」後魏延興中曾遣使來朝，太和初又來，請攻高句麗，其後至於魏末猶常來貢。隋時有一部助中國征高麗，且受中國封，與中國更接近。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愼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彊，言語獨異。……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

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豬（按卽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豬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興和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貢方物至於武定不絕。」（魏書卷一百）

「其部類凡有七種其 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愼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北史卷九四勿吉）

（二）唐初前此降隋之一部靺鞨仍來朝貢並助攻劉黑闥及突厥，受唐封爵及賜姓爲李，並徙衆於幽州。後其酋復擊敗吐蕃。世爲唐室功臣。

「靺鞨蓋肅愼之地，後魏謂之勿吉，在京師東北六千餘里，東至於海，西接突厥，南界高麗，北鄰室韋。其國凡爲數十部，各有酋帥，或附於高麗，或臣於突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每恃其勇，恆爲鄰境之患。俗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無屋宇，並依山水掘地爲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狀如中國之塚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草，冬則入處穴中。父子相承，世爲君長。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矢。其畜宜豬，富人至數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殺所乘馬於屍前設祭。有酋帥突地稽者，隋末率其部千餘家內屬，處之於營州。煬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遣間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爲總管。……貞觀初拜右衞將軍，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偉貌武力絕人。……累拜右領軍大將軍，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自後或有酋長自來，或遣使來朝貢，每歲不絕。」（舊唐書卷一九九）

（三）靺鞨中最北之一部名黑水靺鞨者，於唐太宗時助高麗抗中國，玄宗時乃來朝，遂以其地爲黑水府，封其酋爲都督，並賜姓李氏，是後常來朝，至渤海國興乃轉屬之，不復朝唐。

『黑水靺鞨居肅愼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

北室韋。離爲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寖微無聞焉，遺人迸入渤海。唯黑水完彊，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它部。俗編髮綴野豕牙，插雉尾爲冠飾，自別於諸部。……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來朝，玄宗卽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獻誠。……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新唐書卷二一九）

第五節 渤海靺鞨——渤海國安定國

靺鞨中之粟末靺鞨於唐則天時擊退唐兵，遂建國號爲渤海，統一靺鞨，佔地甚廣，有今之吉林全境，遼寧東部，朝鮮部及俄領沿海州。其國王姓大。唐睿宗以後卽受中國册封，後常遣使朝貢，派學

生留學於唐，一切典章官制大都模倣中國，文化甚高，國勢亦強。傳十四世歷二百十五年（公元七一二——九二七）乃見滅於契丹。然其餘族仍繼續建國，力圖恢復，曾約宋夾攻契丹，不果。其後復降金，爲所役屬，並被遷徙散居數處。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逋殘稍歸之。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衞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痍遁去。楷固窮躡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即并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爲左驍衞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

稱渤海。玄宗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諡爲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愼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新唐書卷二一九）

『乃舉兵親征渤海大諲譔。……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諲譔請罪馬前，……以奚部長勃魯恩王郁自回鶻、新羅、吐蕃、黨項、室韋、沙陀、烏古等從征有功，優加賞賚，丙午改渤海國爲東丹，勿汗城爲天福』（遼史卷二）

『安定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開寶三年其國王烈萬華因女眞遣使入貢，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犄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讎侵侮不已，聞中國用兵北討，欲依王師以攄宿憤，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眞遣使來貢，路由本國，乃托其使附表來上。……端拱二年其王子因女眞使附獻馬雕羽鳴鏑。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女眞使上表，其後不復至。』（宋史卷四九一）

第六節 室韋

室韋又作失韋，亦肅愼族之一支，此族在金以前因不統一未嘗有勢力，與中國之關係亦疏。然其中一部唐時名蒙瓦室韋者後與韃靼族混合而成爲蒙古族之皇室。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㮈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焉、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魏書卷一百）

北史更區別爲五部，並詳記其風俗，蓋其時猶在蒙昧時代也。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

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蘧蒢爲屋，如突厥氊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栰，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蘧蒢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麞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阬穽，騎木而行，偕卽止。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

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靑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北史卷九四）

舊唐書記載室韋之部落及風俗更詳，並言其中有蒙兀室韋一種。新唐書材料更較舊唐書爲多，而蒙兀之名則另譯蒙瓦。

「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猺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攝莞其部，而附於突厥。小或千戶，大數千戶，濱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稅斂。每弋獵卽相嘯聚，事畢去，不相臣制。故雖猛悍喜戰，而卒不能爲彊國。……其語言靺鞨也。分部凡二十餘曰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彊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萵部、訥北部、駱丹部，悉處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遠者六千里而羸。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當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最彊部也。居啜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嶺西部。直北曰納北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河出俱倫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

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猲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鄙餘人也。』（新唐書卷二一九）

第七節　女眞＝金

黑水部靺鞨原屬渤海，渤海亡後屬遼，其部號女直卽女眞，其酋世受封爵。遼勢旣衰乃叛遼獨立，建國號金，擊敗遼師，次第取其寧江州（在吉林北松花江右岸）咸州（在鐵嶺東）賓州（吉林賓縣）黃龍府。（農安）遼主親征復敗歸。遂盡取遼之五京諸路，且擒獲遼主，遂滅遼。因與宋爭遼地開釁，遂進兵侵宋，第一次攻汴京不克，二次遂入汴，獲二帝去，中原淪陷，宋室因之南渡。初以中原地立劉豫爲帝，繼取而自有之。進攻南宋屢有勝負，後乃議和，西以大散關，東以淮之中流爲界。其疆域甚廣，東極海，西逾磧石，北過陰山，南抵淮漢，地方萬餘里。金皇室姓完顏氏，然其先實出於高麗之金氏入居黑水部靺鞨，並娶部女，其後裔遂從母姓。太祖阿骨打始叛遼，稱帝建國，時在宋徽宗政和五年，遼天祚帝天慶五年。（公元一一一五。）太宗吳乞買時復滅北宋。傳至哀宗爲蒙古所滅。

（公元一二三四）凡九主，歷一百二十年。金之人民以女眞爲主體，契丹及漢人則爲被征服之屬民而已，地位迥乎不同。然其主體之女眞人口實不多，第其風氣勁悍且善能驅使別民族故遂能以少克衆，二世而破滅兩大國；然亦正當遼宋二國衰落之際，以新興之民族摧老朽之故國，自然事半而功倍也。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愼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稱靺鞨而七部並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無聞。粟末靺鞨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愼地，東瀕海南接高麗，亦附于高麗，嘗以兵十五萬衆助高麗拒唐太宗敗于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其後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朝貢遂絕。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

也。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迺好佛，留高麗，不肯從。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惡，鬨鬭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始祖曰「諾，」迺自往諭之，……旣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幷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爲聘禮而納之，幷得其貲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爲完顏部人。……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遷徙不常。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爲納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矣。……子昭祖諱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無約束，不可檢制，昭祖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坑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知部衆將殺昭祖，曰「吾兄子賢人也，必能承家安輯部衆，此輩奈何輒欲坑殺之。」亟往彎弓注矢射于衆中，劫執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昭祖稍以條教爲治部落寖強。遼以惕隱官之，諸部猶以舊俗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至于青嶺白山，順者撫之不從者討伐之，入于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生女直之俗至昭祖時

稍用條教，民頗聽從，尚未有文字，無官府，不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子景祖諱烏古迺，遼太平元年辛酉歲生，自始祖至此已六世矣。景祖稍役屬諸部，自白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之屬以至五國之長皆聽命。……遼主召見於寢殿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遼人呼節度使爲太師，金人稱都太師者自此始。……既爲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生女直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傾貲厚賈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顏部、統門水溫迪痕部、神隱水完顏部皆相繼來附。」（金史卷一本紀）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諱旻本諱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太祖進軍寧江州次寥晦城，婆盧火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遼之罪申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卽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

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尙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克黃龍府，遣辭剌還遂班師。……十一月遼主聞取黃龍府，大懼，自將七十萬至駝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剌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鄰濼。上自將禦之，十二月己亥行次爻剌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上從之。遣迪古乃銀朮可鎭達魯古。丁未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追及遼主護步答岡。是役也兵止二萬，上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金史卷二太祖本紀）

「女眞爲本戶，漢人及契丹爲雜戶。……漢人渤海人不得充明安穆昆戶。」（續通典卷一〇食貨一〇）

「初女眞人不得改爲漢姓，及學南人裝束，違者杖八十，編爲永制。」（金史卷四三輿服志下）

「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王子孫，宦門仕族，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

白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熱，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圍坐地上，以敗席或蘆藉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績。任其生死，視如草芥。」（洪邁容齋三筆）

第八節　滿洲＝清

（一）滿洲名稱之來源——滿洲人爲肅愼族最近之歷史民族，今且以之代肅愼而爲此族之通稱矣。滿洲之前即爲金，金之前爲黑水靺鞨，史蹟甚明。金以後何以稱爲滿洲則頗有異說。滿人自稱滿洲二字由於佛號「曼殊」二字變成。然日本稻葉君山則謂滿洲人在改號滿州以前實號爲金而非滿洲，孟森更考證「滿洲」明人初作「滿住」，爲最大酋長之稱，明人誤以酋長之稱稱其民族，滿洲承認之，遂爲定稱。

「滿洲本部族名。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

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殊，華言妙吉祥也。』（滿洲源流考）

『其對明而言曰「我滿洲如何云云」猶之明人謂「上命如何云云」也，然彼此誤會。他人聞建州人自稱我滿洲，不以爲建州人係傳其主命，直以爲建州人自名其國或部族爲滿洲。建州人亦遂承認之。其後太宗時致書明督師袁崇煥卽自稱滿洲國皇帝矣。……：太祖以前百餘年卽有李滿住，太祖亦爲其將士尊之曰滿住，則明爲襲其本部之舊稱，並不因西藏之稱爲文殊師利始有其名。』（孟森淸朝前紀）

滿洲開國之史實據滿人自述者乃爲一則神話，殊無歷史價値，以下亦有不實之處。

『滿之先世姓愛新覺羅氏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里餘，綿亙千餘里，山上有潭周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山之東曰布庫里山，下有池曰布爾湖。相傳有天女三浴於池，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入腹，遂有孕，尋產一男。及長，因命之曰：「汝以愛新覺羅爲姓，布庫里雍順爲名，天生汝以定亂國，汝宜誌之，汝順流而往卽其地也。」乘以小舠順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時其地三姓爭爲雄長，日搆兵相仇殺，亂靡定。有取水河步者見而異之

歸以語衆，衆往觀，詰所自來。答曰「我天女所生，以定汝等之亂。」且告以姓名，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交手爲舁，迎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國主。」以女百里妻之，尊爲貝勒，其亂乃定。於是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是爲開基之始。」（滿洲源流考。）

（二）滿洲興起之史實——清初史實爲清人故意銷滅，然據近時史家之研究已漸明瞭，其大略如下：自金亡後其遺族散居混同江南北，元設萬戶府鎭之，明初於其地建三衞。時女眞分爲三部曰建州女眞，曰海西女眞，曰野人女眞或生女眞。各置一衞。永樂時女眞人阿哈出受職爲建州衞指揮使，並賜姓李氏，時復有孟哥帖木兒姓童或佟，即清人之尊爲肇祖者，亦受職爲建州左衞指揮使，其後復分左衞爲建州右衞，遂有三衞。孟哥帖木兒之裔董山曾寇明被殺，建州衞遂衰。其後傳至福滿是爲清興祖，其子景祖及孫顯祖爲明兵所殺，曾孫努兒哈赤即清太祖乃從微弱中創業，及身而成立滿洲大帝國。

滿洲皇室之姓爲愛新覺羅，愛新意爲金，覺羅爲族，意即金之族也。然又有佟氏之說，史家謂或

如金之王室金氏而完顏姓，蓋一父系一母系也。（呂著中國民族史）

努兒哈赤時女眞部落分爲四部。

（1）建州部：有五支部即蘇克蘇滸河、渾河、完顏、棟鄂、哲陳。

（2）長白山部：有三支部即訥殷、鴨淥江、珠舍哩。

（3）扈倫部：有四支部即輝發、哈達、葉赫、烏拉。

（4）東海部：有三支部即瓦爾喀、虎爾哈、窩集諸部。

建州及長白山二部即明建州衞地，在遼瀋之東。東海部爲明野人衞地，東際日本海，在今吉林及西伯利亞沿海州境。扈倫爲明海西衞地偪處開原鐵嶺。諸部中以扈倫四部爲最強且附於明。

努兒哈赤初起族衰力微，以其父祖爲蘇克素護部尼堪外蘭所構陷，蓄志復仇；於萬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年）以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攻陷尼堪外蘭之兩城，尼堪外蘭奔明，明執以予努兒哈赤，並允歲給銀八百兩。努兒哈赤更征服建州五部及長白山之鴨淥江部，疆土更大。時扈倫部葉赫最強，忌努兒哈赤，乃合扈倫四部長白山二部，蒙古三部即科爾沁、錫伯、卦勒察，計九部三萬衆

聯軍來攻，努兒哈赤大破之，遂滅珠舍哩、訥殷、輝發、烏拉，復聯葉赫滅哈達，拓地益廣。努兒哈赤遂於萬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即皇帝位，是爲太祖，建元天命。至其所稱之國號，實爲金，即後金，然自太宗以後又改爲滿洲而諱爲金。其所以改稱係由對明之政策云。（孟森清朝前紀）

天命三年努兒哈赤突以七大恨告天，率八旗六萬之衆侵明，陷撫順，圍清河。明出兵九萬號二十四萬以楊鎬率之征滿洲，戰於薩爾滸，明兵大敗，滿洲遂進拔開原、鐵嶺滅葉赫。不久復進陷遼陽、瀋陽，乃移都瀋陽。後明以袁崇煥守寧遠，稍復失地。努兒哈赤攻之不克，不久死，太宗立。征服朝鮮、察哈爾，收明降將孔有德等。崇禎九年滿洲改國號爲清，改元崇德。崇德六年清攻錦州與明洪承疇大軍戰於松山，復大敗之，承疇被擒降，錦州亦陷。是後明堅守山海關，直至吳三桂開關降清，清人遂入關征服中國。以上皆普通史書常載不復詳述。

滿洲尚有稍僻之東海部亦於太祖、太宗二朝派兵征服，收其人入軍隊。

「以一成一旅敵中原，必先樹羽翼於同部；故得朝鮮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族類同則語言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聖武記）

（三）滿洲之兵制政制——滿洲初起時僅有遺甲十三副可見其衆之少，然其後統一同族，兵數漸衆，始有所謂八旗之兵制。政制初亦甚簡單，軍政不分，後參用中國制度如設立六部等，迨入主中國，除兵制外，乃幾於全沿明制。

「萬曆十一年滿洲以甲十三副攻圖倫城破之，益厲兵力，得以次削平諸部。初定出兵校獵不計人數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設長一人領之，其長稱爲牛彔額眞。後於二十九年正月間，以諸國來服人衆，編三百人爲一牛彔，每牛彔設一額眞，（後改稱爲牛彔章京即佐領）至五牛彔設一甲喇額眞，（後改稱甲喇章京即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後改稱固山章京即都統）每固山額眞左右設兩梅勒額眞。（後改稱梅勒章京即副都統）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至是增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幅之黃白藍者緣以紅，幅之紅者緣以白，共爲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立，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軍士禁喧囂，行伍禁攙越。當兩軍交戰，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自後衝擊，俾精兵立馬他處，相機接應焉。」（清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熹宗天啓六年秋九月，滿洲主皇太極嗣位，集諸貝勒議定官制。初滿洲主努兒哈赤起自部落，諸事草𠜂，設官甚簡，其後削平諸部，𠜂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卽固山額眞）一，佐管大臣（卽梅勒額眞）各二，又設理政大臣五，札爾固齊十，往往卽以總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至是建議每旗仍各設總管大臣一，是爲八大臣，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其佐管大臣每旗仍前設各二。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淸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淸世祖順治元年冬十月，帝入京師卽位，定內外文武官制，內自閣部至庶司，外藩臬守令提鎭將弁，略訪明制而損益之，兼用滿、漢人。』（淸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四）滿洲之風俗——淸初滿人之生活係射狝，定居住木屋，屋內有炕，無棉織衣，手自割肉，家人同炕睡，壓平後頭骨，有殉葬俗，有祭天跳神之宗教，信薩滿巫。入關以後漸易舊俗，惟在關外者改變較少。

「是時，（太祖）諸國分裂……皆金代部落之遺，城郭土著射獵之國，非蒙古行國比也。各主其方，爭相雄長，强凌弱，衆暴寡。」（開國龍興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一帙）

「其居聯木爲柵，上覆以板，復加以草，牆壁亦以木爲之，汚泥其上。地極苦寒，屋高僅丈餘，獨東南扉。一室之內，炕周三面，熅火其下，寢食起居，其雖盛夏，如京師八月。」（扈從東巡日錄）

「陳敬尹爲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寧古塔，尙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麞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余曾以疋布易稗子穀三石，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余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余居寧古塔，衣食粗足，則皆服綢緞矣。」（楊賓柳邊紀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一帙）

「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中一人歌，衆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蓋以此爲壽也。」（柳邊紀略）

「吉省氣候嚴寒，寢室築土炕占室之半，可容十人；尊卑老少長幼男女一炕共寢處，雖外來之親友，假宿之孤客，亦無上下床之別。臨睡時用木柴燒之以增溫度，一室如春。惟習俗臥必裸體

故相率不燃燈。」（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一頁一〇四）

「嬰兒初生枕以硬枕，（枕實以豆）務平其後腦骨，以硬起欠美觀，習俗然也。故辛亥之役摸腦骨以別滿、漢，以滿人平直而漢人硬起也。惟疑睡坑故平削者，乃不知東省風氣之臆測語，近燕、魯流寓者亦多染此習。」（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一頁一〇三）

「男子死，則必有一妾殉。當殉者即於生前定之，不容辭不容僭也。當殉不哭，艷裝而坐於炕上，主婦率其下，拜而享之。及時，以弓扣環而殞；倘不肯殉，則羣起而縊之死矣。」（絕域紀略）

「薩瑪教為東夷一種宗教，在昔滿洲人亦迷信之，此教今日蓋在松、黑、烏三江下游，南及朝鮮、咸鏡諸道皆染此習。凡人患病輒延男巫亦有女覡至家，左執鼓以鐵絲貫錢數十橫繫鼓之兩耳，脅肩蹈足而行，援桴鼓之，使錢不相併，取其錚鏦有聲。腰圍裙曳地，又以長帶繫銅鈴鐵鐺裙後。口喃喃作咒，旋作狐鼠諸精魅言，能作幻人術，以利刃刺病人患處，甚至截作兩段，刀出如故。吉林、臨江等處亦有此陋俗。」（雞林舊聞錄）（在吉林地志內）

「至於祭天之禮，滿洲人等於所至之地皆可舉行。但尋潔淨之木以為神杆，或置祭斗，或縛草

把，購豬灑米以祭。』（八旗通志卷八九）（禹貢三卷五期引）

『滿人有病必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竿，祭時著肉斗中，必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冢婦，以鈴繫臀後，搖之作聲，而手繫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柳邊紀略）

『滿淸之興，自四貝勒奪得遼河以東遷居遼陽改卜瀋陽而後，脫離野蠻強自冠帶，故自四貝勒以降之支派稱宗室用黃帶；以上直無譜牒可考，遂於同部之子孫概冠以覺羅兩字，別用紅帶。』（鷄林舊聞錄在吉林地志內）

『滿洲八旂之氏族共有著姓二百九十餘，而以八大姓爲首，其屬籍均列正白等上三旂其世系半出自吉林，曰瓜爾佳氏曰鈕祜祿氏曰舒穆祿氏曰那拉氏曰棟鄂氏曰輝發氏曰馬佳氏曰伊爾根覺羅氏，以上八氏，尙主選妃不外乎此。……八旗氏族著姓除八氏外則稱爲希姓，有

精吉氏、薩爾都、富察、完顏等三百四十餘姓。又滿洲旂內之蒙古姓氏有博爾濟、吉特等二百三十餘姓。又滿洲旂內之高麗姓有金、韓、李、朴等四十三姓。又滿洲旂內之漢軍有張、李、高、雷一百六十餘姓。凡屬滿、蒙八旂內俱稱名而不舉姓，以其名之第一字相稱，如姓氏然，其名漢文祇用二字不用三字，恐與滿語相混，若四五字者則滿語也。今滿、漢大同，旂人冠漢姓者甚多，如漢軍等本係漢姓無所變更若旂姓則大抵以切音而成。』（鷄林舊聞錄在吉林地志內）

（五）滿人之同化——滿洲初與時文化尙在野蠻以至於半開化階段，然其民勇敢誠樸，其酋長則與明邊官界接觸久而富有軍政常識及智略，蓋已可謂爲文明人矣。以此種酋長用此種人民，自然朝氣蓬勃，戰勝攻取，舉老朽腐敗之明室一舉而代之。然其民族旣小，所統治之漢族過大，故於種族觀念斤斤注意，且知已族純賴武力立國，而其武力係由於野蠻生活之培養，故甚懼爲漢人文弱之風所同化。其開國之君頗能諄諄告誡其族衆，然而大勢所趨，頹風莫挽，不數傳而其民族已同化於漢人，其文弱或且過之。此其故彼等常歸咎於其貴族子弟之習漢詩文，與漢詩人唱和，而荒棄弓馬。然此尙非其癥結也，滿人之失敗在於入關以後棄其野蠻環境，雜居漢人之中，全賴掠奪漢

人以爲生，生活優裕，而無用力之需要，自然筋鬆力懈，成爲廢物，「晏安酖毒不可懷也，」滿人之成功固在於入關，然而滿人之失敗亦即肇於斯時矣。雖然，由一民族言之固屬失敗，然由全中國之民族言之，則滿人之同化實爲民族史上一大成功也。

『崇德元年十一月，集諸王貝勒大臣等於翔鳳樓，使內宏文院大臣，讀金世宗本紀，且諭之曰：「……世宗卽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效漢俗，預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禪等，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爲朕不納諫。朕試設爲比喩，如我等於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刀，右挾弓，忽遇碩翁科囉、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尙左手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爲子孫萬世之計也。在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清代通史上引）

「鄂爾泰之姪鄂昌不合援引世誼與中藻唱和，又摘鄂昌塞上吟中稱蒙古爲胡兒，爲忘本黨逆，故皆及於禍，旋降嚴旨禁八旗滿洲人學習漢文及與漢人唱和論同年行輩來往。」（淸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第九節　現代在滿洲之通古斯族

建立淸室之滿人以外尙有其稍疏之同族卽同屬於通古斯族之較小支派甚多，於淸室興起後大都被合倂。其一部分參加滿洲成爲滿人之一要素，其後亦卽隨滿人而同化於漢族，尙有一部分則仍住其故土，其後多少略保存其固有狀態。此種通古斯族諸支系人在淸初分別之爲四類：

使犬部：包括呼爾喀、滿琿及黑龍江下流之鄂倫春人等。

使鹿部：包括費雅喀、奇勒爾及上流鄂倫春人之在東部者。

使馬部：上流西部之鄂倫春人。

魚皮部：呼爾喀之黑斤卽赫哲人，又稱魚皮韃子。

此種分類自然不合科學性質，然彼時人只能如此分別。此各支派人三百年來亦多有變動，至今人口甚少。

「由寧古塔而東三百里，有依朗哈喇土城，卽五國城故地，設官守之。又東北五六百里，爲呼爾哈部所居。又六百里，爲黑斤部所居。又六百里，爲費雅哈部所居：此三部人，總名曰烏稽達子。烏稽卽窩集也。又名魚皮達子。近混同江海口。不產五穀，惟此紫貂、元狐、海螺、灰鼠、水獺、鷹、鵰及魚。每歲五月，此三部人則乘査哈船江行，泊寧古塔南關外進貂。將軍設宴，並出部頒袍帽、靴襪、挺帶、巾扇賜之。貂以黑斤部所產爲最，費雅哈次之，呼爾哈又次之。黑龍江、索倫所產毛粗又次之。黑斤、費雅哈二部，皆不薙髮、梳髻、環耳，男婦皆不褌，以魚皮爲衣柔軟可染。富者以鵰翎蓋屋，貂及元狐爲帳，狐鼠爲被褥。呼爾哈人則服飾略同滿洲矣。三部人皆無官長約束，質直有信義，商賈賒物，約償黑貂，千里不爽期。勇敢能一人殺虎。」（吳兆騫：寧古塔記）

「明代中葉扈倫以東與烏拉部境壤密邇者則有東海三部，明人所謂野人衞是也，以今地望考之，是三部適佔吉省之東半。三部者同土著滿洲，同出通古斯族，卽呼爾哈部、瓦爾喀部、渥集

部是。』(雞林舊聞錄四卷三頁)

「滿清未興以前在東海三部之東北而與渥集部緊相連接者則清紀概以使犬使鹿別之,明代悉統於奴兒干都司。清廷先後呑併是地,大約已在天命紀元以後。其地爲今日吉省最東北之臨江、綏遠等縣,迄乎黑龍江、混同江下游兩岸,凡咸豐十年割隸於俄沿東海岸一帶是。其人則濟勒彌、費雅喀,薙髮與不薙髮之黑斤諸種是。』(雞林舊聞錄四卷三頁)

『東荒土族,種落甚繁:居於烏蘇里江沿岸及松花江下游者有黑斤人、赫哲人、奇里人等,統稱瓦爾喀人;居於嫩江附近者有達瑚爾人;居於黑龍江上游者有鄂倫春人、索倫人、蠻雅爾人、畢拉爾人;居於黑龍江下游者有費雅喀人,(亦有鄂倫春人)居於庫頁島者有蝦夷人。以上諸族,除蝦夷外,皆屬東胡族。』(東荒民俗見聞瑣錄)

索倫人——居精奇里江與額爾古納河之間。清人素聞其善於騎射,乃於天聰九年遣將踰黑龍江收其壯丁二千餘人而還。崇德四年因其酋長叛,征之,越年俘其人口約八千人,並擒其酋,清之勢力直達黑龍江以北。

「遠在黑龍江以北，挽弓十石，能自縛於樹，射虎熊洞穿，負之而歸。馬有逸失者，雖數百里外，皆能蹤迹得之，惟一經雨後，即不可識。音近蒙古，間雜漢語，故或以為遼之後裔，不純滿洲云。」（聖武記附考）

鄂倫春人——又作鄂倫奇、鄂倫古、鄂魯春等有廣狹二義，狹義之鄂倫春人限於在黑龍江上流及河口左岸之人民，廣義者即為瑪湼克爾、滿琿人之通稱。

「鄂倫春婦女皆勇決善射，客至，腰數矢上馬，獲雉兔作炙以餉。載兒於筐，裂布懸項上，射則轉筐於背，旋回便捷，兒亦不驚。」（方式濟龍沙紀略）

「鄂倫春族之人以麅皮為衣服……以麅肉為主食品，米麵為副食品。……住屋為斜搭木為架，上尖狹下圓闊。夏季富人外圍以布，貧人外圍以葦或草。冬季富人表裏都用皮圍，貧人在葦或草之外面敷以雪。……放置食物之器具概用皮製成，有方者有圓者，放置衣物。……人死即為易衣，放在撮羅子外面地上，通知同族及戚友哭泣以誌哀，焚化紙錢；然後用韃皮將尸體裹起，擇日舁出，架於樹上，待皮肉腐爛骨墜下，然後拾起埋之土中也。」（中華風俗志下篇卷一）

再錄關於索倫及鄂倫春之新記載於下：

「索倫乃我國人對其土族之汎稱，實則其中尙包有達瑚爾人、蠻雅爾人、及畢拉爾人。索倫人與鄂倫春人最大區別，厥爲其所使用之牲畜；鄂倫春人使四不像子（馴鹿之俗稱），索倫人則使馬。滿語「鄂倫」卽四不像子之意，鄂倫春者，乃「養四不像子者」之意也。索倫爲「射者」之意。其馬體格較小，但強健耐勞苦，過於內地之馬。鄂倫春人居索倫人之西，據故老言，此族原居他處，百年前始來今地；索倫人爲其所迫，東遷避之，現多居精奇里河流域，布里雅山附近草原，爲其盤據之所。鄂倫春人及索倫人，皆不甚魁梧，四肢亦不粗壯，面部平，兩頰寬，鼻大脣薄，口不甚大，眼小眉細，似欲睡者。男子衣外套，下及膝，用毛皮或革皮做成，土名「古拉瑪」。外套之內，仍有大袍，用由華、俄人易來之棉布或毛織品製成，土名「薩木薩」……鄂倫春人及索倫人皆爲漁狩兼畜牧民族，居處無定所：春夏則居水旁捕魚；秋冬則入山林射狩。……其居處皆爲穹廬，用約四十尺，用二十餘小柱竪土中，圍成圓形，高約十尺。柱外敷以樺皮，四不像子皮，或鹿皮等。……二族之人射擊皆準，而索倫騎術尤精，雖婦人亦能上馬馳逐。狩時用火槍及

弓箭，挾長矛，以刺猛獸。索倫人毒箭最馳名，射必中中必死，故行旅皆畏之。……存此二族中婦女地位甚低。』（東荒民俗聞見瑣錄地學雜誌）

赫哲人——又稱黑斤人，魚皮㺚子等名，然魚皮㺚子不專指此族。

『自伯力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阿吉大山，其間沿松花江兩岸居者皆稱黑斤亦呼短毛子，共約五六千人。男女皆薙髮，女未字者頂挽椎髻，已嫁則垂雙辮。鼻貫金環。用布一幅曰勒勒，自頸斜拖至膝，寬以掩蓋兩乳爲度。腰以上剪色布或魚皮爲花貼之。腰下用銅片圓徑一寸及二寸許共二十餘枚鑿空如雲紋，呼曰空盆，以次垂裙上，行則丁冬有聲。黑斤語類滿人，衣服亦悉如滿製。喜紫色袖，束花帶，寬二三寸。足著靰鞡以獸皮或魚皮爲之，自膝至踝每剪色布或魚皮爲花。男子耳亦戴環，形質稍異。無文字削木裂革以記事，不知歲閏弦朔，問其年以食答抹哈魚幾次爲對。夏捕魚作糧，冬捕貂易貨。漁用網用鈞，所駕漁舟名曰殘喇，用婦女蕩槳，捕貂用藏弩，貂行繩動則射，鼠鹿狐獺皆然，百不失一。善睇獸蹤，迹之必獲。以數犬駕舟，形如橇，長十一二尺，寬尺餘高如之，雪後則加板於下，鋪以獸皮，以釘固之，令可乘人，持篙刺地，上下如飛。游行棲止

之處用樹皮或草爲小屋。……混同江下游及東海沿岸其間土著之黑斤族以薙髮與不薙髮爲大界劃，薙髮者自伯力迄阿吉大山止，其習慣風俗旣如上所述矣。……不薙髮之黑斤種人自阿吉大山順混同江東北行至黑勒爾地方兩岸，居者共約二三千人。俗與薙髮黑斤同，惟語言互異，通呼長毛子。男垂辮，染濟勒彌人風氣，多喜弄熊。」（雞林舊聞錄）

「男女尙有黥面風俗，額部作四點如蕓薹花狀。男子衣料多爲魚皮，故華人又稱之曰魚皮達子。實則冬日亦服狗皮也。魚皮多服之於夏日，以其能防雨也。魚皮多係取之於鮭魚，剝皮之技甚巧。剝下後，用木槌擊落其鱗，使之柔軟，然後方能使用。……彼等有樺皮船，有柏木船，船上亦有支帆者。……屋內地上掘一穴，穴中熾火，爲取煖及熱酒之用。……屋前多有大方柱矗立，頂爲人頭形，有目有口，兩面皆刻人頭像及他動物像。……其俗畏熊虎稱虎爲「瑪法」稱熊爲「黑瑪法，」「瑪法」者中語老爺之意。」（東荒民俗見聞瑣錄）

「赫哲亦由「窩集」轉變而來，所以他和窩集一樣，並不是指某一部落或某一地域而言，不過是森林民族的通稱。」『隋、唐時的黑水靺鞨當爲赫哲的遠祖。』『金史的吉里迷、兀的改，

卽爲今日的赫哲，這可算赫哲在中國文獻中最早的記載。」『赫哲與吉利雅克〔卽費雅克(Giliak)〕世有魚食民族之稱因爲他們的食料以魚肉爲主。……現代的赫哲因爲受了從事農業的漢族及滿族的影響漸漸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由漁獵而兼事農業，以「小米子」爲主要食糧，和麅鹿肉合煮成肉粥名爲「蒙古布大」」。『赫哲人不知製造陶器，所以他們原始的飲食器具，如盆、碗、盤、杯、杓等都用獨木挖成，或用樺樹皮製造。」『赫哲人的衣服夏用魚皮，冬用獸皮製成。……自與漢、滿、俄諸民族接觸後，卽有棉布輸入，代替魚皮衣料，所以今日魚皮已不多見。」『以魚爲主要食物的赫哲人，爲了謀生便利起見，他們的住處都在江河沿岸，所以松花江、烏蘇里江、黑龍江成了赫哲民族的三個大本營。」『他們大都是聚族而居，最小的社會組織是屯。」『房屋可分臨時的與永久的兩種。」『赫哲和其他的原始民族一樣，他們的宗教的基本觀念，是屬於生氣主義。……他們以爲人有三個靈魂。……靈魂的形狀似人形，而分量甚輕，草桿羽毛皆能載之。……在這信仰生氣主義環境之中，自然而然的產生了薩滿教。……赫哲的薩滿，共分三派：（一）河神派；（二）獨角龍派；（三）江神派。三派的分別

完全以帽上的鹿角爲標誌。」（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濟勒彌人——

「自黑勒爾以下直至混同江入海口共約六百餘里，舊爲費雅喀人所居，今則合鄂倫春、奇勒爾二族統稱濟勒彌人。女未嫁者椎髻垂背，嫁則合梳雙辮，横束腦後。語言復與不薙髮之黑斤不同。而鄂倫春、奇勒爾七族又各能操本部語言，與純粹土著之費雅喀人有別。但無文字、醫樂，不知歲時弦朔，錢貨，廢居則江東諸族固一致也。夏乘小舟每至口外各島江沱海汊，冬駕扒犂至索倫河南，與諸種人爲物質交換。每家畜犬數十，既羸老使宰食而衣其皮。寒暑一裘不易。喜弄熊，呼曰馬發。富者每以多物換致，習爲射戲，親朋遠近聚觀。」（雞林舊聞錄）

「費雅喀人內部又分數部，但習俗皆無分別，即與黑斤人之差異亦不甚也。其人眼小，眉濃，髯多，不薙髮，僅束之爲辮或髻。衣飾與黑斤人亦同，靴多爲海狗皮所製，少有用魚皮者。……養犬甚多，以供役使。兵器有刀矛弓矢，近漸用火槍。主要食品爲魚，輔以鯨油菜蔬，不注意耕種。米粱多係自華、俄人易來。……其中有一部分爲一妻多夫制，故女子地位頗高，男子有時必須能

縫紉，始克膺選爲夫。俗信薩滿教，有木偶，較黑斤人尤爲誠篤。』（東荒民俗聞見瑣錄）

達瑚爾人——又稱打虎兒等名，居耶布魯諾衣山之東，額爾古納、精奇爾及黑龍江岸，順治中葉以後始移於松花江岸及其近旁之黑龍江流域。（見清代通史）

『其體格較鄂倫春人稍爲高壯，面圓頰不甚寬，眉斜竪，髮不黑。衣飾彷彿華人；男衣布袍。……男子辮髮，女子髮上挽，結髻於頂，約以首飾，……此族大體皆有定居，居處院宇作方形。……土俗雖稍有耕植者，然大多數仍事漁獵，其方法及所得者與鄂倫春人及索倫人同，射擊之術亦頗精（在華境者事耕種者頗多）』（東荒民俗見聞瑣錄）

肅愼系參考書

一 大戴記

二 國語：魯語

三 史記：五帝本紀，周本紀，孔子世家

四 後漢書卷一一五

五 晉書卷九七

六 魏書卷一百

七 北史卷九四

八 隋書卷八一

九 舊唐書卷一九九

一〇 新唐書卷二一九

一一 遼史卷二

一二 宋史卷四一九

一三 金史卷一、二、三、四、四三

一四 大金國志

一五 二十二史劄記

一六 孟森：清朝前紀
一七 許國英：清鑑易知錄
一八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
一九 蕭一山：清代通史
二〇 但燾編：清朝全史
二一 魏聲龢：雞林舊聞錄
二二 魏聲龢：吉林地誌
二三 稻葉君山著楊成能譯：滿洲發達史（東北叢刊第一集內）
二四 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東三省
二五 鳥居龍藏著湯爾和譯：東北亞洲搜訪記
二六 傅斯年：東北史綱
二七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二八　朱希祖：金源姓氏考（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二卷三、四期）

二九　馮家昇：述肅慎系之民族（禹貢三卷七期）

三〇　周　信：清初東北土人的生活（禹貢三卷五期）

三一　Lindgren著李誠久譯：滿洲西北部及使鹿通古斯族（地學雜誌十九年二、三期）

三二　張超夫：東荒民俗聞見瑣錄（地學雜誌十八年二期）

三三　姜松年：黑龍江鄂倫春族近日之狀況（地學十五年）

三四　宮碧澄：新疆的滿洲人（邊事研究三卷五期）

三五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三六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三七　Shirokogoroff-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三八　Shirokogoroff, Sm.-Northern Tungus Migrations in the Far East (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6 P.P. 123-183)

第九章 匈奴系（回族來源之一？）

第一節 總論

匈奴之來源，據古書所述，係出自漢族。如史記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路氏疏仡紀：『桀崩其子淳維，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熏育』。樂彥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熏育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此說自然不經。史記又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而史記索隱又云：『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詩、采薇、毛傳『玁狁北狄也』。呂覽審爲篇高註：『狄人獫狁今之匈奴』。近人王國維研究結果謂：『我國古時有一彊梁之外族……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鬼方昆夷玁狁考）故

知此族之名稱甚多，所謂獯粥，亦作薰粥，葷粥；玁狁亦作獫狁、厰允、厰粇；鬼方，亦作鬼戎；昆夷，亦作昆戎、混戎、緄戎、犬戎亦作畎夷、串夷；皆由一音異譯或音轉而致，實皆一族。入春秋後且改稱爲狄或翟，又曰戎。（均見全書及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最近更有謂山海經「王亥喪僕牛於易」之易或有易，亦即此族，蓋易與狄本可通用也。（見方庭論狄）。由以上言之，可知匈奴實爲漢族以外之異族，然此異族究屬何種？據中國史籍，後來之突厥原係匈奴別種。『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周書）。『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勑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魏書高車傳）。突厥旣爲匈奴之別種，則匈奴自然卽屬於廣義之突厥族。丁令亦卽突厥，赤狄卽匈奴之先，故亦可證匈奴屬突厥。以此近代史家多宗此說。梁任公謂『隋唐四五百年間東南族甚微不振，其先後縱橫於塞北者，若突厥若回紇若薛延陀皆土耳其族，與古匈奴血緣相近。今中華民國五大民族之一，甘肅新疆一帶之回族皆其胤也』。又云『諸史所謂雜胡除蒙古外大抵皆突厥民族，與匈奴同幹別支者也』。（見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張其昀亦謂『突厥族之歷史殆如雙峰並峙，一爲秦漢間之匈奴，一爲隋唐間

之突厥』。（見中國民族志）繆鳳林謂『突厥爲匈奴別種，或云出於索國，詳著周書則爲葷鬻支族』，又其四裔國族表中亦列索國突厥於葷鬻一系之內。（見中國通史）。最近宋文炳著中國民族史亦將匈奴置回族內引元史譯文證補『匈奴之後突厥最盛，突厥既滅回紇乃興』之語以證之。

此外有不甚贊同此說者如呂思勉云『赤狄餘種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徵諸史傳，鐵勒之語亦無與匈奴類者。豈丁令種落有與匈奴近者其種遂相雜，故其語多同？……赤狄餘種之說，似又因其語與匈奴同而附會以古之匈奴即狄也』。（中國民族史）。呂氏以匈奴爲獨立之一族。王桐齡則明言其屬於蒙古族，謂『蒙古族之根據地，在今外蒙古東部……秦漢之交，略取內外蒙古，建立遊牧大帝國史書稱之曰匈奴』。（中國民族史）。賴希如謂『然則所謂匈奴族，芬族者，與突厥族及蒙古或韃靼族，古代同幹異系之一支族』（中華民族論）姚從吾謂『實在匈奴與匈人均爲遊牧民族，遷徙無定，久與他族混合，純粹的匈奴人與匈人或已不存在』。（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西人研究匈奴之種屬者，亦有以下四說：（見同上文）

（1）蒙古族說；主張匈奴與匈人皆屬蒙古族者（爲 Pallas, Bergmann, J. J. Schmidt 等人）。

（2）突厥族說：以匈奴爲屬於突厥族，但侵入歐洲之匈人則以爲是芬族之支系，主張者爲 Abel Rémusat, Klaproth。

（3）芬族說：以匈奴匈人皆爲芬族者有 Saint Martin, Seminoff Uifalivis 等。

（4）斯拉夫族說：以匈奴與匈人皆爲斯拉夫族，主張者爲若干俄國學者。

編者以爲匈奴族之起源，無論爲與突厥族同幹異系之別一支族，或爲東胡突厥之混合種。總之必爲大陸蒙古利亞種北方系之一支。來源固不易明，即能確斷其原屬何族，亦不能即斷其現在屬於何族。蓋匈奴敗後，人民散居各處，而原住地蒙古又爲鮮卑、突厥、回紇諸族先後佔據，其人民久已與他族混合同化，後世恐已無復純粹的匈奴人，只有現代的蒙古族突厥族通古斯族，甚或漢族中或皆有其成分耳。

第二節　秦以前之匈奴

（一）匈奴族起源甚早，上古時卽與華夏系鬬爭，自黃帝以來至於三代皆以對付此族爲事。史稱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先王季歷伐西落鬼戎，獲翟王二十。孟子言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周宣王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凡此皆可證兩族交涉之頻繁。

『黃帝北逐葷粥，合符釜山……以師兵爲營衞』。（史記五帝本紀）

『昔者太王居邠、族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孟子）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於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於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

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於麗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漢書卷九十四上）

（二）春秋初期，匈奴勢甚大，侵略華夏諸侯。華夏中霸者乃起而聯合華夏諸國，攘斥夷狄，匈奴勢漸衰落。匈奴在春秋時名爲戎狄，細別甚多。

『戎之別有七：其在今陝西之臨潼者，曰驪戎，卽女晉獻公以驪姬者。秦置驪邑，邑有驪山，俱以戎得名。其在鳳翔者，曰犬戎，蓋西戎之別在中國，其先嘗攻殺幽王，秦驅逐之，至春秋時種類猶存，閔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汭是也』。『狄之別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長狄，長狄兄弟三人，無種類。而赤狄之種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潞爲上黨之潞

縣，處晉腹心，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明年並滅甲氏留吁鐸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廣平，鐸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種有三，其先與秦同州，在陝之延安，所謂西河之地，其別種在今之眞定藁城晉州者曰鮮虞，曰肥，曰鼓，鮮虞最強，與晉數鬬爭，而肥鼓俱爲晉所滅。蓋春秋時戎狄之爲中國患甚矣，而狄爲最。諸狄之中，赤狄爲最，赤狄諸種族潞氏爲最。晉之滅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勝之，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遂滅潞。而晉侯身自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稷在河東之聞喜，而曲梁在廣平之雞澤，綿地七百餘里，旋復得留吁之屬，晉之疆土益遠，狄所攘奪衛之故地，如朝歌，邯鄲，百泉，其後悉爲晉邑，班氏所謂河內殷墟更屬於晉者，蓋自滅狄之役始也。然狄之強，莫熾於閔僖之世，殘滅邢衛，侵犯齊魯，其時止稱狄，未冠以赤白之號，其後乃稍稍見於經傳，意其種豪自相攜貳，更立名目，如漢之匈奴分爲南北單于，而其後遂以削弱易制。傳云：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於晉，此其徵也」。（顧棟高春秋四裔表序）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

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犇於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衞，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於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圁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史記匈奴列傳）

（三）戰國時華夏系合併爲七大國，各向所近之異族進攻，匈奴接近華夏系者，大都被征服而同化，遠者至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亦被驅逐北徙。

「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幷代，以臨胡貉。其後旣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史記匈奴列傳）

第三節　兩漢三國時之匈奴

（一）秦亡以後，匈奴再興，傳至冒頓，乃征服北方諸族，合爲一大國，南向侵略中國，困漢高祖於平城，漢族乃採和親方策以待之，然仍時受侵略。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史記匈奴列傳）

（二）自漢武帝始，中國乃改和爲戰，頻出大軍遠征，結果匈奴大敗，中間雖有小勝，究竟無補於事。

「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馬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渾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史記匈奴列傳）

『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惰殰，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漢書卷九十四上）

（三）中國與西域交通後，更聯烏孫夾攻匈奴；（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再遭重大損害，於是丁令由北方，烏桓由東方，亦乘機夾攻，匈奴遂不能復與漢抗。

『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以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敺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贏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

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産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漢書卷九十四上）

（四）其後匈奴發生內訌，初五單于爭立，後又有呼韓邪單于及郅支單于之爭。呼韓邪戰敗降漢，且入朝（宣帝甘露二年）。郅支走去西域擊康居國，終被漢西域都護所殺。匈奴遂在前漢後期被征服爲漢屬國，且入居幷州。

『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

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卽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漢書卷九十四下）

「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敬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書陳湯傳）

（五）王莽篡位時，匈奴再獨立。東漢初，匈奴又分裂爲二部，一仍號爲南匈奴，降漢入居漢地；一爲北匈奴，仍居漠北。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前八九）至三年，大將軍竇憲等遠征北匈奴，北匈奴

大敗西向逃亡。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於是欵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郞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永元元年以秉（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郞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

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尙侍節衞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尙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後漢書南匈奴傳）

『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鷄鹿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後漢書竇憲傳）

（六）北匈奴敗逃後，中國史籍不復詳記其究竟。然據近世西洋史家鈎稽則第五世紀時由

東方侵入歐洲之匈人(Hunni, Hunnen)實卽爲北匈奴。中國史籍魏書西域傳有二條云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竇憲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魏書卷一百二）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察，一名温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魏書卷一百二）

近世學者研究之結果，可先看梁任公之撮述。

『彼爲憲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悅般國。……地方數千里，衆二十餘萬。（魏書西域傳悅般）……第三四世紀間有所謂芬族(Huns or Fins)者，初居於窩瓦河之東岸，役屬東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轉戰而西入羅馬直至西班牙半島。……所謂東峨特役屬芬族云者，其役屬之峨特卽後漢書所指役屬康居之粟弋，奄察，其役屬之之芬族，則後漢書之康居，魏書之悅般，卽見敗於漢度金微山而立國者也』。（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

任公此段卽根據十八世紀法國學者得幾內(J. Deguignes)十九世紀德國夏特教授(F.

Hirth）荷蘭學者底哥柔提（J. J. M. De Groot）等人之研究。得幾內著匈奴突厥蒙古與西方韃靼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夏特著窩耳迦河之匈人與匈奴（Ue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底哥柔提著紀元前之匈人（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諸人均根據中西史籍詳徵博考，一致斷定匈人卽爲北匈奴，西徙之經過亦推論甚詳。茲復引得幾內所述於下：

『（A）北匈奴受漢迫逐，由北方遷到中亞，經過的情形，雖無從確知，但北匈奴實遷徙到窩耳迦沿岸盤據歐亞鄰境及黑海東北沿岸一帶。後來又從窩耳迦河散居欽察高原。當時的匈奴人，是否曾往北方或俄國（莫斯科等地），沒明確有的記載。不過匈奴人性喜掠奪，他們決不會讓鄰人休息，這是可以斷言的。（B）中國史書中雖屢屢說到北匈奴的西遷。實在西遷的實事只有魏書西域傳又一條旁證。卽是：北匈奴單于被竇憲大敗以後，渡也兒底石（Irtysch）河踰金微山到康居，（原注或作康里）。有一大部分的從者，不願遠徙，留建悅般（Yue-pan）國。因爲他們是匈奴人的遺族，所以他們的首領仍被中國人稱爲『匈奴王』。（C）匈奴又

征服奄蔡（Yen-Tsai）。奄蔡連接大秦。「大秦」是中國學者送給東羅馬帝國的稱號。匈奴曾殺奄蔡王，亦卽阿蘭人（Alanen）的王。阿蘭亦作阿林（Alin）意在一山，因爲他們最初住在這種山中的緣故。（D）當時阿蘭人勢力甚盛，許多小部族，皆自稱阿蘭人。阿蘭人與匈奴人同處一國，同是遊牧民族，食肉飲乳，與匈奴人同俗。匈奴人旣佔領阿蘭人的居地，因此一部分的阿蘭人遂遷入多惱河一帶。早在四〇九年（晉義熙五年，魏永興元年），卽有一部分阿蘭人越過皮蘭乃山（Pyrenäische Berge）侵入西班牙。（E）由是匈奴人也漸漸侵入多惱河一帶。到了四三五年阿提拉，繼位得政，用兵如神。常統帥各小族，兵臨君士坦丁（東羅馬帝國首都），西逼西羅馬，迫令年納歲貢，卑辭乞和。當時自中央亞細亞至萊因河，都受匈人的指揮與統轄」。（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二卷三號）

（七）南匈奴以後長久爲漢藩屬，雖有時一部分反抗爲亂，亦不久卽平。至東漢末匈奴單于且改姓劉，並留侍於朝。匈奴人民雜居漢地者亦多。

「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魏志烏

九等篇）

「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幷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緜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晉書四夷列傳）

（八）匈奴之文化：當時之匈奴只可謂在半開化時代，其官制全不與漢族同，可見未受漢之影響。刑法簡單。宗教行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有奴隸制度，風氣富獨立及尙武精神。

『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

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史記卷一

百十）

「阿提拉之都城不啻一大營堡而非城鎭。石建築祇有一所，是爲仿羅馬式的浴所。人民居於茅屋或蓬帳中，阿提拉及其主要人物，與羣妻及從者，往於一木宮中，在一大堡內。掠奪所得夥。然阿提拉仍守遊牧者簡樸之風，用木碗及木盤。工作甚力，宮門前庭場常開，時出騎射。遵守雅利安人及蒙古人在廳中宴會的原始舊習，飲酒極多。詩人吟咏詩歌於阿提拉之前，以頌祝阿提拉之神武與勝利。廳中肅靜異常，來賓凝神恭聽。糾糾武士，豪氣時露於眉目間，狀若不能復耐。老者泫然泣下，以不能再執干戈，爭榮於沙場，表示失望。斯可謂訓練軍事道德之演講。繼此歌唱者，則有喜劇，一變嚴肅之態，爲和樂之戲。摩爾人與塞稱人，扮演丑腳，以光怪陸離之衣飾及姿勢，雜用拉丁語，哥德語，匈奴語，以博座客之歡心。全廳笑聲大作，耳爲之震。當此縱樂之際，阿提拉獨面不改容，固持其沉靜不移之態度」。（韋爾斯世界史綱）

第四節　五胡亂華時之匈奴

（一）曹操當國時，改變匈奴組織，分之爲五部，選立其中貴族爲帥，並用漢官監督之。其後匈奴入居漢地者日益多。晉時漢人有遠見者建徙戎之論，然不果行。

『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泫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眞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

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晉書九七）

（二）前趙劉氏後趙石氏——至晉室發生內訌時，匈奴左部帥劉淵遂率其衆獨立，國號爲漢。借用漢朝名號所以減少中國人之反對，然亦可證其漢化之深。其子聰繼立，遣劉曜石勒攻破洛陽長安，虜殺晉懷愍二帝，西晉因之而滅。劉聰死其子粲爲靳準所殺，劉曜及石勒攻殺準。劉曜自立，改國號爲趙即前趙。石勒亦自立爲王，國號亦爲趙，即後趙。前趙爲後趙所滅。後趙傳六世爲漢人冉閔所篡，改國號爲魏，（公元三五〇）。越年爲鮮卑所滅。五胡亂華初期，匈奴最強，建國號二，即前趙後趙。漢及前趙實即一國。石勒所屬之種族別名爲羯，實爲匈奴之一部。冉閔曾大誅胡羯，匈奴勢力遂衰落。劉淵等已爲漢化之匈奴人。至後趙滅後，匈奴更逐漸與漢族同化。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淵）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泫氏，左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

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潁悅拜元海爲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晉書卷一百一）

「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於平陽。……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晉書卷一百二）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

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晉書卷一百三）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晉書卷一百四、一百五）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

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晉書卷一百七）

（三）夏赫連氏——東漢末年匈奴右賢王留居部中監國，其後裔曾反抗一次被殺，劉淵反時附淵。後服於鮮卑拓跋氏之代國。其裔劉衞辰又服於秦，與秦合兵滅代分得兩部地，後反被滅於復興之代，衞辰被殺。衞辰之子勃勃降於後秦，後叛而獨立，國號夏，改姓爲赫連氏。（公元四〇七）。晉劉裕滅後秦後留兵守長安，爲勃勃所襲破。（公元四一八）傳至其子昌及定竟爲魏所滅（公

元四三七）●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部落，復為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衞辰入居塞內。苻堅以以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戰，為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尅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佗斗伏送勃勃於魏，佗斗伏兄子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

皆堪伐人。」……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眞東鎭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眞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於長安。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眞，王師敗績，義眞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眞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晉書卷一三〇）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孑之弟三子也。既僭位改年永光。世祖聞屈孑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魏書卷九五）

（四）北涼沮渠氏——沮渠氏之先曾爲匈奴之左沮渠，故以爲氏。傳至蒙遜，先事段業，後自立爲河西王，都姑臧，（今甘肅武威縣）降魏受封爲涼王，史稱北涼。傳至子牧犍爲魏所滅。（公元

四三九）

「胡沮渠蒙遜本出臨松盧水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蒙遜滑稽有權變，頗曉天文爲諸胡所歸。……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號年永安，居張掖。永興中蒙遜克姑藏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頻遣使朝貢。……後蒙遜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世祖乃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又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於京師』。（魏書卷九九）

第五節　稽胡

稽胡蓋匈奴中最後同化於漢族者。其所居在今山西離石縣至甘肅固原縣之間。住山谷，與漢族接觸較稀，故同化亦緩。北齊神武帝曾擊敗其衆，然仍不肯賓服。至周武帝時復遣將征服之，是後

逐漸泯滅。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類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奸淫穢，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兇悍恃險，數爲寇。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抄掠汾晉之間，略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僞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之，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魏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送於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神武滅之，獲其僞主，及弟西海幷王后夫人五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武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

類既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帥，餘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逌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又禽沒鐸，衆盡降。宣政元年汾胡帥劉受羅千覆瓜越王盛督諸軍討禽之，自是寇盜頗息』。（北史卷九六）

第六節　悅般國

悅般國爲北匈奴西徙時一部分不能遠走者留居所建，已見上文，南北朝時與柔然相仇，曾朝貢於後魏。

（接前所舉文）『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淸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卽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

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眞君九年遣使朝獻』。（魏書卷一百二）

匈奴系參考書

一　詩：采薇、出車、六月

二　孟子

三　左傳

四　國語

五　竹書紀年

六　史記：匈奴列傳

七　前漢書：匈奴傳、陳湯傳

八　後漢書：南匈奴傳賓憲傳
九　魏志：烏丸等傳
一〇　晉書：四夷列傳。載記：劉元海、劉聰、石勒、石季龍、赫連勃勃
一一　魏書：西域傳、鐵弗劉虎列傳八十七
一二　北史列傳八十四
一三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一四　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在雪堂叢刻中）
一五　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二）
一六　錢穆：西周戎禍考（禹貢二卷四期十二期）
一七　方庭：論狄（禹貢二卷六期）
一八　Parker著向達譯：匈奴史
一九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二〇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匈奴篇
二一　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
二二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
二三　Wells著梁思成等譯：世界通史

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

中國民族史

林惠祥

下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中國民族史下册

第十章　突厥系（回族來源之二）

第一節　總論

突厥族在中國今稱回族，西人稱爲突厥族或土耳其族（Turks）。西人之稱突厥或土耳其，因此族在中古時有一支進攻歐洲，後成立土耳其帝國。中國之稱回族，則因此族之又一支卽回紇自唐時興盛，與漢族發生密切關係，故以回族稱之。突厥在回紇之前卽與漢族接觸，然其歷史較短，故其名稱在中國不如回紇之著。

「匈奴之後突厥最盛，突厥既滅，回紇乃興。今日者玉關以西天山南北，悉爲回部，無所謂突厥

也。而突厥之稱乃獨流傳於西土，曰突而克，亟讀之卽突厥，曰突克蠻猶言突厥同類，今法人稱土耳其國音如突而克月，稱其人類曰突而克；英人稱其國曰突而克以，皆爲突厥轉音」（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今日葱嶺西北西南諸部，我國統稱之曰回，西人則稱爲突厥。回紇之盛，威令未行於鹹海裏海之間，其衰播越未越於葱嶺金山以外。突厥盛時，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極西之部可薩，亦曰曷薩。西國古籍載此部名哈薩克，卽曷薩轉音。亦曰喀薩克，卽可薩轉音。裏海黑海之北皆其種落屯集。又東羅馬古書載與突厥通使。東羅馬卽唐書之拂菻國也。種類繁多幅員遼闊，匈奴而後實維突厥。而散居西土亦惟突厥舊部爲多。回紇突厥之稱誠不敢謂己是而人非。」（洪鈞：元史譯文證補）

突厥族之前爲鐵勒、勑勒、特勒、狄歷、或以爲卽古時之狄。最早則爲丁令、丁零、丁靈。或謂鐵勒卽丁令異譯，或然，蓋丁與令末音"ng"，在不慣讀此音之民族卽幾於省去而近於鐵勒矣。此外尚有高車之別名，則係取意而非譯音。

就以上諸名中取一總名則取其最早者當取丁令，取其現代通稱則爲回族，但在人種學上則以突厥之名爲普通，故本篇卽取此名。

突厥之種族關係自漢以後甚明，而以前則未盡悉。史稱突厥爲赤狄餘種，其證據爲語言略與匈奴同。又晉書匈奴有赤勤種，或謂卽赤勒，亦卽鐵勒。（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或謂狄歷疊韻，簡稱之可作一狄字而狄卽匈奴也（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及白話本國史。）以上證據雖不甚充實，然亦可推論突厥與匈奴在種族上較別族爲接近也。

突厥族之住地原在天山系與阿爾泰山系中間，漸向東部蔓延，至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在匈奴之北，東西甚長，初與匈奴接壤，匈奴既西逃及南移，漠北之地爲鮮卑所據，其後鮮卑亦南移中國，突厥族乃隨其後而遷居漠北之蒙古。

第二節　丁令高車

（一）丁令卽高車。丁令之名初見於漢代，如史記匈奴列傳云『冒頓……北服渾庾、屈射、丁

靈、鬲昆、薪犂之國。」漢書匈奴傳云「郅支……西破堅昆，北降丁令。」漢書蘇武傳言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令盜武牛羊。」其時之突厥族散佈雖廣，然人口或未繁，且在蒙昧狀態中，故無勢力而服屬於匈奴，與漢族自然更無交涉。至於匈奴既衰，則丁令亦乘機與鮮卑漢族夾攻之，如後漢書所云「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

（二）南北朝時鮮卑已入中國，突厥族亦已南下，故中國人已知悉其種類及狀況頗詳。其語言略與匈奴同，而復與匈奴爲婣婭，可推知其與匈奴頗有關係。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勑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魏書卷一百三）

其開祖之傳說，則與突厥同，故亦可供證明與突厥同種。此族以狼爲祖，蓋即爲圖騰崇拜（Totem-ism）此爲蠻人之常事。

「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

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魏書卷一百三）

高車至後魏時與蠕蠕卽柔然為敵，亦常侵魏，魏太祖親征大破之，徙其衆於漠南。其後高車各部酋長陸續降魏，且就魏食，其他諸部仍散處北方，然不能為患。

「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於國家。太祖親襲之，大破其諸部。後太祖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為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衞王儀別督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

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卽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勑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勑力犍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爲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魏書卷一百三）

此族在彼時尚未統一，各部自有酋長，從事游牧，多牛羊及馬，有大車。對雷震有特別迷信。葬法甚奇係坐葬式，且不掩埋。頗富尚武精神。

『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鬭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倨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祖乘出闌，馬主立於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卽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旣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棄

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則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福；若安全無佗則為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魏書卷一百三）

第三節　鐵勒

（一）鐵勒即特勒與高車原屬同一種，不過與魏有接觸為魏所擊破遷徙於漠南者史謂之高車，其仍居漠北先屬柔然後屬突厥者則稱為鐵勒，故此二名實指一族。且在同時。北史關於鐵勒之部落記載甚詳。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

韋紇，拔也古覆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阿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素咽篾促薩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比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北史卷九九）

文中所言獨洛河卽土拉河，金山卽阿爾泰山，阿得水或卽鹹海，得嶷海疑卽裏海，拂菻卽羅馬帝國。

新唐書所述鐵勒之部族計十五種，與北史頗有不同，有異譯者，有互爲出入者。

「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恩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新唐書一四二上）

鐵勒服屬突厥時因精騎射常供驅使，其後不堪虐待遂叛而獨立，奉契苾及薛延陀二部落之酋爲可汗，分駐二地。

「居無恆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北史卷九九）

「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北史卷九九）

「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擊滅延陀而有其衆，因號爲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初大業中西突厥處羅可汗始強大，鐵勒諸部皆臣之，而處羅徵稅無度，薛延陀等諸部皆怨。處羅大怒，誅其酋帥百餘人，鐵勒相率而叛，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眞莫賀可汗，居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舊唐書卷一九九下）

（二）鐵勒諸部自獨立以後，以薛延陀爲最強，他部多屬之。薛延陀又作薛延陁。其地在突厥之北，卽古匈奴之故地，甚廣大。唐太宗時其酋夷男初受唐封冊，後與唐兵戰而敗。傳至其子拔灼時爲唐與回紇兵所夾擊，遂敗滅。唐乃將鐵勒諸部地置爲州府。

「太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從間道齎册書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貢方物。復建牙於大漠之北鬱督軍山下，至京師西北六千里，東至靺鞨西至葉護，南接沙磧，北至俱倫山。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大部落皆屬焉。三年夷男遣其弟統特勒來朝，太宗厚加撫接，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汝所部有大罪者鞭之，夷男甚喜。四年平突厥頡利之後，朔塞空虛，夷男率其部東返故國，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河之南，在京師北三千三百里，東至室韋，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臨瀚海，卽古匈奴之故地。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爲南北部。……遂發兵寇夏州，將軍執失思力擊破之，虜其衆數萬，拔灼輕騎遁去。尋爲迴紇所殺，宗族殆盡，其餘衆尚五六萬竄於西域。又諸姓俟斤遞相攻擊，各遣使歸命。二十年太宗遣使江夏王道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瀚海道安撫大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各統所部兵分道並進，太宗親幸靈州爲諸軍聲援。既而道宗渡磧遇延陀餘衆數萬來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萬徹又與回紇相遇，二將各遣使諭以綏懷之意，其酋帥見使者皆頓顙歡呼請入朝。太宗至靈州，其鐵勒諸部相繼至

數千人，仍請列爲州縣，北荒悉平……後鐵勒酋帥濬和其部落乃持兩端。李勣因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計。二十二年契苾迴紇等十餘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盡，乃相繼歸國。太宗各因其地土，擇其部落，置爲州府，以迴紇部爲瀚海都督府，僕骨爲金徽都督府，多覽葛爲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爲幽陵都督府，同羅部爲龜林都督府，思結部爲盧山都督府，渾部爲皐蘭州，斛薛部爲高闕州，奚結部爲鷄鹿州，阿跌部爲鷄田州，契苾部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蹛林州，白霫部爲寘顏州，凡一十三州，拜其酋長爲都督刺史，給玄金魚以爲符信，又置燕然都護以統之。是歲太宗以鐵勒諸部並皆內屬，詔賜京城百姓大酺三日。永徽元年延陀首領先逃逸者請歸國，高宗更置溪彈州以安恤之。至則天時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在漠北者漸爲所併，迴紇契苾思結渾部徙于甘涼二州之地。」（舊唐書卷一九九下）

（三）拔野古又作拔也古，與中國無大關係。

「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爲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隣于靺鞨。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冰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貞觀三

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擧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衞大將軍卽爲都督。』（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四）僕骨又作僕固其族人僕固懷恩後爲唐室中興之功臣。

（五）同羅：

「同羅在薛延陀北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勝兵三萬。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酋俟利發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卽授都督。安祿山反刦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者猶言健兒云。』（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六）渾：

「渾在諸部最南者，突厥頡利敗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薛延陀之滅大俟利發渾汪擧部內向，以其地爲皋蘭都督府。』（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七）契苾：唐功臣契苾何力卽屬此族。

「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其酋哥楞自號易勿眞莫賀可汗，弟莫賀

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尙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楡溪州。』（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八）多覽葛：

『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酋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九）阿跌唐中葉功臣李光進李光顏卽此族之賜姓者。

『阿跌亦曰訶咥，或爲𨁂跌，始與拔野古等皆朝，以其地爲鷄田州。開元初𨁂跌思泰自突厥默啜所來降其後光進光顏皆以戰功至大官，賜李氏附屬籍自有傳。』（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葛邏祿與中國交涉少此族至宋元時謂之哈剌魯。

『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於是葛祿之處烏德犍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廷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頓毗伽縛突厥叛酋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寖盛，與回紇爭彊，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

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於朝。』（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一）拔悉蜜：

『拔悉蜜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二）都播：離中國遠，文化亦低。

『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畜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其昏姻富者納馬，貧者效鹿皮草根。死以木匱斂置山中，或系于樹，送葬哭泣與突厥同。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三）骨利幹：在瀚海北，貝加爾湖南（？），距中國最遠。

『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既入朝，詔遣雲麾將軍康蘇蜜勞答以其地爲玄闕州。』（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四）白霫：白霫在今蒙古東部內興安嶺之地。

「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綴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寘顏州。」（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十五）斛薛、奚結、思結：

「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旣來朝列其地州縣之。」（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此外尚有袁紇卽回紇或回鶻，助唐滅薛延陀，後益強稱霸諸部，故繼鐵勒而爲諸部之共稱，新唐書卽列鐵勒諸部於回鶻傳內，其事迹多，另立一節於後。

第四節　突厥（卽東突厥）

北史以突厥與鐵勒各爲一傳，僅於突厥言其爲匈奴之別種，於鐵勒言其爲匈奴之苗裔，故兩者之關係不過謂其同與匈奴有關而已。隋書亦各爲分傳，並列於北狄中，於突厥言其爲平涼雜胡。新唐書分突厥回鶻二傳，而以回鶻包括鐵勒諸部，於突厥則言其爲『古匈奴北部也。』故在史書並不明言鐵勒突厥回紇等族之眞正關係。近代洪鈞氏元史譯文證補乃以突厥回紇言語之相同證明其爲同族，次則回紇據史言其爲鐵勒之一部故突厥自然亦屬鐵勒。三則突厥開祖之傳說亦爲狼之圖騰與鐵勒相同，亦可爲重要證據。四則突厥之發源地據呂思勉所考係在金山亦即鐵勒之地，此亦可爲一證。（中國民族史）

突厥開祖之傳說，據北史所述有三種，其二皆言突厥族爲狼所出。周書則合一二爲一條，故祇二說，茲舉周書所述於下：

（1）『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別爲部落，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尙在，重遣殺之。使者見狼在側，並欲殺狼，狼遂逃於高昌國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

壤，茂草周回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有一姓，阿史那卽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相與出穴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遂因以爲號焉。」（周書卷五十）

（2）「或云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竝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旣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爲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爲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踐斯處折施山，卽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竝多寒露，大兒爲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爲主，號爲突厥，卽訥都六設也。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訥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諸子遂奉以爲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周書卷五十）

文中所述茹茹卽蠕蠕，亦卽柔然。北史所述第一說多一句言「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

之別種也』第二說則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以下同。合諸說而觀之，突厥確有以狼爲祖之圖騰崇拜。突厥原住匈奴之北，曾爲他族所殘破，遺族遁走於金山卽阿爾泰山，突厥族善於鍛鐵，突厥姓阿史那氏，確實的創業者爲阿賢設。

突厥之文化：以狩獵畜牧爲生，不定居，王權似不甚重，官吏大約卽爲氏族部落之長，以狼爲圖騰徽號，初無文字，後似借用「胡」一卽別族文字，無曆法，法律簡而嚴，喪葬有走馬剺面之俗，有娶後母寡嫂制，宗教則崇拜太陽天地，信巫覡。尚武勇，不畏死。

『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旣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

諸稅雜畜，刻木爲數，並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月將滿，轉爲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鬭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並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瘗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表爲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至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

重兵死，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北史卷九九）

突厥傳至土門擊破鐵勒復滅柔然，自稱伊利可汗（五五二年），二傳至木杆可汗國勢益擴大。至他鉢可汗時，北周北齊競以財物事之冀得其助。

「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爲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琉璃，剛暴勇而多知，務

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併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幷州。』（北史卷九九）

俟斤死，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爲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強，有淩轢中夏之志。朝廷旣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北史卷九九）

他鉢死，沙鉢略嗣，南下侵掠中國，隋文帝遣將征之。時突厥適遭飢荒，復有內亂，沙鉢略不得已稱臣於隋。

『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

傷宗祀絕滅，由是悉衆來寇，控弦士四十萬。……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能食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時沙鉢略旣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北史卷九九）

攝圖復二傳至雍虞閭卽都藍可汗，隋用離間之計以公主嫁其一部之可汗號突利者，突厥果分裂。隋以突利爲啓人可汗，發兵攻破他部，啓人事隋甚恭，於是突厥遂爲隋之陰謀所征服。

『拜染干爲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人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爲啓人畜牧地。……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

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氈肉，韋鞲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北史卷九九）

然至啓人之子復叛隋，圍煬帝於雁門。隋末羣雄多稱臣，以求其助，突厥勢力復大盛。唐高祖舉兵時亦稱臣突厥。

『其子吐吉立，是爲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北史卷九九）

『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按下似應接遣字）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按似應接臣尊之三字於此）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

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謷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嫚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新唐書卷二一五上）

唐初屢入寇，唐太宗初以計離間其大可汗頡利及小可汗突利。後乘突厥內政之敝及屬部薛延陀之叛，乃一舉擊滅之，虜降其可汗，（時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納其衆於朔方，建四州二都督府以統之。後以其有反謀乃仍徙其衆於塞外。

『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裒斂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衞孝節出恆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

勒師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恆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尙十餘萬。……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新唐書卷二一五上）

其後叛服不常，在武后時復大盛獨立。至天寶初唐與回紇攻滅之，其地盡屬回紇。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新唐書卷二一五上）

「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葉護殺之。……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匐可敦率

衆自歸，天子御花蕚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新唐書卷二一五下）

第五節　西突厥

西突厥由東突厥分出，居於東突厥之西，故名。其最初分出之可汗，據北史隋書皆謂『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舊唐書謂『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新唐書則謂爲土門伊利可汗之姪達頭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新唐書所述世系較詳或由逐漸採訪增補而成。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新唐書卷二一五下）

達頭可汗孫射匱可汗統葉護可汗相繼立，國勢大張，而與東突厥不睦，唐初傳至咄陸可汗，國分爲二，後復合併。會部下反叛，咄陸失國，開祖別支子孫阿史那賀魯據有其地，入寇中國。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新唐書卷二一五下）

唐高宗初遣將征之無大成功，後以蘇定方率大軍遠征，乃大破其衆，禽賀魯，分其地爲諸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二蕃將爲可汗兼都護以統之，西突厥遂亡。

第六節　回紇

回紇據史書明言其爲鐵勒之一部，初稱袁紇，或訛爲表訖，又曰烏護、烏紇、韋紇，叛突厥後改稱回紇，唐德宗時又改爲回鶻。回紇原居獨樂水，即今圖拉河之地。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薛、奚結、阿跌、白霫凡十有五種，皆

散處磧北。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鉄勒部，裒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阬之。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最初之酋長爲時健俟斤。回紇初與薛延陀合力攻突厥，突厥亡後，復助唐滅薛延陀，併其地。至吐迷度一面受唐封爵一面仍自號可汗。傳至懷仁可汗時國力最盛，時在唐天寶初年也。

『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爲時健所逐。時健死，部人賢菩薩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回紇繇是寖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脣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

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之號。……骨力裴羅立……遣使上狀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與僕骨渾拔野古同羅思結契苾六種相等夷，不列於數，後破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竝置都督號十一部落。自是戰常以二客部爲先鋒。有詔拜爲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前殿列仗中書令內案授册使者，使者出門升輅至皇城門降乘馬幡節導以行，凡册可汗率用此禮。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新唐書二一七上）

葛勒可汗時與唐結好，派太子葉護領兵助唐擊安史，收復兩京然所虜掠子女玉帛亦多。

「以大將軍多攬等造朝及太子葉護身將四千騎來惟所命。……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卽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蹂死者不可

計，收仗械如丘。嚴莊挾安慶緖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繒錦萬疋賂回紇，止不剽。』（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唐肅宗應回紇之請以幼女寧國公主出嫁毗伽可汗。

『俄而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主曰「中國人壻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從其俗云後以無子得還。』（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唐代宗時牟羽可汗初擬侵唐，後反助唐平史朝義，收復東京，然剽掠焚殺亦慘。

代宗永泰初唐將僕固懷恩反，導回紇吐蕃連兵侵唐，郭子儀說服回紇合擊吐蕃。

『朔方先鋒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會雪霧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它牛羊收所俘唐戶五千……自乾元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縑，歲以數萬求售。……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捕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劫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陘入寇太原。』（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唐德宗時合骨咄祿毗伽可汗立，復尙唐公主。

「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後回鶻屬部叛聯吐蕃攻回鶻，勢漸衰落，然仍與唐和親。至唐文宗時回鶻內亂飢疫並作，爲黠戛斯所攻破，回鶻分裂走散，一部奉烏介特勒爲可汗，武宗會昌三年唐將合其他蕃兵攻破之，殺烏介（八四三年）。回鶻殘餘西走居今甘肅地，然已成小國。

「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爲可汗。方歲飢，遂疫，又大雪，羊馬多死，……武宗卽位……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馺職與㕎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爲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㕎勒已自稱可汗，有磧西諸城，其後嗣君弱臣強，居甘州，無復昔時之盛，到今時遣使入朝，進玉馬二物，及本土所產，交易而返。」（舊唐書卷一九五）

回鶻經中國五代均嘗遣使朝貢，至宋時更約宋夾攻西夏，宋亦欲利用之，然終不果。

『龐勒乃自稱可汗居甘沙西州無復昔時之盛矣。歷梁後唐晉漢周皆遣使朝貢。後唐同光中册其國王仁美爲英義可汗。仁美卒其弟仁裕立，册爲順化可汗。晉天福中又改爲奉化可汗。仁裕卒子景瓊立。先是唐朝繼以公主下嫁，故回鶻世稱中朝爲舅，中朝每賜答詔亦曰外甥，五代之後皆因之。……熙寧元年入貢，求買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六年復來，補其首領五人爲軍主，歲給綵二十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勑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殿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旦赴御史獄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而之陝西諸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宋史四九〇）

至元代回鶻之名又變爲畏兀兒、畏吾兒、輝和爾、委兀、委吾等。蒙古興起後即降附之。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

勒屯名的女子與了。』（元祕史）

第七節　沙陀突厥

沙陀突厥原爲西突厥之處月部，故其姓曰朱邪，實卽處月異譯也。所居地有沙漠曰沙陀，故稱爲沙陀突厥。舊五代史言其始祖爲拔野古，沙陀之稱由唐置沙陀府云。新五代史辨正頗詳。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

在金沙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沙陀族自突厥亡後服屬回紇，因苦回紇苛斂，乃引吐蕃攻回紇，自是屬吐蕃。後吐蕃疑沙陀有貳心，沙陀舉族東徙依唐。自是助唐征伐有功。然漸驕恣，後竟反，敗奔韃靼。黃巢之亂，唐室召用之，遂擊滅巢，自是逐鹿中原，卒建後唐而統治中國。

『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鎭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於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新五代史卷四）

後晉皇室石氏舊五代史言其爲漢族，明係誤據彼本族人假託之言，新五代史則明指其爲西夷或亦即沙陀也。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衞大夫碏漢承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汎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陁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舊五代史卷七五）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捩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新五代史卷八）

後漢皇室劉氏據新五代史亦明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又云「其先世居於太原，」可見漢化已久。

以上沙陀族三姓各建一朝，居五代之三，足見沙陀在此時之盛，然皆已易漢姓同化如漢人，異於以前之突厥回紇矣。其事迹屬普通史之範圍，故略之。

第八節　葱嶺西回紇

述回族之歷史不能不兼述回教之傳入，以回教原名伊斯蘭教，回教之稱蓋由於回族信奉其教也。伊斯蘭教之傳入係由於突厥族之一支，由中亞侵入新疆，其族先改信伊斯蘭教因傳於在中國之其他突厥民族。此事中國史書言之不詳，近經外國學者 Bretschneider, Vambery, Stein 等人考證始知之。初回紇居蒙古地方，自被黠戛斯所破後，一部分南遷入新疆，另一部分則遠徙於葱嶺以西建國於中亞。九世紀十世紀時，其疆土西至花剌子模。其最著名之王為布哥剌汗（Boghara Khan），其後有陀干汗（Toghan）阿爾斯蘭汗（Arslan）等。至十世紀後半沙特克布哥剌汗(Satak Boghara) 宗信伊斯蘭教。其國盛時曾西滅波斯之薩曼王朝，東併新疆之疏勒于闐等國。其進攻于闐時由王之從兄弟玉素普卡底（Yusuf Qudr）統兵四萬東來。于闐極力抵抗，且因係佛教國之故得西藏及回紇兵之助，苦戰二十四年終於失敗，一〇〇六年被滅，玉素普卡底遂為于闐國王。在中國史上亦有痕迹可尋，當宋初于闐之國王及使者人名皆漢姓名，復有摩尼僧來朝，

其後隔四十年不來，至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年）其國方再來貢，國王之名則爲黑韓王，其使爲回鶻人羅斯温等，蓋此時于闐已爲伊斯蘭教之葱嶺西回紇統治矣，遼史屢記阿薩蘭回鶻進貢，阿薩蘭或由其王名阿爾斯蘭也。故伊斯蘭教之入新疆蓋早在十一世紀之初；然其時僅限於西南一隅，至元代而伊斯蘭教之擴張甚速，至清初南路遂盡爲伊斯蘭教徒，乾隆後始進展至北路。（見王日蔚伊斯蘭教入新疆考，及葱嶺西回鶻考）

第九節　明清兩朝之回部

回紇自爲點戛斯所破，乃由北方西南遷於天山南路，自此突厥民族遂多住新疆。自畏吾兒爲蒙古所征服遂隸屬於蒙古察合台汗。明代其地有哈密火州土魯番等持半獨立態度，其中吐魯番稍強然其地人種除回人外尚雜有羌族吐蕃及蒙古人。

「哈密東去嘉峪關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明帝置宜禾都尉領屯田，唐爲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鎮之，尋改爲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兒地，置安

定等衛，漸逼哈密。安克帖木兒懼，將納款，成祖初遣官招諭之許其以馬市易，卽遣使來朝貢馬百九十四。……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剌灰，其頭目不相統屬。」（明史卷三二九）

『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卽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宋時回鶻居之，嘗入貢。元名火州，與定安曲先諸衛統號畏兀兒，置達魯花赤監治之。永樂四年五月命鴻臚丞劉帖木兒護別失八里使者歸，因齎綵幣賜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貢玉璞方物。』（明史卷三二九）

「土魯番在火州西百里，去哈密千餘里，嘉峪關二千六百里。漢車師前王地。隋高昌國，唐滅高昌置西州及交河縣，此則交河縣安樂城也。宋復名高昌，爲回紇所據，嘗入貢。元設萬戶府。永樂四年遣官使別失八里道其地以綵幣賜之，其萬戶賽因帖木兒遣使貢玉璞，明年達京師。……初其地介于闐別失八里諸大國間，勢甚微弱，後侵掠火州柳城，皆爲所幷，國日強。其酋也密力火者遂僭稱王，以景泰三年偕其妻及部下頭目各遣使入貢。……時土魯番愈強而哈密以無

主削弱，阿力欲幷之，九年春襲破其城，執王母奪金印分兵守之而去。朝廷命李文等經略無功而還，阿力修貢如故。』（明史卷三二九）

明代新疆南路各城之王仍爲察合台後裔。然其後伊斯蘭教主摩罕默得之後裔和卓木由於帖木兒帝國之崇信伊斯蘭教而東來，至其都城撒馬耳干，後於明中葉復移居於喀什葛爾。和卓木二子，長名加利宴，次名伊撒克亦皆得人民之信仰。長開白山宗，次開黑山宗。其後教主之權竟逐漸取察合台後王而代之，自此以後伊斯蘭教卽稱爲回教而回族遂兼有種族上及宗教上二特性。

清康熙時準葛爾汗噶爾丹率兵入喀什葛爾，立回教白山派教主亞巴克爲汗，而遷去察合台後裔於伊犂，於是和卓木之裔遂兼握政教兩權。至乾隆時準葛爾部阿睦撒納叛清，回教主大小和卓木遂乘機率回族抗清謀獨立然卒敗死，回部卒歸清統治，時乾隆二十四年也。（一七五九年）

『回部在天山南路，漢書所謂城郭國，唐以前皆佛教地也。其曰回回者則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以後。回部舊汗本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世封回部。及明末瑪墨特自西方至，各回城靡然從之，是爲霍集占兄弟之高祖。後値厄魯特強盛，盡執元裔諸汗遷居天山以北，並質回教酋於

伊犂。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後，其質伊犂之回酋阿布都實特自拔來投，聖祖優䘏之，遣人護至哈密歸諸葉爾羌，是爲霍集占兄弟之祖。至其子瑪罕木特，噶爾丹策零復襲執而幽之，幷羈其二子，長曰布那敦，次曰霍集占，卽所謂大小和卓木是也。乾隆二十年大兵定伊犂，釋大和卓木以兵送歸葉爾羌，使統其舊部，而留小和卓木禮之，使居伊犂掌回務。及阿逆之變，伊犂假擾，小和卓木率衆助逆。……兩路進師，兆惠由烏什取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取葉爾羌。兩和卓木各棄城遁去，喀什噶爾葉爾羌皆復。……二和卓木踰葱嶺西遁，往赴巴達克山，我兵追至伊西洱庫河乃巴達克山界也，兩涯皆山曰和什珠克嶺。我兩軍分扼其走路，敵無所遁，乃介鄂對霍吉斯樹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聲如奔雷，小和卓木雖手刃之不能止也，凡降回衆萬有二千。巴達克山酋素勒坦沙與戰於阿爾渾楚嶺，擒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回部平」（清鑑易知錄正編九）

至嘉慶二十五年因清吏虐待回民，於是和卓木之裔張格爾復起兵，至道光七年終被清兵征服。

『張格爾者故回酋大和卓博羅尼都之裔也。當乾隆初博羅以叛被誅，其子薩木克自巴達克山逃匿敖罕。有三子次即張格爾，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回人假和卓之名，斂財聚衆，時有訛言。會南路參贊斌靜荒淫失回衆心，張格爾始糾布魯特數萬寇邊。』（清鑑易知錄正編十三）

『七年春三月將軍長齡總督楊遇春克復喀什噶爾，張格爾遁……張格爾率殘兵三十棄騎徒步，遇布魯特人誘而執之送軍中。』（清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迨同治初年回民復紛起反抗，陝甘新疆幾全獨立。至同治七年左宗棠奉命西征，先平陝回。光緒二年出關，三年平定新疆。

『同治元年六月陝西回民滋事圍攻省城，並擾同州蒲城……二年二月甘肅回民攻陷固原平涼、寧夏、靈州。五月西寧花寺回民勾結撒納番人（即枹罕羌人）攻撲丹噶爾城戎循一帶騷然。……浩罕為俄羅斯所滅，其別部胖色提（譯言營官）阿古柏收餘衆保安集延，適布魯特酋思的克等滋擾新疆，喀什噶爾南路回民金相印迎阿古柏出山攻陷喀城據之，次第侵奪南八城，阿古柏遂自稱帕夏。（譯言王也。）……陝回甘回數十起，衆至百萬，橫行腹地，兩省幾

無完土。……西捻既平，宗棠七月入覲，詢西陲師期，對以五年奏績。……二年……秋七月三品卿銜西寧道劉錦棠收復烏魯木齊，新疆北路略定。……三年春三月劉錦棠張曜等攻克達坂吐魯番、託克遜三城。……夏四月阿古柏自殺。……伯克胡里保南境而王，其下稱新帕夏。庫爾勒諸回推彥虎爲守。……秋九月劉錦棠復新疆南路東四城。……南路東四城既復，阿古柏長子新帕夏伯克胡里據喀什噶爾，猶保西三城。……旋錦棠收復葉爾羌、英吉沙爾，董福祥亦復和闐，於是南疆西四城皆下，俘故帕夏阿古柏妻妾及其子引上胡里邁底胡里並兩少子二女三孫誅之于小虎，馬元及迎阿古柏入喀之金相印父子磔於市，誅悍黨千百六十人新疆悉平。」（清史紀事本末卷五七）

第十節　現代之回族

現代之回族多在新疆、甘肅、陝西、以新疆爲最多。如上所述突厥族初在匈奴之北，後乃南移蒙古，至回紇爲黠戛斯所破乃西南徙入新疆甘肅之地。回亂既平，乃於光緒八年改新疆爲行省，今日

回族在其地者尚占居百分之八十。現代回族亦有分支略述於下：

（一）纏回——此支在中國境內回族中居最多數。以頭纏白布故名，實非體質上之分類。住新疆西半部，南路尤多，以喀什噶爾爲中心，自稱爲喀什噶爾人（Kasgarlik）。雖名爲突厥族然已與以前之先住民族如漢之西域白種人，隣近之氐羌混合，故頗有白種人之特徵。茲轉錄關於其風俗習慣之記載於下：

『自于闐以東，且末、婼羌、尉犂三縣，皆無酒坊無猪種無漢人日用京貨店，可見漢人之極少，而皆纏民所宅也。纏回高鼻深目，多髭鬚，與歐、美人狀貌相類，但眸子黑耳。天山之南種族蕃庶，而分居北疆者亦所在皆是，自昔聚族而處。闠閈房舍皆與漢同，而門多北向，富室高樓重構，砌土爲榻。……衣曰袷袢，圓袷而窄袪，男右袵帶擐，女有領無袵，橐首而下，生子則當膺開襟，便乳哺也。內襯長襦，下及膝，男子華冠，鏤金刻繡，冬以貂獺皮爲緣，夏以絨綄，女子冬夏皆用皮。……男子毀齒行割禮。（生四五歲割勢皮一週）。……女子于歸無過十五齡者。……人死延海蘭達爾（猶漢俗香火道人）集屋上誦經。……不建廟，不樹主，有子者財產歸子，……無子有女者則

產歸女……其族有名，無姓氏。……其教專祀天尊摩罕默得爲賠昴伯爾，譯言天使也。七日禮拜入寺誦經，謂之朱瑪，每日五次誦經，謂之奶瑪子。……平民相見無跪拜禮式，遇尊長交手撫胸，俯首誦賽那瑪坤帖斯列海，再合手摸面以爲親敬。……然其民重信，敬老親仁，簡質循法，以醉酒爲恥，以貸貧民取息爲大惡，其俗信誓。……其鄉各設百戶長曰玉孜巴什，什戶長曰渾巴什。……官廳復於城中設總鄉約一人。……昔伯克恣睢虐民，殘傷其類者無所不至，故劉襄勤奏請清廷改行省，裁伯克之權一統於州縣。』（謝彬新疆遊記頁二五九）

（二）漢回卽東干（Dongan）——多住天山北路。以其漢化故號爲漢回。能漢語，衣食住倣漢人式。然亦仍奉回教。又以其由河湟移來故又號甘回。勇敢而富於獨立性，清末之反抗運動大抵由此族發生。此族亦混合歷史上在其地之先住民族及接近民族然似較多黃種之特徵。

『漢裝回多從河湟遷徙來新，括以文言可名甘回。其人突厥種也，鼻高而眼微陷。男剃首，女纏足，居食衣服皆從華制，惟寺中禮拜戴六稜冠，上銳下圓，五色皆備，而白者爲多，以羊鹿皮及布褐爲之，有古皮弁之遺風。市井貿易之徒率戴白帽。男子年十二，女子八歲，謂之出幼，猶世所謂

成年也。……喪葬不棺，不立主，不獻不祝。……其教專祀摩罕默得，聖誕聖忌皆祭之。紀年十有二月，不置閏。一日五時禮拜，七日一小會。……入學堂者飲食教誨不取學費，皆禮拜諸寺給之。其字二十八母，橫行直書，讀者自右之左，用阿拉伯音（纏回用法爾西音）與纏回異。寺中司誦讀者曰掌教，司事者曰社長，教授經典者曰阿渾，號召大衆者曰滿耳金，誦經者曰海提卜。其教重愛羣合衆，有不能自存活者相與助貲財，謀生聚。……食肉禁犬豕，戒烟酒，封牲必延師誦經，不信堪與巫覡，不演劇，不置木偶』（新疆遊記頁二八八）

（三）哈薩克（Kazak）——又名吉利吉斯（Kirghiz）。爲白種之點戞斯與突厥混合而成，吉利吉斯卽點戞斯之異譯也。

『哈薩克散處阿爾泰山塔城伊犂諸地，無城郭鮮廬室，逐水草遊牧，四時結穹廬。……其男女所服之衣貴賤不分名曰袷褲。……男女衣皆以黑色爲上，白次之。……其部人以善騎著名，縱馬疾馳，率能起立馬背作盤旋舞，聳身拾物於地，其佗捷如此。俄國可薩克騎兵稱強，卽自此項天然馬隊訓練而成者也。少年卽不薙鬚。……男子娶婦不許過四人。……夫死婦不得嫁異族，

其夫之兄弟娶之。……食撥以手謂之抓飯。……禁烟酒忌食豕肉。……性尤嗜茶。』（新疆遊記頁一六六）

「新疆之吉爾吉斯人，與滿州人蒙古人同，均負有作爲保護其種族全體軍務上之義務。動員之際，一切男子，均須跨自家之馬，集合於指定之地點，故彼等均爲慓悍之騎兵。……彼等均信回教。……彼等雖多爲無教育之人，在智慧上……乃爲出類拔萃者。善記憶，富知謀。』（俄國乃達庭著王日蔚譯新疆之吉爾吉斯人）

突厥系參考書

一　史記：
二　漢書：卷九四
三　後漢書：卷一一九
四　魏書：卷一百三

五　北史：卷九九

六　周書：卷五十

七　舊唐書：卷一九五，一九九

八　新唐書：卷二一五，二一七

九　新五代史：卷四，八

十　宋史：卷四九〇

十一　明史：卷三二九，三三〇

十二　清史紀事本末：卷四一，五七

十三　清鑑易知錄：正編九，十三

十四　聖武記

十五　E. Chavannes 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

十六　丁謙：蓬萊軒所著地理學叢書關於突厥族諸篇

十七 祈鶴皐：西陲要略
十八 王樹枏：新疆禮俗志
十九 謝彬：新疆遊記
二十 王日蔚：與陳援庵先生論回紇回回等名稱（禹貢四卷十期）
二一 王日蔚：契丹與回鶻關係考（禹貢四卷八期）
二二 王日蔚：伊斯蘭教入新疆考（禹貢四卷二期）
二三 王日蔚：葱嶺西回鶻考（禹貢四卷五期）
二四 王慕寧：由民族關係觀察之新疆（邊事研究二卷五期）
二五 乃達庭著王日蔚譯：新疆之吉爾吉斯人（禹貢四卷六期）
二六 楊大震：新疆回族雜談（東方二十一卷二十一期）
二七 Lecoq：德人新疆蒙古的新發見（東方二十四卷二十三期）
二八 易海陽：新疆之地文與人文及其經濟狀況（邊事研究二卷六期）

二九　王桐齡：東洋史

三十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三一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三二　梁啓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第十一章 蒙古系（今自爲一族）

第一節 總論

（一）蒙古一語出自邱處機之西遊記，元史沿用此名。此外尙有同音異譯之名甚多，如舊唐書作蒙兀，新唐書作蒙瓦，遼史金史作盟古、萌古、契丹事跡作朦古，契丹國志作蒙骨、蒙古里、大金國志作蒙骨子、朦骨、萌骨、洪皓，松漠紀聞作盲骨子，元祕史作忙豁勒，蒙古源流作蒙部勒等皆是。

蒙古名稱之起因有種種學說：

（1）黑韃事略云『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眞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銀。』堯山堂外記亦曰『北狄稱銀曰蒙古，元之先號蒙古者，因女眞金，乃以銀號其國也。』

（2）蒙古之語根 Mong 爲蒙古語及女眞語勇悍無畏之意，蒙古女眞取此語爲名稱者不

少，如蒙哥、蒙哥帖木兒、孟特穆、萬汗等。故蒙古之名係取勇猛之意（古川園重利蒙古民族之由來）

（3）東部蒙古誌謂『因蒙古人之初居部落爲忙古部遂稱蒙骨斯或蒙古』此說謂蒙古原由部落名轉爲種族名。

（二）蒙古族之來源異說更多。世界上民族自述先世常託諸神話，蒙古族亦有其神話。俄人波塔寧氏著蒙古西北概況言『古時曾有一神聖喇嘛掬土於手，吹以氣散之而生中國民族。折草於手吹以氣散之而生俄國民族。復取石四塊吹以氣，散之而生蒙古之四盟民族』（見緒作民蒙古民族由來考）又如元祕史所記『當初元朝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騰吉思名字的水，到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汗名字的山前住着。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此皆屬神話不能說明種族之由來，可置不論。

至於正確討論蒙古族之由來者，有以下諸說：

（1）室韋說：元史譯文證補言『案舊唐書「室韋契丹之別類也。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

傍望建河，源出突厥東北。……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據此以考元之先世蓋在黑龍江南即所謂望建河，唐復西南徙克魯倫河斡難河。」蒙古與中國謂「蒙古族在唐代即已蕃息於斡難怯魯連土拉三河源之地，不兒罕山之麓，稱爲蒙兀室韋」至於室韋據魏書云「蓋契丹之類」故此說謂蒙古出於東胡之契丹也。

（2）靺鞨說：元史新編言「蒙古之先實出韃靼，韃靼向有二種，其顏色白皙者曰白韃，黑者曰黑韃」。黑韃事略云「黑韃之國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至於韃靼究屬何種，亦有二說，其一謂韃靼出於靺鞨，（如新五代史，資治通鑑）今古紀要謂「韃靼與女眞同種皆靺鞨之後，……居陰山北者曰韃靼，……黑韃靼至忒沒眞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在女眞東北，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幷其名號，稱大蒙古國。」靺鞨乃肅愼之一種故此說實謂蒙古屬肅愼。

（3）突厥說：韃靼亦有謂其屬於沙陀者，如蒙韃備錄云「韃靼……族出於沙陀別種，其種有三，曰白、曰黑、曰生。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沙陀爲突厥之一種，故此說

亦即謂蒙古原屬突厥也。

新元史亦謂『蒙古之先出於突厥，本爲忙豁侖譯音之變爲蒙兀兒，又爲蒙古，金人謂之韃靼，又謂之達達兒。蒙古衣尙灰暗，故稱黑韃韃，其本非蒙古而歸於蒙古者爲白達達，野達達。』

最近褚作民謂『蒙古先世之居地既與突厥先世之居地相同，而其遷徙之時代又與突厥之興衰時代相合，則可斷蒙古必出於突厥。在乞顏時當與突厥同家，至孛兒帖赤那始由突厥分離。』（見蒙古民族由來考）

（4）室韋韃靼混合種說　呂思勉謂『蒙古部族據予所考實韃靼室韋之混種，而韃靼又爲靺鞨及沙陀突厥之混種。有元帝室之始祖曰孛兒帖赤那，……十傳至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娶蒙古部女始以蒙古爲部名；與金始祖娶完顏部女子孫遂以完顏爲氏正同。』（中國民族史）北史所載突厥族起源之傳說與蒙古族之傳說極相類似，（分見突厥章及本章下文）故洪文卿疑爲『蒙古襲突厥的唾餘以自述其先德』呂氏則更確信其『同出一原』

故謂『蒙古與突厥同祖』然呂氏祇言其爲混合種，非謂爲純種也，故呂氏又謂『元室是室韋靺鞨突厥的混種。』（見白話本國史）

（5）西藏說：蒙古源流言『蒙古者土伯特國之分支，土伯特國又中印度之分支也……七傳至哈布勒汗，哈布勒三傳生鐵木眞。』洪文卿評此說云『混蒙古爲吐蕃，非特誇耀華胄且以誇蒙古先世無不奉佛。』故此說殊不足信。

（6）匈奴及漢族說：抱咫齋雜著中國人種考原（見蔣智由中國人種考）云『茲就隸屬中國之蒙古族論之，大都漢之匈奴遺種也。……自來言匈奴出於淳維，淳維出於夏后氏……則蒙古族之出於黃帝殆無疑義。』此說謂蒙古出於匈奴當有相當理由，至於出自漢族則太離奇而遠於事實矣。

（7）蒙古本支說：王桐齡謂『蒙古族之根據地在外蒙古，……匈奴……蒙古……皆其族所創立，』此說謂蒙古卽出自蒙古故可謂蒙古本支說。

（8）按蒙古爲後起之民族，且其人數又甚衆多，若確斷其純粹屬何族，無論室韋韃靼均不

合，卽謂其屬較大之種名爲東胡肅愼突厥亦不合。滿蒙一帶之地二三千年來爲以上諸族及匈奴等游牧民族追逐競爭之場，諸族接觸頻繁，難保無混合種之產生，此後起之蒙古民族或卽爲此種混血的產物，上述室韋韃靼之名稱，開祖傳說之類似，皆可證其來源之複雜也。至於匈奴雖時間久隔，然以人口衆多之先住民族，謂其與後此同是人口衆多之新民族全無血統關係，亦不近事實，故匈奴與蒙古卽非有直接關係亦當有間接關係也。故編者以爲蒙古族係混合的，而其混合的要素不僅室韋韃靼，室韋韃靼混合所產生者至多不過一部族卽蒙兀本部，尙有其他諸部，毋寧謂爲匈奴東胡突厥等先住民族之混合的產物較爲近理也。

歷史上民族之體質常不可考，然蒙古人初興時之體質卻幸有頗詳備之記載，如宋末趙珙使蒙古歸所著之蒙韃備錄中有云：

「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其面橫闊，而上下促，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韃主忒沒眞者其身魁偉而廣顙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王國維蒙韃

此種記錄與現代蒙古人比較，則現代蒙古人大略身矮，在一·六八米以下。滿洲及高麗人常較高。四肢照常度比例。頭形廣，指數八〇——八五。顴骨甚高且橫闊。顎微突。鼻甚小且凹，鼻孔廣，屬中鼻，但在混合種常大而直。睛黑，眼形小而斜吊，混合種則有平直灰色者。鬚髯稀少，唯一部分高麗人則較多。（見拙著世界人種誌）

由以上比較觀之，一千年前之蒙古人與今無甚殊異，而帖木眞身高而髯長，其本族人睛色灰，故以灰睛爲族號，此可證其確混有滿洲族血液，與普通蒙古人不同。（見下節舉新元史文）室韋全屬東胡，韃靼亦爲靺鞨與突厥之混合種，靺鞨亦屬東胡，而東胡固卽滿洲民族也。故蒙古皇室爲室韋韃靼混合種全無疑義，然此混合種祇限於蒙古皇室一部。（見下節）至他部之蒙古人則未必全爲室韋韃靼之苗裔，其構成的要素蓋較廣泛，故無所謂灰睛等特徵也。

總而言之，編者之意蓋以爲（甲）蒙古皇室爲室韋韃靼之混合種。（乙）至於蒙古民族之全體則爲東胡、突厥、匈奴等廣大的先住民族之混合種也。

第二節　蒙古之先世

（一）蒙古之先世據上文所舉元朝祕史所述，可謂爲一則神話。此段神話據史家考證實出於由蒙文翻譯時之誤會蒼狼之蒙文爲孛兒帖赤那。（Burte Chinoa）男子名狼，取其雄武；慘白色鹿爲豁埃馬闌勒（Goa Maral）女子名鹿取其柔順也。如中國人之男名或取龍虎，女名則曰鶯燕。（屠寄蒙兀兒史記。）此二者『譯的時候意在於考究蒙古的語言而不在研究其歷史，所以於人名的旁邊，也但注其意義，而不表明其爲一個人名，後來輯這本元祕史的人不懂得蒙文，只把旁注的正文直抄下來就誤爲狼鹿生人的怪譚了』（見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褚作民亦謂『蒙古風俗以鳥獸爲人名，甚爲尋常。……此乃狼非眞狼，鹿非眞鹿，皆取狼鹿以爲人名耳。』（蒙古民族由來考）新元史亦云『皆取物爲名。世俗附會乃謂狼妻牝鹿，誕莫甚焉。』（見本紀一）

編者按蒙昧民族常有圖騰信仰，以祖先爲鳥獸草木本爲常事，而此種信仰之成立亦有由於祖先人名之誤會者，如祖先名爲狼，後世即誤會爲眞狼，此事在斯賓塞（H. Spencer）之社會學原

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曾詳論之。故元祕史所述或眞爲民間之傳說，唯未知是否已達到誤會失眞之程度耳。

至於元史所述則已脫去神話之性質，而其所述傳說又與古突厥人極相類，致洪文卿疑爲『恐是蒙古襲突厥唾餘以自述先德。』故此種傳說或眞爲源自突厥族，而元祕史則爲蒙古自有之傳說，兩說相合而成此第二種傳說也。

『蒙古初無文字，世事遠近，人相傳述。其先世與他族相攻，部族盡爲所殺，惟餘男女二人遁入一山，徑路險巇，僅通出入，遂居之，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袞。生二子，長曰惱古，次曰乞顏，乞顏義爲奔流急瀑，言其勇往邁衆似之。乞顏子孫衆多，稱爲乞顏特，又譯爲計牙特，亦譯爲卻特，特者統類之詞也，又譯爲奇渥溫，溫者國語之尾音也。後以地狹人稠欲出山而塗已塞，有鐵鑛洞穴深邃。乃篝火洞中，宰七十牛剖革爲筒而鼓之，鐵石既融，徑路遂通。蒙古舊俗元旦鍛鐵於鑪，尊卑次第捶之，其事蓋緣起於此。乞顏之後有孛兒帖赤那，譯義爲蒼狼，其妻曰豁埃馬蘭勒，譯義爲慘白牝鹿，皆取物爲名，世俗附會乃謂狼妻牝鹿誣莫甚矣。孛兒帖赤那與豁埃馬蘭勒同渡騰

吉思海，徙於斡難河源不兒罕山之下，生子曰巴塔赤罕。」（新元史卷一）

（二）蒙古先世之居地亦有多種異說。元朝祕史註云騰吉思或云即是裏海，斡難河即鄂嫩河，不兒罕山即大肯特山。騰吉思水爲裏海之說，倡自何秋濤李文田。此外有謂其在西藏者，有謂在科布多城西南者，有謂在烏梁海境內即田格斯河者（見褚作民蒙古民族由來考。）至阿兒格乃袞山或謂「其位置與謙河相距並不甚遠。」（呂思勉）或謂即阿爾泰山。（見褚作民同上文）由以上地方之考證可推知蒙古先世之居地。呂思勉謂騰吉思究竟是什麼地方，究以闕疑爲是，據我測度不過在今蒙古地方。孛兒帖赤那夫婦渡此水而至不兒罕山，是韃靼人北遷的事實。」（見白話本國史）褚作民謂「蒙古先世之遷徙途徑在乞顏乃由平涼境內，西北向奔入阿兒格乃袞；至孛兒帖赤那乃由阿兒格乃袞附近東北向渡騰吉思水，至西伯利亞拜噶勒江踰布爾干噶勒圖納山至必塔，折向西南至斡難河源，不兒罕山下居之。」（見前文）王桐齡亦謂「唐代之蒙古居外蒙古土謝圖汗部斡兒汗（即今鄂爾渾）河流域，附屬於室韋。有宋時代移居不兒罕（Borkhan）山麓，其地爲土拉（Tola）（即今圖拉）斡難（Onon）怯綠連（Kerulen）（即今克魯倫）三川

發源地水草較爲豐富宜於牧畜』（新著東洋史）諸說大抵同謂孛兒帖赤那係由西東向至今外蒙古上述三河流域居之。

（三）據元祕史所述孛兒帖赤那傳十世至孛兒只吉歹蔑兒干，其妻名忙豁勒眞豁阿，意卽「蒙古部美女」呂思勉解釋爲『北徙的韃靼部落怕到這時候才和室韋的蒙古部結婚，從此以後就以蒙古自稱其部，正和金世祖娶了完顏部的女兒，他子孫，就算做完顏部人一樣，因爲這時候所用的是女系。』（見白話本國史）證以古今紀要所述『又有蒙古國在女眞東北，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幷其名號，稱大蒙古國』呂氏之說或不誤。

蒙古皇室之姓有數譯名，如奇渥溫、卻特、計牙特、乞要特、乞顏特等皆同音異譯。其詳則爲乞顏特孛兒只斤氏，『孛兒只斤突厥語譯義灰色目睛，蒙古以灰睛爲貴種也。』（新元史）

蒙古初興時蒙古及附近一帶之形勢據法人伯希和等人之考證有如下述：十二世紀中葉滿洲北部蒙古全部及土爾其斯坦一帶實住東胡蒙古突厥三族，在語言上同屬於阿爾泰語系。在禿兀剌河斡難河怯綠連河之上源肯特山一帶爲蒙古族之孛兒只斤部所居地方，此族卽產生成吉

思汗之蒙古族。在孛兒只斤部族之周圍，斡難河及音果達河流域一帶，東迄怯綠連河，西抵貝加爾湖，則散處其他蒙古部族。當成吉思汗時蒙古部族分爲兩類，一稱尼倫意卽絜清，指與孛兒只斤有血統關係之諸部而言，一稱多兒勒斤爲關係較疏之部落。（見賴希如中華民族論）蒙古部之東大興安嶺之北，有塔塔兒部（Tatars）（卽韃靼）有支派頗多，爲蒙古本部之世仇。塔塔兒之東負山，在今呼倫湞爾附近有翁吉剌部，爲蒙古甥舅之國。其西南近長城有汪古部（Onguts）屬白韃靼，爲金守長城，然其後竟爲成吉思汗攻金之嚮導。在蒙古部之西北居今色楞格河及鄂爾坤河流域者有篾兒乞部（Merkits），其南有克烈部（Keraits）。貝加爾湖西岸有斡亦剌部卽明代之瓦剌，因部落甚多秘史統稱曰禿緜幹亦剌，禿緜義爲万以上，皆與蒙古本部同族。此外在蔑兒乞之南，克烈之西北負阿爾泰山南抵沙漠者有乃蠻族（Naiman）屬白種勢甚強。南踰大漠則爲唐兀國卽西夏，乃蠻之北葉尼塞河兩岸有吉利吉思卽乞兒吉速亦卽唐時之黠戛斯（Kirgises）其北有失必兒亦卽鮮卑（Sibers）吉利吉思之南有回鶻（Uigur），回鶻之西有西遼國更西有花剌子模卽西域國。

第三節　蒙古初興時之風俗文化

蒙古在成吉思罕統一蒙古以前純爲原始性的部落社會，生活爲遊牧兼狩猎，善戰好殺，社會組織簡單，一切文化尚未發達。至成吉思罕征服西域及金夏於是社會組織成爲封建的大帝國，物質文化急速發展，宗教初注意道教，後皈依喇嘛，至於學術文藝則稍久方漸領解。茲摘錄當時人所記蒙古初興時之風俗數則於下：

「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衆：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皁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徊。……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邱處機西遊記）

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生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只是飲馬乳以塞飢渴。……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鬬爭。……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

浣濯。……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顖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宋趙珙撰蒙韃備錄）

「其居穹廬，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徙帳以從校獵，凡僞官屬從行曰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車車上可坐可臥，謂之帳輿。……其地自韃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嬭爲差發。……其軍卽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爲鞍橋鞔以羊皮，鐙亦剜木爲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妬忌者。」（宋彭大雅徐霆撰黑

韃事略）

第四節 蒙古之統一

蒙古部自孛兒帖赤那傳至海都始稱罕，至合不勒罕時始爲蒙古全部之汗，合不勒之弟俺巴孩繼立，爲塔塔兒執獻於金被殺。蒙古立合不勒之子忽都剌爲罕，起兵攻金復仇，金征之不克，乃議和，且册爲蒙輔國王，忽都剌不受。忽都剌死，蒙古部無共主，復分裂。合不勒罕之孫也速該爲尼倫部長，屢伐金，後爲塔塔兒人毒殺。也速該之子卽成吉思罕，時年方十三，族人欺其年少咸叛附同族之泰亦赤兀部（Taijuts）。

「海都稍長納臣與巴兒忽怯谷諸部共立之，蒙古稱罕自海都始。率衆攻札剌亦，虜其部衆爲奴。……合不勒罕有威望，蒙古諸部莫不降附。金主聞其名召見禮遇甚優。……合不勒生七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從弟俺巴孩爲罕。……俺巴孩既立，嫁女於塔塔兒自往送之，塔塔兒遂執俺巴孩及其弟烏斤巴勒哈里獻於金，金人以蒙古殺其使者乃製木驢之刑釘俺巴孩兄弟於驢

背。……部衆共立合不勒第五子忽圖剌爲罕，忽圖剌罕糾諸部復仇敗金人於境上大掠而去，是時金熙宗皇統三年也。其後金大定間，童謠曰：「達達來，達達去，趁得官家沒去處。」金世宗聞之曰此必韃靼將爲國患，乃下減丁之令，歲歲用兵北邊，恣行殺戮。蒙古諸部銜仇刺骨，亦出沒爲金邊患，金丞相完顏襄乃築長城以限之，而使汪古部守其要隘；至太祖伐金，汪古部反爲蒙古嚮道焉。……忽圖剌卒布拉火力兒等欲立塔兒忽台爲罕，部衆不從，於是諸部各立部長，不相統屬，爲尼而倫部長者曰也速該，合不勒第二子把兒壇之子也，是爲太祖皇考，追謚烈祖神元皇帝。自此塔兒忽台與烈祖有隙，塔兒忽台者合答安太石之子，爲泰亦赤兀部長，故太祖屢爲泰亦赤兀部所困。……烈祖爲部長十三年，屢伐金，又討塔塔兒。……遇塔塔兒人以毒酒飲之，烈祖暴疾，至家召察剌合額不格之子蒙力克以太祖兄弟託之而崩，時太祖十三歲。」（新元史本紀第一）

元祕史爲研究蒙古史之重要史料，茲錄其中一段於下似更易明瞭當時史實。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俺巴孩將

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剌合赤名字的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個兒子中間忽圖剌跟前，並我十個兒子內的合答安太子跟前說，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拏了。今後以我爲戒你每將五個指甲磨盡，便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每報讐』（祕史頁十七）

成吉思罕（Tchinguiz-Khan）名帖木眞或特穆澤（Temoutchin）。其母訶額侖（Ouloun Eke）生四子一女，帖木眞居首。少時備嘗險難，爲同族泰亦赤兀部所擒幾死。旣長父事父執克烈部長脫鄰斡勒即後稱王罕者，又厚結札答剌部長札木哈約爲「安答」即換物之友。帖木眞妻被掠曾得二人之力救回。後與札木哈反目，札木哈約泰亦赤兀部等十三部來攻，帖木眞迎戰失敗，然其後歸附者多勢復振。會主因塔塔兒叛金，帖木眞與王罕助金討平之，金授以札兀忽里之職。後王罕弟叛引乃蠻來襲王罕，王罕戰敗，得帖木眞助之恢復。其後復連兵破札木哈所糾合翁吉剌泰亦赤兀等部，遂滅泰亦赤兀。王罕之子後與帖木眞不和，舉兵來襲，帖木眞初避之，後乃擊破其兵，於是並滅克烈部。乃蠻塔陽罕約汪古部同伐蒙古，汪古部暗通帖木眞，帖木眞乃擊乃蠻，大破之，塔陽罕

被擒，其子奔西遼，遂併乃蠻地。至是蒙古漠南北諸部族盡服屬蒙古部。帖木眞大會諸部族於斡難河上游，受擁戴爲成吉思罕，卽蒙古太祖。時在宋寧宗開熙二年。（公元一二〇六年）

『帝稍長，泰亦赤兀人忌之，一日其酋率部衆奄至，帝入帖兒古捏山，爲邏者所獲，乘間逸去。……以后之黑貂裘獻於客烈亦部王罕，王罕大悅，乃爲帝招集舊部，歸附漸衆。……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三人首謀推戴，與諸將盟於青海子，請帝稱罕，以統蒙古之部衆，時爲金大定二十九年己酉。……甲寅帝年四十歲，金章宗明昌四年也，塔塔兒酋蔑古眞薛兀勒圖等爲金邊患，金丞相完顏襄討之，帝聞之，欲復世仇，助金人攻塔塔兒，徵兵於主兒乞，遲六日，主兒乞部長撒察別乞泰出俱不至，乃與王罕攻塔塔兒於忽剌禿失禿延之地，獲蔑古眞薛兀勒圖，金人授帝爲札兀惕忽里，譯言百戶長也。……帝將攻王罕，遣合薩兒僞請降，王罕信之不設備，帝晝夜兼進，襲王罕於徹徹爾溫都爾，盡俘其衆，王罕父子走死，客烈亦部亡，時王罕諸將皆降，獨哈里巴率數十騎馳去，不知所終。帝既滅王罕，拓地西至乃蠻，乃蠻太陽罕忌帝威名，遣使約汪古部長阿剌忽思的斤忽里夾攻我，阿剌忽思的斤忽里遣使告其事於帝，且請降。甲子春，獵於帖蔑延

河，與諸將會議討乃蠻。……帝自臨前敵指揮諸將，大破乃蠻兵，擒太陽罕殺之。……太陽罕子古出魯克奔於不亦魯黑，乃蠻南部亡。……乙丑春襲不亦魯黑於兀魯塔山莎合水上禽之，乃蠻北部亡。帝以西夏納我仇人桑昆，自將伐之，圍力吉里城，又進攻乞鄰古撒城俱克之，大掠而還。……元年丙寅帝大會部衆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纛，卽帝位，羣臣共上尊號。……爲成吉思罕，國語成爲氣力強固，吉思爲多數也。」（新元史本紀二，三）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衆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眞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並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厮殺時違了你號令，並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眞做了皇帝，號成吉思。……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

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元朝祕史）

第五節　蒙古滅夏金及宋

成吉思罕即位之次年親征西夏，五年夏主乞降。次年蒙古伐金攻西京克之。金將以兵四十萬拒戰大敗，蒙古兵入居庸關，逼京城，不克而退。公元一二一三年金元帥胡沙虎弑其主，立宣宗。十月成吉思罕自將伐金，金兵迎敵復連敗。蒙古圍中都取北京，分兵攻河東遼西破九十餘郡，殺掠甚慘，金人請和，蒙古兵方退。金主以河北殘破遷都於汴。成吉思罕怒復南侵，陷中都。公元一二一八年成吉思罕自將西征，使木華黎率兵經略太行以南。

成吉思罕即位之二十二年，成吉思罕復自將伐夏，卒於軍中。夏主出降被殺，西夏亡。（公元一二二七年）

蒙古太宗繼立，定都和林。復伐金，次年陷河中。使拖雷率一軍闖入宋境大散關，自漢中經襄陽

而北。一二三二年介速不台圍汴京。金將與拖雷遇，戰三日夜大敗。其他援兵亦敗。蒙古圍汴十六晝夜，不能克，乃議和，蒙古兵退。會金殺蒙古使者，蒙古再進兵，金元帥以汴京降，金主前已出走。蒙古復與宋會師伐金，圍金主於蔡州，城破，金主自殺，金亡。（公元一二三三年）

『五年庚午秋帝再伐西夏。……西夏主納女請和，師還，遂議伐金，先是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衞王永濟受貢於淨州，帝見永濟不爲禮，永濟歸欲請兵，會金主卒不果。及永濟嗣位，詔使來傳言當拜受，帝問使者曰新天子爲誰，曰衞王也，帝遽南向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懦者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帝復遣使於畏兀兒徵兵助戰。六年辛未……帝自將伐金，登克魯倫山解衣以帶置頂跪禱於天，誓復俺巴孩罕之仇。……金招討使紇石烈九斤監軍斡奴等率大兵屯於野狐嶺號四十萬以完顏胡沙爲後援。……與九斤等戰於野狐嶺北口之獾兒觜，木華黎先登陷陣帝率諸軍繼之，九斤等大敗伏尸徧野，金之精兵猛將盡沒於此。……凡克九十餘城兩河山東數千里之地望風瓦解。』（新元史本紀三）

宋初約蒙古攻金，金旣滅，兩國接壤。宋將趙葵議復三京，遣將攻汴，金降將殺崔立降宋，復入洛

陽，遂與蒙古開釁（一二三六年）然所得城不能守，襄陽及成都亦爲蒙古攻破，後爲宋將孟珙收復。其時蒙古方事西征無意南下，宋得苟安十餘年。至蒙古憲宗五年（一二五七年）西域已定，蒙古復大舉南征，破東川、圍合州、不下、憲宗卒於城下乃解圍。然忽必烈所統之另一軍已渡江圍鄂州，兀良哈台一軍復由雲南入交阯北上攻廣西湖南。宋遣賈似道禦之，似道不敢進。會憲宗死，忽必烈乃許宋和，而退兵。忽必烈旣卽位爲元世祖，遣使於宋，爲似道所囚，蒙古兵復至。樊城襄陽皆陷。元遣伯顏大舉南下，陷鄂州建康，伯顏分軍爲三，一攻湖南北及江西，一攻眞揚諸州，自率一軍直攻臨安，陷之，擄宋恭帝去。（一二七六年）其後宋二王亡走閩廣，圖恢復，終於敗滅。（一二七九年）

第六節　蒙古大帝國之完成

（一）西域

（1）畏兀兒卽回鶻：在今之新疆天山南路，當成吉思汗定漠北時卽來降。（參看突厥章引文）

（2）哈剌魯卽葛邏祿，屬突厥族，在伊黎河吹河流域，爲蒙古將忽必來所征服。

『太祖命忽來征合兒魯兀惕種，其主阿兒思蘭卽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元祕史）

（3）斡亦剌：

（4）吉利吉斯：

（5）失必兒：以上三族亦皆爲蒙古將朮赤所平。

（6）乃蠻塔陽罕之子古出魯克逃奔西遼，後併其國。成吉思汗伐金時古出魯克欲乘機恢復故地。成吉思汗乃回軍遣將西征古出魯克殺之，西遼遂隸蒙古。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黑崑地面，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元祕史）

（7）花剌子模：在西遼之西，南逾印度河，北至鹹海裏海西鄰，報達爲西方一大國。因殺蒙古使者，成吉思汗遂起大兵攻之（公元一二一九年）花剌子模王戰敗走死。其子札剌勒丁卽札闌丁嗣立，爲蒙古大兵圍攻，逃越印度河而去。太祖東歸後札闌丁回故地，蒙古太宗復遣撒

馬兒汗征之，札闌丁敗死。（一二二一年）

『時札剌勒丁已遁，追及於印度河，會日暮，帝命列陣圍之。又使烏克兒古兒札古都斯古兒札瀕河設伏，截其登舟之路。黎明大戰，敗其右翼兵，獲阿敏蔑里克。未幾，其右翼亦潰，札剌勒丁以中軍七百人突圍走，帝欲生致札剌勒丁，令軍中毋發矢，札剌勒丁以蓋自蔽，策馬自陷岸投於印度河，泅水而遁。帝見之，以口齕指謂諸皇子曰：「凡爲將者，皆應如此也。」尋遣巴剌士爾台渡河追札剌勒丁，不及而還。』（新元史卷三）

（8）欽察、阿速、奇加賽斯、康里：欽察又譯奇布察克，（Kiptchaes）亦突厥族所建國，在烏拉嶺西，裏海黑海以北。阿速（Ases）卽漢奄蔡，在今俄國東南境。奇加賽斯（Circasses）在頓河濱。蒙古將哲伯及速兀台戰勝花剌子模後，進兵北征，遂與以上三國之兵遇，大敗之。阿羅思兵來援，亦大破之。還師並平康里，康里爲古高車之後，地在欽察之東，花剌子模之北。

『癸未，速不台上奏，請討欽察，許之。遂引兵繞寬定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其不意。至則遇其酋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縱兵奮擊，其衆潰走。矢及玉里吉之子，

逃於林間；其奴來告，而執之，餘衆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邁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傳）

（9）阿羅思等歐洲諸國：蒙古太宗以西北諸部未盡服，因命諸貴族之長子出征，拔都爲元帥，速不台副之。（一二三四年）破不里阿耳及欽察之兵。不里阿耳卽今之保加利亞。繼入阿羅思，卽俄羅斯，陷莫斯科等城。又攻孛烈兒卽今波蘭，入馬札兒卽今匈牙利。進軍至今之威尼斯。歐洲大震動。會太宗訃音至乃還軍。

『斡歌歹既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禿兒同蒙格禿，兩個做後援征去。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名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不里、古余克、蒙格、等做後援征去。其諸王內教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附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愼的

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元祕史）

（10）木剌夷及報達木剌夷（Mulahida）在裏海南岸，爲回教國之一，報達又作巴黑塔惕卽大食國。此二國尙未賓服，故蒙古憲宗命弟旭烈兀及郭侃征之（一二五二年）遂平木剌夷，陷報達，殺其哈利發。郭侃至天房卽麥地那及密昔兒卽麥西皆降之，遂渡海收富浪卽塞普洛斯島而還。於是西域全定。

『侃……從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兮，其國塹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答而兀朱算灘，算灘華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檐寒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乃築夾城圍之，莫能克，侃架礮攻之，守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據西城，侃攻破之，走據東城，復攻破殺之。』（元史卷一四九郭侃傳）

『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可乃算灘……遂降。戊午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侃喩以禍福，兀都算灘……卽來降，師還。……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釣魚山，會憲宗崩，乃還。』（元

史卷一四九郭侃傳）

蒙古以西域之地成立四汗國以封諸貴族如下：

（甲）欽察汗國：東自吉利吉思，西至俄羅斯匈牙利。後分爲金帳白帳青帳克里米諸汗。至一四八〇年乃爲俄羅斯所滅。

（乙）窩闊台汗國：在阿爾泰一帶及新疆北部之地。後併於察合台國。

（丙）察合台汗國：在阿母河以東至天山附近一帶。後在一三六九年帖木兒建國時統絕。

（丁）伊兒汗國：在俄屬中亞南部伊蘭高原西及小亞細亞一帶。後亦滅於帖木兒。

（二）東方

（1）高麗：高麗在遼時稱臣於遼，後復事金。蒙古因征討遼東之蒲鮮万奴乃與高麗結好，約爲兄弟之國。其後因蒙古使自高麗回爲盜所殺，蒙古伐之，高麗請和。蒙古遣七十八駐高麗，後爲高麗所殺，兩國再啟衅，直至一二四一年和議乃成。自此以後至元朝傾覆，其間高麗全爲蒙古屬國。

（２）日本：蒙古既服高麗，聽高麗人之言擬招致日本歸服。元世祖時遣趙良弼至日本諭之，日本不從。元因於一二七五年遣將率蒙漢高麗兵一萬五千征之，獲小勝而還。一二八一年復遣十萬兵征之，遭颶風大敗，全軍盡沒。後不再出師。

「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實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巴圖嚕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嚕罕右丞范文虎及實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

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閭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元史卷二〇八）

（三）南方

（1）大理：元憲宗令忽必烈征大理，其兵從甘肅南下，以革囊渡金沙江，破大理之兵，大理王降。（一二五七年）

『奉命帥師征雲南……八月師次臨洮，遣伊拉珠王君候王鑑諭大理不果行。九月壬寅，師次塔拉分三道以進。大將烏蘭哈達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察罕伊兆爾帥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冬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摩娑蠻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餘里。十一月辛卯復遣伊拉珠等使大理。丁酉師至白蠻打郭寨，其主將出降，其姪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辛丑白蠻送款。十二月丙辰軍薄大理城。……留大將烏蘭哈達戍守，以劉時中爲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大理，遂班師。』（元史卷四）

（2）吐蕃：攻大理忽必烈分兵進攻吐蕃。時吐蕃喇嘛教主極有勢力，與吐蕃立唆火脫同出降。自此蒙古人遂信服喇嘛教。

（3）安南：忽必烈所遣將烏蘭哈達既定大理屬地，因進攻安南，入其都城，（一二五三年）安南降。後因伐占城假道再與安南開釁，先勝後敗，幾於全軍盡覆。元第三次發兵十萬攻之復不利，會因安南人謝罪遂罷兵。

「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巴齊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尙書省鄂囉齊平章政事烏瑪喇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鎭南王節制。……鎭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鎭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鎭南王從之，命烏瑪喇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

飛達春將兵護送之，三月鎭南王以諸軍還。（元史卷二〇九）

（4）占城：占城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降元，後執元使，故發兵攻之，分水陸二道而進，水路軍戰勝，陸路軍因假道安南復與安南開戰。後安南謝罪，占城亦服。

（5）緬甸：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遣雲南行省兵伐緬國，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復發兵征之，緬人請降。後復出兵二次均無大成功。

（6）南洋：元對南洋用兵惟爪哇之役最大。元世祖二十九年遣史弼將兵三萬，舟千艘，由泉州啓行征爪哇。會爪哇國王爲隣境葛郎國所攻殺，其壻土罕必闍耶舉國降。元軍助爪哇征葛郎，降之。爪哇復叛，元兵頗有死傷，遂還師。此外諸國受招諭來朝者有十國，卽馬八兒（卽麻打拉薩）、須門那、僧急里、南無力、馬蘭丹（卽麻云甲）、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解、蘇木都剌（卽蘇門答臘）

第七節　入主中國時之蒙古

蒙古自太祖帖木眞創業，傳太宗、定宗、憲宗而至世祖，遂滅宋入主中國全部，其後再經十世至天順帝而傾覆。自帖木眞稱帝（一二〇六年）至順帝北走（一三六八年）凡十五主，共一百六十三年，其入主中國凡八十九年。

蒙古盛時幅員爲中國歷代之冠。其地北至西伯利亞，南達印度支那，東盡高麗，西抵歐洲。因疆域之廣，用兵之頻，交通之盛，對於民族之接觸混合上發生極大影響。

元代蒙古人種族觀念頗強，待遇他族顯有異同。全國人民分爲四等，首爲蒙古，次爲色目即西域諸國人，三爲漢人即契丹、高麗、女眞等族，四爲南人即南宋人民。四等之外且有十等之說。十等雖非種族之別，然其高等者必爲戰勝民族，下等者必爲戰敗民族，此通例也。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鄭所南集）

「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謝枋得疊山集卷二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待遇不平之例，如官制則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爲之貳。

「世祖……定內外之官……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序）

「故一代之制，未有漢人南人爲正官者。……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右左丞，有參知政事，則漢亦得爲之。……然中葉後，漢人爲之者亦少。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始詔南人有才學者，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時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見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詔也。……董文用傳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可見行省中蒙古人之爲長官者，雖同列不敢與講鈞禮也。」（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〇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兵制則兵分四種，本種人爲蒙古軍，諸部族人爲探馬赤軍，得中原後發民爲卒是爲漢軍，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其鎭戍之制則所以壓制漢族。而全國兵籍亦極祕密不令漢人知。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鎭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皆世

祖……與二三大臣之所共議。」（元史卷九九兵志二鎭戍）

「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元史卷九八兵志序）

法律上之待遇亦不平等：

「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並全徵燒埋銀。」（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殺傷）

選舉上蒙古人之考試較漢人南人爲易，服官亦不同。

「延祐二年三月，始開科，分進士爲左右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凡蒙古由科舉出身者，授從六品，色目漢人，遞降一級。」（續通考卷二一四選舉考一）

兵鋒所及殺戮頗重，異民族之死者甚衆。

「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

宜屠之。」……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

又沿用部落時代舊例，凡所征服之民族不殺者則多以爲奴。

「成吉思在雪山住夏，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絕虜了。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每來使喚者。」」（元祕史）

「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元史卷一五九宋子貞傳）

「德輝遂起爲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爲奴者，咸按而免之。」（元史卷一六三李德輝傳）

「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元史卷一六三張雄飛傳）

「世祖至元十八年閏八月，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時先後受賜者諸王十六人，后妃

公主九人，勛臣三十六人，凡先朝勛戚亦加賜，諸王自一二萬戶以上，有多至十萬戶者，勛臣自四萬戶以下至數千、數百、數十戶不等。」（續通考卷一三戶口考二）

防制漢人及南人甚嚴，以剝奪其反抗能力。

「中統四年正月……申禁民家兵器，……二月……詔諸路置局造軍器私造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元史卷五世祖紀二）

「諸漢人南人投充宿衞士，總宿衞官輒收納之，並坐罪。」（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一衞禁）

「諸民間有藏鐵尺，鐵骨朵，及含刀鐵柱杖者，禁之，諸私藏甲全副者、處死，……鎗、若刀、若弩、私有十件者處死。」（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禁令）

此外尚有編民爲甲，置甲主以監督之之說。

「諸出入宮禁各有從者，男女止以十人爲朋，出入毋得相雜，軍中有十人置甲長，聽其指揮。」（元史卷二太宗紀）

「鼎革後編二十家爲甲，以北人爲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鼎革後，城鄉

編設甲主，孥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欲求兩全者……覓出下策為舟妓，以舟人不設甲主，舟妓向不辱身也。」（徐大焯燼餘錄乙編）

第八節　明清兩朝之蒙古

明太祖兵至北平，元順帝北遁塞外，數傳後去國號及帝號，仍稱韃靼可汗。明成祖兩次自將征之大破其兵。後韃靼衰，併於瓦剌即斡亦剌。

瓦剌至也先時勢甚強，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帝親征之，至土木堡為也先所虜，後送還。也先死後瓦剌勢衰，而韃靼部復盛。

「韃靼即蒙古，故元後也。太祖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率師取元，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開平，數遣其將也速等擾北邊。明年常遇春擊敗之，師進開平，俘宗王慶孫平章鼎住。時元主奔應昌，其將王保保據定西為邊患。三年春以徐達為大將軍，使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使出居庸擣應昌。文忠至興和，禽平章竹貞，復大破元兵於駱駝山，遂趨應昌。未至，

知元主已殂，進圍其城克之，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刺，及其妃嬪大臣寶玉圖籍，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獨以數十騎遁去。而徐達亦大破王保保兵於沈兒峪口走之，太祖封買的里八刺為崇禮侯，諡元主曰順帝，於是故元諸將江文清等王子失篤兒等先後歸附，獨王保保擁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居和林，屢詔諭之不從。五年春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征西將軍馮勝率師三道征之。……自脫古思帖木兒後，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不復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明年帝（成祖）自將五十萬衆出塞，本雅失里（韃靼可汗）聞之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帝追及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帝麾兵奮擊，一呼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孳畜，以七騎遁。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班師至靜虜鎮，遇阿魯台，帝使諭之降，阿魯台欲來，衆不可，遂戰。帝率精騎大呼衝擊，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乃還。』（明史卷三二七）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元亡其強臣猛可帖木兒據之。死，衆分為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時元主本雅失里偕其屬阿魯台居漠北，馬哈木乃以兵襲破之。……脫懽

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於是北部皆服屬也先……太監王振挾帝親征，羣臣伏闕爭不得。……帝蒙塵。……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屬分散，其承襲代次不可考。」（明史卷三二八）

後韃靼部有巴圖蒙克者七歲嗣位，爲蒙古本族汗，稱爲達顏汗，至四十一歲爲諸部族之大汗，時明孝宗弘治十七年公元一五〇四年也。達顏汗時蒙古復統一而中與，惜史鮮記載。達顏汗之季子格埒森札賚爾守漠北爲後來喀爾喀四部之祖。達顏汗自與嫡孫卜赤居東方是爲插漢部卽察哈爾部。三子巴爾蘇鎭守套部傳於長子是爲鄂爾多斯部，巴爾蘇之次子阿勒坦卽俺答居大同北，是爲土默特部。長子早死其衆歸於俺答。俺答於嘉靖二十九年三十八年三次入寇京畿，勢張甚。晚年因奪其孫之妻，其孫怒奔明，明送還之，俺答遂與明和：不復侵掠，然俺答亦因信喇嘛故厭兵事也。俺答死後，其妻卽奪於其孫者，久握大權對中國亦甚恭順。俺答以後傳至三世套部漸衰，而東方之插漢部轉強。

「俺答有孫曰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娶婦比吉。把漢復聘襖兒都司女，卽俺答外孫女，貌美、俺答奪之。把漢恚，遂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

俺答老佞佛復請於海南建寺詔賜寺額「仰華。」……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奪之外孫女而爲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保塞衆畏服之，乃敕封爲忠順夫人，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明史卷三二七）

插漢部卽察哈爾部，於明末侵掠中國，明神宗以戚繼光守薊鎮，李成梁守遼東乃平其患。自卜赤六傳至林丹汗復強盛。時又有在嫩江之科爾沁部初攻滿洲失敗遂降滿洲。林丹汗攻科爾沁，滿洲來援解之。林丹汗與葉赫爲姻婭，故與滿洲不協，明人亦厚結之以抗滿洲。滿洲太宗於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年）伐察哈爾，林丹汗大敗走死。是後內蒙古諸族皆降滿洲。

『先是林丹汗使臣康喀爾拜虎齎書來自稱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而稱上爲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英明皇帝。語多傲慢，諸貝勒大臣怒欲斬其使，上以使者無罪，特赦之，旋報書詰責。亦遣使臣碩色吳巴什往，林丹汗縶留之，上遂殺康喀爾拜虎，碩色吳巴什尋逃歸。』（清鑑易知錄前編二）

『九月癸亥上率大軍征察哈爾。察哈爾林丹汗之婦爲葉赫貝勒金台石之女，葉赫始終附明，

爲太祖所滅，遺衆逃而投察哈爾。明諜知之䪨林丹汗以利，使與他喀爾喀諸酋共抗淸兵。而喀喇沁諸部與林丹汗有隙，願附太宗，乃遣阿濟格貝勒與之會盟，合兵攻林丹汗。太宗親統軍前進，馳擊席爾哈席伯圖、莫湯圖諸處，克之，獲人畜無算，其降者編爲戶口。』（淸鑑易知錄前編三）

外蒙古卽喀爾喀部，分爲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三部，原服屬於林丹汗。林丹汗旣死，喀爾喀大懼，亦降滿洲，歲進白駝一，白馬八，是爲九白之貢。

蒙古本部卽韃靼部雖漸弱，然居漠西之瓦剌卽衞拉特部復強盛。明末衞拉特分四部，卽和碩特部居烏魯木齊，部長爲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後。次爲準噶爾部居伊犂，部長爲也先之後。三曰杜爾伯特部居額爾齊斯河，部長亦也先之後。四曰土爾扈特部居塔爾巴哈台，部長爲元臣翁罕之後。初和碩特部固始汗佔據青海，干涉西藏。後準噶爾部噶爾丹兼統四部，勢甚強。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噶爾丹遂率兵三萬襲攻喀爾喀，喀爾喀三汗數十萬衆逃奔內蒙古，淸廷濟之以糧食及牧地，淸聖祖復親統大軍征噶爾丹，大敗之，噶爾丹遠遁。其後淸復遣兵遠征，噶爾丹屢敗，伊

犂復爲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據遂自殺。喀爾喀三汗重歸故地。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歡大師，及也先瓦剌可汗之裔，是爲厄魯特四衞拉蒙古。……四衞拉部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康熙中綽羅特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爲準噶爾汗，兼有四衞拉……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抗愛山，突襲其帳（土謝圖汗，）……幷擊破其隣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扎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帳。於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衆分路東奔。聖祖尙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獨石張家二口倉儲，並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借科爾沁水草地使游牧。噶爾丹亦遣使入貢，上敕其還喀爾喀侵地……不奉命。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屬國，控弦之士數十萬……以追喀爾喀爲名，選銳東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聖祖下詔親征。……右翼兵遇賊烏洙穆秦，戰復不利，噶爾丹……深入烏蘭布通，去京師七百里乃止。右翼改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其歸路。……我軍進擊大戰於烏蘭布通，賊騎數萬陳山下，依林阻水，以

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以溼毡，環列如柵，士卒於垛隙發矢銃，備鉤距，謂之駝城。我師隔河而陳，以火器爲前列，遙攻中堅，聲震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礮，顛且仆，陳斷爲二，步騎爭先陷陣，噶爾丹越大磧山宵遁……沿途饑踣，得還科布多者僅數千人。」（聖武記卷三）

「初準噶爾自破喀爾喀後，戀漠北地，久不歸，其伊犂舊部落盡爲兄子策妄喇布坦所并，自阿爾泰山以西，皆非己有。又連年與中國戰，精銳喪亡，牲畜皆盡……所屬部落從者或僅千人或數百人，皆老羸，自相盜羊馬。上乘其窮蹙欲降之，至寧夏，命馬思哈費揚古兩路進兵，噶爾丹使其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回人擒獻……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計，自知人畔天亡，旦夕必就俘，遂仰藥死。」（聖武記卷三）

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西藏，殺和碩特汗，囚達賴六世。清聖祖遣年羹堯由成都，皇子允禵出西寧入藏，準噶爾兵敗走，遂定西藏。

「厄魯特聞我軍分路入藏，策零敦多布，乃由中路自拒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南路將軍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衆，進至察木多，奪洛隆宗三巴橋之險，旋奉大將軍

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招土司爲前驅，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敵塞險，扼敵餉道；而青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刦營之衆，俘斬千計。厄魯特進退受敵，遂大潰，不敢歸藏，即由舊路竄。崎嶇凍餒，得還伊犂者，不及一半。詔封宏法覺衆第六世喇嘛，於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喇嘛歸京師，盡誅厄魯特喇嘛之助亂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清鑑易知錄正編六）（此書文亦錄自聖武記，較爲簡明故選之。）

清世宗時青海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與策妄阿布坦聯合爲亂，清遣年羹堯岳鍾琪擊敗之，羅卜藏丹津奔準噶爾，青海亦平。

『羹堯奏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阿爾太喀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巳吉査等，並男女牛羊無數。二十二日至柴達木，羅卜藏丹津帶二百餘人逃竄潛匿，青海部落悉平。』（清鑑易知錄正編七）

策妄阿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於清世宗雍正九年大敗清兵，進攻喀爾喀。土謝圖汗所屬之

額駙策凌爲元太祖之裔，迎戰破之。次年復大敗其兵。清帝命策凌獨立爲一部，稱三音諾顏汗，喀爾喀遂有四部。

「額駙策凌擊準噶爾兵於抗愛山，大敗之，噶爾丹策零遁，馬爾賽失機詔斬以徇。方七月間，噶爾丹策零親率其大衆由北路傾國入寇繞避科布多察罕庾爾大營，取道山南潛至抗愛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之地，時哲卜尊卜巴已徙帳多倫泊，空無所得，探知額駙策零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於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額駙中途聞之，卽反旆馳救，並急報順承親王，請師夾攻。……蒙古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自天而下，如風如雨，敵夢中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於喀喇森齊泊，大戰二日，敵大敗而西路援師不至，沿途轉戰十餘次，追至鄂爾坤河之抗愛山，卽古燕然山之南麓。其地右阻山，左迫水，道狹不容大衆，又橫亙以大喇嘛寺，兵無走路，我兵乘暮薄險蹴之，呼聲震大漠，敵三萬，擊斬其半，擠墜溺死亦半，河水爲赤，我兵僅傷十餘。以無兵夾攻，故噶爾丹策零乘夜突圍，繞山遁推河。」（清鑑易知錄正編七）

噶爾丹策零死後，準部內亂，其中之輝特部長阿睦爾撒納降清，導清兵平定準部。後阿睦爾撒

納復叛，清於乾隆二十二年派兵分二路征之。時準部內訌，痘疫復盛，阿睦爾撒納走死俄境。清留兵剿殺，至二十五年方班師，準部自是大定。（一七六〇年）衛拉特戶數原有二十餘萬，死於痘者十之四，死於兵者十之三，逃亡者十之二，存者不及十之一云。

『命成袞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會準部自相吞噬，綽羅特汗為其兄子噶爾布所篡，台吉達瓦又殺噶爾布。兆惠兵至，皆敗走，惟阿逆未獲，兆惠富德窮追至左哈薩克。時哈薩克汗阿布賚已與阿逆積釁，且懼招大兵，遣使入貢，誓擒阿逆以獻。適阿逆往投，阿布賚先使人收其馬，阿逆驚，攜八人入俄羅斯界。帝命移檄索之，會阿逆患痘死，移尸近邊，命喀爾喀親王侍郎三泰等馳驗以聞。成袞扎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蘇台，兆惠率兵四千再剿厄魯特餘黨。』（清鑑易知錄正編九）

『明年正月兆惠等合圍縱剿，先後虐殺四年，凡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可漁獵資生之地，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皆搜剔靡遺矣。事平設滿洲駐防，徙漢兵耕種其地，置伊犁將軍以統治之。』（清史紀事本末卷三一）

以上爲明、淸時中國境內蒙古之史實，至於境外在明太祖時有元裔帖木兒（Timur）興起統一西域，西征土耳其、欽察、俄羅斯、復成大帝國。帖木兒卒國復分裂。其六世孫巴拜爾（Baber）復建國於印度爲蒙兀兒朝（Mogul），後乃亡於英國。蒙古之建國於中亞細亞者至近世亦滅於俄羅斯。

蒙古民族自成吉思汗以後除蒙古以外且移入青海、甘肅、新疆、西康諸地。其分支如上所述分爲二大支，二大支復分爲繁多之中小支，在淸末時如下：

第一支　喀爾喀族（Khalka）：內外蒙古皆有之，係成吉思汗之後裔，卽明代之韃靼人。其後分爲：

甲、住內蒙古者：

A、東四盟

（1）哲里木盟：四部十旗

（2）卓索圖盟：二部六旗

（3）昭烏達盟：八部十一旗

（4）錫林郭勒盟：五部十旗

B、西二盟

（1）烏蘭察布盟：四部六旗

（2）伊昭克盟：一部七旗

C、內屬蒙古

（1）察哈爾部

（2）歸化城土默特部

乙、住外蒙古者：四部卽四盟

（1）車臣汗部：二十三旗

（2）土謝圖汗部：二十旗

（3）三音諾顏汗部：二十二旗

（4）札薩克圖汗部：十九旗

第二支　額魯特族（Eleuts）即衞拉特，亦即加爾滿克人（Kalmuk）住蒙古西部。

甲、河西額魯特：住於河套之西，分二部二旗。

（1）阿拉善額魯特部：只有一旗

（2）額濟納舊土爾扈特部：只有一旗

乙、金山額魯特：在金山即阿爾泰山附近，即阿爾泰地方，爲科布多參贊大臣所轄，分爲七部三盟二十二旗。

（1）杜爾伯特部：十四旗

（2）附輝特部：二旗

（3）新土爾和特部：二旗

（4）新和碩特部：一旗

（5）札哈沁部：一旗

（6）明阿特部：一旗

（7）額魯特：一旗

清代統治蒙古族之道有如下數條：

（1）設盟旂制度旂制仿滿洲八旂，將蒙古各部編立旂分，劃分牧地，以免爭執。每旂設札薩克一員，及其他數員；札薩克係世襲王公出身由清廷任命之。盟則係多數之旂合成，以合盟之地名之，定期會盟，以處決要務。每盟設盟長副盟長各一及其他此種制度至民國無大改變。此種制度可以限制蒙古各部，使不能由兼併而統一。

（2）設理藩院及辦事大臣等：內蒙古諸旗之札薩克直接受統治於理藩院。外蒙古則受駐紮烏里雅蘇台之定邊左副將軍管轄。後增設庫倫辦事大臣，以分轄車臣及土謝圖二部。

（3）優待喇嘛：蒙古族之皈依喇嘛教，遠自元初，然至俺答時更爲大盛。清人因思利用喇嘛教以軟化蒙古人。清初自順治至乾隆四朝尤爲注意，勅建喇嘛廟，厚待喇嘛，予以種種特權。

（4）保護蒙古牧地，禁止漢人佃耕：清廷曾嚴申禁令不准蒙古王公將荒地租漢人開墾耕

種，蓋亦所以防止漢人之發展也。

（5）禁止蒙人漢化：清廷不准蒙人用漢人姓名及學習漢文，公文等不得用漢字，不准蒙古婦女與漢人結婚，限制漢商人居留蒙地之期限。

（6）滿蒙通婚：清皇室屢與蒙古貴族聯姻，蒙古女子爲皇后，男子爲額駙者甚多。

清代對蒙之政策總括之爲聯蒙制漢，此種政策頗見成功，故蒙古於清朝頗爲忠順，然而制漢雖成功，不意俄人竟乘虛而入與清爭奪蒙古矣。（謝彬：蒙古問題）

清末因鑑於前此對蒙政策之失算乃大行改變，如准許漢人開墾蒙地，取銷對於喇嘛之優待，改盟旗爲州縣，廢止漢化之禁令。以上諸舉有妨礙蒙人生活者，有傷害喇嘛感情者，俄人乘機構煽，蒙人轉而親俄，於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中國革命軍起後亦宣佈獨立，建立蒙古帝國奉活佛哲布尊丹巴爲皇帝。甚至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蒙古亦於民國八年取銷獨立。民十年白俄進攻庫倫擁護哲希尊丹巴爲第二次之獨立。不久赤俄助外蒙革命黨驅逐白俄重組新政府。蒙古喇嘛王公於十三年復派代表請求仍歸中國保護，然不久喇嘛逝世，蒙古新黨遂於同年六月爲

第三次宣告獨立，並即成立共和政府。

第九節　現代蒙古人之風俗

現代蒙古人之風俗有仍保存古式者，如蒙古包及游牧等，想係由於自然環境之故；有與古不同者如服飾等，則係受滿、漢人之影響。大抵與漢人異而與突厥羌藏相類，以其生活同也。最近如外蒙依附蘇俄更改舊制，其風俗文化自然亦趨西洋化。玆舉蒙古近時尙存之固有的特殊風俗數條於下。

（1）職業：『羊羣每數十頭，儼然大物，望之生畏。牛馬每羣數十頭或百數十頭，亦色色俱備。牛較內地的牛，約肥大三分之一，馬亦較內地的健壯善走。馬牛羊駝，同爲蒙古民族的生命。因牛奶、羊肉、駱駝糞、是蒙人飲食的必需品；羊皮、毛氈、駱駝毛皮是蒙人衣服住居的必需品；馬和駱駝是蒙人行動的必需品。故與蒙人見面時，每先問牲畜安好，再問他個人家族安好。問其富，數畜以對。』（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

『蒙人多逐水草而居，古稱行國，其後近邊諸旗，漸染漢俗，始從事於耕植。凡設郡縣之區，類皆農重於牧，操作亦如漢人，但堅忍耐勞爲稍遜耳。……蒙人射飛逐走，本其專長，每於叢林灌莽之中，跡禽獸之所在，十獲七八。……蒙人迷信宗教，相戒不食魚鱉，漢民之捕魚者，往往爲其禁阻。……蒙人不知懋遷，温飽以外，便無餘事，器用布帛，多運自內地，其交易商人，多晉魯行商。』（卓宏謀：蒙古鑑）

（2）住所：『蒙古游牧地方，居住無室，多以幕爲廬，卽所謂蒙古包也……其幕式計有二種。一、在耕牧地方所用者爲固定式，周圍多有以磚砌成，上用葦草，以製天幕，曰或中國式……在游牧地方所用者爲移轉式，多用毛織品以蓋其上，或爲蒙古式。』（卓宏謀：蒙古鑑）

（3）衣服：『蒙古之服制，與內地略同，窄袖長褂，布帶束腰，繫以煙袋燧石等。富者絹帛，貧者棉布。冬則棉衣皮裘，夏則寬衣大袖。帽平扁，鞋用漢地所製。婦女衣服，因地而異。大致男皆薙頭蓄辮，或長褂不束帶，外加獸皮背心。婦女則蓄辮二條，垂於左右，飾以珊瑚眞珠，耳懸圈環，手套釧鐲。若已嫁者，則髮辮惟一，頭戴珊瑚銀板，以別處女。』（卓宏謀：蒙古鑑）

（4）飲食：『蒙古人之常食，大體爲乳、茶、黍、羊肉、及小麥粉、雜穀、乾餛飩等。然由氣候與地味之關係，其物產每因地而有多少之差異。……蒙古人以牛乳供食用，頗爲巧妙，然牛乳恐釀下痢，用之甚稀。牛乳除開墾地外，均甚豐富，其乳祇於野草青之時期榨取之，冬季無榨取者。……茶、蒙古人一般嗜之，用必多量，係由南方各省輸入者，然其用法則與滿漢人全異，茶之中混以牛乳與少量之鹽，名爲奶子茶，亦名蒙古茶。』（東蒙風俗談）

（5）社會組織：『蒙古民族舉上下而爲族長制，家長老廢不耐事或死亡時，則以其長子相續。……蒙古人男子十八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凡登錄戶籍簿，有兵役之義務。……男女之關係，則男尊女卑，蓋蒙古往昔以武建國，故制重男子。……男女交際，完全自由，爲中國轄境內罕見之事。』（東蒙風俗談）

『蒙古人之社會狀態極單純，而其階級爲三大別，王族、喇嘛、平民、是也。王族，以元朝之後裔，或其重要之子孫受封爵爲各旗之長者爲主，就中臺吉以下之旗人居下，而其總數極多，凡一旗內如人口三萬，王族有三四千之數，彼等之中，單有品級而財產一物無有者往往見之。

喇嘛，在蒙古位於社會之上流，其勢力不可侮，高德之喇嘛片言一語，雖王公不能反背之。喇嘛在蒙古人中稍通事理，故着眼於蒙古之經營者，必不可輕視此喇嘛之社會勢力。黑人、除王族與喇嘛外，凡其他之蒙古人，則名之爲黑人，有各種之種類，如往昔爲蒙古人奴隸者之子孫或滿漢人之土著者，或旗人之庶子不爲喇嘛者等皆屬之，但在政治上隸屬於各旗長之下，精神則受支配於喇嘛。」（東蒙風俗談）

「蒙古婚禮與內地不同，女子由二、三歲至四、五歲時，即須定婚，十六歲以上，未成婚者絕少，多蹈早婚之弊，向例女子比男子年長二、三歲或四、五歲不等。」（蒙古鑑）

（6）起居：「咋夜蒙古包中，有一小牀，高僅四五寸，寬二尺許，夫婦二人夜寢其上，同衾共枕，牀下即譯官兵士臥所，毫無障隔，絕不避忌。包小人多，習慣使然，亦可說是事實使然。」（內外蒙古考察日記）

（7）娛樂：「其娛樂約有二事：（一）角力，多於典祭豎立界牌之日，爲行樂之娛角力者各衣皮套，穿長靴，負力而鬬，以推倒地上爲勝，角勝者遨獎。（二）競馬，亦於典祭日或狩獵時

行之』（蒙古鑑）

（8）葬式『蒙古葬式，約有三種，一、爲埋葬，卽納屍於棺而有墳墓之可營者，多行於王公盟長，其葬禮與本地略同，二、爲火葬稱爲茶毘，蒙古人稍有財產者，請喇嘛誦經後，舉火燒之，拾其遺骸，請大喇嘛許可後，再粉骨製餅形而納諸靈塔以收存之。三、爲棄葬，卽暴屍於野，或置諸深山空谷中，任野獸啄之。』（蒙古鑑）

（9）宗教：『其喇嘛階級各有不同，大概別爲佛爺喇嘛，札薩克喇嘛、廟喇嘛、大喇嘛、黑喇嘛五種。一、佛爺喇嘛，皆通稱活佛，在西藏者曰達賴及班禪，在庫倫者曰呼圖克圖。……二、札薩克喇嘛，握有政教兩權。……三、廟喇嘛，奉佛於寺院之中，凡民間冠婚喪祭一般禮式皆與焉。……四、大喇嘛，爲一寺之座主。……五、黑喇嘛，爲俗人之寡夫寡婦，於老後剃髮，不過專誠皈佛，不用袈裟，不習經文，惟日常手捻佛珠口稱佛號而已。』（蒙古鑑）

蒙古系參考書

一　舊唐書
二　新唐書
三　元史
四　新元史
五　明史
六　元朝祕史
七　黑韃事略
八　聖武親征錄
九　長春眞人西遊記
十　蒙韃備錄
十一　C. d'Ohsson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
十二　許國英：清鑑易知錄

十三　聖武記：
十四　陳崇清外蒙近世史
十五　姚明暉：蒙古志
十六　卓宏謀：蒙古鑑
十七　謝　彬：蒙古問題
十八　馬鶴天內外蒙古考察日記
十九　松本雋著吳欽泰譯：東蒙風俗談
二十　下村修介：蒙古地誌
二一　馮誠求：東蒙遊記
二二　丁　謙：蓬萊軒所著地理學叢書內關於蒙古諸篇
二三　箭內亙著陳捷陳淸泉譯：蒙古史研究
二四　箭內亙著陳捷譯：兀良哈及韃靼民族考

二五　箭內亙著陳捷陳清泉譯：元代經略東北考
二六　箭內亙著陳捷等譯：元代制度考
二七　箭內亙著陳捷等譯：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
二八　王國維：遼金時代蒙古考（學衡五三期）
二九　王國維：韃靼考（淸華學報三卷一期）
三十　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淸華四卷一期）
三一　王國維：遼金時蒙古考（蒙古史料內）
三二　方壯猷：韃靼起源考（國學季刊三卷二號）
三三　曾問吾：蒙古西征之偉蹟（中國新論一卷七期）
三四　褚作民：蒙古民族由來考（邊事研究三卷一期）
三五　古川園重利著張其春譯：蒙古民族之由來（國聞週報十卷二十一期）
三六　張覺人：蒙古民族的史的考察（邊事研究三卷四期）

三七　F. C. A. Krause著　從吾譯：蒙古史發凡（輔仁學誌一卷二期）
三八、楊　寔：明代察哈爾沿革考（禹貢四卷四期）
三九　包瀚生：歷史證明蒙古是中國領土（東方三十一卷五號）
四十　華企雲：蒙古民族的檢討（邊事研究二卷四期）
四一　苗迪青譯：蒙古人的社會（科學時報二卷十一號，三卷三號）
四二　張佐華：蒙古旅行散記（新亞細亞十卷五期）
四三　張覺人：外蒙共和國的發展（邊事研究二卷六期）
四四　余漢華：外蒙古現況概觀（邊事研究三卷六期）
四五　Wolf：外人之蒙古近狀觀（東方二十六卷二十三號）
四六　邱懷瑾：扳我獨立之新外蒙共和國實況（邊事研究三卷四期）
四七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四八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四九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

五十　Howorth, H. H.-History of the Mongols

第十二章　氐羌系（藏族來源之一）

第一節　總論

氐羌系有二義，一爲包括氐與羌，一謂羌其大名氐其小別，氐不過羌中之一支。如周書王會解云：『氐羌以鸞鳥，』孔晁注謂『氐地羌，羌不同，故謂之氐羌，今謂之氐矣。』無論二者孰是無關重要，此二字必須合用，方足以包括全系也。

氐羌系合次章之藏系而成爲今之藏族，以歷史上有分別，故各立爲一系而述之。

氐羌據後漢書言其出自姜姓，今代史家亦有謂姜卽爲羌者，若然則炎帝之裔而上古二大姓之一之姜姓乃屬羌族矣。茲引傅斯年之語於下：

『據……左傳襄十四年姜戎一段，知九州之一名瓜州，其地鄰秦，其人爲姜姓，其類則戎。雖則

爲戎，不失其爲四嶽之後。四嶽之後，有文物之大國齊，又有戎者，可以女眞爲例。建州女眞征服中夏之後，所謂滿洲八旗者盡染華風，而在混同江上之女眞部落，至今日仍保其漁獵生活，不與文化之數。但藉此可知姜本西戎，與周密邇，又爲姻戚，惟並不是中國。……殷墟文字中出現羌字之從人，與未出現從女之姜字，在當時或未必有很大的分別，到後來男女的稱謂不同，於是地望從人爲羌字，女子從女爲姜字，沿而爲二了。不過漢晉儒者還是知道羌卽是姜的。……姜羌之同，是僅僅文字上一名之異流呢，或者種族上周姜漢羌是一事。照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則范曄認姜羌爲一事。范曄雖是劉宋人，但范氏後漢書僅是文字上修正華氏司馬氏的，這話未必無所本。且西羌傳中所記事，羌的好些部落本是自東向西移的。而秦之強盛尤與羌之西去有關係。這話正和左傳襄十四年姜戎子的一段話是一類的事。那麼，漢代羌部落中有些是姜氏，看來像是如此。」（姜原）

第二節　秦以前之氏羌

氐羌自古卽與華夏接觸不絕。商武丁曾服氐羌武王伐商亦得西方蠻族之助，其中庸蜀羌皆氐羌系。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詩殷武）

「逖矣西土之人……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書牧誓）

據後漢書所述則三代皆有事於此族，其名爲畎夷、鬼方、犬戎、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昆夷、戎、條戎、奔戎、北戎、申戎、六濟之戎。入春秋後戎人雜居中國其名更繁。至戰國時在中國之戎，皆爲諸強國所併，其人亦卽同化於華夏。然以上諸種族不皆屬氐羌、如犬戎、昆夷、北戎等已由史家證明其爲匈奴，第此外亦當有確屬氐羌者，如姜戎卽陰戎或伊洛之戎蠻氐之戎，陸渾之戎，或九州之戎卽是。鬼方據史卽指其屬羌族，然據王國維之考證則以爲屬匈奴。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

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嫠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

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允姓戎遷於渭汭，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晉文公欲脩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脩霸業。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幷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於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義渠遂臣於秦……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後漢書卷一一七）

第三節　漢時塞內之羌

以上雜居中國之氐羌，雖經同化，然距華夏系遠之氐羌族類仍多其一種單名為羌，史稱其始祖為無弋爰劍。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部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後漢書卷一一七）

前漢初羌與漢復接觸，侵寇中國，宣帝時趙充國元帝時馮奉世擊敗之，自是賓服無事。

「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後漢書卷一一七）

降羌雜居塞內，然苦於漢人之虐待，遂於王莽亂後獨立，東漢初征服之。然其部落衆多，而漢復失於撫綏，故終東漢之世，叛亂相續，騷擾無已，至於羌亂稍平，而漢力亦竭矣。

「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延禧二年……燒

當八種寇隴右，熲（段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幷力寇幷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後漢書卷一一七）

東漢與羌接觸爭戰之結果，羌人死亡甚衆而同化於漢人者亦不尠，自此以後祇於五胡亂華時再露頭角，然彼時華化已深非復原來狀態矣。

「自爰劍後子孫支分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

中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後漢書卷一一七）

第四節　漢時西域之氐羌國

漢代侵擾中國之羌皆在塞內，在塞外卽今青海新疆西康西藏者尙多，但與中國無多大關係，僅於漢通西域時略有國際上之往來而已。略述如下。

（一）宕昌羌：『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氂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氂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卽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懃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懃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

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彌忽爲宕昌王。』（北史卷九六）

（二）鄧至羌：『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北史卷九六）

（三）赫羊國等羌：「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故因爲國名。又有東亭衞、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驤、覃水等諸羌國，風俗麤獷，與鄧至國不同焉。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之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北史卷九六）

（四）白蘭羌：『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利摸徒，南界那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北史卷九六）

（五）薄緣夷等羌：『附國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亙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衞、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北史卷九六）

（六）党項羌：至宋時蔚成大國卽西夏，另述於下。

（七）婼羌：『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前漢書卷九六上）

（八）西夜：『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前漢書卷九六上）

（九）蒲犂：『蒲犂國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前漢書卷九

六上）

（十）依耐：「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少穀，寄田疏勒莎車。」（前漢書卷九六上）

（十一）無雷：「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前漢書卷九六上）

（十二）大月氏：大月氏本居近塞，後因避匈奴乃遠遁中亞。大月氏屬何種族今尙未定。據西人研究，有藏族、蒙古族、突厥族、阿利安族四說。氏字不讀氏音，且史書亦有作氏者，而後來之嚈噠據史常言其爲大月氏之種類，嚈噠屬於廣義的羌藏族，大月氏大約原來亦屬於羌藏族，至於後來因西徙而與西方諸族雜居，其種或致漸不純粹也。大月氏西徙後一部分不從去者與漢人錯居湟中，別有名稱。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前漢書卷九六上）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鬬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書卷一一七）

（十三）吐谷渾：吐谷渾之王室雖爲鮮卑人，然其人民實爲氐羌族。其地卽今之青海。其王室之興廢見東胡章，茲錄史書所述其人民之風俗於下。

「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

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於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青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魏書卷一〇一）

第五節 漢以前西南之氐羌

在中國西部及南部亦有氐羌族。

（一）庸：武王伐紂之時西方民族從之者有庸、蜀、羌而庸且居首，春秋時有庸國在今湖北竹山縣。春秋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共滅之，此後，即同化於華夏。

（二）蜀：戰國時秦滅蜀，徙秦民萬家實之。蜀人自此與華夏同化。秦代楚，漢高祖東征皆發蜀

卒，混合更多，故亦漸同化。

（三）：巴巴又作巴氏，原在重慶之地。傳說巴為食象之蛇，說文又謂「巴蜀桑中蟲也，」或為圖騰之名。春秋時與楚有關係，戰國時滅於秦，然仍以其舊酋為君長，並與通婚，而歲徵其賦。

（1）巴郡南郡蠻：漢時稱之為巴郡南郡蠻或廩君蠻，仍沿秦制待之。其後巴氏叛，乃討平之而徙其人於江夏，是後漸同化。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則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幷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

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嫁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後漢書卷一一六）

（2）板楯蠻：此一種據史所述，蓋亦巴氏之一種，亦於漢世同化。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巴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爲漢王發

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於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

須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服。』（後漢書卷一一六）

（四）氐：此係指狹義之氐，亦住於西南方者，故漢時目之爲西南夷之一部分，自漢武帝開西南夷後漸趨同化。

『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前漢書卷九五）

（1）筰都夷：『筰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筰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幷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後漢書卷一一六）

（2）冉駹夷：『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

宣帝乃省幷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靑頓毞毲羊羧之屬，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爲鹽。麢羊牛馬食之皆肥。其西又有三河槃於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後漢書卷一一六）

氐：『白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氐人亦叛。建

武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漢書卷一一六）

第六節　五胡亂華時氐羌所建之國

自漢代氐羌雜居中國西北，三國時蜀、魏爭引以為戰爭之助。迨至晉初，其人益衆。故江統徙戎論言「關中之人夷羌居半，竟喧賓奪主。」晉室內訌，戎狄乘機起事，割據中國。氐羌之豪傑亦有前秦苻氏、後秦姚氏、後涼呂氏、仇池楊氏、前蜀李氏計建立五國。此五姓豪傑雖出蠻夷，然因雜居中國漢化已久，其人之姓已改漢姓，其人之思想行為亦近漢人，且其所統率者亦非全屬其種人，而係蕃漢混雜。故此種豪傑實兼蠻夷及中國軍閥二種性質也。

（一）前秦苻氏屬氐族，原姓蒲。始祖洪原為氐酋，晉亂，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初降前趙，後降後趙。流民歸之者甚多，遂自稱大都督大單于，三秦王。子苻健率衆入關中稱皇帝，國號秦，史稱前秦。傳二世至苻堅，以漢人王猛為謀主，行中國式之政治，國家富強，遂滅前燕、前涼、代、

仇池諸國，統一中國北部。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公曆三八三年）大擧南侵，晉將謝石謝玄禦之於肥水大破之。堅敗還長安。前燕皇族慕容垂慕容冲羌人姚萇皆叛，堅被執見殺。子苻丕，族子苻登謀恢復卒不成，前秦遂亡。自晉永和七年（公元三五一年）苻洪稱秦王至太元十九年（三九四年）亡，凡七傳共四十四年。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謂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晉書卷一一二）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百官於長安。』（晉書卷一一二）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於永貴里。……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於是脩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晉書卷一一三）

（二）後涼呂氏：亦氐族。據有甘肅一部，都姑臧（今武威縣。）始祖呂光原為前秦大將，奉苻堅命遠征西域，降焉耆破龜茲。還時苻堅已敗乃取姑臧居之。聞堅死自稱涼州牧，酒泉公，繼進為三河王，又進為天王。國勢不強，傳四主，自晉太元十一年（公元三八六年）呂光稱公至元興二年（四〇三年）滅於後秦，凡十八年。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進兵至焉耆，其泥流率其

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旣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晉書卷一二二）

（三）仇池楊氏：亦氐族，爲漢白馬氐之後裔，世據仇池（山名在甘肅成縣）至難敵時略取旁近之地，初臣於前趙，後臣於後趙，終爲前秦所滅。因非全獨立，不在十六國內。

「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衞廣滅之，以其地爲武都。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池方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萬孫名飛龍漸強盛，晉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

王，羣氏推以爲王，關中士人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難當後自立爲大秦王，號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於宋不絕。」（北史卷九六）

（四）前蜀卽成漢李氏：巴西氐族。始祖李特於晉元康中隨流人入蜀就食。永康元年（公元三〇〇年）益州刺史趙廞反，用特爲將。特反攻廞，敗之。自稱大都督。後爲晉益州牧羅尙所殺。子雄嗣立，逐羅尙入成都，據全蜀；先稱成都王，繼稱皇帝，國號成。後復改爲漢。凡七傳自晉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年）李特稱大都督至永和三年（三四七年）爲晉、桓溫所滅，共四十六年。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其後種類遂繁。秦幷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

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於蜀。……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李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晉書卷一二〇）

（五）後秦姚氏：屬羌族，即漢時燒當之後，後改姓姚。始祖弋仲於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陝西汧陽縣東南，）自稱護西羌校尉。初降前趙劉曜，後復事後趙，後趙滅，乃降晉。子襄嗣立，率衆南下，晉處之歷陽（今安徽和縣。）爲晉、殷浩所忌，襄乃北還，爲前秦所殺。襄弟萇降前秦苻堅，及苻堅伐晉而敗，萇遂獨立，稱秦王，執堅殺之，入長安稱帝，爲後秦。子興嗣立，攻陷洛陽，滅後涼，破西秦，服屬西涼南涼北涼。興子泓繼立，晉劉裕來伐，泓降，後秦亡。自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三八四年）姚萇稱王至安帝義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爲晉所滅，凡三

傳，共三十四年。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鎭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晉書卷一一六）

第七節　党項羌＝西夏國

党項自漢代即聞於中國，爲西域氐羌國之一。漢時文化甚低，南北朝時與中國漸有接觸。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䍽毛爲屋。服裘褐披氈爲上飾。俗尙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犛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

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天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北史卷九六）

唐初党項諸部漸次降附，其後因逼於吐蕃自請內徙，乃移居慶州（今甘肅慶陽縣）後復徙其一部於銀州（陝西米脂縣）之北夏州（陝西橫山縣）之東，蓋先移甘肅復多陝西也。

『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以姓別爲部，一姓又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故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彊。土著有棟宇，織犛尾羊毛覆屋，歲一易。俗尚武，無法令，賦役。人壽多過百歲。然好爲盜，更相剽敚。尤重復讎，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顏跣足草食，殺已乃復。男女衣裘褐被氈，畜犛牛馬驢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無文字，候草木記歲。三年一相聚，殺牛羊祭天，取麥他國以釀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弟婦，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則曰天枉乃悲。』（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以松州爲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氏李，貢職遂不絕。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後吐蕃寖盛拓拔畏偪，請內徙，始詔慶州置靜邊等州處之，地乃入吐蕃，其處者皆爲吐蕃役屬更號弭藥。」（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黃巢之亂平夏部長討賊有功，先封定難節度使，後封夏國公，領夏、綏、銀、宥、靜五州。

「党項至大和中寖彊，數寇掠。然器械鈍苦，畏唐兵精，則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鄜坊道軍糧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幟甲冑五兵入部落，告者舉罪人財畀之。至開成末種落愈繁。」（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五代時中原諸朝均予以官爵。宋初助宋攻北漢。至李繼捧入朝留居京師，族弟繼遷反，屢侵宋。繼遷子德明復稱臣於宋。德明子元昊復反佔領今陝甘北部及綏遠之地，都於寧夏，稱皇帝，國號夏。與宋、遼、金相抗，和戰不常，後乃滅於蒙古。自元昊稱帝（公元一〇三八年）至末帝降於蒙古（公元一二二七年）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衞慕氏。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

能剏製物始。圓面高準，身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衞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騎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數諫其父毋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自河北至午臘蒻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洛、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遂築壇受冊，卽皇帝位，時年三十。……許封冊為夏國主，而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楊守素繼來。四年始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明府。……」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宋史卷四八五）

党項之文化自唐以後因與中國接觸，逐漸進步，至西夏開國時已達高度，大抵文事政制採自中國，而兵制尙雜有部落遺俗，兵法亦仍循西北民族之慣例，武事固有，文事漢化此其所以盛也。「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一人……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爲帝，設科取士。」（宋史卷四八六）

西夏王室屬党項之拓跋部，拓跋部強，他部多被役屬，然亦有助宋抗夏者，又有所謂「熟戶」則其漢化者也。（見宋史卷四九一）

第八節　明代之氐羌族：西番諸衞等

西夏滅於蒙古後，蒙古於其地置郡王鎭之。明初來納款，遂置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衞以統之。明代懲於宋之邊禍，乃用三策治之：（1）設衞，多用番酋爲官，以分其力（2）優待番僧以軟化

番民（3）利用馬與茶之交易以遂其生計（4）設重鎭於甘肅以隔絕北與西之外族。故終明世無西陲之患。唯蒙古族復西侵而佔其地，與明略有糾紛。

「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爲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段熲、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經營皆此地也。元封駙馬章古爲寧濮郡王鎭西寧，於河州設吐蕃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統治番衆。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即遣官齎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由是諸僧及諸衞土官輻輳京師……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西寧即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水草豐美，番人環居之，專務畜牧，日益繁滋，素號樂土……時北部俺答猖獗，歲掠宣大諸鎭，又羨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攜子賓兔丙兔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留賓兔據松山，丙兔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隆慶中俺答受封順義王，修貢惟謹，二子亦斂戢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原夫太祖甫定關中，即法漢武創河西四郡隔絕羌胡之意，建重鎭於甘肅，以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寧等四衞土官與漢官參

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人得以馬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自通名號於天子，彼勢既分又動於利不敢為惡，即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制之，靡不應時底定。』（明史卷三三〇）除西番諸衞外尚有安定阿端曲先等衞亦為以前氐羌及吐蕃舊住地唯在元時又合稱畏兀兒，故其地民族頗複雜，前已略述於突厥族章內，可參看。

第九節 清代至今之羌族

羌族今名唐古特族（Tanguts）住青海，自明代額魯特蒙古固始汗侵入青海，羌族受其壓逼大半徙帳黃河以南及長江上游一帶避之。清雍正時青海之蒙古族被征服。迨乾隆以後羌族又強，蒙族被逼北退羌族恢復固有牧地。在青海之羌族屬西寧辦事大臣管轄，近西藏者則屬駐藏大臣管轄。各族均有土司，在西寧大臣監督之下以直接管理土民。民國成立仍置西寧辦事長官。民國四年改西寧道為甘邊寧海鎮守使管轄，稱寧海區。十七年中央明令劃西寧道七縣及青海全部改設青海省。青海羌族人口現約二十餘萬人佔全省人口百分之八。其分族及住地如下：（張得善：青海

種族分佈概況）

（1）玉樹二十五族：住玉樹及通天河一帶，性和平，生活亦較裕，自清以來未嘗抗命。

（2）果洛二十二族：爲女王所統治。性兇野，好鬬爭劫盜食生肉。

（3）環海八族：卽西寧番：佔地北自甘涼西接回部南界川、滇、道光、咸豐時受清兵剿撫而降服，遂稱熟番。

（4）郭密九族：住上下郭密，其地介於貴德縣、西寧縣之間，漸漢化。

（5）阿里克族：在大通河北。

（6）魯本科十七族：在貴德黃河南，卽所謂帳房番。

現今青海羌族之風俗如下：（據青海省政府編最近之青海）

（1）職業：『不事耕種，不習商工，專以畜牧爲生活。』

（2）飲食：『以青稞炒麵爲上品，且無菜蔬之類，以牛羊肉爲常品，牛乳酥油曲拉等皆飲食品也。』

（3）居住：「土房番住土房，帳房番隨游牧所到地方，卽以毛織類之帳房爲家。……俗謂之番帳房。」

（4）嗜好：「好飲酒，吸鼻煙，善騎馬。平時腰間繫番刀，持槍取野獸以爲樂事，不蓄鬍鬚。」

（5）服飾：「以紅黃紫赤爲上色，藍黑靑白爲下色。無論男女，冬夏皆穿大領長袖之皮襖，偏袒露肩，頭戴氈帽，腰束皮帶，足穿皮韈。婦女不着下衣。男子則腰間斜掛番刀，女人不帶刀而帶奶勾，爲擠奶時用。髮披散，喜束小辮，多者百餘根，裝以紅黃布袋，名曰辮套，上綴銀質圓形之盌爲飾。」

（6）喪葬：「於歿後卽將尸體束爲坐像，用木龕盛之，請法佛及喇嘛或本布念經畢，擇定葬法。若用天葬法，卽將尸體棄於高山荒坡之間，任野獸啄食，謂之天葬。若用水葬法，卽將尸體棄水中，謂之水葬。若用火葬，先將尸骨燒作灰燼，裝置土中，置一四方土墩。」

（7）婚姻：「最喜招贅，大都自由戀愛。女子年十六七以後，雖無夫壻，亦髮髻高挽，俗謂之戴天頭，戴天頭後，任人皆可同居。」

（8）宗教：「信奉佛教，有黃教紅教之分。」

氐羌系參考書

一　書經：牧誓
二　前漢書：卷九五、九六上
三　後漢書：卷一一六、一一七
四　晉書：卷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一二〇、一二一、一二二、一一六、一一七
五　魏書：卷一百一
六　北史：卷九六
七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八　宋史：卷四八五、四九一
九　明史：卷三三〇

十　青海省政府：最近之青海
十一　中華西北協會：青海
十二　楊希堯：青海風土記
十三　戴季陶等：西北
十四　華企雲：中國邊疆
十五　馮承鈞編譯：史地叢考內吐谷渾大月氏二篇
十六　丁　謙：蓬萊軒所著地理學叢書關於西域諸篇
十七　錢　穆：西周戎禍考（禹貢二卷四、十二期）
十八　劉德岑：秦晉開拓與陸渾東遷（禹貢四卷八期）
十九　張西曼：大月氏人種及西竄年代考初稿（蒙藏月報三卷三期）
二十　鄭德坤、徐中舒、馮家昇：月氏爲虞後及氏和氏的問題（燕京學報十三期
二一　辰　伯：西王母與西戎（清華週刊三十六卷五二一期）

二二　易海陽：青海概況（邊事研究二卷四、五期）
二三　張得善：青海種族分佈概況（地方自治三期）
二四　張其昀：中華民族之地理分佈（地理學報二卷二期）
二五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二六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二七　王桐齡：中國民族史
二八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第十三章　藏系（藏族來源之二）

第一節　總論

本系專指住居現今西藏之民族。今之西藏民族卽吐蕃之後，西文 Tibet 卽吐蕃譯文，此無復疑義。惟吐蕃之前尙有東女，其地在後藏亦卽爲西藏民族之先民。尙有更早之嚈噠其俗一妻多夫與藏人相類，地雖不全在西藏，然似與藏人亦有關係，學者有謂嚈噠之根據地係在後藏者，故亦置於本章內述之。

西藏民族雖自吐蕃起始著，然推測其民族之起源，不能以吐番爲限，在吐蕃立國之前不能謂其地空無居人也。關於西藏民族之起源有二說：

（1）神話性質之土著說：藏人自述其起源有極恢奇之神話，謂藏地原在藏曲（Tsang-

Chu）即藏河之水底，後經菩薩劃分喜馬拉雅山，河水流去藏地出現，菩薩且化爲猴而生人。

『西藏人自傳其爲猴之苗裔，其猴爲菩薩化身（原註語曰 Avalokitesvara 藏語曰 Chen-re-yi）遇一魔女，與之言曰：「余前世多惡，降生爲魔，情慾之神逼余愛汝。」菩薩心口相商，躊躇再四，竟娶爲婦，誕育六孩。其父菩薩養以神穀，其毛漸脫，其尾漸滅，此西藏編年史之言也。（原註 Pu-ton Rim-Po-che 之 Cho-chung 一一〇頁）又一編年史（原註 Pa-wo Tsuk-lak-re Cho-cheung 第三卷）益之曰：「子女似父者，忠信勤勉，孝友溫良，優於辭令。其似母者，作孽好辯，猜狠貪婪，頑劣嬉戲，然其身體率皆堅強，猛勇精悍。」……』（西康圖經）

此種神話自然無歷史價值，然其意則謂藏人爲土著民族也。

（2）羌族移入說：此係中國史所述，中國史有二說：一說謂吐蕃出自發羌，發轉音爲蕃，故曰吐蕃，又一說謂吐蕃王室爲鮮卑禿髮氏之後，其民則爲羌族。西人如英國愛第巴喀氏亦謂西曆紀元前一百十二年，西藏游牧民族曰羌人者與土耳其人相連結，旣而廢羌族之名而爲藏族云云，蓋亦贊同羌族說也。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幷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新唐書卷二一六上）

尚有謂吐蕃爲印度移入者，然其實係指建立吐蕃國之王室而非指其人民，不能謂其人民皆由印度移來也。西藏之地與青海交通較易而與印度則山嶺阻隔，交通較難，古代民族之散佈流移大抵視天然環境爲標準，藏地與青海相連，則其民族至少自然相類。青海自古爲羌人所居地，藏地之有羌殊非不可能，且從民族名稱而言，藏字康字實卽『羌字轉音因音變而字異』（呂思勉中國民族史）可見藏人之先大約卽是羌族也。

第二節　嚈噠

嚈噠又作悒怛、挹闐、滑國、西史作 Ephthalites 或 Hephthalites 又名爲白匈奴（White

Huns)。嚈噠都城卽吐火羅，疆域東自天山南路西抵波斯，跨有葱嶺東西。其興盛時間約在南北朝，在突厥興起之前，後卽併於突厥，部落分散。當其盛時征服多數國家，東自于闐疏勒，西至波斯安息，南及印度西北，皆爲所役屬。其種族何屬，衆說紛紛，有「大月氏之種類」「高車別種」「車師之別種」三說，皆見於史書。近人丁謙以爲『嚈噠爲大月氏改名。魏以後修史者俱不明大月氏嚈噠吐火羅之沿革……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然以姓爲國究在何時亦未能詳。考印度史紀元後三百十六年至四百七十年時，古普塔王國爲新來匈奴所征服，新來匈奴卽大月氏。……月氏改號嚈噠，當在是時。故印度人以「新來匈奴」目之』（魏書西域傳考證）此說蓋謂嚈噠卽月氏。呂思勉則謂『於邑雙聲，于於同字，然則嚈噠、悒怛、挹闐、仍係于闐音轉，此族蓋自後藏越南山而北，首據于闐，人因以于闐稱之。其後拓土日廣，徙居大夏故都（按卽指吐火羅，）人不復考其得氏之由，乃復別譯以嚈噠悒怛挹闐等字』呂氏蓋以嚈噠爲于闐轉音，而其人則屬藏系，其證據爲一妻多夫之俗。（中國民族史）以上諸說高車車師二說無左證，祇月氏及藏系二說較有力，月氏屬氐羌與藏系說亦不甚衝突。嚈噠之一妻多夫俗與今藏人相同，而與月氏不類，雖文化不能爲民族

分類之標準，然亦別無體質特徵爲標準，姑視之爲與藏族相近亦無不可。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駞馬。用刑嚴急，偸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未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北史卷九七）

按「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或因其盛時勢力達於金山，非果出自金山也。烏許水卽阿姆河，王舍城非印度之王舍城。太安後魏文成帝年號。南史稱嚈噠爲滑國。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魏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麪及羊肉爲糧。其獸有獅子兩脚駱駞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南史卷七九）

按永建爲東漢順帝年號，天監梁武帝年號，河南人卽羌人。新唐書嚈噠作挹怛，不另立傳，附吐火羅

傳後。

「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卽吐火羅也。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挹闐。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貢。」（新唐書卷二二一下）

吐火羅條文中云「地與挹怛雜處，」又云「唐册其君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可見此時嚈噠已在殘破之後，故與吐火羅混合。玄奘西域記云『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依山據谷，分爲二十七國，皆役屬突厥。』可與上文參證。

第三節　女國

女國又稱東女，以別於西女，爲中國人稱之之辭，其原名實爲蘇伐剌拏瞿呾羅。其地在後藏。因以女爲王，故稱女國，其所以奉女爲王，卽因其行母系制及一妻多夫俗，與嚈噠及現今藏族之多夫俗同。原非大國故與中國之關係甚和平。與中國之交涉始於隋。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甕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北史卷九七）

唐初曾數次遣使來，唐乃封其女王之夫爲王。其後服屬吐蕃。唐德宗時求內附，入居中國西境。

「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

以女爲君。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戶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爲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爲小王，王死因以爲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袌，袖委於地，冬羔裘飾以文錦，爲小鬟髻，耳垂璫，足曳鞣釋，鞣釋履也。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黃金。風俗大抵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爲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豐歲，否卽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剝藏其皮，內骨甕中，糅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至數十人。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爲突厥所掠不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册拜斂臂左玉鈐衞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爲歸昌王，左金吾衞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爲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隣君董臥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尙悉曩，弱水

君董避和，悉董君湯息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藐蓬皆詣劍南韋皐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爲吐蕃羈屬，部數千戶，輒置令歲督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皐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賜官祿。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兩面羌。」

按所謂西女係指西洋之另一女國，唐書言「西女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康延川或卽怒江。

第四節　吐蕃

（一）吐蕃根據地在邏娑川卽拉薩，其所統轄地極廣，包括西藏、西康、青海及甘肅、新疆、中亞、印度一部分。吐蕃之民族，大抵屬羌，然其開國之王室則似由印度來。據西藏人所著蒙古源流考內所述則其先爲土伯特國，其王係由西來卽由印度來。土伯特音近吐蕃，而今之西藏亦仍有此名稱；如西文稱西藏爲 Tibet 卽譯土伯特之名。就全民族言，吐蕃之統治階級，卽印度人畢竟居少數，其所役使之人民多屬土著之藏人卽羌族也。

「巴特沙拉國烏迪雅納汗生一子。善占之必喇滿占之曰：此子尅父，必殺之。而鋒刃利器皆不能傷。乃貯以銅匣，棄之恆河中。外沙里城附近種地老人收養之。長告以前事。此子遂向東邊雪山而去，至雅爾隆贊唐所有之四戶塔前，衆共尊爲汗。時歲次戊申戊子後千八百二十一年也。是爲尼雅特贊博汗。勝四方部落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王。……名哩勒丹蘇隆贊，以丁丑年生，實戊子後二千七百五十年年十三歲，己丑即汗位」（蒙古原流考）按據史家考證名哩勒丹蘇隆贊即唐書之棄宗弄讚。

吐蕃之文化合高級與下級二種而成。其官制官名異於西北諸族可見係另一系統。從事遊牧然亦有城郭屋宇及農產，此亦可證人民有二種。刑罰重迷信深，無文字尚武勇。

「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逋。又有內大相曰曩論掣逋，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逋，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逋，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尙論掣逋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

數十萬。國多霆雹風霾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癘，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氈韋，以赭塗面為好。婦人辮髮而縈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氈為盤，凝麨為盌，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𪍿麥蕎麥豋豆，其獸犛牛名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為裘，獨峯駝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為冢，塈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為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刖鼻，以皮為鞭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為大神，喜浮屠法，習呪咀，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為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為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

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棊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顛樹衆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新唐書卷二一六上）

（二）吐蕃之建國自然不及神話式之源流考所言之早，大約不過在中國南北朝時。據唐史所言其與唐發生交涉之君主棄宗弄贊之前只能記其六世而已。棄宗弄贊於唐太宗時請尚主，太宗卻之，遂侵寇邊疆，懼爲唐所敗，自退。唐遂以文成公主嫁之，自是乃輸入中國文化。

「其後有君長曰瘕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陀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素。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

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柏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褫氈罽，襲紈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新唐卷二一六上）

棄宗弄贊死後，遂寇唐而滅吐谷渾党項諸國。雖再與唐和親及盟誓，然旋盟旋背，侵掠不息。唐自安史亂後西防空虛，吐蕃乘機東侵，曾入京師一次，後復與回紇聯兵來寇，回紇反助唐擊退之。

「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圖涇州，入之，降刺史高

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盩厔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滻。或紿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新唐書卷二一六上）

吐蕃入寇時擄掠漢人甚多，攻佔中國土地亦廣。在民族之混合上雖有關係。然當時漢人亦甚痛苦。

『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以畀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塹谷死者千數。……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

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新唐書卷二一六下）

吐蕃傳至達磨爲贊普時，天災飢疫並作，國勢驟衰。會因王嗣絕遂引起內訌。

「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愎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相枕藉。」（新唐書卷二一六下）

唐兵乘之，遂收復前此失地，然唐之國力已疲，不久亦亡矣。

「大中三年……鳳翔節度使李玭復淸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易服。……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鶻所幷，歸義諸城多沒。」（新唐書卷二一六下）

（三）唐亡後吐蕃亦分裂不復振。宋與西夏構兵，曾利用吐蕃中較強之部夾攻之。初封其西

涼府首領潘羅支爲防禦使，後西涼爲西夏所取，復用宗哥城首領唃廝囉爲節度使，進封郡王。唃廝囉曾孫隴拶，玄孫木征皆內附，入朝，賜姓爲趙，並改漢名。

『唐末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涼州雖爲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涼州郭外數千里，尙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籛逋，籛逋猶贊普也，羌語訛爲籛逋。……部族寖彊，乃徙居宗哥城。……廝囉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已而廝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宋史卷四九二）

（四）蒙古未滅宋時，即先征大理及吐蕃，大理敗滅，吐蕃震懼。時喇嘛之勢力已甚大，喇嘛扮底達遂偕吐蕃酋唆火脫出降，自此蒙古人亦信喇嘛教，而吐蕃乃與蒙古由宗教上而聯合。

「分兵取附都鄯闡，烏爨等部，進入吐蕃，渠長唆火脫懽出降。」（邵遠平元史類編卷二）

「帝師帕克斯巴（卽八思巴）者土番……人，……相傳自其祖……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帕克斯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聖童，故名帕克斯巴。……年十有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元史卷二〇二）

「元起朔方固已崇尙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鬭，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元史卷二〇二）

第五節　明代之烏斯藏

元亡明興時吐蕃已改稱爲烏斯藏。明廷仍倣元人之遺策以優遇喇嘛爲籠絡藏人之妙法，加封有力之喇嘛爲國師，因其兼握政權故又謂之法王。法王與國師初甚多，後乃統一於一「活佛。」

除宗教外並用互市及多授番官之法以懷柔藏人，其效甚著。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爲大寶法王，錫玉印，旣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尙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遣陝西行省員外郞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賜紅綺禪衣及鞾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爲熾盛佛寶國師。……有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爲名，西侵瓦剌，爲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餽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

莫不從其教，卽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明史卷三三一）

第六節　清代至今之西藏

（一）清代烏斯藏又改稱西藏。清與西藏之關係發生頗遲。康熙時因西藏第巴，卽政務官，桑結陰構準噶爾部抗清，且操縱達賴之擁立。四十四年青海之拉藏汗乃殺桑結爲立新達賴，而青海諸蒙古又以新達賴爲假而迎立別一達賴。會拉藏汗亦於康熙五十六年爲攻藏之準噶爾部酋長策妄阿喇布坦所殺。清乃於康熙五十九年派大兵入藏擊準噶爾兵，自此收西藏入中國版圖。

『西藏古三危地，其種人曰唐古特族，亦稱土伯特，卽唐時之吐蕃也。在貞觀中自印度迎僧侶入國都拉薩布教，僧侶稱喇嘛，受王室保護，有特權。元世祖時喇嘛八思巴者有道術，世祖欲表示其信仰尊爲國師封法王，使領藏地，居後藏扎什倫布附近。明代尤敬禮有加。其法王衣冠皆赤。永樂初有宗喀巴喇嘛者出，以宗教改革自任，別剏新派，自服黃衣黃冠謂之黃教，而名舊教

喇嘛曰紅教，黃教盛行於前藏，其勢力不亞於法王。宗喀巴圓寂後其徒二，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喇嘛，並居拉薩爲黃教宗主。其教禁娶妻，其嗣續法謂達賴班禪兩喇嘛不死，惟爲「呼畢爾罕」譯言轉世也。達賴一世曰敦根珠巴，二世曰敦根堅錯，三世瑣南堅錯，四世雲丹堅錯，至五世羅卜藏堅錯於順治九年來朝，世祖封爲西天自在大善佛。康熙二十一年脫緇（藏言死也。）其第巴（藏言政務官也）桑結祕不發喪，一切矯命行之。噶爾丹在藏時頗受桑結優待，故君臨準噶爾後凡百聽其驅策，桑結構使之與和碩特喀什噶爾喀爾喀諸汗相仇殺。……五十九年……策淩敦多布拒戰於土拉池附近，三戰三北。是月噶爾弼軍越拉里而西自墨朱工入拉薩，召集大小第巴宣布德意，誅喇嘛助亂者五人幽九十餘人。策淩敦多布進退受敵不敢歸藏，由騰格里湖北竄，崎嶇凍餒，得生還伊犁者不及半數矣。九月新達賴入藏，噶爾弼取拉藏所立達賴歸京師，西藏平定。留蒙古兵二千鎭守其地，而以拉藏舊臣貝子康濟鼐及台吉頗羅鼐分掌前後藏政權，設駐藏大臣以監之，自是西藏始確爲中國屬土矣。」（清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雍正二年封頗羅鼐爲郡王，使總轄西藏之事，又留正副大臣二人兵二千使分駐前後藏，卽爲駐藏大臣之始。乾隆十五年頗羅鼐之子通準噶爾二大臣被殺，淸廷令四川軍平之，自是廢汗郡王貝勒台吉等爵而設四噶布倫分掌藏政，再以駐藏大臣總領之。乾隆五十五年廓爾喀侵藏，淸廷命福康安進討，廓爾喀乞降，自是駐藏大臣始與達賴班禪平等。

（二）近世英人旣併印度遂進窺西藏。乾隆四十五年訂立英藏通商條約。光緒十一年英人入藏探險被阻。十三年英藏因爭哲孟雄地發生戰爭，藏人戰敗。三十年英轉與西藏直接交涉，英派兵入藏抵拉薩，藏人被逼締結印藏條約，中國主權大爲損失。三十三年中英締北京條約，中國遂劃分康藏。宣統元年達賴被淸廷革職，逃印度，遂親英。民國元年駐藏軍隊叛掠西藏，藏人迎回達賴，宣布獨立，出兵侵西康。英人乘機干涉，於民國二年召集中藏代表與英人在印度之西姆拉開會議，要求中國承認西藏有完全自主權，中國代表拒之。三年續開大會於德里，英再提議分西藏爲內外二部，外藏包括西藏及西康之昌都，設獨立政府，內藏包括裏塘巴塘直接由中國統治，中國不簽字正約。十三年班禪爲達賴所逼，來京求援。二十二年達賴逝世遺囑擁護中央，政府乃於二十三年派黃

慕松入藏宣慰中藏復行接近，政府尚擬援助班禪回藏，及選派駐藏長官，至今遲遲未敢卽行。

（三）現代藏人之風俗文化亦有其特殊色彩，如古代吐蕃之一妻多夫俗，今仍存在；喇嘛教風靡全藏，藏人之風俗幾皆宗教化，其他飲食喪葬亦皆異於漢族。

（1）職業：『全境人民五分之三均以畜牧爲業。此等村戶名曰「卓巴」，皆以牛毛所織之帳房爲居室，日夜與牲畜同居，四時逐水草遷徙。富者之毛牛、奶牛、山羊、綿羊、騾馬，動以千計；普通之家亦有數十頭。』（劉家駒：康藏）

「山麓平原大河流域以及低窪之處，則土質較腴，氣候溫和，均宜於耕種。出產最普通者有青稞、大麥、小麥、油麥、玉蜀黍、圓根及少數蔬菜之屬。」（劉家駒：康藏）

（2）衣服：『藏人衣服，均屬寬袍大袖，以帶束於腰間，長僅及膝。衣料多出羊毛製。……除此等毛織物及毛皮以外，藏人亦穿綢緞衣服，色尚紅黃。男子留辮髮，手帶銀戒指，頭箍象牙箍、女子則未嫁時腦後另分一辮，辮上繫首飾；已聘則以聘定之物戴於頭上；已嫁則不復髮辮矣。』

（3）飲食：「藏人日常飲食以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爲主，而又以糌粑爲主要而普遍之食品糌粑者炒青稞（麥之一類）粉爲之，爲藏中惟一澱粉質之食料。惟糌粑與牛羊肉等性燥而滑膩，須以茶爲蕩滌飲料。故藏人不拘貴賤，而茶則不可一日或缺……進餐不用箸，以手掬而食，或用木碗，食畢以舌舐之，然後藏於懷中，與蒙人同。」

（4）居住：「藏人居室可分住房及帳棚兩種。住房之壘土而高者曰碉房，壘石而高者曰碉樓，多營造於嶮巇懸岑之上。……游牧者住帳棚，棚用粗牛毛織成，其色黑，故通稱黑帳房；四面支以小柱，隨時可以移動，有若蒙古包也。」

（5）婚姻：「藏中行一妻多夫制，往往一門昆仲，卽共一妻，生子則先予其兄，以次遞及，云可保持祖業，免除妯娌之爭吵。實則藏中生活艱苦，多妻必多生育，惟有多夫，則生育可減少云。」

（6）喪葬：「藏中喪葬，異於內地，其制凡分四種。人死後，以其屍體送剮人場，縛於柱，碎其肉，喂諸犬，謂之地葬。將屍骨用石臼搗碎成粉末，與炒麵搓團喂犬飼鷹，謂之天葬。凡天葬地葬，

均須請剮人辦理，故非小康或有錢之家莫辦。其貧困無力者，棄屍體於水，以飼魚蝦，謂之水葬。至若喇嘛與貴族，則死後以其遺體火化築塔，謂之火葬。」（以上諸段見華企雲：西藏民族之檢討）

第七節　西番

（一）西番(Hsi-fan)住西康省及四川西部南部雲南西北部。或謂屬羌之遺裔（任乃強西康圖經）通常謂屬藏族。此二說亦無甚衝突，因羌與藏實有密切關係，並非迥不相同之兩民族，且西番介居兩者之間既類於羌亦類於藏，可視爲兩者之混合也。本書所以置於藏系蓋以西番住地實較近於藏而略遠於羌，且通常大都置藏族中故亦置於此。

（二）附國嘉良夷——西番在歷史上未嘗建立大國，祇有小國或部落，在隋爲附國嘉良夷，唐時併於吐蕃爲所役使以攻唐之西境。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卽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

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礫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羃䍦。衣多毛毼皮裘，全剝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脩貢職。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隋書卷八三）

（三）朶甘魚通等——唐末吐蕃分裂，西番復獨立爲數小國，名朶甘、魚通、巴、等。元置朶甘衞、

及魚通、碉門、長河西、等六安撫司。明初仍置朶甘指揮使司，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董卜韓明宣慰司，天全六番招討司，雜谷安撫司等，以土酋自治之。

『朶甘在四川徼外南與烏斯藏鄰。唐吐番地。元置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分統其衆。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卽遣官齎詔招撫，又遣員外郎許允德諭其酋長，舉元故官赴京。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於六年春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朶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卽以所舉官任之。……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爲邊患，故來者輒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爲命，故設茶課司於天全六番，令以馬市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西天佛子等，俾轉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終明世無番寇之患。』（明史卷三三一）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烏斯藏、唐爲吐蕃。元時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遠六安撫司，隸吐蕃宣慰司。洪武時其地打煎爐長河西土官元右丞剌瓦蒙遣其理問高惟

善來朝貢方物，宴賚遣還。……三十年春……爲置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以其酋爲宣慰使，自是修貢不絕初魚通及寧遠長河西本各爲部至是始合爲一。』（明史卷三三一）

『董卜韓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與天全六番接，永樂九年酋長南葛遣使奉表入朝貢方物』（明史卷三三一）

（四）金川——西番有住於四川西境者，其地隋置金川縣唐屬維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清初內附。後分爲大小二處，大金川在今四川理番縣屬之綏靖屯，小金川在四川懋功縣。清乾隆十二年其酋莎羅奔反乃遣大軍征之，十四年降。後仍不服，三十六年復大舉征之，直至四十一年始全定。計兩次用兵，數易大將，久乃克之，然其地不過千里人不滿三萬衆，可見土人抵抗之烈。

『十二年春三月命雲貴總督張廣泗改督川陝駐四川，相機進剿大金川苗部。金川爲四川西邊諸土司之一，爲漢冉駹地，隋置縣，唐屬雅州，明隸雜谷安撫司。本吐蕃領地，俗信喇嘛教。明時封其部哈伊拉木爲演化禪師。世有大小金川流域地，後分兩部，居小金川者曰攢拉（譯言小河濱）居大金川者曰促浸。（譯言大河濱）順治七年授小金川酋卜兒吉細土司職。康熙五

年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雍正元年以嘉勒巴孫莎羅奔於康熙五十九年從征西藏羊岡有功，授爲金川安撫使。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勢強盛，謀兼併諸鄰部，以結婚政策羈縻小金川酋澤旺而奪其印，以與澤旺弟士舍良爾吉，復以兵力侵略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並擊傷中國之赴援軍。至是以廣泗前征苗有功命移節川中，專任大金川軍事。廣泗至進屯小金川之美諾，信用漢奸王秋言良爾吉爲鄉導。然大金川地險又長於防禦工事，以石築高壘，名曰戰碉，大小林立，圍攻數月諸將多失事。……四十年秋八月阿桂豐伸額明亮攻破大金川之勒烏圍，進圍噶爾崖。（括耳崖）自三十八年十二月阿桂等軍分三道進攻大金川，阿桂自小金川攻其東，豐伸額明亮自黨壩攻其西北，富德自革布什咱攻其西南。三十九年七月阿桂軍逼勒烏圍。……四十一年春二月阿桂等攻克噶爾崖，莎羅奔索諾木帥衆降金川全境蕩平。阿桂等圍攻噶爾崖四十餘日，索諾木始與莎羅奔挈家族以下二千餘人出降，並俘獻京師。大金川再定。兩金川既平，詔以小金川地爲美諾廳，（後改名懋功）以大金川地爲阿爾古廳，（即今綏靖屯）直隸四川。』（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五）現今之西番——西番所住多在康卽喀木。清末因英人覬覦西藏始思劃淸康藏之界，於光緒三十二年設邊務大臣治其地。入民國後割四川及西藏之地爲川邊特別區域，民國十三年改爲西康特別區域，十七年中央一五三次會議改爲西康行省。除西康外尙有住於四川、雲南者，另有其他名稱，實皆西番也，分述於下：

（1）西番本支（Hsi-fan）：又名巴苴。此指住於西康之純粹西番。人口六十八萬。其體質適應寒冷乾燥之地，頗異於漢人。皮膚厚而密，汗孔稀少，髮粗而短，鬚幾於無，四肢骨節不膨大，眼眶圓。其風俗如下：

『牧業爲西康之原始生業，直至今日，牧業尤重於農，……牧場住民，番語曰「絨擦娃，」漢語曰「牛廠娃，」所居地曰牛廠。無房舍，亦無定處。春暖草長，則率其牛羊羣向高山放牧；秋風起，又漸驅向河谷飼養。所至撐牛帳而居，故呼曰「帳房娃」其人男子戴毡帽，穿蠻皮襖，褶束腰部使褊長及膝，背襟卽爲腰囊，可收藏其全副日用物品，裸足着番靴。……西康農民，稱「莊房娃，」謂有莊稼可種，有房屋可住也。……其人起居飮食一切物質享用，皆較牛廠娃優，社會組

織，風俗禮儀，亦較繁雜。……西康商人，屬於尊貴階級，地位在土司喇嘛之下，農牧百姓之上，……「小娃子」西康之特殊職業也。凡僧官，土司，頭人家皆有之。位愈高資產愈大者，娃子愈多。男曰「役部」，女曰「役姆」，與我國古時奴婢之義相同。……西康民族在佛化未入已前，原以刧殺為英雄事業，雖在今日，此風猶有存者。……番人升樓之梯，為獨木梯，俗呼蠻樓梯，用整條木柱造成。……上下甚速，毫無不便。漢人初習之則如臨深履薄，兢兢若將傾墜矣。草地規矩，惟有官爵者之住室，如土司官寨，漢官衙門與台站等，始得用漢樓梯。……康番各種工業，皆無足觀。惟砌亂石牆之工作獨巧。……世稱前藏三十一城，後藏十七城，實皆無城，不過多數碉房集合之巨鎮而已。如此諸鎮並無牆垣繞之，亦無街衢巷衖之制。……番人住宅無論大小華樸，屋頂皆坦平如砥。……番人無桌椅之屬，恆盤腳坐於地板，貴者藉一氈毹。番人寢無床榻，張長氈於地板而臥。……牛廠娃父子翁媳寢處共一帳房無分別。……糌粑酥油牛肉與茶，為番民四大食品，鹽為唯一調和。古代番族，似只有此五種食品。其後漸增，直至今日，普通番人食物亦不過十餘品耳。……糌粑係番語，漢籍有糧之為炒麵者。……古時番人之衣，唯一羊裘。晝夜一

羊裘，四季一羊裘，畢生一羊裘，男女老少通用一羊皮裘而已。今之牧民，尙且如此。……番人對於戰爭與劫掠，常混爲一事，不加分別。此種武裝隊伍之組合，常以村爲單位，由村長或喇嘛寺組持糾合之。全村每家一人。或只邀少數有力人戶之壯丁組織之。重大戰役，乃編錄全部之壯丁。隊伍集合，並無行列進退等訓練。……雖人自爲戰，而其團體凝結，天然堅固。進退和戰，皆以會議行之，無任個人意志行動者。其作戰，不重殺人，而重搶劫。……番家兄弟數人共娶一妻者甚多，謂如此可增進弟兄之友誼，消滅家庭之禍亂。嫁女者亦不以多夫爲恥。婚禮成後，婦住一室，弟兄皆寢他所；有欲敦倫者入婦室，以其帽或靴帶掛門上，後來者望見，卽自避去。婦得子女，呼諸人皆爲父，不究所出。……今西康丹巴縣與四川懋功縣卽大、小金川之地，舊無漢人入境，乾隆平金川後，始設屯戍，移墾民，尙未設官與敎。至今纔一百二十餘年，其地番民漢化已深；語言習俗，存番制者什四五耳。……唐宋中國衰亂之時，番族確曾佔領松茂黎雅之地。明末淸初，四川遭流寇之亂，千里無煙火；番族東徙，確曾到達印州。崇慶州志載西北某山寺，淸初爲番僧卓錫之所；故志中有大寶法王志傳等文。天全六番，雍正始經改流。則四川西部，淸初固皆番族

也。今則大渡河以東，建昌道屬地，已無番人遺俗。大渡河以西，折多山以東，北至松理茂汶之地，雖有番族亦皆漢化；西人遊歷考察者，率皆認折多山爲漢番界限。二百年中，此部番民同化如此之速者，漢番混合故也。

（2）麽些（Moso）：自稱納西（Na-shi）居於西康之南及雲南之西北部。唐時爲摩娑蠻屬南詔，宋時爲摩些詔屬大理。元世祖征雲南時迎降。明初授麗江土知府，爲明防吐蕃。萬歷中勢甚強，拓地甚大，東至雅龍，西抵怒江，北至打箭鑪、巴裏塘附近；降服栗粟怒夷，狱夷諸族；其酋稱木天王，然未建國號；有麽些文。其酋之子弟且通中國文。清初漸衰，雍正時降爲土通判，然至今人口尚有三十餘萬，其地縱橫二三百里，文化亦不低。

『麗江南詔蒙氏置麗水節度。宋時麽些蠻蒙酷據之。元初置茶罕章宣慰司，至元中改置麗江路軍民總管府，後改宣撫司。洪武十五年置麗江府。十六年蠻長木德來朝貢馬，以木德爲知府。……麗江自太祖令木氏世官守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滇南藉爲屏藩。……雲南諸土官知詩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爲首云。』（明史卷三一四）

「麼些，即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居其民，徙麼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為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薙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曰綢，不襲不裏，錦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蠡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為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臍為度，以裙為裳，蓋膝為度，不著袴，裹臁肕以花布帶束之。……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為飾。……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妝不改。……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為土千總把總為頭人，次為鄉約，次為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為木瓜，猶華言官也。……有字迹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為書契。無姓名，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為名，遞承而下。……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為喇嘛。……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維西見聞記，小方壺齋八帙引）

（3）古宗：古宗又作猧猔，在雲南西北部中甸阿墩子等地。古宗之種屬學者或直接置藏人內，或置西番內。若視西番與藏人為絕無關係之兩族，於此自然大有問題，然若視藏族可包括西番則古

宗自然亦屬藏族，唯古宗近於西番而遠於藏人本支，故不如直接置於西番內而間接屬於藏族。任乃強謂『余考古宗本西番之一支。蓋麼些與西番原以金沙江為天然分野，自唐迄明麼些強盛征服番族呼之為猓猔（呼雪山以北未被征服之番為巴苴）被征服之番亦頗化其習俗，與雪山以北之西番微異。滇人少入康者不知西番，故從麼些語呼為古宗，西人以凡與西藏同俗之民族皆為圖伯特，故有諸異稱也。』（西康圖經民俗篇）頗有見地。

『古宗卽吐蕃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末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薙頭，衣冠尚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為檐，頂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罽為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鞾。……土官頭目薙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玦，入房

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紊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信佛宗拜喇嘛視麽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耕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鋈銀鐵器精工。……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麽些所能』（維西見聞記，小方壺齋引）

（4）怒子（Lü-tsö）（Lutze）——怒子居怒江沿岸，北抵察哇龍，南與栗粟住地相混。關於怒子之舊記載最令人懷惑。皇清職貢圖謂其『性猛悍』，舊雲南通志亦謂其『剛很好殺』，然又另指『過怒江十餘日有野夷名猔子。』維西聞見錄又言其『性怯而懦』，最近任乃強西康圖經亦言其『性最馴怯，』以爲係俅夷之誤，謂『俅夷兇獷，俅強怒弱，怒常役屬於俅夷，故談者常混怒俅爲一族』然而尹明德之調查錄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流域人種又言球夷（即俅夷）『性怯懦』『受察瓦龍及栗粟騷擾』云云。茲引維西見聞記於下：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迆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精爲竹器織紅文麻布，麽些不遠千里往

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栗粟之侵淩而不能禦也……自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維西見聞記）

（5）俅子（Kiutze）又名猫子：

『俅人居瀾滄江大雪山外，係鶴慶麗江西域外野夷，其居處結草為廬，或以樹皮覆之。男子披髮，著麻布短衣袴，跣足；婦耳綴大銅環，衣亦麻布，種黍稷，劚黃連為生。性柔懦，不通內地語言，無貢稅。更有居山巖中者，衣木葉，茹毛飲血，宛然太古之民。俅人與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皇清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五引）

怒子與俅子之強弱固不易確定，然皇清職貢圖之紀載似不及維西見聞記之翔實，（見西康圖經頁三二一）前者言怒強俅弱，後者只言怒弱，不言及俅，且怒住怒江濱，俅則在更西之俅江，其地已近野人山，俅之野人性質似較為可能。然此事尙待實地調查方能解決也。

至於俅人與怒人「言語不通」（舊志）或非同系，俅人居近野人山，或與緬甸系之野人有關係，怒人恐亦非純粹屬西番，如任乃強即言『怒子為類似熟栗粟之民族，俅子為類似狢貐之民

族。」按猓猓卽指喀欽卽野人也。（參看羅羅緬甸系章）

藏系參考書

一　北史：卷九七
二　南史：卷七九
三　隋書：卷八三
四　新唐書：卷二一六、二二一
五　宋史：卷四九二
六　元史：卷二〇二
七　明史：卷三三一
八　清史紀事本末：卷十四、三十
九　大唐西域記

十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維西見聞記
十一　雲南通志卷一八五
十二　Rinchen Lhams 著汪今鸞譯：西藏風俗志
十三　陸軍部：西藏通覽
十四　段克興；西藏奇異誌
十五　劉家駒：康藏
十六　任乃強：西康札記
十七　任乃強：西康圖經境域篇
十八　任乃強：西康圖經民俗篇
十九　唐柯三：赴康日記
二十　華企雲：中國邊疆
二一　鐵　鑫：西藏問題（邊事研究二卷五期）

二二　華企雲：西藏民族之檢討（邊事研究三卷五期）
二三　聶崇岐：西藏之今昔（地學雜誌十九年二期）
二四　西北問題康藏專號
二五　崔中石：藏族與唐代關係之史略（邊事研究二卷五期）
二六　呂思勉：中國民族史
二七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二八　宋文炳：中國民族史
二九　Bell, C.-Tibet Past and Present.

第十四章 苗猺系(今自爲一族)

第一節 總論

苗族自稱爲 Mún 或 Mon 音與蠻甚近，與苗 (Miao) 首字母 m 同，此三字大約係由音轉而遞變也。鳥居龍藏氏謂『Miao 之一名稱或爲彼等昔日自稱之詞，故漢族初與彼等接觸，遂以其自稱之音相近似之苗猫等字以名之。』按今之苗族實非上古時之有苗，而爲秦漢之蠻之後，蠻音與 Mún, Mon 較苗音爲近，故不如謂苗係由蠻音轉，蠻則漢人以漢字表 Mún, Mon 之音也。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詩小雅『如蠻如髦』正義謂『彼髳此髦音義同也毛傳『髦夷髦也』呂思勉以爲如蠻如髦乃『以雙聲之字爲重言。』髳及髦之音更近於苗，然則苗字卽蠻髳髦之音轉明矣。

至於猺與苗確爲同系，一因其語言相近，並屬蒙克麥語系，二因其體質亦相類『大致似苗民，惟面部略平顴骨略高身略長』（嶺表紀蠻）三則其名稱之來源或可爲一證也。

猺之名稱之來源頗難明，蓋古無猺之名稱，唐始有之，而猺族則自古已有，故此字或係由他字轉成。於此有二說：一說謂『說文僥五聊切，南方有焦僥人長三尺，短之極，从人堯聲。風俗通云蠻類有八，一曰僥蠻，戎類有六，一曰僥戎，若然則今猺人蓋蠻人之種類也。又小韻作古了切，爲僥倖求利不止之貌。按說文着其形，風俗通辨其族，而小韻則言其性也。諸書無猺字，當以此補僥義，則說文不闕矣』（閔敍粵述）此謂猺字由僥字轉成也。又一說謂『廣韻曰獏猺狗種也。又盤字廣韻二十六桓部作搬，瓠作狐，亦注曰犬也。或云猺人爲盤瓠後，以當日有功，免其徭役，後訛爲猺，則莫猺卽廣韻之獏猺』（湖南苗猺問題考述所舉）此說謂猺字由莫徭轉成也。余意焦僥人之僥爲短人，與猺不類。莫徭之說託始盤瓠神話亦難信。莫猺之莫字廣韻既作獏，可見莫字亦係取音而不取義。莫猺二字之音爲Moiao，其音極近於苗Miao，故莫猺與苗實爲同音異字而猺與苗實爲同一族也。

『猺本槃弧種，地界湖蜀溪峒間，卽長沙、黔中、五溪蠻，後滋蔓綿亘數十里，南粤在在皆有，至宋

始稱蠻猺，其在邑者，俱來自別境。……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居息爲巢，故稱猺。」（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

「莫猺者，自荊南五溪而來，居嶺海間，號曰山民。蓋槃瓠之遺種，本猺獞之類，而無酋長。隨溪谷羣處。斫山爲業，有採捕而無賦役，自爲生理，不屬於官，亦不屬於峒首，故名莫猺也。嶺南海北人呼爲白衣山子，欽廉邇來亦有，墾田輸稅於官，願入編戶，蓋教化之漸也。」（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四）

第二節　夜郎

夜郎或謂屬今之苗猺系。（馬長壽：西南民族之分類）其住地在貴州，貴州今亦爲苗猺系之住地，此外無其他證據，姑置於此。夜郎於漢武帝通西南夷時降漢，屬牂牁郡（卽今貴州遵義府以南）降後亦漸開化。

「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

……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前漢書卷九五）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根木可以為麪，百姓資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以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後漢書卷一一六）

第三節　漢時之南蠻：武陵蠻

武陵卽今湖南、常德縣。此族奉犬為祖卽所謂圖騰崇拜，有神話說明之，與今世猺族同，故可謂

今之苗猺族之祖。其與漢族之交涉相傳自唐虞歷三代而漸繁，春秋時屬楚戰國爲秦所略取，漢改爲武陵郡。後漢光武時反爲馬援所平其後終後漢之世時反時服，騷擾不已。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常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頭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

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幷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侵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雖時爲寇盜而不足爲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爲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後漢書卷一一六）

第四節　六朝時之南蠻：荊雍州蠻

五胡亂華時，南蠻亦北遷中原，至於陸渾。（今河南嵩縣東北）後魏常封其酋爲刺史。東晉叛臣桓玄之子且爲其中太陽蠻之酋。其仍在武陵之蠻又稱五溪蠻，西至蜀中亦有蠻。南北朝皆利用蠻人以抗敵人，而蠻人於兩方之擾害亦頗大。北朝周天和元年（公元五六六）乃大舉征服之，自是蠻勢頓衰。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其來自久，習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之時不甚爲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爲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類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爲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太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

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荊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蕭衍遣將圍廣陵樊城，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處處鈔劫，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二峽，斷遏水落，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魏書卷一百一）

「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於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望見輒大哭，自此狠戾之心輟矣。」（北史卷九五）

「荊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

孝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人患。……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荆州爲之虛弊云。』（南史卷七九）

第五節　唐宋時之南蠻：猺

唐以後長江以北不復有蠻，同化與南徙必皆有之。唐後祇雜居南方，時叛時服。唐時初有「莫猺」之名，宋時南蠻復有一部別稱爲『猺人』或『蠻猺』，自此以後猺字漸成爲南蠻之通稱。宋代對待南蠻多用撫綏之法，然亦略有反抗。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於楚。

秦昭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帥饑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敍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徭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鬬立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南州進銅鼓內附，下溪州刺史田思遷亦以銅鼓虎皮麝臍來貢。……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廷賞，廷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卽傳告陬落，羣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穀有三年之積。……前知全州高楫言：「猺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砦官

每縱人深入略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毋侵猺人，庶使邊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一遵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隣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猺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猺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質田猺人，詐匿其產猺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姦者田，前賣入猺人俾爲別籍，毋遽奪，能還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宋史卷四九三、四九四）

第六節　元明清之苗猺

苗之名稱雖書經即有之，然學者多言彼時之苗非卽爲元明以來之苗，因自周秦以後苗之名不復見，至元代方再有之。元史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條有「諸洞苗蠻」之句，尚有「桑州生苗」「八番、苗蠻、駱虔來貢方物」等語，然此外尚皆用蠻夷等字，苗字不常見。至明代苗字乃漸多。如大明會典卽有「苗族」之語，大明一統志有「苗八」「苗蠻」「東苗」「西苗」「紫薑

苗」「賣爺苗」等名稱。入清以後苗字更盛行，且區別亦多。苗字初見時範圍尙狹，及後則逐漸擴大而成爲西南民族之總稱，竟取以前之蠻夷等字而代之。」（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

元明二代對於苗猺族施行土司制度，其中如湖廣土司，貴州土司，廣西土司，三地所轄苗猺甚多，唯此外亦有他族雜居，史書不能劃淸。唯湖南貴州者多稱爲苗，廣西者多稱爲猺。明代對付苗猺，用力頗勤，雖時有反抗，然不久卽平。

「湖南古巫郡黔中地也，其施州衞與永保諸土司境介於岳辰常德之西，與川東巴夔相接壤，南通黔陽，谿峒深阻，易於寇盜，元末滋甚。陳友諒據湖湘，間啖以利，資其兵爲用，諸苗亦爲盡力，有乞兵旁寨爲之驅使者，友諒以此益肆。及太祖殲友諒於鄱陽，克武昌，湖南諸郡望風歸附，元時所置宣慰安撫長官司之屬，皆先後迎降，太祖以原官授之，已而梗化。洪武三年，慈利安撫使覃垕連構諸蠻入寇，征南將軍周德興平之。五年復命鄧愈爲征南將軍，率師平散毛等三十六洞，而副將軍吳良復平五開古州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潰散士卒四千五百餘人，平其地。未幾，五開五谿諸蠻亂，討平之。十八年，五開蠻吳面兒反，勢獗甚，命楚王楨將

征南將軍湯和擊斬九谿諸處蠻獠，俘獲四萬餘人，諸苗始懼；而靖沅道澧之間十年內亦尋起尋滅，雖開國之初師武臣力實太祖控制之道恩威備焉。永樂初苗告繼絕襲冠帶，益就銜勒垂百年，而五開銅鼓間又紛紛多警。時英宗北狩中原所在侵擾，苗勢殊熾。景泰初總兵官宮聚奏「蠻賊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圍困焚掠諸郡邑。臣所領官軍不及二萬，前後奔赴不能解平越之圍，乞急調京邊軍及征麓川卒十萬前來以資調遣。」久而師徵不至更易他帥，浸淫六七載，至天順元年總督石璞調總兵官方瑛始剋期征勦，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禽僞王侯伯等百餘人，斬賊首千四百餘級，奪回軍人男婦千三百餘口，於是苗患漸平。蓋萌發於貴州而蔓衍於湖南，皆生苗爲梗，諸土司初無動搖而永保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伐輒願荷戈前驅，國家亦賴以撻伐，故永保兵號爲㺚雄。嘉隆以還徵符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備臂指矣。」（明史卷三百十）

「貴州古羅施鬼國，漢西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置八番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以羈縻之。明太祖既克陳友諒兵威遠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撫率先歸附，卽令以故官世守之，時至正二十

五年也。及洪武五年貴州宣慰靄翠與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總管適爾等先後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經理南荒，又田仁智等歲修職貢，最恭順，乃以衛指揮僉事顧成築城以守，賦稅聽自輸納，未置郡縣。永樂十一年思南思州相仇殺，始命成以兵五萬執之，送京師，乃分其地為八府四州，設貴州布政使司。……奢崇明自號大梁王，安邦彥自號四裔大長老，其部衆悉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燮元授意守將佯北，誘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別將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其背急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授首，邦彥亂七年而誅。」（明史卷三一六）

「廣西猺獞居多，盤萬嶺之中，當三江之險，六十三山倚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於桂林柳州慶遠平樂諸郡縣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屬尤稱強悍，種類滋繁，莫可枚舉。蠻勢之衆與滇為埒。……潯州夾江諸山峆岈巉巖，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渡，號大藤峽，最險惡，地亦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諸蠻倚為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

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仙人關九層崖極險峻，峽以南有牛腸大岾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於藤峽。又南則爲府江，其中多冥巖奥谷，絕壁層崖，十步九折，失足隕身。中產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傅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猺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至萬人，隳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應之，其勢益張。……總督王守仁定田州還，兩江父老遮道言峽賊阻害狀，守仁上疏請討，報可。守仁率湖南兵至南寧，約日會兵，寇聞湖兵且至，皆逃匿，守仁故爲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爲備，乃令官軍突進連破油碓石壁大皮等寨。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潰散。遂移兵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諸處，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官軍次第破之，禽斬三千餘俘獲無算，八寨平，兩江悉定。守仁遂以土官岑猛子邦佐爲武靖知州，使靖遺孽，邦佐不能輯且貪得賊賄，峽北賊復獗。』（明史卷三一七）

清世宗時鄂爾泰倡行改土歸流之策，廢貴州廣西雲南之土司而易以流官，然未幾土人蠭起反抗，乾隆元年乃委張廣泗用兵平之。此舉所對付者以貴州之苗族爲多。

「是時貴州東南境有苗族所佔領之一大區域，以古州爲中心，環寨千有三百餘，周幾三千餘里，名曰苗疆。雲南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內之鎭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土司與江外之車里緬甸老撾（南掌）諸夷交通爲患。」（劉法曾清史講義第二編）

「中國自元明以來設有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縣，其長皆得世襲握自治權，蓋欲仍其舊俗，官其酋長，以羈縻之也。順康以來襲明舊制分設土官，然苗民不知耕作專以劫殺爲生，土官又以積威苛斂虐使，恣爲不法，故苗族常爲邊患，而於雲貴爲尤甚。自雍正四年鄂爾泰巡撫雲南，建策改土歸流，因極言從前以夷治夷之失計，然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鄂爾泰抵任用游擊哈元生委任以烏蒙鎭雄之事，用總兵石禮哈搜討貴州廣順之長寨，招服黔邊東西南三面生苗二千餘寨，用知府張廣泗招撫古州闢苗疆二三千里。前後勦黜雲南霑益土州安氏，鎭沅土府刁氏，及赭樂長官司，威遠州，廣南府各土目，悉定瀾滄江以東地，以普洱爲府，廣西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後繳勅印納軍器二萬餘，用兵五六年，三省邊防粗定。……至十三年春各寨蠭起，聚集清江台拱間，陷黃平以

東諸城。積忿於鄂爾泰督軍時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至是抵抗之志益堅，至手刃妻女而後出戰。鎭沅苗至縛知府劉宏度於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鄂爾泰雖慙怒次骨，引咎自劾，而苗患蔓延不復可制矣。……以廣泗任七省經略，先後攻克台拱之九股苗及清江下流各寨，至是復增兵分八路圍其逋逃於丹江古州郡勻台拱間之大森林所謂牛皮大箐也。凡燒千二百二十四寨，赦三百八十八寨，貴州苗族悉平。」（清史記事本末卷三十）

至乾隆六十年貴州湖南之苗復起反抗，清廷調兩湖雲貴四川大兵討之，至嘉慶元年十二月始平，後復經傅鼐辦理善後，十餘年成效始著。

「湖南貴州接壤之處有臘耳山，山脈緜亘其北方，其附近一帶自古苗猺聚居之地也。當明時朝廷以鎭撫此等蠻族之故設永順等處軍民宣慰司，屬廣湖都司，清初因之。及康熙四十三年始以尙書席爾達巡撫趙申喬剿撫之結果，增闢乾州鳳皇兩直隸廳，降生苗百四十寨。雍正初鄂爾泰經略西南，斷行改土歸流之策，廣西雲貴諸土司既次第征定；於是永順等土官懾其餘威，自請獻土，清廷籍其地爲一府四縣，又於乾州之北增設永綏，（廳城故在今綏城南，當辰州

府治正西三百里嘉慶七年以同知傅鼐之建議遷治花園汛（即今城也）於其西增設松桃屬貴州，而後臘耳山、苗地悉受治於流官之下。其始苗民畏隸如官畏官如神，有司引以為利，往往以纖芥之爭訟病及全寨。又數十年來漢民之移住其地者日漸繁殖，至乾隆末年而永綏城外四周之苗地盡為移民所佔。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亂端起矣……六十年正月貴州銅仁府屬苗民石柳鄧始據大寨營舉叛旗，湖南永綏屬之石三保鎮筸（鳳皇廳）屬之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屬之吳八月各起兵圍廳城，數日之間遂陷乾州，又分衆攻掠保靖酉陽秀山松桃銅仁附近地。川湖貴三省邊境同時戒嚴……自四月至九月福康安等雖累克要寨，覆苗酋石三保吳半生根據，乘勝渡沱河上流，生擒吳半生，而吳八月復據平隴（乾州城西三十里）自附三桂後稱吳王，石三保石柳鄧皆附之勢轉盛……詔額勒登保繼其位，又詔將軍明亮自湖北往會之。時苗勢漸蹙，清軍以十月破平隴盡焚吳氏廬舍。以十二月擒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及嘉慶四年以來鳳凰廳同知傅鼐以才幹總理邊務，始力講善後之策。移永綏廳治花園汛，先後修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

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廣設書院義學以教之，如是經營十餘年，而後苗事始大定云。」（劉法曾清史講義第三編）

自宣宗道光十一年始湖南廣西廣東之猺人又相繼反抗，用兵亙二十餘年方始平之。湖南為江華趙金龍，武崗州藍正樽，新寧雷再浩，廣西為五排猺，李沅發，廣東則為連州猺趙子金及八排猺。此時猺人大都皆用漢姓名可見漢化已深。

「宣宗道光十一年冬十二月湖南江華猺人趙金龍聚衆焚掠兩河口。猺為苗族之一，所居皆山峒，自成村落。在湖南者為衡永郴桂四州郡界，與廣東之連州、廣西之全州均跨五嶺之脊。民猺雜處，猺性戇驁不與漢民交通，漢民每欺侮之，黨連官役以肆其虐待；凡遇訴訟官為裁判，恆左祖漢民，以是猺愈積怨。適楚粵之天地會（亦稱添弟會）中人屢劫奪猺寨牛穀，猺無所愬；於是江華縣之錦田鄉猺人趙金龍倡言復仇，使常寧猺趙福才糾廣東散猺三百餘，合湖南九沖猺都六七百人，焚掠兩河口，殺會徒二十餘。……桂陽常寧諸土猺咸起應，衆號數萬。帝聞警命巡撫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貴州提督余步雲會師進勦。……所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

習山戰，坤悉奏能之而改調鎮筸苗疆兵。……會連日大雷雨，諸軍乘勢進勦，猺悉衆抗拒，思舉晝夜督將弁立泥淖中，仰擲火彈火弩，延燒民舍數十戶，斃猺六千。猺目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妻妾子女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間逸，爲兵士熊生發所執殺，餘黨悉就殲。」（清史記事本末卷四二）

第七節　近時之苗猺

（一）苗族（Miao）

種類據舊記載所舉有花苗、白苗、青苗、紅苗、黑苗、九股苗、東苗、西苗、克孟牯羊苗、夭苗、紫薑苗、陽洞羅漢苗、獏苗、八番苗、箐苗、狆家苗、狪家苗、水家苗、洗骨苗、九名九姓苗、爺頭苗、洞崽苗、八寨苗、清江苗、樓居苗、黑山苗、黑生苗、高坡苗、平伐苗、鴉雀苗、葫蘆苗、洪州苗、西溪苗、車寨苗、黑腳苗、黑樓苗、短裙苗、尖頂苗、郎慈苗、羅漢苗、谷蘭苗（以上見黔苗圖說）宋家苗、龍家苗、仲家苗、犵狫苗、木老苗、犵獚苗、生苗、蔡家苗（以上據大清一統志貴州章補加）賨爺苗（據洞溪纖志）犵獚苗、洞苗（據黔

記）土人苗、蠻人苗、楊保苗（黔遊記）黃苗（苗民考）打鐵苗（苗防備覽）山苗、清江苗、青頭苗、喇巴苗、羅漢苗、花兜苗、鴨子苗（童振藻黔苗近況述要輯）等，然此非眞正分類也。

苗族有尙無姓氏者，有已有姓氏者，其姓氏現用漢字譯其本音，然其中想亦有直接採用漢姓者。其姓爲張、陸、姚、李、朱、潘、楊、吳、龍、石、麻、白、謝、馬、何、羅、盧、雷、姬、（貴州通志）王、榮、賈、滾、龍、韋、覃、（苗荒小紀）廖、施、彭、洪、（湖南苗猺問題考察）陳、田、蔡、宋、董、（嶺表紀蠻）黎、金、文、歐、（黔紀）其中在歷史上之著姓爲舒、彭、田、向四姓。略舉舊記載數則於下，以見近代苗族狀況之一斑。

『苗人盤瓠之種也，帝嚳高辛氏以盤瓠有殲溪蠻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爲諸苗，盡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苗部所衣各別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睚眦殺人，報讐不已，故諺曰「苗家讐九世休。」近爲熟苗遠爲生苗。熟苗勞同牛馬，不勝徭役之苦。男子椎髻當前，髻纏錦帨，織布爲衣竅以納首。婦人以海肥銅鈴結纓絡爲飾，耳環盈寸，髻簪幾尺。以十月朔爲大節歲首祭盤瓠揉魚肉於木槽，扣槽羣號以爲禮。其見流官無論尊卑皆稱曰「老皇帝」，見內地人皆稱曰漢人，以漢始通道西南故稱猶舊也。』（洞谿纖志，由小方壺齋八秩）

「花苗：花苗在貴陽大定遵義所屬，皆無姓氏。衣用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㡘而納諸首。男以青布裹頭，婦人斂馬鬉尾雜髮爲髲，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袖以錦，故曰花苗。每歲孟春，合男女於野，謂之「跳月」：擇平壤地爲月場，鮮衣豔粧，男吹蘆笙，女振響鈴，旋躍歌舞，謔浪終日，暮，挈所私而歸，比曉乃散。聘貲，視女之妍媸爲盈縮。遇喪則屠牛召戚，遠近各攜酒肉以賻，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宰牲磔雞，往往破家，終不悔悟。以六月爲歲首。其性戇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惟在鎮遠、黎平有張、陸、姚、李、朱、潘、楊、吳等姓，不務本業，結連白苗，醜類成羣，以殺掠爲生，自勦撫後，始皆歸化。」（貴州通志）

「白苗：白苗在貴定、龍里，黔西州亦有之，衣尙白，短僅及膝，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跳月之習與花苗同，祀祖擇大牯牛頭角端正者，飼及茁壯，即通各寨有牛者，合鬬於野，勝即爲吉，鬬後，卜日砍牛以祀，主祭者服白衣青套細褶寬腰裙。祭後，合親族高歌暢飲。其性戇而厲，轉徙不恆，爲人傭役墾田，往往負租逃去。」（貴州通志）

「青苗：青苗、修人縣、鎭寧州、黔西州皆有之。衣尙青，婦人以青布一幅着之首，男子頂竹笠，躡草履，出入必佩刀，性强悍好鬬，頗同於猓玀，然猶知畏法，不敢爲盜。其在平遠州者又名箐苗，居依山箐遷徙無常，不善治田，惟種莜麥稗粱，衣麻衣，皆其自織。男子未婚者剪腦後髮，娶乃留之。」（貴州通志）

「紅苗：紅苗在銅仁府者多有吳、龍、石、麻、白五姓，衣服悉用班絲，女紅以此爲務。牲畜不宰，皆搯殺，以火去毛，微煮帶血而食之。人死仍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致虎傷。同類鬬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衆，有獲同分，遇殺死，則出銀以償，被掠者必索金贖，自剿撫後，皆馴服矣。」（貴州通志）

「黑苗：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鎭遠之淸江、黎平之古州，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爲熟苗，無管者爲生苗，衣服皆尙黑，故曰黑苗。婦人綰長簪，耳垂大環，銀項圈，衣短，以色錦緣袖。男女皆跣足，陟岡巒躧荆榛，捷如猿猱。勤耕樵，女子更勞，日則出作，夜則紡績。食惟糯稻，舂甚白，炊熟必成團，冷食，佐食惟野蔬。無匙箸，皆以手掬。艱於鹽，用蕨灰浸水。所得

死犢羔豚雞犬鴟鴞等類，連毛臟置之甕中，層層按納，俟其蝌蛆臭腐，始告釭成，名曰醋菜，珍爲異味。寒無重衣，夜無臥具，貧富皆然。至婚姻喪祭，各有不同，八寨結婚亦有媒妁，遇節跳月笙歌。又鄰寨共建空房，名曰馬郎房，未婚嫁者遇晚聚歌，情稔卽以牛隻行聘。歸三日，卽回母家，或半年而一返，女家父母向壻家索頭錢，不與或另嫁。有壻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者，名鬼頭錢。人死亦有哭泣，椎牛敲銅鼓，名曰鬧屍。葬以無底棺納土，置屍於內。以臘月辰日爲過年，每十三年畜牡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喫牯臟。丹江俗與八寨同，但無馬郎房。淸江婚嫁，姑之女定爲舅媳，倘舅無子，必重獻於舅，謂之外甥錢，否則終身不得嫁，或召少年往來，謂之阿妹。居喪與八寨同，葬則子女守墳一月，死者生前所私男女，各插竹於墳前，繫以色線。以十月爲歲首。古州男女亦皆以苟合始，但寨分大小，下戶不敢通上戶，洞崽不敢通爺頭，偶犯，則女家必罄奪其產，甚或置之死地。人死殮後，停於寨傍，或至二十年，合寨共擇一期，百數十棺同葬。每寨公建祖祠，名曰鬼堂，刻男像裸體，不令女人入見，遇病延鬼師於堂持咒。以上皆背禮違法之陋俗，至其性剛而戇，生苗尤爲最悍，輕生嗜殺，睚眦之仇，雖久必報，或椎埋伏塚，或捉白放黑，焚擄劫掠，無所忌憚。自經勦

撫，編甲認賦。至雍正十三年，永行豁免。」（貴州通志）

「九股苗九股苗在興隆衞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同類，武侯南征，戮之殆盡，僅存九人。遂爲九股，散處蔓延，地廣而族夥。其衣服飲食婚姻喪祭，概與八寨、丹江等同，而性尤剽悍。頭頂鐵盔，後無遮肩，前有護面兩塊，卽鑄於盔，極重，身披鐵鎧，上如背搭，止及乳下，用鐵鍊週身，形如圈籠，綴於上，坐則縮而立則伸，約重三十觔，下以鐵片纏腿，健者結束尙能左執木牌，右持標桿，口啣利刃，捷走如飛。大鎗約重十餘觔，鉛子重八九錢不等，發至百步外着人立糜。洞又有牛尾鎗，幾與內地子母礮埒。強弓名曰偏架，長六七尺，三人共張，矢無不貫。前明播州之亂，爲楊應龍羽翼，雖調兵十數萬誅滅楊應龍，而九股未勦，伏莽劫掠，時出爲害，由地曠而險，猝難制伏。雍正十年，鈎連蠢動，合楚、粵、黔三省兵勦撫兼施，搜繳兵甲，建城安汛焉。」（貴州通志）

「孟春合男女於野以擇偶，名曰跳月，卽馬郎房麻欄杆欄而合成一會，此苗俗大禮也。歸化苗家恆以教場壩爲月場，其南有峻嶺名跳花坡。自正月初三至十三皆跳月之期，兩男對跳，四五女聯臂圍之，滿場凡數百圍。男跳易乏須互換也，笙聲沸天，兩相諧則目成心許矣。十三日跳畢，

男吹蘆笙於前，女牽帶從之，繞場三匝，相攜入叢箐閒先爲野合，名曰拉陽，然必有娠而後得嫁，否則越歲復游牝於牧矣。』（苗俗記，由小方壺齋八秩）

以上之舊記載不甚可靠，茲特舉一種較有價值之科學研究報告於下。

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氏於清末曾赴中國西南各省研究苗族及其他，發表關於苗族之新意見如下：

（甲）苗族之種類：

（1）紅苗：著紅色衣服

（2）青苗：著青色衣服

（3）白苗：著白色衣服

（4）黑苗：著黑色衣服

（5）花苗：著臘染及繡花之衣服

『以上五種爲其主要者，其他皆不過爲其分派而已。特所謂花苗、青苗、白苗、黑苗、紅苗等亦

係漢族依據其服色及刺繡等而爲土俗學上之區別，別無何等重要之意義。迺竟有以此白黑紅等之區別視爲其皮色之互異者則大誤矣。』（鳥居氏：苗族調查報告中譯本）

（乙）地理的分佈——『紅苗之地理的分布爲毗連湖南之貴州省東部，其中心地爲銅仁附近。白苗及靑苗之地理的分布，爲貴州之中部。黑苗一名「生苗」，其地理的分布，以黎平、都勻二府爲中心而延至貴州省之東南部。花苗之地理分布，以貴陽附近爲起點，西經安順而至雲南之東部。北達武定，延至金沙江畔，南至珠江上游臨安附近，再南下至法領東京之北部，據 Colquhoun 云，彼等亦分布於廣西之北部，若然，則花苗之分布區域可謂最廣矣。綜合以上觀之，可知苗族之地理的分布，以貴州省爲中心，一方延及於廣西省，他方則達雲南之東部並延至法領東京之北部。』（苗族調查報告中譯本）

（丙）苗族之體質——『其皮膚呈帶赤之黃色，頭髮爲漆黑之直毛而量多。頭形爲近於中頭之廣頭，顏面無極端之突顎（Prognathism），顏形以顴骨弓之距離較寬而顎隅甚凸，致呈圓形或稍帶方形。額凸而高，眉濃而粗，眉端尤爲粗大。眼概爲二重瞼而細長，亦有爲蒙古

眼者，其虹膜呈暗黑色，位置有水平傾斜二種。鼻不甚高，鼻翼寬，鼻孔中等，鼻形有顯具 Type ordinaire fin des races jaunes 者。口爲中等或大形，唇普通，耳形以耳殼下端不附着而耳緣卷摺者爲多。顏面及體部鬚毛極薄，身體短小，肌肉與脂肪中等，無極端肥滿及瘠瘦者。以胴部較長而下肢短，故體形不美。要之，苗族之體質，具備蒙古人種之特徵，然由其皮色、顏形、頭形、身長諸點考之，則彼等與亞細亞南部之蒙古人種尤爲類似也。』（苗族調查報告中譯本）

頭幅指數總平均爲八〇六，其極端者爲花苗之七三·九與花苗之八七·七。顏面指數爲七三·六。鼻指數爲八八·一。身長爲一五五釐米。苗族之鬚髯比其他人種少，竟有全無者。

（丁）苗族之風俗——『苗族男子之頭髮，卽史記漢書等中所謂「椎髻民」，故彼等自當時以至今日，殆爲同一之狀態。所謂「椎髻」乃在額上結圓髻之謂。彼等雖爲「椎髻」，但常以黑布裹頭亦有以白布裹成回人之頭巾（Turban）形者。』『女子之頭髮多爲椎髻，而有五種不同之形式：其一、如男子之普通椎髻。其二、頭部周圍剃髮，中央結椎髻。其三、頭髮

結布，纏於頭之周圍。其四、在左側分頭髮爲二部，而於後頭部將髮卷作「の」形。其五、添加其他毛髮，在頭上置櫛而卷繞之。』『男女皆於頭上掛銀製之鐶，普通祗掛一鐶，亦有掛二或三鐶者』『苗族之耳朵皆穿孔插入銀製或鉛製之耳飾，其中有二種：一爲銀製縫狀者，一爲純粹之銀鐶。前者小，甚美觀；後者有大小之別，小者稍可觀，大者令人吃驚。』『男子之頭巾，大別爲三種：一爲以馬尾編成之「獵帽」形者，安順花苗之酋長用之。二爲回人頭巾形者，似由附近倮玀傳來，惟貴州西部及雲南東北部之苗族用之。其三爲普通卷布於椎髻上者。』『男子之服裝，殆皆爲中國化，但尚有固有之風可見。衣服爲單幅之長衣，右衽，袖長覆手端，工作時常將袖折起，裾長殆達足上。衣服之原料，有麻布，有綿布。其色或爲白色，或染成灰，紺等色。帶則用扁平之綿帶，常在後方作結，而長垂其兩端，其用圍裙與日本同。腰間着短袴，足上裹脚帶，所謂「紅苗」、「青苗」者，實漢族依其衣服之顏色所予與之名稱也。』『女子之衣服，各苗均尚存古風，故余特就各苗而盡量精密記載之：黑苗女子之衣服，色黑，爲筒袖之半體衣，右衽，下亦纏一黑色而有褶襞之短裙。白苗女子之衣服，與黑苗雖無差異，

但大部爲由白色之麻布或綿布所製成，右衽，纏有褶襞之短裙；工作時則用圍裙。』『衣服之原料初亦爲麻布，今則由漢族盛行輸入綿織品，而使用麻布者甚少。其織布則用一種固有之機。』『苗族從事農業，故食物亦以植物性者爲多，常專食米粟玉蜀黍等物；舉行儀式時亦食豬肉，食法用箸，與漢人同，食器等亦與漢人無異。』『貴州省之地質多由石灰岩成，樹木極少，結果影響於苗族之房屋建築。除柱與棟外，殆皆用石材，非不得已不用木材。』『雲南省東部（粵江上游）以不乏樹木，故使用木材者多。』『余所訪問之苗族，均已失去其固有之宗教，而多信佛教，且多少道教化。室內皆設觀音像或關帝等像』『昔日各苗族均各有其獨立之制度，今已服從於中國政府之治下，故在最近之將來，於文物典制，悉可同化於漢族。』『苗族之娛樂，有音樂與舞踊。前者以笙，橫笛及木葉笛等爲主。木葉笛卽將木葉用口吹之者，其聲憂鬱，自遙遠之山間聞之，將令人油然興感。』『苗族之婚姻爲自由結婚。男子立於所戀女子之屋外吹笙，發美妙而有趣之音節，如能使女子感動時，則互爲夫婦，又於踏月吹笙之夜間亦行之。惟各苗不相通，例如黑苗則僅行於黑苗間，而不與他苗互婚是

也。』『苗族之性格如何？一言以蔽之曰，陰鬱沈靜。欲知此種性格，可就其容貌或表現於外部之音樂色彩及花紋等而觀察得之。據余所見，第一可注意者卽爲「容貌」，顯示彼等極其陰鬱。其次爲「音樂」，如於「苗族之笛」中所詳述者。樂器避用銅鑼、皮鼓等喧囂之樂器，而用沈靜之笙或笛。又如衣服之色彩亦頗陰鬱。』（苗族調查報告國立編譯館中譯本）

（戊）苗族之種屬——苗族應屬何種，異說紛紛。Verneau及Keane, A. de Quatrefages等人以爲屬高加索種卽白種。Deniker氏以爲應置西藏系中。J. Edkins及J. de Lacouperie謂爲印度支那族。Fr. Müller以爲屬於後印度之Thai族。鳥居氏以爲『苗族屬於蒙古人殆無疑義，且其具有南亞細亞蒙古人種之特徵，卽其皮膚黃色帶赤及其面部均足證明。』『苗族之體質，在其頭形，身材各點與東京、安南、老撾等民族類似，已由上述事實證明，然猶不僅此，在其面容及其他點上，與苗族亦甚一致，安南民族尤爲顯著。』『余根據以上之理由，考苗族比較類似於安南附近之民族，次則類似於暹邏、緬甸等民族，若單由苗族體質上之分類，固非Caucasique（高加索種）亦非Tibetains（西藏族）寧可歸之於Denibeer

氏所謂 Populations l'Indo-Chine（印度支那人）中更勉強區分之，余意以爲可列入 Les Annamites（安南人）方面。」「苗族土俗上之事實，頗類似於古代漢族及現今之印度支那諸民族，尤以後者爲多，此非偶然之符合，蓋有民族間之相互關係可以證明也。玆特就以上事實之最顯著者列舉二三，首則述其頭上之「椎髻」；以中國文籍考之，「椎髻」自遠古卽傳爲南蠻風俗之一，此種結髮今尚盛行於苗族間，夫然，則此種風尚至少亦可視爲其固有之土俗，且「椎髻」又復盛行於印度支那各民族間。吾人取此種事實對照觀之，卽可了然以上各民族多少應列於同一系統之下。」（苗族調查報告中譯本）

（己）苗族之語言——「苗族之言語，就其性質說固明係 Mono-Syllabique（單綴語），但由單語說，則決非純粹之語言，其中所含之成分除印度支那諸族語外，其與中國、西藏語亦似大有淵源，甚至與中印度之 Ho, Kol, Santáli, Bhumji, Mundala 等語亦相類似，則甚奇異也。」（苗族調查報告）

鳥居氏之報告而外，尚有最近國人發表之記載。玆摘錄於下：

『苗性剛直，輕生好鬭，睚眦之隙，動輒聚衆糾黨，伏菁莽中曰伏草，設計伏於要隘中曰「妝塘」，有頭塘二塘三塘之說，令一人登高望敵，伺彼寨人過盡羣起劫拏，或一人或二三人，反縛其手，驅之入寨，不從者脅之以刃，雖絕無關係者亦被波及，名曰捉黑抵白。』『苗人除強悍習戰外，風俗淳樸，忍苦耐勞，習於耕作，此其所長也。如鳳凰之苗人，大抵居窮苦磽确之地，屋宇低小，室內常設一大榻，高四五尺，翁姑子婦兄弟妯娌，無所避忌，牛馬雞犬處其旁，不嫌汚穢，蓋防盜也。婦女皆天足，亦耐勞異常，』『湘省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遞傳以鼠牛虎馬記年月，暗與中國曆書合，有所控告者，必倩人代書。性善記，懼遺忘則結於繩，爲契券，刻木以爲信，太古風俗尚存焉，清設苗學，間亦有童子入學，日負雜糧數升，就師傅授句讀，默記而歸。其中亦有聰穎者，因所曉而逐爲解說，久則漸通曉文義。今湘西當局設有苗民學校以教化之焉。』『湘西苗民大抵從事農業，耕稼男婦並作，山多於田，宜穀者少，燔榛蕪，墾山坡，種芝蔴，粟米麥豆包穀高粱蕎麥諸雜糧，』『湖南苗疆邊牆，築自明代，今舊址猶存，其用意一方面防苗民作亂，一方面防邊將徼功，激成苗變也。其牆南端起自鳳凰西七十里之亭子關，東北繞浪中江龍鄂至盛華哨，（鳳凰西

三十里）過長坪（鳳凰西北二十三里）轉北過牛岩、蘆塘至高樓哨（鳳凰縣北四十七里）得勝營（鳳凰縣北四十五里）再北至木林灣繞乾州城及鎮溪所，又西北至良章營（乾城北三十五里）喜鵲營（乾城北五十五里與永順接界）止。昔苗疆之內，每隔一二里皆置烽火臺，鎮市皆有城壁，近營汛均廢碉卞哨臺亦多頹壞矣。在牆邊以外者為生苗最凶悍，邊牆內間有民村錯居，供賦當差，與內地人民無異，則熟苗也。』（湖南苗猺問題考述新亞細亞十卷五期）

（二）猺族（Yao）

（甲）猺族本支——猺族在廣西省最多散佈幾遍全境，就中以懷集連賀之八排猺山，修仁武宣間之猺山，（大藤猺亦住近是處）為最著。其餘則散住各縣少者一千數百人多者一萬數千人（嶺表紀蠻。）廣西之外，廣東之西北部湖南之西南部貴州之南部亦多有之，雲南之東部江西之南部亦有，然較少。猺人自述其種族為神犬槃瓠之後裔，蓋即承漢代武陵蠻之神話而略有些微改變者，故可知猺人之先即為武陵蠻。此種神話除上舉後漢書武陵蠻一段外，尚有他書並迻於下：

「南越王有犬名盤瓠，王被擒，其母傳令有能脫王歸者，當以王女妻之。盤瓠聞言欣然往，竊負而逃，遂妻以女。盤瓠納諸石谷，與之交媾，生子數人：曰獞、曰猺、曰獠、曰狼、曰狑、曰狪，各成一族，自爲部落，不相往來。故猺人多姓槃，嫌犬名不雅，改爲盤。且冒稱盤古之裔，其實非也」（圖書集成一四一〇卷）

「高辛氏朝，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一物，大如繭，盛瓠中，覆以盤，俄頃化爲犬。其時戎吳強盛，數侵邊境，乃募天下有得吳將軍首者，配以女。盤瓠得之，遂妻公主。盤瓠將女上南山，入谷，止於石室。三年，生六男六女，自相配偶。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衣服褊褳，言語侏離，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搜神記）

古代神話現在亦尚流傳如下所舉：

「狗頭猺祀狗，據苗人所傳猺之始祖父犬而母人。或曰女爲「高辛氏」「公主」生子四，及長挈犬出獵，犬老憊不能工作，子怒推諸河死焉。及歸其母問犬，子以告，母大慟，以實語子，子亟

赴河負犬屍還，犬時口流鮮血，沿子胸部而下；子哀之，自後縫衣必級紅線兩條交叉於胸，所以爲紀念也。按此說本屬不經，然曾見於古籍，而猺衣服今猶相沿不變，且每年夏曆正朔猺人必負犬繞行爐燈三匝，然後舉家拜之，謂必如此然後家運乃隆。」（苗荒小紀）

「今苗猺中亦有此項神話，湘猺僅將所謂高辛氏女改爲黃帝之公主，犬戎改爲邊匪，槃瓠改爲盤扈，並云所生五子卽苗猺諸人。」（湖南苗猺問題考述）

猺人之種類亦甚繁。廣西之猺「大別之可分三種：曰頂板猺；（俗簡稱板猺）曰紅猺曰狗頭猺。板猺以盤、趙、李、彭、鄧、胡、侯、馮、陳諸姓爲最多；紅猺以周、鍾、藍、韋、唐、雷諸姓爲最多；狗猺以盤、唐、沈、卜、鳳、代、荀、楊諸姓爲最多。此三種之言語服食，頗有同異。此外又有「白猺」「寨猺」「過山」「平地」「花布」「箭桿」「藍靛」……種種不同之名稱，但實際仍同屬一種；不過因其居地、職業、衣服之稍有差異，因而各殊其名。如懷集之猺皆姓盤，本來同一血系，而其名則分爲「盤龍」「平地」「戴板」三種，此其例證也。（劉錫蕃嶺表紀蠻）廣西凌雲縣之猺有紅頭猺、藍靛猺、盤古猺、長髮猺等（顏復禮、商承祖、

廣西淩雲猺人調查報告）廣西猺山『猺有兩種，一種留長髮而不剃的，一種剃髮的。前種束髮作髻，與明裝相近，後種結髮作辮，盤於頭上，與清裝相近。前種統稱做長毛猺，因髻之不同再別爲寨山花籃及正猺三種。後種無總名，但因服式之不同又別爲山子與板猺兩種。』（任國榮猺山兩月觀察記）此外尙有箭猺，（粵西偶記）白猺、黑猺、生猺、熟猺、（粵述）盤古猺、平地猺、西山猺（湖南苗猺問題考查）紅猺，（苗紀小記）寨猺、過山猺、花布猺、箭桿猺、盤龍猺、梳猺、燕尾猺、山猺、尖頭猺、雙角猺、（嶺表記蠻）帶箭猺、戴板猺。（八排風土記）『猺一名輋客，其種有八曰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春、是謂八蠻；又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褐之類。』（洞谿纖志）高山猺、平地猺、花肚猺，（說蠻）等。

猺族之姓亦用漢字，然其初想係以漢字表猺音，唯一部分或係改用漢姓。其姓有胡、盤、趙、鄭、周、馮、戴、鳳、陳、藍、卜、奉、回、陽、蒲、劉、沈、李、鄧、唐、孫、酆、丁、嚴、賀、覃、吳、（湖南苗猺問題，苗荒小紀）彭、胡、侯、鍾、韋、雷、代、苟、楊、（嶺表紀蠻）房、莫、黃、何。（八排風土記）等。

猺族之風俗習慣舊記載亦多，然尙不及苗族，或因苗族常用爲廣義，並猺亦包括在內，故不另

述也。略舉數則於下：

「粵西煙瘴之地，嶺表諸蠻種類不一，皆古槃瓠氏之後也。其一曰猺，介巴、楚、粵間，綿亙數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斕布葛。采竹木爲屋，覆以青茅。種禾黍粟豆山芋雜以爲糧。暇則獵山獸以續食。嶺磴險阨負戴者悉著背上，繩繫於頸膊間，傴而趨。俗喜讎殺，又能忍飢，行樹上下，履險若飛。兒能行即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茨而不傷。兒始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俟兒長大煅以製刀，試刀必以牛，仰刀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殊者良刀也。弩名偏架，以一足蹶張以手搏矢，往往命中。鎗名桿鎗，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衞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冒刀逼之釋弩取口中刀奮擊，退去必有伏弩。歲首祭先，雜揉肉魚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攜而舞，爲之踏歌，意相得則男咿嗚跳躍，負所愛去奔入巖洞，插柳避人，遂爲夫婦。樂有鐃歌胡蘆笙竹苗（似即笛）之屬，其合樂時衆音競鬨，擊竹筩爲節。山谷間稻田無幾，天少雨，稜種不收無所得食，則四出剽掠，踉蹡篁竹飄忽往來，州縣覺知則已入巢，莫可捕捉；官軍但分屯路口，山多蹊不可徧防，久益勞費。又刻木爲齒與人交易，謂

之「打木格。」猺有數種，有生猺有熟猺、白猺、黑猺。生猺在窮谷中不與漢通，熟猺與漢民錯處，或通婚姻。白猺大類熟猺，黑猺大類生猺。至於猺婦亦有二種，有板猺者婦人黃蠟泥髮以木板爲髻形，似今之扇面平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纍纍若瓔珞然。有箭猺者，婦人橫箭於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頭一月一梳，宵寐無反側。」（猺獞傳）

「猺獠大約韋莫二姓居半，然不能張弓，弩射而已。其藥箭甚毒，中人有至死者。其弩牀多以紫榆爲之，而刀刃鞞鞘製亦頗精。山中多射鳥獸，江邊或射魚鼈。杜詩「莫猺射雁鳴桑弓」莫猺卽猺人也。解者云莫猺自言其先主有功，常免猺役，故以爲名，恐亦未然，設如是則韋姓又何解乎。但楚中有桑而此地無雁，是不同爾。南巢地方係永順宜山所屬，內有生猺一種，甚爲鄰封之害，皆姓藍氏。按竹書紀年仲丁卽位征於藍夷，得無其苗裔乎。……猺人住屋似樓而非樓，蓋茅作兩層，內架以竹或版，人居其上則豬圈牛欄皆在臥榻之下矣。按說文家字門下从豕，可會此義，不然則家从豕既非諧聲從何會意乎。」（粵述）

「猺人，黔省原無，自雍正二年，有自粵西遷至貴定平伐。居無常處，必擇溪邊。近水者以大樹皮接續渡水至家，不用桶甕出汲。男女衣尚青，長不過膝，所祀之神曰槃瓠。勤耕種，暇則入山採藥，沿村寨行醫，有書名榜簿，皆圓印篆文，其義不解，珍爲祕藏。俗長厚，見遺不拾。」（貴州通志）「猺人性獷悍，自謂槃瓠之後，自耕而食，少入城市。男女皆知書，多處深山，喜獵善搏虎豹。衣服近漢，女人長衫拖裙，婚用媒，死者骸骨不落地，火化收藏。不爭訟，不喜淫。所居之處不四五年即遷。」（開化府志廣南府志）「自粵西遷來居無定處，每至深山開墾耕種，俟田稍熟又遷別所開墾如前，不憚勞瘁，耕種之外亦勤捕獵，服飾與猓玀同。」（他郎廳志均見雲南通志）

關於猺族之新記載較舊者爲可信，現尚不多，茲摘錄數則：

「樓居屋宇，爲灰色化以下蠻人最普通之住室。此等屋宇，通常爲二間三間，其高度約一丈二三尺。全體爲木或竹所造，上蓋瓦片，然大部皆以樹皮茅草覆之。或亦剖竹通節，陰陽互合，覆以代瓦。雪雨敲擊，其音清絕，黃州竹樓記之雅趣，在苗山隨處可見也。人皆樓居，樓下分爲兩部；一部爲舂碾室，農具雜物亦儲置其間；一部爲牲畜室，一家所飼雞豬牛羊悉處其內。樓上分三部

或兩部：左右為臥室，最狹，普通僅可容榻；中間為火堂，封塡形如滿月之三合土（卽黃泥、石灰、砂礫三者羼合之泥土，膠結甚固。）以鐵製圓形之三脚竈（俗名三撐，）架於當中（其貧者，不同鐵竈，取石放置成三角形，架鍋於其間。）除調羹造飯外，隆冬天寒，其火力及於四周，蠻人衣服不贍，藉以取煖，有時環爐竈而眠，兼為衾被單簿之助。赤貧之家，且多未置臥室，而倚爐為榻，舉家男女，環爐橫陳。雖有嘉賓，亦可抵足同寢，斯時爐竈功用，不止於烹調，蓋直抵衣被床榻矣。（倚竈為榻，為苗猺狪獞四族共同之習俗，惟獞族仿漢者多，有之惟其少數耳）……地居屋宇，卽人畜皆居地面，其性質可分「常居」與「暫居」兩種；桂北猺民多以「燒耕」為活（先燒山林，使地肥沃，然後種植雜糧，謂之燒耕）因而轉徙無常，建築多從苟簡；非富戶有恆業者，鮮得樓居，故建築常取一種暫居之形式。編竹為壁，鋪茅為瓦，高丈許，多以三間為度。……苗猺呼村為寨，因其地之生產力有限，不能供給多數人之食物，故大寨極少，普通村寨，不過數家成百數十家。……其位置所在地多倚山建築，由山麓以至山嶺，隨處皆有。』（嶺表紀蠻）

『男子頭挽髻、繚帕、或青或紅或白，隨其族之名稱而殊，繚紅帕者曰「紅猺」，繚白帕者曰「白

猺，」線青帕者曰「板猺。」衣服多對襟，與鄉人漢裝相類。惟領、袖、襟、裾等處，多級深紅線條。頭帕或亦繡刺各色花樣。若凌雲、東蘭、鳳山、……諸猺，皆大襟圓領，與古裝略同。服尚青、藍、黑三色，亦有白衣者。下體着褲，褲或繡花，且有短齊膝蓋者。徒跣無履；着履者，惟少數富人。狗猺或着五彩衣，前短後長，其狀最譎異。男子有披髮者，亦有以方形花布包頭，穿耳帶環插簪如婦女狀者，邊邑奧區之生蠻，類如此。交通較便之地，漢裝薙髮者，所在亦多有之。婦女裝飾，其名目尤多：如以蕉裹髻，不裙不袴，僅以布幅圍其前後，前短後長，坐地則兜之，是爲「平地猺，」（此族近多着裙）髻如螺旋，聳於額前，包以頭布者，是爲「寨猺；」髻綰銀絲，垂直至項，花布包頭，結成種種角度者，是爲「狗猺；」戴梳於頂，綰以頭髮，彎曲有如扇面者，是爲「梳猺；」頭戴長方木板，巾幕四垂，繫以礬珠，纍若綴旒者，是爲「頂板猺；」首插竹箭兩根，長二尺許，分其髮爲兩綹，左右盤結，緣箭而上，仍以錦巾覆之，狀如蝶翼雙立者，是爲「箭桿猺；」首簪竹片，分髮如燕尾狀者，是爲「燕尾猺；」盤髮於頂，裹以頭布，布之邊緣，級以銅質或銀質之珠子者，是爲「山猺；」挽髻於頭巔，覆以尖頂青帽，其狀如圓錐者，曰「尖頭猺；」頭戴竹箍，兩端翹起，狀如牛角，繫以

珠絲錦囊者，曰「雙角猺。」（嶺表紀蠻）『盤古爲一般猺族所虔祀，稱之爲盤王。猺人以爲人之生死壽夭貧賤，皆盤王主之，故家家供其木主。片肉巵酒，必享王而後食。天旱，禱盤王，舁王遊田間，視禾稼，雖烈日如火，不敢御傘蓋，冀王之憐而降雨也。（昭平縣志云：「猺人祀盤古，三年一醮會，招族類設道場，行七獻之禮。男女歌舞，稱盛一時，數日而後散。三年內所蓄雞犬，盡於此會。」由此以觀，其熱烈可知矣。……狗王、惟狗猺祀之，每值正朔，家人負狗環行爐灶三匝，然後舉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必扣槽蹲地而食，以爲盡禮。』（嶺表紀蠻）

『「坡會」之俗，盛行於灰色化以下各蠻族之社會中。在桂稱爲「坡會」，在黔稱爲「跳廠」，其會期多在「正月年節」「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八月中秋」「九月重陽」等日，而春期爲最多。會場爲山崗或曠野或墟市，俱無一定，集會一年一次，或間年或三年一次，大抵一年一次爲多。屆期、數百里內漢蠻各族，俱集於此。漢人稱爲「趕會期。」商賈屠販賣餅之客，列肆以待，山鄉之地，頓繁盛如市會。除遊樂唱歌而外，雜以「賭博」（多漢獞人所爲）「演戲劇」「唱小調」「紙紮」及「扮裝多數獰鬼或美女巡行」等事。蠻人婦女，於脫離「做

後生」時代之後，其自由權頓縮小，惟於「坡會」之短促時間，仍得恢復其「做後生時代」之原有權力。」（嶺表紀蠻）

「猺民性質亦喜仇殺猜忌，忍死輕生，惟甚忠厚，有義氣，狡黠者殊不多見，且能忍苦耐勞，刻苦自勵。如為人傭工，終日不倦，待遇稍厚者，敬之如父母，反是則以兵戎相見，非至流血不止。雖親如父子兄弟，一觸怒犯，往往以之投諸深谷，或剜目斷股，視為常事。又能互助守約，熱心公事，義不苟取，義不苟生，皆非漢人所及也。又猺民尚武之精神，不減斯巴達之風氣，左腰懸長刀，右負大弩，附毒藥以殺人獸，上下山險，若履平夷。兒始生時，稱鐵如其重，漬之毒水中，待兒長大，煅之為鋼以製刀，終身佩之。兒能行走，即燒鐵烙其跟蹠，烙瘡愈後，再以頑木椎之，故能履荊棘而不傷。戰則一刀一弩，口銜刀而手射人，銜鋒陷陣，最為饒勇。以其常與漢人發生鬭爭，且其獵山獸為食，亦需有相當武術，方能適應其環境也。今則與漢人相安無事，粗野之風稍殺矣。猺人因經濟環境之困苦，不重衛生，居室多就山挖洞，深數尺，寬丈餘，外以樹木架成；飲食則以七八種食物用罐子合煮。湘人罵飲食不潔者輒曰「你這猺人子，祇可與猺人家合夥。」此即可知猺人

飲食之劣矣。近年以來，湘南股匪多乘猺民之愚昧，侵入猺山，脅從者頗衆，屢遭官廳駢戮，其善良自愛者，則任其蹂躪，供以糧食，婦女亦遭其污辱，受害之甚，視漢人有加，皆因猺人愚笨，不能自衞耳。』（湖南苗猺問題考述）

『猺人棲息之地，均在窮鄉僻壤，懸岩絕壑，綿亙數十里之高峯，以前多山居，今則漸有改變，然生活之艱難，則依舊也。或三五家至十餘家自成村落，少與漢民雜處。以所居皆山谷之地，故稻田無幾，雨暘不時，種植無收，全賴黍、粟、豆、薯、包穀之屬爲基本糧食。彼等耕種之時，常合數家通力合作，如犂土或鋤草等事，相互輪次耕種。多數猺農工作時，必設一工頭手提銅鑼頻敲催促，同聲唱歌，奮勇作去，頗現古原始人合作之精神焉。有暇則獵山獸爲食。……此外五嶺之猺，久居山中，頗識草藥，有負擔至內地各縣銷售者，狀貌一同常人，多熟習漢人風俗。另有一種猺人專代漢人採運竹木，從山峽水中放出。因猺人最會爬山，較走平路爲快，故從山峽水中撐放竹木，實爲彼等之特長，能勝任愉快也。猺男大抵愚笨，不知工藝，女子亦不親刀尺，通常皆知耕種，其操作勞苦，持笨負重如同牛馬。每日黎明卽起，工耕不息，黑夜舂糧析薪，刀杵噹噹，聲聞里巷，

以備晨炊。農事畢，則負薪入各圩市。冬季多在山中挖窖燒炭，盡皆挑入圩場，以易粗布米鹽之屬，供家用也。』（湖南苗猺問題考述）

『猺民處窮鄉僻壤之地，生活亦甚艱難。清初別為猺籍，立猺牌以視區別。嗣懲猺之亂。（清道光時新田猺趙金龍擾亂十餘縣）准以應試為羈絆之術，每年有猺之縣，定猺額生二名，或三名，卷面不塡猺籍，而塡所屬縣籍，故頗有讀漢書，粗識文字者。民國以來，科舉制度久廢，能勉力讀書識字者蓋更寡矣。其少數讀書學字者，均延請漢名為師，絕無猺人自能為師者。猺人近亦多通漢語，稱為總官話。』（湖南苗猺問題考述）

（乙）畬民——畬又作輋或畲，又作畬，又稱畬猺、畬客、畬蠻等名。畬民原係猺族之一支移住福建西部浙江西南。在福建者『多散居於雙髻山、洞宮山、大狫山和畬山，以舊建寧府汀州府等處為最多』『在浙江者多居於雁蕩以西括蒼山脈的南部即舊處州府屬之麗水、松陽、遂昌、雲和、龍泉、慶元、景寧。此外如衢州府屬的龍游和溫州府屬的泰順等處。』（沈作乾畬民調查記）

『潮州府有畬猺，民有山峯曰徭獞。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雷、曰盤、曰

藍。依山而居，採獵而食，三姓自爲婚。有病沒，則并焚其廬，而徙居焉。籍隸縣治，歲納皮張，舊治無考，前明設官以治，銜曰「畬官」……。」（廣東通志）

「汀猺人與虔、漳、潮、循接壤錯處，以槃、藍、雷爲姓。三姓交婚，女不笄飾，裹髻以布；男結髮，不巾，不帽。隨山種插，去瘠就腴。……不輸官差，自食其力，了山主賃稅。……楚、粵爲盛，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亦有之。槃、藍、雷其種類也。」（福建通志）

「畬人，澄海山中有畬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畬官者，領其族。畬，巢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止，曰峇、曰洞，亦曰畬，……是爲畬蠻之類。」（南越筆記）

「畬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爲名者也。衣服言語，漸同齊民。然性甚狡黠，每由熟報稅與里胥爲奸，里胥亦憑依之。近海則通番，入洞則通猺。凡田壥礦場有利者，皆糾合爲匿，以欺官府，今不敢逞奸矣。」（廣東通志）

「畬人亦猺種也，澄海山中有畬戶，皆椎跣挾鎗弩，納皮張，不供賦，有畬官領其族。畬巢居也。其

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止曰⿱冖正曰峒亦曰峯，海豐之地有羅峯葫蘆峯大溪峯與甯有大信峯歸善有窯峯。刀耕火耨，是爲畬蠻。潮州山峯有羊鬃崎鬃二種亦猺族」（說蠻）

「猺名畬客古八蠻之種，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迆邐巴蜀，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時節祀狗王以桄榔麪爲吳將軍先獻之，祭畢擇女之巧麗者勸客。」（說蠻）

畬字之意義據龍泉縣志風俗篇謂：「畬音奢火種也。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火種指刀耕火種即燒草爲肥料之種田法。又如上舉廣東通志亦云：「畬蠻……以刀耕火種爲名者也」據此則畬民蓋由於其種田之法爲原始的方法，有異於漢人，故得此稱。

畬民之來源據沈作乾民研究謂由於明代征服西南猺族，猺人乃東徙閩浙。

「王守仁等平猺之後，移衞設縣，漢民仗着漢官的保護，漸漸地遷入畬民居住的區域，——所謂猺寨——以開發他們未曾開發的富源，也是應有的現象；後來漢人漸多，勢力漸大，明搶暗奪，以積成反客爲主之局也是必至之結果。愈久則漢人愈多，天產富源，多被漢人爭去，畬民爲

生活所迫，不得不向他處求生，遂漸漸蔓延到廣東全省，及福建之一部。後來天啓以後，閩、粵大亂，天災兵災，相繼而來，當地居民，流離遷徙，畲民就夾雜其中，輾輪亡命，蔓延到福建各處，並及於浙江之一部。畲民雖守舊性很強，但既和漢人雜居，不能完全不受環境的影響，其風俗，生活，也不能不稍有變更。因此：就漸漸脫離猺之本來面目，成爲一種變相的新民族，叫做「畲民」或叫做「畲猺」。」（畲民調查記）

畲民所居雖近漢人，然其風俗習慣仍有一部分不曾完全漢化而仍有其特殊色彩。物質生活簡陋痛苦，社會組織尚存原始風氣，宗教有崇拜槃瓠神犬之圖騰信仰，（此亦畲民屬猺之一證。）唯語言之漢化極深。茲將關於畲民風俗之新記載摘錄數則於下：

「他們的始祖，是龍犬——槃瓠。在上古的時代，高辛王元后耳痛三年，後從耳中取出一蟲，形像如蠶，育於盤中，忽而變了一隻龍犬，毫光顯現，遍身錦繡。高辛王見之，大喜，賜名龍期，號稱槃瓠。那時，犬戎入寇，國家異常危急。高辛王就下詔求賢，謂有能斬犬戎將軍的頭來獻的，必把公主嫁給他。龍期便挺身而往，敵國啣了犬戎將軍的頭報命；欲求高辛王踐他的前言。高辛王嫌

其不類，頗有難色。龍期忽作人聲曰：「你將我放在金鐘內，七天七夜，就可變成人。」到了第六天，公主怕他餓死，打開金鐘一看，則全身變成人形，只留一頭未變。於是槃瓠着上大衣，公主戴了犬頭冠，倆相結婚了。槃瓠挈妻入山居住，生三男一女，長姓槃名叫自能；次姓藍名叫光輝；三姓雷名叫巨佑；女壻姓鐘，名叫智深。」（何聯奎，畲民的圖騰崇拜）

「他們另外有一種語言，但是他們住在處州的大半能說處州話。他們僅僅祗有四姓，就是姓「鍾」姓「藍」姓「雷」及姓「槃」。他們的結婚也就是四姓互相結婚。近來也有與漢人通婚的，大多是畲民的女子嫁給漢人爲妻。他們以耕種爲生，大都爲漢人佃戶；也有做擡轎和役工的。他們的居住，大概都是茅舍，而且多半是靠着山谷。他們自結村落，漢人稱之爲「畲客寮。」（胡傳楷畲民見聞記，禹貢一卷十二期）

「他們是婦女當家的，主婦爲一家之主。他們的服裝是一律的，無論男女老幼，一概都穿青色土布，可是婦女衣飾卻異常奇特。凡已成年的女子及婦人，用直徑寸餘，長約二寸的竹筒一個，斜截其二端，作菱形，外包以紅布，覆在頭頂的前面，下圍以髮。壓髮的簪，寬約寸餘，長約四寸，突

出於腦後的右邊；其前端有紅色絲條二組，垂於耳旁。她們這種裝飾，很像狗頭形，所以溫州、處州人又稱畲婦爲「狗頭公主」』（胡傳楷畲民見聞記禹貢第一卷十二期）

『畲民有一種特別的藝術，就是無論男女都會唱歌會唱各種各樣的歌。每當春天時候，畲民的少年男女在山上斫柴做工，這便是他們追求異性的機會。一個畲民的男子，看中了山上的畲民的女子，他便用他祖傳的求愛的法子，唱一首求愛的歌。』（胡傳楷畲民見聞記禹貢一卷十二期）

『無論男女老幼，沒有一人坐食的，漢人有一童謠，譏笑畲民的道：「公會做，婆會做，做得有脚沒有褲！」這是說畲民雖然勤苦力作，卻仍是弄得衣食不周。這實在是畲民所種的田，大部分是向漢人佃來的，到秋穫後，除照例納租外，所餘無幾；倘不幸遇着荒歉，恐一年白忙。還不够賠累，那裏還有餘力發展呢？』（沈作乾畲民調查記）

（三）瓦㒲喇羣——瓦（Wa）與喇（La）原爲一族，唯以文化程度爲區別，高者爲瓦，低者爲喇。住雲南西境。皮色黑，鼻扁，脣突，身短，形醜惡。（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按此種體質似混有尼格

利陀(Negritto)卽矮黑人之血統。唯學者多以其語言屬蒙克麥系故置苗猺族中。僰喇(Palaungs)膚色較淡中頭闊鼻中等身材，衣飾近僰夷。唯語言仍屬蒙克麥系。（同上書）僰喇別有黑僰喇、白僰喇、花僰喇等種。

「撲喇一名撲臘古蒲那、九隆之苗裔，南詔、蒙氏為尋甸部，至元初內附，今臨安、廣西、廣南、元江四府俱有此種。多居高山峻嶺。男子束髮裹頭，插雞羽，著靑布衣，披羊皮，跣足耕山種木棉取禽鳥為生。婦靑布裹頭，靑布長衣，常負瓜蔬入市貿易。其在王弄山者又名馬喇卽其種類……一名黑撲喇，刀耕火種，數易其土以養地方，祭則用牛羊豕名曰三樂。……貌多妬陋至僅有人形者，山居火耕，遷徙靡常衣麻披羊皮，弩矢隨身。……白撲喇性最樸，多住山坡種蕎麥雜糧火麻之類，衣白麻布。（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苗猺系參考書

一 前後書：書卷九五

二 後漢書：一一六
三 北史：卷九五
四 南史：卷七九
五 宋史：卷四九三，四九四，
六 明史：卷三一〇，三一六，三一七
七 許國英：清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二
八 劉法曾：清史講義第二篇，三篇
九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一百四
十 圖書集成：卷一四一〇
十一 貴州通志
十二 廣西通志
十三 雲南通志

十四　廣東通志
十五　福建通志
十六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十七　鳥居龍藏著：苗族調査報告
十八　劉　介：苗荒小紀
十九　劉錫蕃：嶺表紀蠻
二十　魏覺鐘：廣西的民族——苗傜僮佷（新亞細亞二卷三期）
二一　郎擎霄：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東方三十卷一號）
二二　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
二三　區作霖：貴州苗族之過去及現在（新亞細亞四卷三期）
二四　黃曼儂：黔省苗族概況（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三集三十五、三十六期）
二五　楊成志：苗族的名稱區別及地理上分布與神話（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周刊三

集三十五期）
二六　張欶榮：苗族之種類與習俗（清華周刊二十八卷九、十期）
二七　於曙巒：貴州苗族雜談（東方二十卷十四期）
二八　劉　咸：苗圖考略（山東大學科學叢刊一卷二期）
二九　童振藻：黔苗近況述要及調整綱領（民族四卷五期）
三十　盛襄子：湖南苗猺問題考述（新亞細亞十卷五期）
三一　鍾敬文：惠陽輋仔山苗民的調查（中山大學史語學研究所週刊一集六期）
三二　顏復禮，商承祖：廣西凌雲猺族調查報告
三三　龐新民：兩廣猺山調查
三四　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猺山調查專號
三五　任國榮：猺山兩月視察記（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四集四十六、四十七期）
三六　陳錫襄：猺民訪問記（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三集三十五、三十六期）

三七 沈作乾：畲民調查記（東方二十一卷七期）

三八 董作賓：福建畲民考略（中央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第二期）

三九 鍾靜聞：廣東輋仔山的猺民（東方二十五卷六期）

四十 胡先驌：浙江温州處州間土民畲客述略（科學七卷三號）

四一 胡傳楷：畲民見聞記（禹貢一卷十二期）

四二 何聯奎：畲民問題（東方三十卷十三號）

四三 何聯奎：畲民的圖騰崇拜（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

四四 Pollard, S.-Story of the Miao.

四五 Johnson Ling: Recherches Ethnographiques sur la Race Yao dans l'Asie du Sud-Est.

第十五章　羅羅緬甸系（今自爲一族）

第一節　總論

羅羅緬甸系專指住中國西南之羅羅及屬於緬甸系之數種民族。羅羅與緬甸族在種族上頗相近，然不能卽稱爲緬甸人，因其體質自有其特殊之點也。雲南西南與緬甸接壤，自然亦有與緬甸人同系之民族如喀欽(Kachins)等，此等民族亦不能以羅羅一語括之。故羅羅緬甸二名應合併以概括此二種相近之民族，而成爲一系。學者有將此一系人再加西藏人而稱爲西藏緬甸族者本書以分析而論較爲便利，故另定如此。又如楊成志君且否認羅羅爲西藏族之說，故亦以分離爲是。（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第二節　三國以前疑似羅羅之諸族

（一）羅羅緬甸系在唐以前歷史不明。周武王伐紂時之八國中有盧人。左傳記春秋時『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盧戎之地在今湖北南漳縣東。唐時有盧鹿蠻，後訛為猓玀，卽羅羅。此盧鹿不知是否卽春秋之盧戎，無可稽考，祇可置之不論。

（二）至於漢代之西南夷中有嶲一種，卽史記所謂『其外東至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唐顏師古注謂『嶲卽今之嶲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卽今之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也。』按唐嶲州為今四川西昌縣治，其附近大涼山至今尚為羅羅族之根據地。嶲不知是否屬羅羅族，亦無可考。

（三）漢代西南夷尚有邛都一種，史記謂『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按其地，在今四川西昌縣東南，亦與今之羅羅住地相近。唐時四川西南部尚有邛部六姓，其五姓為烏蠻，一為白蠻，皆今之羅羅。邛都是否為羅羅之先亦未能斷定。

（四）蜀漢諸葛亮南征益州郡之南蠻，彼時之益州包括今之四川南部及雲南北部，其地包括今之羅羅住地。且其時之南蠻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中之爨姓，至六朝時遂王諸蠻，稱為兩爨

蠻，其人民一部分已有盧鹿蠻之稱。蜀漢時雍闓孟獲之南蠻似與羅羅族爲相近，然亦不能斷定也。

「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三國志劉二牧傳）

「孟獲代闓爲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炎，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炎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華陽國志，雲南通志卷一七二引）

第三節　南北朝之兩爨蠻

兩爨蠻從其首領之姓而得名。爨姓雖自稱爲中國安邑人，晉時爲南寧太守，然在蜀漢時爨姓與孟獲等同爲南蠻八大姓之一，諸葛亮曾拔爨習爲官，可證其非漢人。爨原非種族名，故其後爨姓如衰落，其名自然易於消滅。兩爨蠻亦未必全屬今之羅羅，然其中必有一部分屬羅羅也。爨氏自梁代興起至唐代乃服於南詔，西爨爲南詔所徙。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荆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閤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龍和皆殘於兵……烏蠻種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峯州爲鄰。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髽髻，女人被髮，皆衣牛羊皮。俗尙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勿鄧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裹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臺登之間。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又有東欽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第四節　元明之烏蒙羅羅斯

四川、雲貴三省邊境之民族宋時有封烏蒙王者，不知是否卽唐代爨蠻中之烏蠻。烏蒙之名沿用至明，明太祖謂烏蒙及附近諸部皆屬玀玀族，烏蒙等名不過其支派云。至羅羅之名則元史曾載元世祖征雲南平羅羅蠻，置羅羅斯以治之。元、明二代載籍屢言羅羅之名，字雖略異音皆相同，可見羅羅之名漸成爲全族之公名。馬哥孛羅遊記內亦有關於羅羅之記載，稱之爲多羅蠻(Tholoman)，音亦近羅羅。

『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古爲竇地的巴、東川、大雄諸甸，皆唐烏蒙裔也。宋有封烏蒙王者，元初置烏蒙路，遂以東川、芒部皆隸於烏蒙、烏撒等處宣慰司。烏撒富盛甲諸部，元時嘗置軍民總管府，而於東川置萬戶府；地勢並在蜀之東南，與滇黔壤土相接，皆據險阻深，與中土聲教隔離。……帝命潁國公傅友德仍爲征南將軍，英（沐英）與陳桓爲左右副將軍，率諸軍進討，敕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皆出於玀玀，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

部蘇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聚衆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喪師二十萬，皆將帥無謀故也。今須預加防閑嚴爲之備。」』（明史卷三一一）

『建昌衛本邛都地，漢武帝置越嶲郡，隋、唐皆爲嶲州，至德初沒於土番，貞元中收復，懿宗時爲蒙詔所據，改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囉囉斯宣慰司以統之。洪武五年囉囉斯宣慰安定來朝，而建昌尚未歸附。十四年遣內臣齎敕諭之，乃降。十五年置建昌衛指揮使司。……改建昌路爲建昌衛，置軍民指揮使司，安氏世襲指揮使，不給印，置其居於城東郭外里許；所屬有四十八馬站大頭土番、僰人子、白夷、麼些、狢獷、猓玀、韃靼、回紇諸種，散居山谷間；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江，東抵烏蒙，西訖鹽井，延袤千餘里。』（明史卷三一一）

『至順元年……羅羅諸蠻俱叛，……四川軍至雲南之雪山峽，遇羅羅斯軍敗之。』（元史文宗本紀）

『多羅蠻……身材高大，……頗漂亮，不十分白而是一種棕色的面龐，……勇敢強悍，……善

牧狗跳舞，居高山上。』（馬哥孛羅遊記，楊成志譯引）

第五節　近時之羅羅緬甸族

明、清以來漢人所知羅羅緬甸族之支派名稱漸繁，見於記載亦多，最近中外學者且有用科學方法以調查研究之者，玆摘述新舊記載各一二則於下。

（一）羅羅羣——此一羣包括羅羅本支及其他支系。

（甲）羅羅本支(Lolo)——羅羅又作玀玀、倮玀、倮倮、盧盧、猓猓、獠獠、盧鹿等皆同音異字。漢人又稱之爲玀鬼、夷人，或蠻子。其自稱爲「涅蘇」(Nersu)或「挪蘇」(Nosu)。羅羅名稱之沿革據南詔野史即明言『倮玀，爨蠻、盧鹿之裔，倮玀其訛音也』此說由上文觀之，頗可信。

羅羅之體質頗爲特殊，身材甚高，鼻亦高，（指數八七，據 Haddon）頭形長，（指數七七）膚色淡褐，髮黑而直，四肢細長強健。或且謂羅羅髮黃睛碧髮鬈如高加索種云，亦過甚之辭，唯此族略

混有高加索種之血則有多人言之，似可信。

羅羅在四川、雲貴三省均有之，今以四川西南爲最多，在古時所住地或更大於今日也。

羅羅有其特殊之文字，稱爲爨文，有爨文書籍，多屬神話魔術性質之書，如玄通大書、天路指明等。又有千歲衢碑係爨、漢文合刻者，可證此族在歷史文化上地位頗不爲低。(見丁文江爨文叢刊)

羅羅之支派稱號甚多，達九十餘種。(依楊成志言)惟多有異名而實同種者，其種有黑羅羅、(又稱黑夷、黑乾夷、烏夷、烏爨)白羅羅(白夷、二夷子、海羅羅、海夷、密乂)妙羅羅、乾羅羅、阿者羅羅、(阿車、阿羯)撒完羅羅、葛羅羅(個羅羅)大羅羅、小羅羅、摩察(麥岔)牳鷄(魯機)扯蘇、(車蘇)披夷、披沙夷、蒙化夷、東川夷、阿成、(以上據丁文江爨文叢刻)撒彌羅羅，普拉羅羅等。其中最主要者爲黑羅羅及白羅羅，黑者爲貴族種純，白者爲賤族雜有漢人。

「爨蠻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譌爲玀玀。凡兩迆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名號差殊，言語嗜好亦異。大略寡則刀耕火種，衆則聚而爲盜。男子椎髻，摘去髭鬚，左右佩雙刀，喜鬭輕死。婦人披髮衣皁，貴者飾錦繡，賤者披羊皮，耳穿大環，翦髮齊眉，裙不掩膝。……有夷經皆爨字，狀類蝌

蚪。……軍無行伍紀律，戰則蹲身漸進，三四步乃揮標躍起；人挾三標，發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毒矢，飲血卽死。……每蠻長有慶事，令頭目入村寨計丁而派之，遊行所至，闔寨爲供帳，無少長皆出羅拜馬前；鄰寨在數十里內者皆以雞黍餽。無以應誅求，往往潛出他郡劫掠，所得頭目私分之，官府檄下督責則縛數人應命。』（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〇）

『黑玀玀爲滇夷貴種，凡土官營長皆其族類，散居雲南、曲靖、臨安、澂江、武定、廣西、東川、昭通、楚雄、順甯、蒙化等府。……男子挽髮，以布帶束之，耳帶圈墜一雙，披氈佩刀，時刻不釋。婦人蒙頭方尺青布，以紅綠珠雜海貝硨磲爲飾，下著桶裙，手帶象牙圈，跣足。在曲靖者居深山，種甜苦二蕎自贍，善畜馬牧養蕃息。器皿用竹筐木盤。交易稱貸無書契，刻木析之，各藏其半。……大都性多驚悍，好攻掠。』（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〇）

『白玀玀於夷種爲賤，雲南等府及開化、景東皆有之。……居處依山箐或居村落。男子以布蒙首，衣短衣，胸掛繡囊，著革履。婦女椎髻，蒙以青藍布，綴海蚆錫鈴爲飾，纏足著履，勤於耕作。……言語飲食輸賦稅，均類齊民。』（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〇）

茲舉關於大凉山羅羅之新記載一段於下，以明其現在之狀態。

『分地各據的統治者便是各部落的酋長。這種酋長是世襲的。……在酋長統轄上的人民，俱爲酋長個人的奴隸，俗稱「哇子。」這種「哇子」大多數是捆擄漢人而來的。因如印度的 Caste 一樣，連「哇子」也分起階級來。其名稱有「鍋磚哇子，」「百性哇子，」「子頭」（卽女哇子，）「漢把」（卽酋長的外交官）「三道哇子，」「買路哇子」……等類。……男子所穿的短衣長褲，狹窄而黏肉的爲最時尙；腰間拴帶，俾裝煙葉或生鴉片，並作結垂下面前的大腿；頭多裹以黑色的布帕，或作髮髻於額上，他們出必帶小刀或長刀，或槍。……婦女呢？衣長過膝，裙長拖地，惟不穿褲。……髮俱束辮圍頭。……屋中間掘一窩叫做「火塘，」俾事烤火和炊爨之用。沒有何椅、棹、床……等家具，人是睡在地上和牛、羊、豬、馬、狗、雞同在屋內。……他們並不是信仰佛教，也不是信仰道教，卻是信仰拜物教。』（楊成志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生猓復分三級：一、貴族，酋長之掌印者爲土司，大都唐、宋、元、明、清世羈縻猓人所頒之印信也。土司家族之不得掌印者爲土目，皆坐食享樂，不操生業。多識猓文。二、黑夷，爲猓族之平民，有生

業，或耕或牧，或爲巫師。貧富不等，富者亦有奴隸，貧者躬親操作。戰爭刦掠，此級爲中堅之指揮者。一土酋所屬爲一支，各支不必聚居一處，大支略地多者，或分散數百里外，混居於他支之中。三、白夷，猓猓常擄掠鄰族，如漢族、番族、苗族等，役爲奴隸，稱曰娃子。娃子，受役既久，忘其本性，一切惟猓是從，儼然猓化。漢民呼之爲白夷，亦曰白骨頭，純猓爲黑夷，亦曰黑骨頭；賤之之稱，非猓夷自呼如此也。』（任乃強西康圖經）

（乙）栗粟（Lisu）——又作猓㑩，力些，語言似羅羅，無文字，無大組織，散居雲南西部。中等身材。中頭，指數七五·五（Haddon）

『無部落，散居姚安、大理、永昌四府。……迤西皆有之，在大理名栗粟，在姚安名㑩㶠。有生熟二種。男囚首跣足，衣麻布衣，披氈衫，以毳爲帶，束其腰。婦女裏白麻布，善用弩，發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盾，而婦無傷，以此制服西番。……栗粟於諸夷中最悍，依山負谷，射獵爲生，長刀毒弩，日不離身。……栗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治於麼些，長，猶較馴順。』（雲南通志卷一八四）

（丙）羅婺（La-hu）——又稱猓黑、魯吾、喇　喇五、三撮毛、長頭（六九・六據丁文江）中等身材。語與羅羅相類，有大猓黑，小猓黑，普剽等支派，住今雲南之武安、環州等地。

『猓黑係屬化外，性情頑劣，不事耕作，以捕獵爲生，男女皆短衣袴裙，遇有仇隙，以勇悍爲能。』（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丁）窩泥（Wo-ni）——又作斡泥、和泥、阿泥、俄泥。其支派有白窩泥、黑窩泥、普特、（Puto）卡高、（卡惰或是阿度）（Kuto）驃人、（縹人）（Pio）苦蔥、（Ku-tsung）山蘇、（Sansu）糯比、馬黑、（Mahei）黑鋪、（黑濮）沙卡、（阿憂阿卡卡）（Aka）等稱。

『窩泥本和泥蠻之裔，南詔蒙氏置威遠瞼，稱和泥爲因遠部，明置元江府。東至元江，南至車里西至威遠，北至思陀，皆和泥種，今雲南、臨安、景東、鎮沅、元江五府皆有之。其人居深山中，性樸魯，而黧黑。編麥稭爲帽，以火草布及麻布爲衣，男女皆短衫長袴。耕山牧豕，納糧賦，常入市貿易，亦有與齊民雜處村寨者。』（皇淸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三引）

（二）緬甸羣——此一羣指住於雲南，而在人種上屬於緬甸族者。

（甲）阿昌（A-chang）——又名峨昌、阿成。語言近緬人。

『峨昌以喇爲姓，大理、永昌二府有此種。無部落，雜處山谷間，性畏暑溼。男子束髮裹頭，衣青藍短衣，披布單；婦女裹頭長衣無襦，脛繫花褶而跣足。刀耕火種，畜牧紡織爲生。』（皇淸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六引）

（乙）喇㹳（La-shi）——又名喇鷄，茶山人，自稱 Lechi。

『居深山，火耨刀耕，男子寬博大袖，垂髻於腦後，女人以五色毛線爲衣……此種多從交阯流入。』（開化府志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二引）

『茶山強獰喜鬬，散居於小江流域之非河及恩梅開江之下游沿岸。裝束男子着褲者較多，穿裙者較少；婦女除短衣圍裙，腰繫銅響鈴一串，行步叮叮，惹人注目，其他風土人情，與蒲蠻、浪速大抵相同。』（尹明德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流域人種）

（丙）馬喇（Maru）——又稱浪宋，浪速野人，自稱爲 LawngVaw。

『馬喇居王弄山，墾山種棉爲業。男子服紅經白緯布，婦女衣白，首插雞羽，風俗近黑白㒒喇。』

（開化府志，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二引）

『散居於尖高北之非河沿岸及高黎貢山與恩梅開江間，江心坡間亦有之，但爲數極少。風土人情住居種植等均與蒲蠻（按指喀欽）相彷彿，男女裝束亦大略相同。』（尹明德：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流域人種）

（丁）阿繫（Asi）——又稱繫，自稱才瓦。

『耕種之餘牧羊爲業，男女皆衣青藍布，背負羊皮，寒暑無間。』（開化府志，續雲南通志稿卷一六二引）

（戊）喀欽（Kachins）——又名喀乾（Kakhyens）即所謂野人或野蠻，自稱爲青坡（Shingpaw）意爲人。住伊拉瓦底河上游，自喜馬拉雅山東部至雲南西部之野人山。體質有二型，一爲正喀欽人，頭短而圓，額低，顴骨高，斜眼，闊鼻，脣厚而突，髮及眼暗櫻色，皮膚汚牛皮黃色，身高中等，腿短。第二型有高加索種特徵，具長橢圓面，尖頰，弓鼻。語言屬半膠着語。有獵首風俗。

『居無屋廬，夜宿於樹巔，赤髮黃睛，以樹皮毛布爲衣，掩其臍下，手帶骨圈，插鷄毛，纏紅藤，執勾

刀大刀，探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鼠。性至兇悍，登高涉險如飛，逢人卽殺，在茶山李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雲南通志卷一八七）

舊記載述野人事極醜惡蠻悍可怖，然或因此族確有獵頭之俗，故因畏怖不相習熟而致過甚其辭也。所謂赤髮黃睛或由上文所述髮及眼睛棕色而言。再舉新記載一則於下以明此族之現狀。

『人口最多，散佈區域亦甚廣，由恩梅開江以西所有江心坡，坎底，孫布拉蚌，枯門嶺，及戶拱一帶羣山。……其人多山居，遷徙無常。屋爲長方形，寬二三丈。……屋皆有樓，離地三四尺，或五六尺，人居樓上，畜處樓下。……每戶皆以屋一端爲鬼房，生客若誤由鬼房入，目爲不祥，須殺牲爲之祭。……裝束男身短衣，下或着褲，或圍裙。髮結於頂，以巾束之，近亦有效華、緬人之剪髮者。出入佩刀，身背篾籮。嗜鴉片。食法與華人異，以煙油和芭蕉葉烘乾，用竹筒燃吸，名曰朵把煙（朵把煙筒以竹做成，其式樣與雲南臨八屬開、廣一帶之痨病筒相同。）婦女上身御窄袖短衣，下身着桶裙。……無犂鋤，惟以刀砍伐樹木。曬乾縱火焚之，播種於地，聽其自生自實，名曰刀耕火種。……所居或數十戶一寨，寨各有長，稱曰頭人或山官。』（尹明德：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

邁立開江流域人種）

羅羅緬甸系參考書

一　史記：卷一一六
二　前漢書：卷九五
三　華陽國志
四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五　元史
六　明史
七　雲南通志：卷一八三、一八四、一八六、一八七
八　續雲南通志：卷一六〇、一六二
九　丁文江：爨文叢刊

十　楊成志：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十一　楊成志：雲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
十二　楊成志：從西南民族說到獨立的羅羅（新亞細亞四卷三期）
十三　楊成志：羅羅說略（嶺南學報一卷三期）
十四　楊成志：中國西南民族中的羅羅族（地學二十三年一期）
十五　夏廷棫：猓玀述略（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三集三十五三十六期）
十六　雷伯倫：玀玀人民風土志（地學十二年一期）
十七　四川峨邊夷人現狀之調查（地學十三年二期）
十八　蜀子：開發川南大涼山之計劃（邊事研究二卷四期）
十九　盧作孚、林惠祥：猓玀標本圖說
二十　鄭名：滇邊土著人種概況（新中華三卷十號）
二十一　楚圖南：雲南土人狀況（史地叢刊二卷一期）

二十二　尹明德：滇邊野人山及恩梅開江邁立開江流域人種（地理學季刊一卷二期）

二十三　任乃強：西康圖經

二十四　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民族學研究集刊第一期）

二十五　郎擎霄：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東方三十卷一號）

二十六　Pollard, S. -In Unknown China.

二十七　T. H. Edgar.-The Country and Some Customs of the Szechuan Mantze (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7 P.P. 42-56.)

第十六章　僰撣系（今自爲一族）

第一節　總論

僰撣系卽所謂泰撣族（Tai-Shans）撣爲種族名，泰其自稱之語，意爲自由者。撣字之起源或謂由於中國語之山字。暹羅之暹字亦與撣音相近。後漢書有撣國之名卽指此。此族散佈之地頗廣，佔暹羅全部，緬甸東部安南西部及中國西南部，緯度二十五度之南。（據丁文江言）名稱隨地而異，在緬甸者仍稱撣，在暹羅北部及安南西部者則稱老撾(Laos)在暹羅部者卽暹羅人(Siamese)在雲南者名僰夷(Pe-yi)或擺夷、白夷、蒲蠻(Pu-man)在貴州者謂之狆家或水家；廣西者爲獞獠，四川者爲獠以及土人，沙人，民家，濮等名。在中國之撣又稱爲台苗（Tai-mao）或中國撣（Chinese Shan）中國自古卽有僰，濮及卜之名稱，故可稱爲僰族或「僰撣族」以明其爲撣中之一支。撣族

之體質據人類學家哈頓氏（Haddon）之研究爲廣頭（指數八〇・五）闊鼻（指數八七・六）中等身材（一・五九四米）在中國者自然由混合而有變化。在雲南車里者『身短鼻平脣厚髮際低膚色黃褐』（車里）擺族語言與漢語亦有相同之點甚多。

僰擺族在中國之歷史甚古。在政治軍事上除南詔能與唐抗衡外未嘗大爲漢族之害。在文化上高等者亦頗有政治組織，有僰文信佛教，有各種頗爲高等之文物制度。其文化可謂受漢族及印度之影響，在種族上則此族人數衆多，現雖只限於中國之西南，然在古時曾散佈長江流域各地，現代漢族混有多量僰擺族之血液已爲學者公認之定論（見李濟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故此族在中國民族史上亦甚重要也。

第二節　上古之濮

古書屢言濮或百濮，百爲多數之稱。其族在華夏系之西南。商周時均曾入貢，周武王伐紂所率之八種異族，濮居其一。

「商、產里、百濮以象齒文犀翠羽爲獻；周卜人以丹沙」（逸周書王會解）

「伊尹爲四方令曰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諸令以珠璣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逸周書王會解）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尚書牧誓）

春秋時濮與楚之接觸特繁，互相侵伐，楚曾作舟師伐濮，濮地卒爲楚所佔。

「楚蚡冒始啓濮」（國語）「濮在楚西南」（劉伯莊史記地名）「文公十六年楚大饑，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左傳）「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也。」（杜預左傳釋例）（雲南通志引）

以後之史書亦常言濮人，故其字遂沿用至今。

「李恢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常璩華陽國志）

「雲南郡在建寧南二十五里治雲南縣亦多夷濮，分布山野，時寇抄爲郡邑害。」（永昌郡傳雲南通志引）

「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劖其脣，使赤；黑僰濮山居婦人以幅布爲裠，貫頭而繫之，丈夫衣縠皮，多白蹄牛虎魄。龍朔中遣使與千支弗磨臘同朝貢。」（唐書南蠻傳）

上古時之濮屬後來何族，有二說。一謂「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與蒲音相近，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概名曰濮亦甚謬矣。」又一說謂「其種類繁多雖廣至千餘里亦得稱濮故曰百濮……想三代時惟有濮稱，後乃分滇、夜郎、昆明等名，最後又有兩爨六詔等稱，」此兩說皆見雲南通志。古時華夏系或只知有濮，故以此名概括其相近諸族，故古時之濮未必全屬今之僰，唯其中必有一部分爲僰也。濮與蒲音近或有關係，然濮亦非全訛爲蒲，蓋除蒲蠻而外後來固尚有濮及僰之民族也。

第三節　漢時西南夷中之僰撣族

（一）哀牢夷——哀牢夷住今雲南西部，屬今之僰撣族。其人以龍爲圖騰，有文身俗。後漢光武時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漢委太守與其王並治之。後漢章帝建初元年反，爲漢、夷合兵所平。蜀漢諸葛亮南征，哀牢亦漸與漢人同化。哀牢之後裔尙有金齒等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爲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

沈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它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淸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

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巂唐城，太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後漢書卷一一六）

「哀牢舊皆夷姓，武侯平南後始賜以趙、張、楊、李等姓，又軍卒遺於此聚族居於諸葛營之旁，謂之曰舊漢人，姓氏乃漸蕃衍，然山谷之間，今猶如故也。」（滇南雜誌）

「金齒古哀牢國，其苗人皆九隆之後也。相傳其先有一婦人……其人有數種，有以金裹兩齒者曰金齒，有漆其兩齒者曰漆齒，有刺面者曰繡面蠻，有刺足者曰花腳蠻，以綵繩撮髻者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者衣冠禮儀悉如中土。」（洞谿纖志）

（二）滇？——滇爲前漢西南夷之一，在夜郎之西。戰國時楚將莊蹻入王其地，至漢武帝因聽張騫之言欲通西域之大夏，乃遣使通西南夷，滇懾漢兵威遂降，漢以其地爲益州郡。至昭帝時益州夷反，被擊平。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

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史記卷一一六）

『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

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前漢書卷九五）

王莽時益州夷反，莽發兵擊之不勝，以文齊爲太守乃服。後漢明帝建武時復反，漢兵擊平之。滇自改郡後漢雖以太守治之，然夷人仍常反抗，唯漢族文化亦漸流入。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益州郡，割牂柯、越巂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幷昆明地皆以屬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尙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尙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尙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後漢書卷一一六）

收滇所置益州郡，或謂在雲南昆明縣（辭源）當時之滇人不知是否卽爲今之僰夷，殊不可考，姑

置於此系，未敢卽確定也。

（三）昆明夷——昆明亦漢代西南夷之一，史言其與哀牢同祖，故亦暫置於此系。然昆明夷當時所居地爲四川之南雲南之北，今爲猓玀族之地，故昆明究屬何族亦不易明也。

『哀牢婦人沙壺觸沈木有娠產子男十人，小子名曰元隆。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爲其國譜也。』（華陽國志）

『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境，卽葉楡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歊溼宜秔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尙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唐書南蠻傳）

第四節　六朝時之獠

獠據史謂爲南蠻之別種然與槃瓠蠻頗有異，今人或謂卽土狫或犵狫屬撣族之一支因其姓有同於僰夷者，如儂姓，又古獠有花面之種蓋卽文身亦同於僰。（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南北朝時散佈於漢中以南四川東部。其文化甚低，唯人數頗衆。漢人常掠之以售賣爲人奴。

「獠者蓋南蠻之野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豬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惟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奴𡚁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勢內

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戶。蕭衍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爲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世宗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魏書卷一百一）

「及周文平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爲壓獠焉。後有南旅往來者，亦資以爲貨，公卿逮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北史卷九五）

唐代四川之東部尚有獠，名爲南平獠。獠每反抗被擊平時，輒被虜生口甚多，此等獠虜或仍係作奴隸用。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戶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虵。人樓居梯而上，名爲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爲婢。男子左袵露髮徒跣，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

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有寧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眞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眞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爲鴻臚卿授安撫太守，遣復又以其族人寧宣爲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眞部越兵攻丘和於交趾者也。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大抵劍南諸獠武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者不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竇軌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爲人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玉銅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壁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破之於壁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督党仁弘爲竇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

男女七千餘人。』（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第五節　唐宋之南詔大理

南詔史稱爲哀牢夷之後，爲僰撣所建最大之國。其初有六詔，詔意爲王，卽六部也，其中蒙嶲詔在今四川西昌縣，越析詔在雲南麗江縣，浪穹詔在雲南洱源縣，邆賧詔在雲南鄧川縣，施浪詔在洱源之東，蒙舍詔在雲南蒙化縣。蒙舍詔在最南，故號南詔。唐玄宗時南詔王皮邏閣統一六詔，並受唐册爲雲南王，都大和城，卽今大理縣。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

巋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坡陀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閤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幷羣蠻，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人册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新唐書卷二二二上）

不久與唐開釁，降於吐蕃而侵唐，至唐中葉復與唐合，共擊吐蕃。

『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卞忿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丏；閤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巂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閤羅鳳斂戰胔，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於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閤羅鳳因之取巂州會同軍。……異牟尋

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幷力。……德宗發禁衞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顚踣厓峭且十萬。……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三千人行許之。卽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明年夏六月册異牟尋爲南詔王。』（新唐書卷二二二上）

唐末南詔將嵯巓率衆陷成都。坦綽酋龍時且稱皇帝改國號爲大禮國，屢侵四川南部。

『太和三年……嵯巓乃悉衆掩卭、戎、嶲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巓，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坦綽酋龍立，恚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乾符元年劫略嶲雅間，破黎州，入卭崍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

節度使，……騈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崍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新唐書卷二二二中）

至唐昭宗時蒙氏爲鄭買賜所簒，改國號大長和。鄭氏後爲趙氏所簒改號大天興。趙氏復爲楊氏所簒，改國號大義寧。後晉時復爲段思平所簒，改號大理國。宋太祖統一中國，然置雲南不敢取，後與宋鮮有交涉。宋末始見滅於蒙古（公元一二五二）。元代仍用段氏治其地，然不復獨立。明太祖遣將滅之，以其地置大理府。自是全同內地。

『王全斌旣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睨臨僰爨以長世焉。』（續雲南通志卷一五九）

『元世祖征雲南，分三道。……薄大理城，智興高祥遁，追斬高祥於姚州。二年大將烏蘭哈達取善闡至昆澤，禽智興及其渠帥，凡收府八郡四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其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

而近。大理國亡。」（續雲南通志卷三五九）

第六節　宋代之廣源州蠻儂智高

廣源州在今安南凉山西北，宋時爲中國羈縻州。其地蠻人首領儂氏屬僰撣族。有儂智高者獨立建國，進攻中國，陷九城圍廣州不克。宋仁宗命狄青討之，大敗其衆，智高走死大理。

「廣源州蠻儂氏，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鬪，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首領，互相劫掠。……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阯攻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居四年內怨交阯，襲據安德，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皇祐……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砦，遂破邕州。……智高所嚮得志相繼破橫、貴、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進圍廣州。……圍五十七日，七月壬戌解去。……仁宗以爲憂，命狄青爲宣撫使。……青將前陣，沔（孫沔）將次陣，靖（余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歸仁鋪。智高聞王師絕險而至，出

其不意，悉衆來拒，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靑陣少卻，先鋒孫節死之。靑起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其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其衆不知所爲，大敗走。會日暮智高復趨邕州，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得屍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所掠生口萬餘人復其業。」（宋史卷四九五）

第七節　近代之僰撣族

以上所述或爲國名，或爲部落名，皆僰撣族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事迹及記載者，其人民究屬現代僰撣族之某支無可稽考。僰撣族之支派亦至近代而始繁，此或因近代與漢人接觸多故遂傳於外，古時亦未必無之也。近代中國書籍記載僰撣族之支派甚多，但不合科學分類。唯最近經學者之研究已漸有眉目，如 Davis 丁文江、馬長壽等已有大略一致之分類，茲特分別系統，摘錄近代關於僰撣族各支派之記載於下，以見其族近代之情形。其中舊式記載雖不甚可靠，然亦聊勝於無，至少可藉以知曉當時漢人對此族之觀念。間或附錄最近之新記載，此則較爲可信，可由以明瞭此族

現在之狀況。

（一）僰夷羣——本羣內諸族語言均相近，故合爲一羣。

（甲）擺夷：擺夷又名僰夷、擺夷、白夷、伯夷、伯彝、擺衣，均爲一音異譯，西文作 Pai-i 擺夷之分支有旱擺夷、水擺夷，係由生活環境而分，又有大擺夷、小擺夷、漢擺夷、花擺夷等，又有孟烏、剌毛亦似屬此支。茲摘錄淸代之記載於下：

「僰夷一名擺夷，漢爲苴簜甸，唐爲步雄嶲義二部，元初內附，其部落接壤緬甸、車里，今雲南曲靖、臨安、武定、廣南、元江、開化、鎭沅、普洱、大理、楚雄、姚安、永北、麗江、景東十五府皆有之。隨各屬土流兼轄，與齊民雜處。男子靑布裹頭，簪花，飾以五色線，編竹絲爲帽，靑藍布衣，白布纏脛，恆持巾帨。婦盤髮於首，裹以色帛，繫綵線分垂之，耳綴銀環，著紅綠衣裙，以小合包二三枚各著白銀於內，時時擕之。地產五穀，宜蕎麥，輸納糧稅，常入市貿易。」（皇淸職貢圖見雲南通志）

「性耐暑熱，居多卑溼棘下，故從棘從人，滇之西南曠遠多溼，僰夷宅之，種類數十，風俗稍別，名號亦殊。……樂有三曰僰夷樂，緬樂，車里樂。……無中國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爲契，如期不爽，大

事書緬字爲檄，無文案。……倚象爲聲勢，每戰以繩自縛象上，悍而無謀，鋸桑爲弩，革爲冑，鋼鐵雜革爲函。……男貴女賤，雖小人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徭役皆婦人任之。……頭目之妻百數，婢亦數百，少者數十，庶民亦有數十。……官民皆髠首黥足，有不髠則酋長殺之，不黥足則衆嗤之曰「婦人也」。婦人綰獨髻，腦後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貴者錦繡跣足。……在江川路南者構竹樓臨水而居，樓下畜牛馬。……額上黥刺月牙，所謂雕題也。……崇信釋教，誦經謂之諷坦，寫字謂之佃利，其字橫行。」（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旱擺夷山居性勤，男子衣及膝，女高髻帕首，綴以五色絲，裳亦然，開化府及普洱有之。」（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水擺夷居多傍水，喜浴，男渡船，女傭工糊口。……力柔性懦，築土室水邊居，習於水也。種檳榔，務耕織，開化府屬有之。」（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小伯夷熟夷也，騰越西南環境皆是，男婦服飾近中華，亦能漢語。居村寨，性馴謹，耕食織衣，無長幼禮。大伯夷在籠川以西，男子剪髮文身，婦人跣足染齒，以色布裹其首，居喜近水。」（雲南

通志卷一八三）

「花擺夷性柔輭，嗜辛酸，居臨水，以漁稼。每歲三月男婦擊鼓採花，堆沙獻佛，以迓吉祥。普洱府屬有之。」（雲南通志卷一八三）

茲復摘錄現代之記述於下：

「擺夷種類甚多，風俗稍別，名號亦殊，然概以擺夷稱之。居於溽暑卑溼之區。凡南部各土司地，均有此類人種；如順寧縣屬之耿馬，鎮康縣屬之孟空，龍陵縣屬之潞江，騰寧縣屬之南甸，及五行政區所屬之芒市、遮放、猛板、猛卯、隴川、平崖、盞達、滇南特區所屬之車里、佛海、象明，皆爲擺夷之區域。又北部爲英人設置區內，亦有擺夷：今緬屬擺夷山區域內皆我當日之土司地，尤有不少擺夷族類。……擺夷在夷族中爲較進步之人種，居於中國境內者，其風俗習慣大概與漢人相同。居於緬境者，則與緬人無異。……擺夷人男子皆業農，性質懦弱。……擺夷聚族而居，結爲村寨，合數寨而爲一㽘，㽘有㽘頭；㽘頭之上，又有土司；土司在夷民治理方面爲最高長官；土司之上則直轄於漢官之縣長或行政委員。……擺夷爲一夫一妻制。但土司亦有納妾者。土司不

與夷民通婚，只與同位者通婚。……擺夷信佛教，但信物教之心更大。』（滇邊土著人種概況見新中華三卷十期民二十四年五月）

『擺夷之中又有水擺夷、漢擺夷、花腰擺夷之分』『漢擺夷大多數爲漢族混種……旱字當爲漢字同音之誤。……因其上衣當腰之部繡花一周，故漢人遂呼之爲花腰擺夷』『僰字爲一種拼音文字，出法橫衍右行，如歐西文字，一般人以其所用字母與緬文字母類似，遂指爲緬文，而其實與緬甸文字大不相同。』（車里）

『僰族尙冷食，食多用手，左手持飯，右手撮蔬，亦有用匙箸者。……車里各民族男子之衣飾，大體相同，衣對襟或大襟短衣，如一般勞工界頭纏布巾，掛揹袋佩刀。……至婦女之衣飾，則因種性之龐雜，極不一致，水擺夷婦女上衣下裳，與緬甸婦女裝束大略相同。裙長及地，分三段：上段以紅、黃、綠、紫等色絲麻相間織成，作柳條花；中段普通用深綠色棉毛織物，或用織花錦緞；最下則用白布鑲花緶一二周。不御內褲。……僰族男子尙文身雕題，當學僧之初，卽由其爬竜，於胸背額際腕臂臍膝之間，以針刺種種形式，若鹿，若象，若塔，若花卉，亦有刺符咒格言，及幾何圖案

者。然後涅以丹青，貴族尙赤，平民以墨。……僰人譏瓠犀爲死馬齒，以爲旣不美觀，復多害蟲。無論男女以染黑爲貴。』（車里）

（乙）民家子(Minchia)又稱白人，白兒子，亦係僰夷，大都爲大理國貴族與漢人混血而成者。有別支稱那馬(Nama)。

『白人其先居大理白崖山，卽金齒白蠻部，皆僰種，後居景東府地，而雲南、臨安、曲端、開化、大理、楚雄、姚安、永昌、永北、麗江等府俱有之，隨各屬土流兼轄。其居處與民相雜，風俗衣食悉倣齊民。有讀書應試者，亦有纏頭跣足衣短衣披羊皮者，又稱民家子，歲輸賦稅。』（皇淸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百八二引）

『那馬本民家，卽僰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入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維西見聞錄，雲南通志卷一八七引）

（丙）蒲蠻：(Pu-man)蒲蠻或蒲人，普蠻，樸子蠻，別一部名野蒲。相傳蒲卽古代之濮。蒲人亦

操擺語。

「蒲人卽蒲蠻相傳爲百濮苗裔，宋以前不通中國；元泰定間始內附，以土酋猛氏爲知府；明初因之，宣德中改土歸流；今順寧、澂江、鎭沅、普洱、楚雄、永昌、景東等七府有此種。居多傍水，不畏深淵。寢無衾榻，食惟蕎稗。男子青布裹頭，著青藍布衣，披氈褐，佩刀，跣足。婦青布裹頭，著花布短衣，長裙跣足。」（皇清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三引）

（二）狆家羣（Chung-chia）——狆家或仲家住貴州者或稱狆家苗，實非苗也，亦有住雲南者。狆家自稱爲擺夷，語爲僰語，故屬僰族，其支派有黑狆家、青狆家、白狆家、補籠狆家、卡尤狆家等。狆家風俗近漢化。

「狆人在黔省謂之狆家子，曲靖昭通一帶毗連黔疆者皆有之，其實卽狆家之苗裔也。好樓居，其服飾男子纏頭跣足，身穿青藍布衫衣袴，婦女以青布裹頭，微似僧帽。……勤於耕作，男女皆事犂鋤。」（滇南雜志，小方壺齋七秩引）

（三）獞獠羣——

（甲）獞：獞今多住廣西，然唐時方由兩湖來。獞人古時亦有文身之俗，如柳宗元詠獞俗詩云：「飲食行藏總異人，衣襟刺繡作文身，」故於僰族爲近。獞與獠之來路相同，不知是否卽爲獠之爲漢奴者。（馬長壽說）

「獞人出湖南溪洞，後入粵西佃耕，其衆稍多，佔據鄉落，延入粵東與猺相仇，頗賴其力以揮猺。厥後衆強猶猺人矣，其人性質麤悍，露頂跣足，花衣短裙，鳥語鵠面，自耕而食，謂之山人，其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長曰峒官。」（說蠻小方壺齋引）

「獞與猺雜處，風俗略同，而生理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摶飯掬水而食，居室緝茅衡板，上以棲止，下畜牛羊豬犬。」（粵述小方壺齋引）

（乙）獠：獠在歷史上之事實已見於上。今之獠除單用本名者外，尙有土獠犵狫等名，實皆同音異字或音轉也。

（1）獠本文：「獠俗略同獞，而嗜殺尤甚。居無酋長，深山窮谷，積木以居，名曰干欄。射生爲活，雜食蟲豸。相鬭殺，得美鬚髯者則剜其面，籠之以竹，鼓行而祭，競以邀福。山中推有力者曰

郎火，餘止曰火，最下者曰提陀。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獨脚樓，高百尺，五色瓦覆之，爛若錦鱗。歌飲夜歸，緣宿其上，曰羅漢樓。』（說蠻五，小方壺齋引）

（2）土獠：土獠又名土老，土人。分支有花土獠、白土獠、黑土獠等名。

『土獠一名土老亦名山子，相傳爲鳩獠種，亦滇中烏蠻之一。從蜀黔粤西之交流入滇境，散居臨安、澂江、廣西、廣南、開化、昭通等府，與齊民雜居。』（皇淸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四引）

（3）犵狫：犵狫多住貴州，分支除下述三種外尙有紅犵狫、花犵狫、水犵狫、鍋圈犵狫、披袍犵狫、土犵狫等名。

『犵狫其種不一，花犵狫紅犵狫赤脚善奔，不知惜命。布圍下體謂之桶裙。斂百物之毒以染箭鋒，當之立死，受其氣者亦死，死則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或臨大河。有打牙犵狫者父母死子婦各折二齒投棺中。有翦頭犵狫者男女翦髮僅留寸許。有豬屎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食。』（洞谿纖志，小方壺齋引）

（丙）獽：獽又作儂或龍。相傳爲儂智高之後。

『儂人其土酋儂姓相傳爲儂智高之裔，宋時地曰特磨道，明改廣南府，本朝平滇設流官，仍授儂氏後爲土同知今廣南、廣西、臨安、開化等府有此種喜樓居，脫履而登，坐臥無牀榻。……其種在廣南習俗大略與僰夷同。……長技在銃，蓋得之交趾者，刀盾鎗甲寢處不離，日事戰鬪。』（雲南通志卷一八四）

（丁）狼人：廣西有之，明代用以征猺。

『狼人俗同猺以語言相別，其兵最勁，明時常調以從征伐。狼性馴畏法，守城池，掃衙署，供薪炭，役於官惟謹。』（說蠻，小方壺齋引）

『狼人粤西諸郡處處有之，潯州諸狼，自明弘治間因大藤諸峽亂從黔中調來征勦，峽平遂戍焉。其人散居而各有長其俗自幼卽習歌。』（粤西偶記，小方壺齋引）

（戊）沙人：住雲南，分支爲白沙人黑沙人等。語言亦近僰夷。

『散處廣南、廣西、曲靖、臨安、開化等五府，其居在高山深箐名曰掌房，寢無衾枕，坐牛皮中，擁火達旦。以耕漁射獵爲生，出入帶刀弩。性狡而悍。男女衣飾頗類齊民，其風俗多同儂人而慓勁過

之。」（皇清職貢圖，雲南通志卷一八四引）

僰撣系參考書

一　逸周書
二　左傳
三　國語：
四　史記卷一一六
五　前漢書：卷九五
六　後漢書：卷一一六
七　魏書：卷一〇一
八　北史卷九五
九　新唐書：卷二二二

十　宋史卷四九五

十一　雲南通志卷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一八七

十二　續雲南通志卷一五九

十三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七帙

十四　李拂一車里

十五　謝彬雲南遊記

十六　楊成志雲南民族調查報告

十七　西南民族專號（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

十八　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民族學研究專刊第一期）

十九　丁文江廣西獞語的研究（科學十四卷一期）

二十　丁驌西文雲南論文書目選錄（禹貢四卷八期）

二一　郎擎霄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東方三十卷一號）

二二　鄭名：滇邊土著人種概況（新中華三卷十號）
二三　鍾敬文：猺民考略（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三集三十五、三十六期）
二四　Haddon, A. C.-The Races of Man.

第十七章　白種（同化於他族）

第一節　西域諸國

（一）世界人種原有三大種，即蒙古利亞種或黃種，高加索種或白種，尼革羅種或黑種。本書所述以上中國諸族皆屬蒙古利亞種。然中國雖爲蒙古利亞種卽黃種所建國，其中亦不無白種及黑種成分，特未曾成立大族如他族耳。茲先述白種。

白種人今日在亞洲者以西南部爲多，（如阿剌伯、波斯、阿富汗、印度）然尚有黃種人立國其極西之地（土耳其）並雜居以上諸國內。至於東北以上更非白人居地矣。然此係二千年來人種遷移混合之結果，在二千年前卽在其更東之地越葱嶺而直至新疆境內亦爲白種人之天下。其後之變成今日狀態，實由黃種人中如匈奴突厥等之西移及新疆中亞諸地白人之同化於黃種。茲卽

由二千年前卽漢代起敘述之。

漢代之新疆大部分卽西域，漢初有三十六國其東北卽爲匈奴西北爲烏孫，更西北爲康居，西爲大宛，捐毒，大月氏，西南爲葱嶺八小國，南爲羌地。烏孫亦在新疆西北部伊犂河流域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內，其國較大人種與諸國異，似爲白種之挪耳的系(Nordie Stock)。

西域以西古代亞洲中部諸國孰爲白種，史有明文。按史記有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中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也。其人皆深眼多鬚頫」由此觀之葱嶺以西諸國如大宛、休循、捐毒、康居、罽賓、安息等皆屬白種。以上諸國皆在今中國境外無需詳述。至於在新疆境內之三十六國因史又言其人有屬羌者有屬塞種者，究竟孰爲羌孰爲塞種則未詳言。大抵高昌以東諸國屬羌，又葱嶺八小之西夜、蒲犂、依耐、無雷諸國亦屬羌。至於孰爲塞種亦未指明。祗於魏書西域傳于闐國一段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按魏時之高昌係漢車師前部地在今新疆之土魯蕃。又新唐書西域傳云：疏勒之人「文身碧瞳」一條可見漢至唐時高昌以西如焉耆、龜茲、姑墨、疏勒等新疆大半之國皆爲深目高鼻之白種人。唯于闐「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故或謂唯此非白種而為黃種。然近由斯坦因(Stein)探險新疆乃斷定其為白種人而其他諸國之為白種人亦賴以證實。斯坦因發現該地古代文字中有三種皆屬於印度歐羅巴語系,一為康居語行於康居大夏等國,二為龜茲語行於龜茲焉耆疏勒等國,三為于闐語行於于闐等國。(見新疆之伊蘭民族)以上係由語言證明者,尚有體質方面亦相符合。斯坦因在于闐國境內之一寺發現一壁畫,其上所繪之國王王妃及侍女之狀貌似為白種人。(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又英國人類學會之喬伊士(T. A. Joyce)氏根據斯坦因所獲材料斷定現在和闐(即古于闐地)人民之性質體格容貌毛髮等均與住于鉢和(Wakham)色勒庫爾(Sarikol)帕米爾(Pamir)之Golcha種族相類似,亦為亞利安人種。和闐人民同樣以印度伊蘭民族之血統為基礎而雜有幾分突厥民族的血統,惟其程度較Golcha族稍多而已。和闐東部則有極少之西藏人血統。(見日本堀謙德著紀彬譯于闐國考)由此觀之于闐之為白種甚明,其所以貌不甚胡者即因其混有突厥及西藏(按當即為羌)之血統也。

至於西域諸國屬白種之何系則頗不易明。有謂為即塞種亦即閃米特族(Semites)者(呂

思勉中國民族史）有謂爲伊蘭民族者（見王日蔚新疆之伊蘭民族所舉）又有稱爲印度日耳曼種者。（張星烺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按前漢書注言烏孫之種靑眼赤鬚異於其他諸國，靑眼赤鬚卽藍睛黃髮此明係屬白種中之挪耳的（Nordie）系與北歐之條頓人西亞之波斯阿富汗人較相近。至於他國所屬之塞種似卽指閃米特系卽與古巴比侖人古亞述人阿剌伯人猶太人爲同類。故西域諸國大抵可分屬此二系。

（二）西域全部之史實——漢初西域諸國皆小，役屬於匈奴，漢武帝謀斷匈奴右臂遣張騫通西域前後三次，首次期結大月氏，大月氏無意復匈奴之仇，不得要領而歸。二次欲經由西南夷地以達大夏等國，阻不得前而罷。三次乃建議結連烏孫，後竟收其效，且西域諸小國亦降附。王莽時西域叛附匈奴，後漢復內附。以後直至後魏太延時乃復通中國。隋煬帝大業時亦來朝。唐初復附唐，至大食東侵，乃有被滅者。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自玉門陽

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票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前漢書卷九六上）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

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後漢書卷一一八）

『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幷至太延中爲十六國。……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北史卷九七）

『貞觀……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都（按指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鎭……儀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鎭皆沒，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鎭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鎭守。』（新唐書卷二二一上龜茲傳）

茲將烏孫及西域諸國中較爲主要者之事迹略述於下。至於以西之大宛康居大夏等國不在今之國境內者從略。

（三）烏孫——烏孫之爲白種最明，且事迹亦最重要，故先述之。烏孫人之體質特徵據前漢書、西域傳，唐顏師古注謂『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按白種人中唯挪耳的系卽條頓系人方爲藍睛黃髮，卽所謂靑眼赤須，故烏孫人必屬挪耳的系而其他諸國則屬他系或混合種，故烏孫爲獨異也。

烏孫在西域爲強國，不服匈奴，從事游牧如匈奴，而與西域之城郭國異。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八。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前漢書卷九六下）

漢武帝使張騫通西域第三次欲結好烏孫，使東徙於西域之東，以抗匈奴。烏孫初無意聯漢，唯遣使隨騫入謝。後因懼匈奴之逼，乃請尙漢公主。至宣帝時烏孫果助漢擊匈奴大破之。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卽位令騫齎金幣往……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岑陬尙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尙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宣帝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

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前漢書卷九六下）

其後漢常干涉烏孫內政，烏孫後分立兩昆彌（王）自前漢末以後漸無聞，後復爲蠕蠕即柔然所侵而西徙。後漢書不復爲立傳，魏書方有簡短之記載。（北史同）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其國數爲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魏書卷一百二）

以後諸史不復見，或已不復立國，或漸徙漸遠不通中國。然新唐書西域傳記護蜜人「碧瞳，」其地卽在葱嶺之西南，或卽烏孫遺族。

「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密。……護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鑊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

贏，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寒迦審城，北臨烏滸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地爲鳥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爲刺史，地當四鎮入吐火羅道，故役屬吐蕃。」（新唐書卷二二一下）

（四）于闐——于闐之歷史長於烏孫，且與中國之關係亦甚密切。其人屬白種已見於上文。至十世紀時乃混有突厥人血統。其文化亦甚高，近經斯坦因考古其地發見已湮之史實頗多。因著古于闐史，日人堀謙德亦研究于闐史著解說西域記。

于闐於前漢時國尚小，民數不多。後漢時強盛，民數驟增。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前漢書卷九六上）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幷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

十三國皆服從。」（後漢書卷一一八）

南北朝時于闐已奉佛教，文化頗高，然國勢弱。

「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尙，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北史卷九七）

唐代又有別名，於太宗時內附。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王姓尉遲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五代時于闐已漢化，其人名制度等皆如中國。

「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册殿，有樓曰七鳳樓。……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新五代史卷七四）

宋代于闐亦常來作交易式之朝貢，然其王及使者之名皆爲回教民族之稱呼。蓋其時于闐已被回

教徒所征服，其王已爲回教人也。

「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廝溫等以方物來貢。……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宋史卷四九〇）

「第十世紀時，回教民族之勇將沙陀克卜格拉汗（Satok Boghra Khān）之孫亞布耳哈森那斯勒（Abul-Hasan Nasr）伸其勢力至塔里木流域，攻疏勒壓迫佛教徒使改宗伊斯蘭教。疏勒遂敗服。……猶蘇夫加德勒汗（按卽玉素普卡底）復攻于闐。當時之戰爭，完全爲宗教戰爭，故吐蕃卽西藏人因同爲佛教徒之關係，乃由南方助于闐。同時回紇人(Uigur)自先代以來常與回教徒爲敵國，故由北方救于闐。于闐得此二國援兵故奮戰頗久。敵軍雖衆至四萬，尚不能破之。防守二十四年，終以弓折矢盡，遂屈服。國王 Jagālū Khalkhālū 死猶蘇夫加德勒汗自立爲于闐王。時爲西曆一千年（或一〇〇一）。」（堀謙德著紀彬譯于闐國考，禹貢四卷一期）（按此段卽指葱嶺西回紇攻于闐事可參看突厥章）

蒙古興起後于闐亦屬之，時人民已全改信回教，元末衰落人民稀少，明代猶來朝貢。

『元末時其主闇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悉避居山谷，生理蕭條。……漸行賈諸蕃復致富庶，桑麻黍禾宛然中土。』（明史卷三三二）

至清代于闐之地屬回部。其人民則古之白種已於十世紀以後回紇移入遂混合於突厥族，然在和闐（卽古于闐地）地方突厥式之容貌尚少云。（堀謙德）

（五）其他諸國——西域諸國著名者尚多，不能詳述，略舉於下：

（1）莎車：莎車在西域之西境，葱嶺之東。前漢時亦降漢。王莽時莎車始強與匈奴抗，後漢初附漢，後在王賢時益強，以漢不置西域都護遂滅龜茲攻鄯善服屬于闐大宛諸國稱霸西域。後于闐將休莫霸起兵自立爲于闐王攻敗莎車王賢滅之。後雖復有國，然於班超時復降漢後無聞。

（2）疏勒：疏勒亦在西域之西境，莎車之北。後漢時亦曾一度強盛與于闐龜茲鼎立。後魏時來貢佛衣，似已信佛教。在唐時幷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後二國在其西）之地，亦朝貢及質侍子於唐。

（３）焉耆：焉耆地處西域北道之中。後漢時攻沒漢都護，爲班超所平，斬其王傳首京師縣『蠻夷邸。』晉初焉耆王會滅龜玆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時亦已信佛教。後魏太武帝遣將攻之屠其城，盡掠其財物。唐代幷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唐曾攻虜其王遂服唐。

（４）龜玆：龜玆地在西域北路，焉耆之西，疏勒之東。前漢時亦屬中國。龜玆王娶烏孫公主女以自託於漢並入朝，歸而摹倣漢制度『治宮室作徼道周衞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玆王所謂贏也」。』（前漢書）其後裔自居爲漢外孫與漢關係頗密。苻秦時遣呂光伐平之。唐代幷有漢時姑墨，温宿，尉頭三國之地。太宗時遣將征之虜其王改立其子。宋史稱龜玆爲回鶻別種，或因回鶻移入其地與之混合。

第二節　黠戞斯乃蠻

黠戞斯在漢時爲堅昆，唐時稱黠戞斯，又曰結骨。黠戞斯原屬白種。

『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李陵）苗裔也。』（新唐書卷二

一七下）

赤髮綠瞳蓋爲白種中之挪耳的系，卽條頓系。惟當時卽與突厥族混雜，列於鐵勒諸部之內。其住地漢時在匈奴之西卽外蒙之西方。

「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衞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於時東距單于廷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其文化尙低，略如突厥族。此類白種野蠻民族之程度大約與中古時歐洲之日耳曼蠻族相似也。

「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畜馬至壯大。……有槖它牛羊，牛爲多，富農至數千。……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黠戞斯初似未能統一，故國勢不盛。初屬突厥，繼屬回紇，後乃大敗回紇，回紇遷出蒙古，然黠戞斯亦不占其地。

『堅昆本彊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東至骨利幹，南吐蕃，西南葛邏祿。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卽遣使者獻方物。……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衞大將軍，卽爲都督，隸燕然都護。……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戞斯，蓋回鶻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回鶻稍衰，阿熱卽自稱可汗。……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貲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咸通間三年來朝。……後之朝聘册命史臣失傳。』（新唐書卷二一七下）

黠戞斯至蒙古興起時又譯爲奇爾濟蘇或吉利吉思，降於蒙古，吉利吉思之名沿用至今，然其人種混合突厥甚或蒙古之血統必已甚多矣。吉利吉思今大部住於中亞細亞，其家族名常用欽察（Ki-

pehak)乃蠻(Naiman)等名。其在俄國南部草原者另稱爲哥薩克(Kossack)卽俄國之著名騎兵也。在我國新疆占該省人口三分之一者(據俄人乃達庭著王日蔚譯新疆之吉爾吉斯人)則名爲哈薩克(Kazak),因與突厥混合甚多,已失去其爲白種之地位,故通常視爲突厥族,與漢代西域白種人之歸於突厥正相同,故本書亦將哈薩克置突厥族章內述之,可參看。

中國史上疑似爲白種之民族尚有乃蠻。近時學者有謂乃蠻卽爲黠戛斯之後者,(呂思勉)又有謂乃蠻同化於黠戛斯之內者。(徐旭生)據元史地理志言乃蠻本居吉利吉思,其部當蒙古初興時甚強,地在蒙古之西,曾攻擊成吉思汗,後卒被蒙古所滅。(已見於蒙古族章不贅)

第三節　雜居及同化於漢族之白種人

自漢武帝通西域以後,不特在今新疆之白種人與漢發生國際上關係,卽其餘更遠者亦經由西域而遣派使節或從事貿易,然此種使節來往或貿易交通於文化上關係固大,而在人種上若其人不居留同化,則亦無甚影響。白種人居留而同化於中國之事自六朝始漸多,至唐宋均大盛,元代

則更遠之歐人亦來，迨明初乃由政府強逼而隨其他諸族盡歸同化。

（一）漢代——東漢末康居人入居中國者甚多，其後頗有名人，大都以康爲姓。如高僧傳中之康僧會爲三國時人，其父移居交阯，交阯時屬中國，僧會生於其地。又如晉代康僧淵則生於長安其人鼻高眼深，明爲白人。釋曇諦亦姓康，（南北朝時）其先於漢靈帝時入居中國，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邵碩亦康居國人後亦爲僧。釋慧明亦姓康，其祖似亦於東漢時來中國。此外尚有釋道仙、釋智嶷釋明達等皆康居人。諸僧多有世居中國者其入中國大抵在後漢，僧人之外必尚有其族人。（據張星烺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分子）又竺氏亦於漢時入中國。『竺氏本天竺胡人，後漢歸中國而稱竺氏。竺固爲後漢侍中西平侯，或言後漢竺晏本姓竹，避仇加二，此謬論也』（通志氏族略二夷狄國）

（二）六朝——史言五胡亂華時冉閔誅戮胡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高鼻多鬚似爲白種人。元魏時葱嶺以西之白種人入居中國者亦甚多，政府特爲設置特別居留區域以處之。『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

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里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閶闔塡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洛陽伽藍記）

（三）唐代——唐代國力遠張，疆域大拓，白種人東來居留者更多於魏代。東來之徑或由中亞陸路，或由印度洋海路。東來之目的或爲傳教（如回教徒）或爲貿易，或爲避亂（如回教之十葉派）居留之後久而同化。

居留中國白人之多，有當時來遊中國之阿剌伯人所著遊記曾言之。其一名蘇萊曼（Sulay-man）係商人，於公元八五一年卽唐宣宗大中五年來遊中國，其遊記中有云：

「廣府是商船所泊集的港口，亦爲中國貨與阿剌伯貨所匯萃的地方……以下是蘇萊曼商

人佈告的廣府乃商人之主要貿易場；中國皇帝特派回教徒一人駐紮該處，凡各國回教商人前往該處經商者如有訴訟，卽由此人公判，每當節期，由他領導大衆行禱告禮，宣誦聖訓，並爲回教國王向阿拉求福」（蘇萊曼東遊記，劉復譯，語絲一三四期）

又其一名阿布賽哈散（Abu Zeid Hassan）於西曆八七八年至中國，其遊記述前一年黃巢陷廣州事云：

「……巢攻陷廣府時將居民一一屠殺；有熟於華事者謂除中國人外，盡遭殺於此會。因商而來之回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共十二萬人無能倖免。」（轉錄 Issac Mason 著朱傑勤譯回回教入中國考）

又中國史書亦記載西人被殺事，如唐書鄧景山傳記鄧景山引田神功兵至楊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波斯大食賈胡被殺者數千人。又記載西人居留之多如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贊云「貞觀、開元、藁街充塞，」藁街蓋爲當時外人之居留地。（見張星烺同上文）又如資治通鑑記「胡客」不願歸鄉事，此等胡客皆自西來其中必有多數白人。

「初，河西隴右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豈有外國朝貢者，留京師十餘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爲卒。』（資治通鑑）

安、史之亂，唐室請援外族，除回紇外，尚有大食即阿剌伯兵助戰。

「至德二年九月元帥廣平王領朔方、安西、迴紇、大食兵十五萬從收西京……」（册府元龜卷九七三）

阿剌伯人因避內亂而移居中國者亦多。阿剌伯當奧梅亞朝（Omeyyads）時十葉派因避難而至中國者甚多云。（回回教入中國考）

白人居留中國既多，自然發生通婚及混血之事。觀於下列諸條可知（張星烺舉）

「貞元三年……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資治通鑑唐紀四八）

「貞觀二年六月十六日勅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爲妾者並不得將還蕃。」（唐會要卷一百）

「劉鋹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新五代史、南漢世家）

白人居留既久或在唐出生者多已同化，因之頗有從政於朝，甚或精通中國學問，獲登科第者。禮部每試亦必取色目人二三人，色目人蓋卽西域人，其中自然亦有白種人。（本段見中西交通史料滙篇）

「大中以來禮部放牓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牓花」（錢易南部新書）

（1）波斯人唐高宗時波斯王子卑路斯（Perozes）及其子泥涅師（Narses）因國亂均入住於唐。波斯滅後一部分所建陀拔斯車國之王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留宿衛。

李元諒本姓安氏，少爲宦官所養。長大美鬚。少從軍備宿衛任鎮國節度使等官。安史之亂破賊有功賜姓李名爲元諒。新舊唐書皆有傳。

阿羅喊不見於史，清末發見其墓碑，其碑略云，「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衞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波斯君丘之銘。君諱阿羅喊，族望波斯國人也。顯慶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績有稱，名聞□□，出使召來至此，卽授將軍北門□領使，侍衞駈馳。又差充拂林國諸蕃招慰大使。並於拂林西界立碑，蛾（按似卽峨字）峨尙在。宣傳聖教，實稱蕃心……」（中西交通史料滙篇第四册）

李珣：珣有詩名，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

李玹：珣之弟，以鬻香藥爲業。

李舜弦：珣之妹，五代初有盛名，蜀王衍納爲昭儀，全唐詩收其詩三首。

（2）阿拉伯人：（見同上）

李彥昇：於唐宣宗時登進士，時人陳黯著華心一篇以表彰之謂彥昇「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而夷焉。」（文在全唐文卷七六七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

（3）印度人：印度人唐代僑居中國之印度人亦多，（本節見桑原隲藏著何健民譯隋唐時代西域

人華化考）

李釋迦：中天竺國人，爲右驍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宿衛。

翟正𠟫：東天竺國人，左屯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

伊金羅：東天竺國大首領。

何順：迦溼彌羅國王子，左領軍衛中郎將。

頗具：東天竺國，左領軍右執戟，直中書省。以上五人於中宗時助譯佛經。

矩摩羅（Kumâra）家，與下二家並於唐初參與中國天文事務。

迦葉（Kâsyapa）家有迦葉志忠與迦葉濟。迦葉志忠爲右驍騎將軍及知太史事。迦葉濟爲貞元涇原大將，試太常寺卿。

瞿曇（Gautama）家有瞿曇羅高宗時爲太史令撰經緯曆法及光宅曆。瞿曇譔玄宗時爲宗正丞作唐甲子元辰曆。其子瞿曇晏任冬官正。又瞿曇悉達玄宗時爲太史監撰開元占經，介紹印度天文曆法於中國。

那羅邇娑婆爲印度醫士爲太宗所信任，嘗服其延年藥。

盧伽逸多亦爲醫士，爲高宗所信任，任懷化大將軍。

羅好心：爲印度僧般若三藏之表兄。仕唐德宗，拜近衛將軍，封新平郡王。爲奉天定難功臣。

（4）康國人：康豔典，唐初爲西域石城鎮之鎮使。（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

（四）宋代——宋時西人來通商及居留者更盛於唐。政府以通商之利甚溥乃極力獎勵之。

「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宋史卷一八六）

外商多住廣州、泉州等處，有極豪富者。中似多爲回教之阿剌伯人。在中國之阿剌伯人多姓蒲，係由阿剌伯人名之前多加 Abu 一字，中國音讀爲阿蒲，省爲蒲，遂視爲姓。（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本段多據此書）

「番商者，諸番夷市舶交易，綱首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石聯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往往詫異，形諸吟咏。宋時商戶鉅富，服飾皆金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有凌虐土著者，經略帥府輒嚴懲之。華人有投番戶者，必誅

無赦。淳化五年，二月，癸卯，南海商人獻吉貝布畫，海外蠻圖及猩猩圖玉帶上於北宛。君臣近觀之。天聖後，留寓益夥。夥首住廣州者，謂之番長。因立番長司。」（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

「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人貢。用蕃官爲之。巾袍履笏如華人。……飲食與華同。……蕃禺有海獠什居，其最豪者蒲姓。……歲益久，定居城中。」（朱彧萍洲可談卷二）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濤，憚於復反。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實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居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遊焉。今尙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緜亙，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七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粱米爲一，灑以薔露，散

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於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圍貲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岳珂桯史卷十一）

「故事番商與人爭鬬，非折傷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外島夷俗者。既在吾境當用吾治。」（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

宋代西人亦多與中國人通婚。

「大商蒲亞里者既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訥，利其財，以妹嫁之，亞里因留不歸。」（宋會要、紹興七年條）

「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死宗女無子，其家爭分財產，遣人撾登聞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須一代有官始得娶宗女。」（萍洲可談）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州見呼蕃婦爲菩薩蠻，因識之。」（萍洲可談）

宋時白人亦有入學校登科第者。

「海獠多蒲姓及海姓，漸與華人結婚或取科第。」（天下郡國利病書）

宋時白種人之著名者如：

辛押陁羅：阿剌伯人。『番商辛押陁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天下郡國利病書引蘇轍龍川略志）『熙甯中其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銀錢助修廣州城不許。』（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國）

施那幃：亦阿剌伯人。上舉程史末言及泉州有尸羅圍者或卽此人。『有番商曰施那幃大食人也，僑居泉南，輕財樂施，有西土氣習。作叢塚於城外之東南隅，以掩胡賈之遺骸。提舶林之奇記其實。』（諸蕃志大食國）

蒲壽宬，蒲壽庚：宬又作晟，阿剌伯人。『宋末西域人蒲壽宬與弟壽庚以互市至，咸淳末擊海寇有功。壽庚歷官至招撫使。壽宬授知吉州不赴，勸壽庚據泉以降元』（曹學佺泉州府志勝卷五）『蒲壽宬、咸淳七年知梅州，一毫無取於民，居處飲食儉約。』（嘉應州志）

『蒲壽庚其先西域人，總諸蕃互市居廣州，至壽庚父開宗徙於泉。』（泉志）

『蒲壽庚以有功於元；子孫多顯達，泉人畏其薰炎，元亡迺已。明太祖時禁蒲姓者不得讀書入

仕。』（福建通志卷二七四）

安世通：宋史隱逸傳有安世通傳言『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爲武官……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疑爲安息人。（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

明代西人利馬竇來中國遇開封挑筋教徒艾孝廉及張孝廉，始知開封有猶太人之遺族。其教之傳入據傳自宋時。其人至清咸豐七年開封亂多逃亡。入民國祇餘少數。挑筋教之意義謂其人每食牛羊肉必須拔筋云。遺有三碑記其教傳入之沿革，中有云：

『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李、俺、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聶、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及中西交通史料匯篇卷四）

（五）元代——元代疆域擴至歐洲，故不特西亞白人來居中國卽歐洲人亦有來者。

（1）阿剌伯人：（據元西域人華化考及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賽典赤、瞻思丁又名烏馬兒（Omar）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元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來歸。

後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居雲南六年。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雲南回教徒之衆，亦由瞻思丁所引。

忽辛：瞻思丁之子亦曾任雲南行省右丞。孔子廟爲大德寺所占，忽辛奪歸之，復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教官，雲南文風由是大興。

瞻思：爲元好問再傳弟子，服膺儒學，以漢文著書十餘種，文集三十卷。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等官。

也黑迭兒：領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開國時宮室城邑之建築卽由其指畫。

（2）波斯人：

阿剌瓦而思：張星烺斷爲波斯人

札八兒火者：火者爲官稱。守中都，卒年一百十八，子孫蕃衍。元史有傳（以上二條見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

阿迷里丁及賽甫丁：皆波斯回教徒為泉州萬戶，於至正十七年叛並陷興化，經十年方為陳友定所平。其兵亦即為波斯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四册）

（3）印度人：（見中西交通史料第六册）

鉄哥：姓伽乃氏，母妻均漢人，子孫亦多，卒封延安王。

阿爾尼格：善畫塑及鑄金為像，為人匠總管。

（4）阿蘭人：即古奄蔡，住高加索山之北，以軍功顯者甚多，如捏古剌、阿兒思蘭、杭忽思、玉哇失、拔都兒、口兒吉、失剌拔都兒、徹里等人元史皆有傳。（此條及以下二條見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

（5）東羅馬人：如愛薛在元亦為顯官。

（6）俄羅斯人：元代收俄羅思人為兵士總以萬戶，在大都（即北平）之北，並給以田及牛種農具。

（六）明代——明承元後國內遺留未同化之異族頗多，明太祖下詔強逼混合之。洪武元年

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明律集解云：『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爲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爲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爲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纂註云『回回拳髮大鼻，欽察黃髮青眼，其形狀醜異，故有不願爲婚姻者。……回回欽察曰不願與爲婚姻，則願者固不禁也。』又異族人亦自動漢化，當時有漢人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白種人卽在色目人之中，自然亦漸歸同化。（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二册）

白種參考書

一　前漢書：卷九六上

二　後漢書：卷一一八

三　魏書：卷一〇二

四　北史：卷九七

五　新唐書卷二二一、二二一七下
六　新五代史卷七四
七　宋史卷四九〇
八　明史卷三三一
九　通志氏族略二，夷狄國
十　洛陽伽藍記
十一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〇四
十二　諸蕃志
十三　泉州府志
十四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十五　桑原隲藏唐宋元時代中西交通史
十六　羽田亨著鄭譯西域文明史概論

十七　桑原隲藏：張騫西征考
十八　桑原隲藏著馮譯：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
十九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二十　向達：中外交通小史
二一　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二册頁三十五、三册頁七。
二二　馮承鈞編譯：史地叢考
二三　堀謙德著紀彬譯：于闐國考（禹貢四卷一四期）
二四　王日蔚：新疆之伊蘭民族（禹貢三卷十一期）
二五　高去尋：讀前漢書西域傳札記（禹貢三卷五期）
二六　桑原隲藏著何健民譯：隋唐西域入華化考（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五卷二三號）
二七　陳旦：古代中西交通考（史地學報二卷六期）
二八　Issac Mason 著朱傑勤譯：回回教入中國考（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二卷三、四期）

二九　朱傑勤：中國與阿剌伯人關係之研究（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史學專刊一卷一期）

三十　劉風五：回教徒與中國歷代之關係（新亞細亞十一卷四期）

三一　劉復譯：蘇萊曼東遊記（語絲一三四期）

三二　陳垣：開封一賜樂業教（東方十七卷五至七期）

三三　黃義：中國猶太人考（文化建設一卷四期）

三四　陳垣：元代西域人華化考（國學季刊一卷四期）

二五　張星烺：中國人種中印度日耳曼種分子（輔仁學誌一卷二期）

三六　俄國乃達庭著、王日蔚譯：新疆之吉爾吉斯人（禹貢四卷六期）

三七　Yule, H.-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三八　Stein-Ancient Khotan

三九　White, W. C.-Chinese Jews (Asia. Jan. 1936)

第十八章　黑種(同化於他族)

中國人民中似亦有黑種卽尼革羅種人之成分，蓋以歷史上頗有黑種人之痕跡也。中國古書關於黑人痕跡之記載可分兩類。

第一節　「矮民」(Pygmy)

(1)黟歙短人黟或作黝。此種短人發見於三國時。後不復見。其最初之記載云：

「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風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

關於此段之解釋，梁任公謂「學者推此短人當爲山越，此眞境內怪族之一矣。自爾以後此族

遂不復見，不審有無一部分同化於我?』（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夏德（Hirth）氏在其書 China and Roman Orient 中有此段之譯文，其中『黟歙短人』譯爲"blackish-colored dwarfs" 卽「黑色矮民」。李濟之云『黑色矮民誤譯，原意係指短人所在地名。夏德教授在其書之三〇六頁已自改正。然而無論果爲黑色與否，此種矮民實曾於三世紀時發見於該地方。予於此外殊不能再獲得此時代之其他公家記載以證實此事。此事所發生之問題爲此種矮民是否卽爲尼革利陀(Negrito)之餘族，如今日生存於交趾、支那、馬來半島、安達曼羣島(Andaman Is.)非律賓羣島及臺灣等處者。予殊不見有可以否認此說之理由。蓋一種可以擄掠轉送視爲奇異物品之人類必爲甚低等者也。此種人如果爲尼革利陀，則中國本部之東南至少有二種異族，一爲文身者一爲矮民』(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P.P. 245-246 代爲漢譯)李氏又在其書末各省人種成分表安徽省中列入矮民一種。按『黟歙短人』句中黟確爲地名，漢置黟縣，宋始名黟縣，今亦有黟縣在漢故地之西。然黟與黝通，原意爲黑，而尼革利陀族之矮民亦色黑，究竟不知有無關係也。人類學上以五英尺以下之人種謂之矮民(Pygmy)在非州亦有之，名尼革利羅(Negrillo)

爲尼革羅種卽黑種之一支，因其人身體之奇短，文化之低微，常被掠作觀覽用之異物。四五千年前之古埃及皇帝常遣人入內地掠取此種人，埃及古籍死者之書中曾記載之，埃及古建築物之壁畫上亦繪有此種人後人不識以爲戲筆；至二百年前探險家方在非洲發見之。（參看拙著世界人種誌）以此參證，可見中國之黟歙短人似頗有黑人之嫌疑。然此種人非卽爲山越，史書並未明言其卽爲山越，只言其爲黟歙短人，而關於山越之記載甚多，未嘗有言其身短者，可見此種人係另一種，或與山越同居山中共同抗漢，故諸葛恪征丹陽時並擒之耳。

（2）焦僥國：中國古書常有『焦僥國』『焦僥人』等名詞，幾成爲矮人之代替語。

『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衞助之。卽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括地志）

此段所述者在外國，且不言其人色黑，與本題無關。然大秦卽羅馬其南爲非洲，非洲亦有黑種矮民，不知是否指其人。茲另舉與本題有關者一段。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

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通典卷一八七）

按永昌、漢時郡名，即今雲南保山縣北五十里。其徼外大約已在緬甸境。此段言其矮且地近，復舉種三千餘口內附，即加入爲中國人民，故甚有關係。此段亦不言其色黑，然由他種事實推之，似即爲尼革利陀人也。玆請先就尼革利陀言之。按尼革利陀爲尼革羅種中海洋尼革羅系之一支，海洋尼革羅系爲尼革羅種即黑種之住於亞洲東南部及海洋洲者體質與在非洲者同類。其中之尼革利陀族今尚存於馬來半島、安達曼羣島、菲律賓羣島、新幾內亞諸處，其體質爲暗朱古力棕色如其他黑人，身材甚矮，在五呎以下，與非洲黑種之一支尼革利羅（Negrillo）正相同。頭形廣，髮短且鬈縮如羊毛，色黑而略帶棕紅，顎突鼻短而闊，鼻孔大眼大而圓，眼球黑或深櫻色。心理活潑，有小範圍內之急智與狡猾，性情溫和。其在馬來半島及蘇門答臘東部者名爲塞芒人（Semangs）文化至今尚甚低，然知造毒箭。（詳見世界人種誌）馬來半島與雲南地接近，或古時馬來半島以北至雲南之地有此種人亦未可知。中國古書常言其地人色黑髮鬈。如新唐書卷二二二下云「扶南在日南之南

七十里……其人黑身鬈髮倮行。』舊唐書卷一九七云：『自林邑以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崑崙。』『眞臘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屬國崑崙之類。』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云：『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舶串者，准知。良爲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義淨所謂掘倫，法國沙畹氏以爲卽唐書之林邑與眞臘，今之暹羅及馬來半島。高楠順次郎謂卽普羅康多兒島（Pulo Condore）謂在義淨時島上居民似爲尼革羅種云。（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按扶南、林邑、眞臘均在今之安南，普羅康多兒島卽崑崙島，在安南之南馬來半島之東，地亦相近。此數地今之居民皆爲馬來人，然古時或亦有黑種人，蓋義淨固明言南洋諸島人唯掘倫人頭捲體黑，餘國之人無殊中國。無殊中國者卽馬來人，蓋馬來人髮直色棕與南中國人無甚大差異。頭捲體黑者旣屬另一種自然與黑人卽尼革利陀爲近。唐宋時安南之地旣尙有尼革利陀人，然則在漢時接近雲南之地亦有其人實非不可能之事。且世界人類中五呎以下之『矮民』甚少唯黑人中在非洲之尼革利羅及在亞洲東南及海洋洲之尼革利陀著稱，此種雲南徼外之焦僥國若不歸於尼革利陀殊無其他解釋也。

雲南通志有哈喇一條云「哈喇男女色深黑，不知盥櫛。男子花布套衣，婦人紅黑藤纏腰數十圍。……又有古喇，男女色黑尤甚。種類略同哈杜，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略似人形耳。」李濟以爲此種人卽是黑人，唯此不言其矮，似非矮黑人居革利陀也。

第二節　崑崙奴

上文已述及南洋之崑崙島。唐宋時有「崑崙奴」之名詞，或謂卽由於此。崑崙二字初見於晉書，至唐時則崑崙及崑崙奴之名更常見於史書及筆記。崑崙奴之體黑，崑崙亦卽作黑字用，甚或僅以崑崙二字代黑人者。宋時亦有之。（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下舉諸條亦由此轉錄）

「時后爲宮人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晉書卷三二后妃傳）

「上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尙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得免。」（資治通鑑卷一二九宋紀世祖）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廣州都督路元叡爲崑崙所殺。……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有崑

崙袖劍直登廳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登舟入海……』（資治通鑑唐紀十九）

『廣州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脣紅齒白，髮鬈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卽可蓄。久蓄能曉人言，而不能自言。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朱彧萍洲可談）

『太平興國二年，西曆九百七十七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宋史卷四九〇大食傳。）

此外尙有筆記或小說如太平廣記所述崑崙奴磨勒等甚多。崑崙奴固明爲黑人，然何以取名崑崙？從何處來？則頗有異論。茲先舉張星烺所舉他人之說及其自己學說如下：

（1）顧炎武於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一九依唐書之解說，謂眞臘民色甚黑，號爲崑崙，唐時所謂崑崙奴也。此說謂崑崙奴卽爲眞臘人。

（2）徐繼畬著瀛寰志略言七洲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稱爲昆侖『南洋諸島番面

色大半皆黑，不獨眞臘爲然……蓋昆侖爲南洋往來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爲諸番之通稱，而因以爲黑民之別號。唐代正當眞臘強盛之時，嘗役屬南洋諸番部，故又以昆侖專屬之眞臘也』此說，謂崑崙爲南洋諸番之通稱，名由崑崙島而得。

（3）張星烺謂崑崙島今之居民約有八百口，地狹人稀，不能於唐時供給東西各國所用奴僕。崑崙奴蓋即非洲之黑人爲外人掠賣爲奴，其國名桑給巴爾（Zanzibar）今其名只限於一小島，在中國宋時謂之崑崙層期。引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崑崙層期國云：『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桑給巴爾之原義爲黑人國，層即桑給之譯音，故『崑崙二字必黑之義』『非本國字典上固有之名辭，必翻譯外國人之語也』『似爲阿剌伯文或爲波斯文黑字之譯音也』

按張星烺氏考得崑崙奴即非洲黑奴，證據甚確鑿，絕無疑義。而崑崙二字爲外國語譯音亦甚近理。然於崑崙二字之起源究由何處，則尙有說焉。崑崙二字義旣爲黑，且出自西方販賣黑奴之阿拉伯人（亦張氏考得）自然應專指非洲之黑奴，然在遠東上舉林邑、眞臘、崑崙島諸處何以亦有

號爲崑崙之人及地。茲再補舉一則：

「安南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酉陽雜俎，轉錄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可見崑崙一語必出自一地而應用於另一地，而兩地必皆有黑種人乃得應用同一語。印度支那及南洋固亦有海洋尼革羅種之黑色人，是其地固亦有產生崑崙一語之可能。謂崑崙一語先出於西方然後應用於東方之黑人固可，謂先產於東方然後應用於西方之黑人亦無不可也。若就交通上言之兩方之地自然以印度支那及南洋爲近，近則交通先發生。故崑崙一語似先發生於印度支那及南洋，流傳入中國，原指該地之黑種人；後見非洲之黑奴輸入，因其體質相類，遂以此名兼稱之。至於非洲輸入之黑奴則大都身長體壯，故世多傳其膂力武藝，此正爲非洲黑人本支之特徵。若上文所舉之黑矮民尼革利陀不過其一旁支，兩者高矮有別，然其膚之黑，髮之鬈，顎之突等黑種特徵，則全相同，故在中國人自必並目之爲崑崙也。

黑種參考書

一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
二　舊唐書：卷一九七
三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四　宋史：卷四九〇
五　通典：卷一八七
六　義淨：南海寄歸傳
七　朱彧：萍洲可談
八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
九　梁任公：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十　Li-Ch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BN7-5321-0337-4/I·278

定价：　（精装）9.90元